

近代名人文選



廣益書局刊行

164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近代名人文選

編輯者 江陰 吳 芹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實價一角二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英人詩人嗷邊燕語

序……………四八

汪兆銘

獄中贈小隱序……………四九

邱樊倡和集序……………五〇

邱樊倡和集跋……………五一

處女黎君墓誌……………五一

中國學報發刊辭……………五二

蔡元培

新字典序……………五四

陳衍

朱芷青哀辭 并序……………五五

贈桐城姚叔節序……………五六

登泰山記……………五七

送馬君通伯南歸序……………五八

康有爲

答廖季平書……………五九

延香老屋詩自序……………六〇

袁督師遺集序……………六一

馮煦

東坡樂府序……………六二

易順鼎

湘絃詞自序……………六三

潘飛聲

越臺秋望賦……………六四

二帝子祠碣……………六四

馬拉語類序……………六五

朝鮮尹溪石書草訣

歌序……………六六

菽園贅談序……………六七

烟語詞後序……………六八

粵東詞鈔三編序……………六八

楊茶叟桃例集第四

圖序……………六八

邱園八詠序……………六九

草色聯吟序……………七〇

高翀

希社小啓……………七〇

羣芳義塚誌……………七一

馬敘倫

送杜傑風之汕頭嶺……………七二

東報社序……………七二

嚴復

英文漢語彙……………七三

孟德斯鳩列傳……………七四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

序……………七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序……………七六

鄧實

謝皋羽晞髮集後序……………七六

謝皋羽晞髮集後序……………七六

黃梨洲行朝錄後序……………七八

……………七九

草莽私乘跋……………八〇

投筆集跋……………八〇

蹈海錄跋……………八一

孤臣泣血錄……………八二

南渡錄跋……………八二

伯牙琴跋……………八三

張文烈公遺詩跋……………八三

葉天寥年譜別記跋……………八四

……………八四

留都見聞錄跋……………八四

黃石齋手寫詩卷跋……………八五

……………八五

姚文棟

游薩克遜日記序……………八五

希社叢編……………八六

吳會祺

涵芬樓古今文鈔跋……………八六

……… 八七

孫雄

重九登高詩序……… 八八

費氏子哀辭……… 八九

道咸門光四朝詩史

乙集自序……… 九〇

王毓祥

中國學報敍言……… 九一

鄭文焯

西園連唱集敍……… 九二

李瑞清

玉梅巷庵賣書引……… 九二

李祥

題詩箋注序……… 九三

姚永概

高氏兩世家傳……… 九四

宋育仁

上長沙張公牋……… 九五

再上長沙張公牋……… 九六

趙芾

嚴智惺先生事略……… 九七

鄒弢

希社記……… 九九

唐詠裳

希社序……… 一〇〇

南洋羣島大伯公廟

考……… 一〇一

鄭沉

原天……… 一〇三

復湘中友人書……… 一〇五

王文濡

全謝山文鈔序……… 一〇六

張鈞衡

咸安橋記……… 一〇七

袁昌和

與友人論淮揚水

道書……… 一〇八

蔣維喬

李鳳林傳……… 一〇九

蔡子民事略……… 一一〇

黃質

敍印譜……… 一一二

荀屨畫……… 一一三

古璽印銘并序……… 一一四

濱虹草堂集古璽

印譜序……… 一一五

貞社啓……… 一一五

王鐘麒

周孺人誄……… 一一六

秋瑾女史哀詞……… 一一七

周寶

夢餘詩草序……… 一一九

聞女小傳……… 一二〇

巖山游記……… 一二一

棠隱女士小傳……… 一二二

白門悲秋集敍……… 一二四

陳蛻

歎逝賦……… 一二五

蛻僧餘稿自序……… 一二五

半野一黍序……… 一二五

覆陸君秋伯索石

章序言書……… 一二六

澹澹齋石章贊……… 一二七

知己說……… 一二七

哀朝鮮賦……… 一二八

殘宵梵誦卷跋……… 一二九

沈昌直

書王僕……… 一二九

寒燈課子圖記……… 一三〇

北浜風景圖記……… 一三一

靈芬館遺址記……… 一三一

錢祖憲

潘節士觀復草堂

剩稿序……………一三二

### 陳去病

垂虹亭長傳……………一三三

周湘雲女史誄……………一三四

軒亭弔秋俠文……………一三五

南社集序……………一三六

### 柳棄疾

雲間趙生傳……………一三七

鈕鳳生詩敘……………一三八

周烈士實丹傳……………一三九

阮烈士夢桃傳……………一四〇

追悼會祭周阮二

烈士文……………一四一

丹徒趙君傳……………一四二

爲趙伯公先遷葬

募捐啓……………一四六

### 李凡

音樂小雜誌序……………一四六

### 高燮

辭劍公先生集敘

……………一四八

先聘妻壙銘……………一四九

吳日千先生集序

……………一五〇

姚氏遺書志序……………一五一

國學商兌會小啓

……………一五二

### 姚光

金山衛佚史自序

……………一五二

姚氏遺書志序……………一五三

寒隱社叢書序……………一五四

寒隱社叢書後序

……………一五四

吳日千先生傳……………一五五

### 龐樹柏

兆井園記……………一五八

### 田北湖

田興傳……………一五九

鴨背烏記……………一六〇

### 傳專

周福貞傳……………一六二

書陳孝子事……………一六三

冬夏脞錄自序……………一六三

### 鄭澤

鄭玉堵傳……………一六四

爲秋瑾女士改葬

麓山公啓……………一六五

### 葉葉

建國戰紀序……………一六六

### 甯調元

文學林維嶽墓志

銘……………一六六

### 李天懷

尊孔說……………一六七

### 余壽頤

遊蘇州戒幢寺西

園記……………一六九

### 陳士廉

海國崗志釋崑崙

駁義……………一七〇

### 蔡有守

正直殘碑跋……………一七三

西漢單于和親千秋

萬歲安樂未央專范

跋……………一七四

### 徐珂

棠韻軒餞趙伯英

記……………一七五

### 王寵惠

中華民國憲法芻

議序……………	一七五	張篁溪	辯辛丑銷夏記爲	與沈太侔書……………	一八〇
林萬里		自題篁溪歸釣第	黃虎癡代吳荷屋	楊樹穀	
閩縣女士陳英如		一圖……………	撰……………	廢省說……………	一八〇
小傳……………	一七六	姚大榮	黃景		
		一七七	一七九		



# 近代名人文選

章炳麟

## ■新方言自序

自楊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乎輜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恆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灝爲通俗編。雖略及訓詁。多亦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藐然無所附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摭不理析也。夫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敷衍如析符之復合。斯爲貴爾。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爲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韻。炳焉復保氏之舊。其以說解典策。譎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丘蓋如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徵。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小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譎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爲猶闕一卷書。擬爲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以上戴說）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軼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名守旣慢。大其以小學之用。輒於道古而止微歟。不知其術。雖家人簞席之間。造次談論。且弗能自證其故。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言語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尚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湖之希臘羅馬。大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余少窺楊許之學。好爲論古文。於方言未復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摛國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梗。理蓋有蘄藪。吾畢之聲。旣用唐

韻。而俗語猶不遠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而一鄉一州。猶不遠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迺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而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爲光棍也。耿之爲耳卦也。亞腰之爲呼腰也。和門之爲歡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者均變轉之。友紀而循其唇吻所宣。以檢字書。則弗能得。斯戴君轉語之所以貴。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時。爲之理解。猶癩於放失。已會儀徵劉申叔。亦好小學。爲札記三十餘條。因比輯余說。及申叔所診發者。無慮三百七十事。爲新方言一篇。恨見聞不周。決其有異語。俟他日補次之。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而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

## 梵文典序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至晉宋漸彰。猶多皮傳。流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儀淨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顧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偽造。其源出於老莊。何其妄也。雖然。譯述之不善。誠足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即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其言甚妄。龍藏現存。盍往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言。則兩闕。漢朝先儒。經述無通明。獨短哲學。斯筆受者。亦拙。名身尙疏。何有於持論。故於全部。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及魏晉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於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傳以清言。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徵詰。能如其意。特疏家或以老莊相傳。故前有成玄英之疑。見慈恩傳。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

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猶儒書之有說文爾雅也。唐人說悉曇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湛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選翻譯名義集。譌舛尚多。余每恨樊公不爲斯錄。而今疏暢者。皮傳爲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旣憂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旣睹其諦且密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塗。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則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則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釋。多局於文身。身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則不可不尋文法。曼殊比丘。於此旣發露頭角。余願其穀而充之也。抑大乘經綸。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拍拉國亞里斯多德上。惟獨逸諸哲。庶幾遊於其藩。不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閱遠。吾土所譯。獨信法有金七十論。鞞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曼波尼沙陀。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外道與之相校。則辨論廢而義漸微。曼殊比丘。旣知梵語。他日益進而譯諸師之說。以與大乘相輔。余又願其穀而充之也。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絳序。

## 秋瑾集序

山陰爲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常爲刺客。將其德合於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已士。士聞者銜之次骨。□□□旣誅。□□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有司而賊之。瑾死。傳其詩詞。有百餘首。都爲一集。余覩其語婉嫺。若不稱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於詩。然瑾卒以漏言自隕。悲夫。余聞古之善劍術者。內實精神。外亦妥儀。則喋喋騰口者。寡。讀吳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世。於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月。章炳麟序。

## 俞先生傳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剴述聞。又規雜志作諸子平議。最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觀察思理疏軫。比昔牙角財見。絀爲科條。五寸之架。極巧以工。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佗多凌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于詁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卽歸藏經。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勅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絳讀左氏昭公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焮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爲焮。先生曰。雖均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好萌芽。摧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韓非所謂番吾之迹。華山之棋。可以辨形體。識通段者。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着食。衣不過大布。進禡不過茗菜。遇人豈弟。臥起有節。氣深深火董形無苛妍。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汎愛人。其文辭瑕適並見。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穹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候考。論語鄭義考。何劭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兒笈錄。讀漢碑。自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

讀駱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他筆語甚衆。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莽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貽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毅張不弛愈繕。不逮一世。新學曠生。滅我聖文。燦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 孫貽讓傳

孫貽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依言。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貽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甯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貽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嶢然。經訓之以徒舉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甯。是時德清戴望。海甯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貽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于墨翟。故次墨子。閒話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料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料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彥札述。述林。又發舒官禮爲周禮政要。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貽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贖。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特夫。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貽讓集衆說。下以己意。神指週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貽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郵。所至興學。與長吏檣柱。雖衆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

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張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卽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卽可知。然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于世。札遶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誌。每下一義。妥啣甯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有龍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及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於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士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嫻足以摩擗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橫舍。願以裂餘見稱於世。悲夫。

### 致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溥泉來。知君忽患失血。想熱度過高。率暴賁湧。誠宜少自珍惜。游心物外。上海市井叢雜。文學猥鄙。數歲居此。不見經生。每念疇昔。心輒惘惘。仁君家世。舊傳賈服之學。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孟瞻先生所纂正義。祕不行世。鄙人素治茲書。蓋嘗上溯周漢。得其傳人。有所陳義。則以孫卿賈傳爲本次。卽子駿父子中壘。雖治穀梁。然呻吟左氏。見於君山新論。是故說苑新序所述。單文隻字。悉東序之祕寶。石室之貞符也。數歲以來。籀譯略盡。惜其不成。仍當勉自第。次學術萬端。不如說經之樂。心所繫著。已成染相。不得不爲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章炳麟頓首。

### 再與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昨得手札。并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懷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爲之不

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龔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敍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以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至。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耳。僕則以爲仲壬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而有殊。卽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永爲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反對。與公羊更非同趣。上自孫卿。下及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之比。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原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於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譚於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恐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而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籀釋古義。斷在斯文。此鄙人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有各不同。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容模稜兩可。（如冲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裁斷。此因傳箋并用。疏不破註。不得不爾。今左氏古註。既非原本。特從他書采輯。則註雖出於古人。而定註者。乃已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爲注。而釋之以否者入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的不同。專務編輯者。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於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易皆因未達一間。以故拘鑿少味。僕竊以爲過。舊疏考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覬覦也。大著駁太誓答問。條理明澀。足令聾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鄙人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卽

訓故之故。疑舉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本經典傳註。往往不加分別。亦有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而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也。未審尊旨然否。大著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次第。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義之作矣。鄙人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何異鄭服傳舍之遇耶。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酉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爲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爽七鬯。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於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杜康卽少康）此者可驗往事者矣。尊著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亼。夷字亦作亼。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古音夷如遲如倭夷卽倭遲是也。故仁夷得爲倭聲）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九亼同字。而亼字特訓仁人。則亼亦夷字也。下體詰屈象夷俗踣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其亦輕於立論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固以林蒸比况。此可謂爾雅舊註。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郭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氏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卽家君。君卽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而漢時亭長亦尙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則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當。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 瑞安孫先生哀辭

炳麟始交平陽宋忠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間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



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甯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古籍拾遺。經彥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憲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綿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悲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棧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問也。會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苟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辯者。多撫三統三世爲名高。往往喜譁諱。誣典籍事。成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遙。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廋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曰。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膽。猶勝諸薦紳怯懦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捐墜之中。播遷江海間。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俛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口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粵兒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口。冀脫禍難。雖少戇。要之世人負平子者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喜。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籍。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葆琛襲自珍。不足當牧圉。無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闓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旣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

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錮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冀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泱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所有學敕。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蟄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頡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養淨之術。湊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旣亡。華實稿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

### 復某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答。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遇於清。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名與周禮同。遇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塙爾。此絕不可解者。劉賈以遇爲冬遇。此卽取周禮爲說。無如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爲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慳。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書文耀鉤有成。周改號。莫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始于莫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政指桓文。霸制文尙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月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最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邾鄆爲衛所并。此未必然。邾鄆所載皆是衛事。若爲衛所并者。則邾鄆自當有詩如檜爲鄭所并。魏爲唐所并。而檜魏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鄭唐之事也。）其後方伯

之圖。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擬天子。其三卽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亦書爲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九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劉賈許類。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卷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注輔。嗣說易亦有略例。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卽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于此最爲闕通。而近世饜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苑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爲近儒所誦。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于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紀有僞誠難猝定。其他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之諸國。至於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賈服二公。賈（誼）馬（遷）二劉。下及司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同觀古文。義據確鑿。二劉賈服。漸有粗疏。今既所據多家。而又摭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爲注。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最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尙存。卽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時題署者。致爲紛拏。非細考不能得實。地理最易。直於皇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僞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爲正史體裁。容臨卽故相溫

體仁之誼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論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劉文秀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姑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爲雜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吹爲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聿曰吹謂等字。有時爲意中擬議。而非實形於言。則皆當以銓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辭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 與某論樸學報書

某某足下。羣言殺亂。國故日衰。得樸學報振起之。欣慰無量。觀其遵守師法。研精覃思。信非與口口口口之儕矣。然鄙見復有大相徑庭者。其治小學重形體而輕聲類。徒以江戴段王陳義已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轉以本字本義爲職。以此教兒童識字。非無近效。若守此不進。而欲發明舊籍。則沾滯而鮮通。是特王筠釋例之儔。可稱說文學。不可稱小學也。質言當云語言文字之學。或云六書學。今順古稱。指事六例最爲明通。足以補先正之闕矣。經說諸條。學兼今古。非專守十四博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於晚近。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朽蠹粗劣者。猶見寶貴。若曰盡善則非也。禮經一十七篇。守之貴族。不下庶人。皇漢迄今。政在專制。當代不行之典。於今無用之儀。而欲肆之郡國。漸及鄉遂。何異甯人欲變今時之語。返諸三代古音乎。毛詩春秋論語。荀卿之錄。經紀人倫。平章百姓。訓辭深厚。定爲典常。然人事百端。變易未艾。或非或隄。積久漸明。豈可定一尊於先聖。春秋三統三世之說。無慮陳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豈有百世之

前。發凡起例。以待後人尊其格令者。故知通經致用。特漢儒所以干祿。過崇前聖。推爲萬能。則適爲桎梏矣。僕以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惟體例爲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尙書五家。年月闕絕。周魯舊記。筭雜失倫。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和會於左氏。邦國殊政。世系異宗。民於何居。工自誰作。復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遷固雖材。舍是則無所法。斯作者所以稱聖也。何取三科九旨之紛紛者乎。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見古人。我心蘊結。則故書雅記之所以當治。非謂是非之論盡於斯也。抑呂君謂兩漢家法最嚴。不引雜說。許鄭論撰。漸入懷疑。以是兩派爲解經之極軌。夫墨守者。誠不足道。召陵高密。說異前師。必以經記舊文爲證。非雜取方俗短書。以更師說者。漢世尙然。況在今日。諸夏尙然。况及異域。中西學術。本無通塗。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乃遠引泰西。以徵經說。甯異宋人之以禪學說經耶。夫驗實則西長而中短。談理則佛是而孔非。九流諸子。自名其家。無妨隨義抑揚。以意取捨。若以疏證六經之作。而強相皮傅。以爲調人。則祇形其穿鑿耳。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於肖形。而止使立者倚則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至夫先天八卦。河洛偽圖。方士妄言。已成定讞。而復引援其說。則達於師法甚矣。雖然。大雅不作。周公其衰。新學小生。紛馳亂道。呂君於舉世不爲之日。獨能匡扶微學。式晤德音。斯可謂行歸於周。有始有卒者也。文深小苟之辯。則吾豈敢。

## 與劉申叔書

來書所述左氏三例。第二條云。賈服雖善於說經。然於五十凡例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僕於此事。蓋疑甚久。始謂劉賈諸儒。曾見左氏微言。或其大義。略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詭更師法。後復細釋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通其例。故傳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爲揭槩。不復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

也。然以是爲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間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法。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秩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文，固已明白。公羊以般禮自文，誠爲辭遁。左氏末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霸制所無乎？故知酌損周官，裁益齊魯，斯素王之志也。征南釋例，亦有違者。如傳說殺大夫者，不書其名爲無罪，而稱名者，未可遽云在辟。征南不悟，乃謂泄治孔達之流，悉有罪戾，則違於傳意矣。劉賈諸儒，以爲大夫三命以上，經始言名。此雖於傳無文，而非旁取公穀。若夫春秋內魯，故叔孫未受三命，名已見經。楚國既受周胙，（楚世家成王元年天子賜胙）雖小國而爲方伯，故屈完爲師。春秋有錄，其餘三叛之有名章徹、吳札之讓國見褒，此皆軼在例外，而征南必執此以議劉賈，則又過矣。况所云甄釋字義者，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缺，斯誠至論。鄙意左氏古文，太史公時有義訓，子政說苑，斯類亦多。其可以發見古義者，凡數十條。當較賈許爲尤重。初賈太傅書中有遵術一篇，純屬訓詁。若取此以說左氏，則舊義存者多矣。韓非引左氏說最多，其辯論復繁而不殺。僕曩時嘗刺取之，而備內篇。有引桃左春秋一事，桃卽趙字。桃左春秋，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劉襲之徒，復何所容其辨乎？昔著春秋左傳，讀文多不能悉錄，敍錄一篇，專申駁受，業已寫定，郵寄呈覽。如有可采，或入國粹報中，或更單行，皆從其便。

古韻分部，僕意取王高郵說。其外復參酌皋文東冬分部之說。王本有二十一部，若增冬部，則爲部有二十有二。清濁斂侈，不外是矣。黃春谷（曲阜通）說義頗新奇，然太蒙混。且東部則尤候二部通轉甚多，如后、豪、之爲項託後之韻，鞏、調之韻同。於古有徵，今音讀顯如容，以吼爲嘔，亦由自然轉變，非有強作。而春谷必一概抹殺，斯爲過矣。然分部雖繁，要當知其鄰類。如之與蕭尤爲類，空與文元先脂爲類，支歌爲類，蒸侵覃爲類，東陽庚爲類。此音妙合自然，今古不異。戴段諸公，於斯盡瘁，審音有素，非專排比詩騷。後學守文局於當句，故爲春谷所譏。雖然，寧人於此，誠不無遺憾矣。江戴諸公，蓋非春谷所能議也。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更非專門不可。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俚語。作今方言。昔龔定廣已有此意。而所急者。乃在滿蒙西藏回部之文。徒爲浩侈。何足以宣揚國光。鄙意所屬。乃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其發見古字古言者。正復不少。如山東人自稱侂子。侂從夸聲。本卽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爲種名也。皖北鄉人謂都市居民爲齋子。（讀如泰）齋從大聲。此可證說文（大者人也）之說。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爲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有通俗編之作。借其人小學太淺。上比子慎。猶多不逮。其去子雲。夔乎遠矣。吾輩於此。尙能致力。似較他事爲易。亦有意乎。

## 復劉申叔書

手書具悉。一是討論左氏之學。疏通證明。足徵卓識。惟今之所欲辨析者。則以前函疑賈服釋左氏。多擷取公穀六家之例。然靜以思之。覺左氏之例。不僅五十。征南凡例。實多未備。左傳之例。有著凡字以爲標者。有不著凡字。而亦爲例者。征南據其著凡字者以爲言。故所釋之例。僅五十條。自此以外。左氏佚例。可據傳文類求。如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傳云。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天子大夫貶之則稱名。於恆例則應書字。故經文所書南季仍叔家父榮叔。皆天下之大夫稱字者也。此佚例可攷者一。（若天子三公稱爵。中士下士稱名下士稱人。王世子不名。公侯世子稱名。均左氏之例）又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傳云。非王命。故不書爵。莊五年鄆。邾來朝。傳云。名未王命也。是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皆書名。褒之則稱字。經文所書榮叔。蓋亦援儀父之例。（征南以叔爲名非也）此佚例可考者二。約舉二例。餘例尙多。有傳中所載之言。而卽爲例者。如有事而會。（故傳文於每次之會。均言其所因之事）不協而盟。是有引禮文以爲例者。（如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劉夏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有加故字而亦爲例者。（如公不與小斂。不書日。是也）似皆在五十凡例以外。若杜氏於五十

凡例外間有所釋。如將卑師衆稱師。則雜以公穀之說。非左氏家法也。至來書言左傳有素王新法。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秩汰孤卿而存大夫。故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爲素王之制。此說誠新奇可喜。然按之古義。則殊不然。左傳所言典禮。無一不與周官經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僅言公羊與周禮不同。未言左傳與公羊同義。夫左傳僅書所以朝王者。據詩經正義。引賈君說謂一方而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以行。故分趣四時。馬融以爲或宗夏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君注周禮。謂四方以時分來。蓋亦從馬說。故賈疏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也。據馬鄭之義。則春秋僅書朝王。實因魯在東方。於天子例行朝禮。魯侯如周。雖不僅以春爲限。如僅二十八年五月公朝於王所。然以居東方之故。禮仍行朝禮。即不行覲宗遇三禮也。古禮於覲禮之外。有朝宗遇三禮。觀鄭君三禮目錄。可見而之所行則爲朝禮耳。故春秋亦書僅朝王。一段金壇以朝爲通名亦非。若石厚言王覲爲可。甯俞言諸侯朝覲於王。均記於左氏傳。則左氏不廢覲禮矣。豈得以春秋僅書蒸嘗。遂疑孔子汰禘春之典。春秋僅書蒐狩。遂疑孔子汰苗獮之禮乎。若公及宋公遇於清。劉賈均以用遇冬之禮。實則遇冬爲諸侯見天子禮。非兩君相見之禮。此蓋禮名偶同。猶祭天爲禘。吉禘爲禘。夏祭亦名禘也。似當從曲禮之說爲是。若謂左氏傳無公孤。則周禮明言公之孤。四命則孤。鄭衆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惟上公有之。諸侯不得置也。魯爲侯國。齊晉亦爲侯國。故無二孤。來函謂孤卿之秩。豈亦齊晉所無。實則按之周禮。齊晉本無孤秩也。若左傳別卿於大夫。明證昭垂。不勝縷舉。乃公謂汰卿以存大夫。亦僕之所不解也。總之左傳所言俱係周禮。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說。附會左傳。以淆其家法。賈君春秋左傳序。首言孔子立素王之法。即係誤采二家之說。實則素王之說。出於緯書。緯書取鄒衍五德之論。以爲孔子繼周。故有素王之說。實則儒家不言五行焉。有所謂五德之說。奚必襲公羊家素王新法之詞乎。大著春秋左傳讀斂錄。明鄙人於申受之書。亦略有條辨。屬稿未成去



歲文禍，竟借駁太誓答問之稿。暇日當手錄一通，並出平昔所心得者，以與公書相證明，暫辨章足以箝申受之同，沒入官。今學報所登讀左劄記，其餘緒也。

### 復孫仲容書

仲容先生左右。得書並周禮正義一裘，謹振董再拜以受。發書在去歲八月，至五月肫始達。自昔未侍先生杖履，既遭黨錮，修謁無緣，並賜書亦濡滯半歲，喜益悲矣。承以古文三條見示，精鑿瑰琦，足補漢師之闕。臯本作繡，二千年未覩本字，歎自先生發之。絳始知說文臯字訓大白澤，非淺人妄改。乃古文借臯爲繡，叔重誤切臯爲本字耳。（白澤圖已箸錄于隋經籍志，明其自古相傳有此異獸。）臯澤二字，古多混殺，說文言臯古文以爲澤字，本草廣雅澤蘭兼得虎蘭之名，疑本亦作臯，借臯爲繡也。舊學放失，怪說昌披，近有欲以萬國新語改漢土文字者，絳乃作駁議一篇，以世人多謂漢字難知，故復新定紐文韻文，令蒙學略知反語，已屬虞君轉呈，其有慳繆。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後，近復附以新知隱括就墨，爲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十篇，俟再印行，使當就正。前書闕失尙多，先生有所誨正，幸卽見示。名原七篇，何時出版，渴望賜閱。若昏夜之待明星，海內奇頌，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靈光歸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爲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願存精神，加餐食，長爲鄉土表儀，幸甚幸甚。絳以寡味，款啓之身，苻更憂患，學殖荒蕪，無可自意，內省素心，惟能堅守舊文，不惑時論，期以故訓聲韻，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農不負先生。雖並世日爲玩固，所不辭矣。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後，有疑滯，復當以書請益也。

### 與某君書

學報鉤微探噴，宣揚國光，誠所崇仰。獨其中所錄公羊諸說，時有未喻，嚴顏立學，須以發策決科，劭公解詁，獨推

胡母條例。彼既遠在漢初。未覩左氏。隨文發例。亦無謬焉。劭公生值炎季。古文師說。灼然見明。然猶黨同妬真。自誓墨守。摺摭緯候。多及百條。適足使人迷罔。魏晉以來。其書廢闕。非無故也。劉申受輩。當戴學昌明之世。研尋古義。苦其煩碎。拾此吐果。自名其家。固所以便文士。常州儒人。媚嫉最甚。古文辭之筆法。受之桐城。乃欲自爲一派。以相抗衡。其所謂今文學派者。志亦若是而已。然猶援據師說。語必有宗。不欲苟爲皮傳。公羊學之所以爲公羊學者。本貴墨守。不貴其旁通也。□□耳。食歐書。驚其瑰特。則又旁傳騶氏。通其說於赤縣神州。至謂（雅言卽繙譯。繙譯卽改制。）荒繆誕妄。更僕難終。僕嘗見其全書。舉莊子玄聖素王之語。謂玄聖卽周公。按玄聖卽孔子。見劇秦美新緯書。以孔子爲水傳黑絲。不代蒼黃。故舊有玄聖之號。□氏以廟諱書玄聖。作元聖。謂卽周公。周公在古未有元聖之名。逸周書言元聖武夫。非指周公爲說。稱周公爲元聖者。始於時文家之破題耳。□乃據以爲說。僞陋實甚。此可謂全未讀書者。今乃錄其學說。不已過乎。又□□□文學深湛。近世鮮其嚶類。僕亦以爲第二人也。而門下標榜。乃謂揜迹史遷。睥睨韓柳。則亦譽過其職。鄙意提倡國學。在樸說而不在華辭。文學誠優。亦足疏錄。然壯言自肆者。宜歸洮汰。經術則專主古文。無取齊學。（穀梁魯詩皆可甄錄。公羊轅固則無取焉。）君家世治左氏。誠宜筆其精粹。以示後生。僕亦素崇子駿。考迹新論。則知子致父子。非有異端。（前已有一書言之。）由此上窺。乃及賈生訓故。昔嘗作左氏讀約。有五十萬言。藏在篋中。未示學者。曾以語君。求爲編次。當時書笥已失。今復尋檢得之。復欲他人編排年月。則已不可得矣。臣精銷亡。又未能躬自第錄。唯敍錄一篇。文成二萬。當覓書手趁寫。更以寄君。竊謂申受見之。唯有匍匐卻走耳。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尋求未獲。孫淵如嘗贊是書。以爲遠過顧棟高輩。更望代爲尋取。此達意兼問起居。如有德音。無吝金玉。

## 與王鶴鳴書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秘藏。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八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侯王。名不確確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卽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于千駟。漢武好仙。于時有二巫師。一樂大一董。仲舒二子妖妄。則同顧經師與方士異名耳。然樂大之禍。靡財以營祠祀。害祇一時。仲舒行誅心之法。其害千年未極。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民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卽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簿。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謂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捃捃公羊。以爲奇觚。今文之學。雖自莊存與劉逢祿傳之。然劉氏亦未敢斥毛詩古文尙書也。其言公羊。雖多虛誣。然尙與左氏評議。是非其後。遂成門戶。以今文爲宗教。而趨勢者多附翁潘二家。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尙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張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古今異宜。漢唐法制。猶不可盡行。今世何論繼周之道。若繁露虎通。義諸說在。漢猶不可盡行。今日欲以三統五行之說。說定人事。此何爲哉。且公羊師說亦云。孔子爲漢制法而已。今則言爲百世繼法。此又愚于公羊博士也。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尙。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尙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邱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

篇。一子豪猾。一子齊民。此爲後癩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於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尙辭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茲蔓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爲國事發憤。(阮嗣宗左太冲亦似之)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悲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龜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如前世賈馬諸師爲後人所駁者甚衆。近則江戴段錢諸老以弟子駁師者多矣。修辭立誠。豈爲門戶。彼其有過。亦如日月之蝕。無損於明。所以匡救而不隱也。循是以推理學。亦有現量比量。可稽論辯。相窮真理。自見而元明。以來此學多分門戶。弟子無敢有駁其師說者。餘姚起而相抗。而其弟子又墨守餘姚之說。門戶之見。復甚于昔。是其師本以推明真理。而弟子遂以宗教視之。然則專守師說者。卽誣其師者也。若能匡救其過。將順其美。不以曲意彌縫。不以悍言擁衛。理學之業。亦可仍世益光。何至萎絕不起。如今日哉。然則廣言樸學。其科甚衆。非特說經解字審音明算而已。)文辭卽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爲衆。苟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如是矣。足下又云。學校雖劣。猶瘡於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盡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闡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於唐。理學起於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助於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甯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使人苟

喻。何學術之望。且主榘學校者。旣在官吏。關節盈篋。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窶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自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也。

## 王闈運

### 弔舊賦并序

丁巳過長沙。將有所感。而物附之。乃援筆成文。詞不加點。語恍惚而無端。意寥空而無極。亦騷之遺也。遂題爲弔舊賦。其詞曰。

夫何頽娟之令姿兮。眇修度而莫尋。委朝華而就薄兮。信遊木之空陰。拔遺柯而泣露兮。槁移柳於漢南。悟非秋而自荅兮。感汎湍而赴侵。震餘言之未達兮。留嘯鳥以告音。告余音之不存兮。危余心而怵怖。望衡門而儼開兮。臨中唐而回步。苦文石而從橫。草無次而當路。若余心之失端。亮離其難緒。入悵悵其忽忽。出步步而依依。始循階而永歎。旋望室而知非。下玉墀而微吟。凭青瑣而不開。昔往往而逢君。今何俾余之獨歸。既音塵之永絕。逝非星之莫追。白日兮的的。浮雲兮叢叢。步欄兮翼翼。方池兮澹澹。晨雞兮時鳴。乳燕兮翮翮。彼雖經而猶故。夫安知余之所感。覽外物之未遷。將羣憂而自覽。蕩夕陽之飛陰。悅余聽夫鶻鷂。成春服而偕嬉。妙華齡於右髻。聲宛宛而猶尋。年冉冉而遂迨。固之子之猶少。胡先春而遽凋。況余生之及壯。懼芳菲之易漂。雖鷗鳩之不鳴。信日及之戀條。人閱世以送年。情緣事而爲夢。方千歲而必消。促一夕其何痛。彼柏悅而蕙歎。匪忘情之所用。愧學道之未能。懷哀心而一送。儻顧影而同趨。亦何悲之獨重。重吾心之幽耿。甯可喻於繅詞。惆良媒之未安。實佳人之我歎。曰非咎之枉予。將託恨於疇伊。將引譬以自尤。又非意之可期。告重泉而猶難。矧覲問之狐疑。申禮防其必峻。詎日成之汝貽。弦旣孤

而必絕。心已獨。其必傷。辭慈母之界思。甘歸身于九壤。靈便慧以自如。脫煩冤而鶴翔。忽鷲翼以下臨。見幽室之孤光。愴令心其眷眷。庶變婉而旁皇。余亦舍而永訣。恨再至其無由。既懷愴于無窮。將卒歲以優游。捐君佩于湘潭。絕余襟于秦丘。永百載而不尋。奚華屋之能壽。過高門而無顧。羌垂涕而自收。

### ■ 莊子注序

敍曰。莊子之書。古今以爲道之家言。雜篇天下篇。敍論諸家。別於關尹老聃。而自爲道術。非欲繼乎老也。寓言者周之自敍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楊子。又多稱顏回。其篇首言春秋經世。則學孔子。受春秋具有淵原。或曰。莊子受學於田子方。子方爲子夏之門人。要其學過子夏。竝顏子矣。孔子問禮於老子。老之書先道後禮。而老爲道宗。孔定六藝。儒者習焉。推孔爲儒宗。孟荀傳儒。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禮之蔽於周末甚矣。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復定禮經。而老子則推其原。皆知其將亡云。禮果火亡於秦。而漢興佐命將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書五千言。孔子之書。傳者孝經論語皆空言。自是徒衆益務於論道矣。道與儒爲二。而空虛冲靜專道之名。幾二千年。其儒者號爲迂緩齷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殘。惟名物象數之是求。與莊子絕殊。故強附莊子道家。而以訓故先師爲儒林。終漢世儒學大明矣。夫人心無所役。則不能發其材智。以自表於世。故晉尙玄虛。老莊又興。五胡爲亂。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及其合於唐。而前代師說舛互。儒者方樂討其籍。則儒學又起。其間頗演西域浮圖之說。以莊子文之恣肆洗滌。作諸經論。莊佛爲一。而老專丹訣。然俱與儒別也。及回紇契丹之亂。浸淫縣至五代。儒生死亡。師法久微。趙氏承波。上下懵然。華山道人。麴然老師。而文人又習讀梁唐佛經。心醉其言。以爲聖人皆宜有祕道心傳。不但推制度儀文訓詁淺近之云。恥孔子之精。曾不及釋迦牟尼。則性理與焉。號爲道學。名老而實儒。口孔而心佛。又爲區別於有無之間。曰。有者聖也。無者妄也。又曰。無極者道之本也。無而有者儒也。無而無者釋也。又或竊見耶穌之

書。而作太和篇。又說曰。父母君皆吾胞與也。吾之父天也。自是以來。儒生與僧道同。而先聖人之書。皆汨沒而亂真。政自政而學自學。學皆不可以行。而道術絕矣。余嘗略聞師友之言。間見二氏之書。知佛經附會之由。道學紕繆之原。知論道之不可以爲治。而知道之不足以爲聖也。於周官見周公之行事。於春秋見孔子之行事。於僧律見釋迦之行事。於齊物論見莊子之行事。尙無尙有。皆無所行之。故凡聖人之行。取爲愚賤正性命而已。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莊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趙宋之合孔佛論近也。以莊合老。漢略之誤也。以莊合佛。晉唐之過也。以佛誣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誣佛。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細矣。先明聖之不傳道。而道統自廢矣。先明莊子之不外死生。而佛經乃幻矣。佛經幻。性理細。老莊判。孔老同。孔老同。則爲聖。莊老混。則爲妄。是學者所當察也。注莊子者。隋唐所列。三十有一家。鄭樵增十八家。今四庫著錄古注。僅郭象一家。釋文引文句。崔譔最善。余考崔本注內。篇七篇。外雜篇各一篇。以爲之鈹。凡注及略說。將三萬言。大抵推明論道之所爲。以明古聖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學於老子。諸子各從而效之。惟莊子通焉。由其空言。知其實用。而儒家之流。誠不宜以佛經剿襲之文。談心性以尊聖人。使堯孔與達摩同功也。

### 墨子校注序

墨子者魯人。當春申取魯時。其徒多在。故或從其後言之。以爲楚人。鄒陽司馬遷以爲與孔子同時者。以孟子書推之也。今考所言。皆分爭已成之形。宜與莊孟同爲七十子之門人。故別錄據與子夏弟子問答之言。以定其時。公輸般當季康子時。墨子與議攻守。則後孔子。未能六十年。先於莊孟。亦不過四五十年。其時魯宋皆尊孔子。墨獨自爲學。魯鄙人漸楚越之風。遠無師承。故然。莊子亟稱墨子。以爲才士好人。孟子乃詆爲禽獸邪說。然自周迄唐。以配孔子。立其學爲專家。趙宋至今。孟子書盛行。而墨子書微。隋唐所傳十五卷之本。及宋樂臺注三卷本。皆不可見。畢

沅云。有明刻本。蓋子彙之編也。沅所鈔云。出道藏。闕宋諱字。知爲宋本。今亦未鈔道藏原鈔。但以舉刻爲據。沅又令盧文昭等注之。而自署其名。所注淺率陋略。見一近似古字。輒引字書以爲新奇。疑其技妄所爲。尙不得比章句小生。今坊市唯有此本。余求之十年。乃得之忠州李士棻。暇爲解釋。題之眉端。經說四篇。舛錯尤多。未悉條理。并書失之。又令從子諱鈔。親士至節用。未竟復弃去。頗聞同時注墨子者數家。而吾友曹耀湘尤神解深通。及殷家雋等。並言經說中有光重諸法。悉泰西術所本。以爲巨子者。矩子十字架也。所謂南方之墨。由南洋而通諸島。爲制器之先師。顧竟未見諸家成書。近有刊者。亦未通行。自惟數藝之學。概乎無聞。於墨書精者。不能發明其餘。儒者之常談。兵者之芻狗。無取推說。以爲贅疣。不屑屑措意久矣。然諸子可觀者少。旣莊校孫錄管存荀評韓呂別淮南黜僞例。鈔龍子復略正老子句讀。皆有家本。獨闕墨書。觀覽不足。比旅天津。長夏無營。遂錄清本。取充日課。餘二篇未訖者。到吳補成之。凡按文可知。及微眇不能解者。壹無所注。注其文理曲折宜增損者。又引說附經。釐別標題。差有可尋。其文繅復。蓋當時講師之體。今西域西洋所傳經論。重累似之。其有一事三篇。文義悉同者。所得墨分爲三。三家各記之。但錄一正文。附著其同。以清觀覽。其傳鈔誤字的。然可知者。輒自改定。起。親士至公輸。爲上下二篇。墨子之所以賢者。以其居亂世。君務於戰。士甘於死。生人之理絕。而天地脛聞。儒者自高其道。非聘不往。時君將相。因而貧賤之。稿死陋巷。號爲寒士。莊惠之徒。曳尾泥中。游羿殼以不死爲幸。海內死鬥。伏尸動百萬。皆孰視若無覩。以爲蝸角之戰爭耳。墨子仁人。愀然憂之。獨以身橫千馬。起阡陌編氓之中。排閭闔。捋虎須。蒙垢辱而不肯止。食三升之粟。行百舍之路。一無所求。而忘身徇人。其行任俠。其心天地也。遭時彊橫。諸凶竊位。怙其勢力。富厚。傲一朝之幸。逞志縱欲。曾無采聽。視匹夫所陳先王之言。若蚺虺蝮雀之過乎前。其計畫利害。不足回已成之勢。聲悲氣慙。無肯聽之。故墨子身窮死而其道不行。猶未若莊孟之顯榮也。孔子見庸主昏相。皆接以溫良恭儉讓。猶不免陳蔡之圍。伐檀之驅。假令當墨子時。豪猾王公。咄嗟而叱去之。曾不得一升陞。又焉能爲之執鞭哉。墨子旣已窮死。兵亂未已。困敗者



稍悔悟。然後其心襮白。知其無幾希自爲之心。其悲痛惻怛。發於至誠。雖甚無道。皆欲保持而安養之。其所言有利無害。坦然易知。於是求其書。尊其徒。思其人。立其學。以爲士不必皆求富貴者也。有仗義懷仁。出身謀人家國者。王公始屈節以禮士。引羈旅以謀國政。處士尊由此起。而無事坐食之謗。莫能中傷。疏間之十世之後。九州之外。釋迦耶穌皆無位。而奉爲聖師。本墨家也。語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翟可謂求而達者與。孟子徒恨其非儒。推其偏言。以爲無父。非雅士之談也。然墨子尤工制器。西海傳其學。去其節用明鬼不使已者。其道乃更東行於中國。而其始原於戰勝。因合墨家於兵家。墨子本欲止兵。不能則治守。反更言兵。慘刻煩擾。盡反其所學。敵未至而先自亂。非能守者。徒恃利器以自衛。亦有類乎近日恃敵之爲。此則流失之敝。迂生之謬言。莊子所謂無聖人之學者。夫故別爲附篇。以備城門以下係之。明其本旨不言兵也。班固論墨家原出於清廟之守。其說無據。依抱朴書傳。有墨子符斯。又明鬼之驗。近於巫氏。夏殷所傳古之學耶。同治以來。西學盛行。徒襲墨之粗迹。不自知其出於墨。乃敢以莽先王則孟子之言距墨也。又未嘗非先見也。

## 老子注序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史官。其傳書莫著於老子。觀其詞意。務欲勝民久國。治人用道。故尙清靜。持三寶。名爲無爲。而無不爲。非世所云出世之真人也。聖人不患無位。德充而應帝王。初無汲汲於世之心。老子何其勤勤。世之深乎。蓋職在例治。雖有庸主。猶欲其善政。非若孔子。但論道以待沾見不行則接淅也。莊子論列諸家。歎稱博大。而其書則從容紆徐。不與老子同。自漢以來。並稱老莊。謬矣。然而聖不世出。世必有主。主者率中人以上。無知聖之材。則多用老子言。取其卑之無高論。或又不足知老子。則流爲申韓。要之皆當位行政。不暇迂闊。往往厭儒生。而儒生見其務行趣時。非薄禮法。指其徒爲名法家。又震於聃名傳而不死。則比之黃帝。以爲神仙家。自三代以後。

在位者用道。無位者貴儒。在位者不著書。故儒者言益繁。輒曰老子無禮人也。不可以治。或曰世外玄虛。足以養生。嗟夫豎儒尙自不知孔子。何由知老子哉。雖讀其書。莫有知其意之悲也。彼且不得已而論用兵。豈敢弃禮乎。余少覽其略。頗疑其淺近。近爲女紈篆書一通。於句讀稍有更定。復用乾道本校姚鼐本。鼐所異者。初不言所據。依間亦同之。不復考校。異於儒者之斷斷也。得老子之意。以救末世之亂。然後知孔子之棲棲。其有感而然。然而爲世役矣。

### 題鵠冠子

漢書藝文志鵠冠子一篇在道家。又龐煖二篇在縱橫家。隋志則道家有鵠冠子三卷。無龐煖書矣。韓退之所見鵠冠子十六篇。而陸農師注本十九篇。今通行陸注本也。注多玄語雋詞。而訓釋皆望文生義。於本書無益。鵠冠子楚人。漢志注云耳。其書頗見燕趙。有卓襄王武靈王兩君相距八十一年。或遂改武靈所問爲龐煖龐煖者。悼襄二年。將破燕軍。殺劇辛者也。司馬貞以爲卽馮煖高士傳。則言馮煖師事鵠冠子。後顯於趙。鵠冠子思其虜已。乃與煖絕。則鵠冠之徒無龐煖。要之煖自在趙。師自在楚。凡龐子言皆宜入煖書。隨以前誤合之與不然。何篇適相合也。其書言四稽五至。欲人主之知人。退之乃歎其不得用。卽用亦不得用其稽。至也。其言王鉞夜行鉅面。皆使前後相照。又用招搖急繒及狎鷗事。明非周人之書。而天蒼地膊。梁人引之。故錄存古書云。

### 巫山天岫峯詩序

名山洞壑。皆地穴潛通。余所經游。唯歷城龍洞。出於山半。辛巳仲冬。歸至青石洞。從上游望巫山。見一孔在千仞之上。曲屈逗漏。背復見天。登眺絕迹。竟莫測其體狀。然從下望穿處。前後相對。軀欹參差。如雲腰花葉。光影斜距。知非石體穿也。凡山內秀。嵌孔玲瓏。而峽內諸山。予里純石。峭峻鬼嶮。下臨江湍。旣阻登探。莫窮其變。至於蔽曦虧月。素瀑哀淥。未足云奇。虛勞昔贊。前余過瞻。謂其無異凡山。旣泊南浦。乃夢神巘。翠峭空靈。岫壑萬態。旣覺。喟然豈帝

姬之示悟歟。又攷宋玉賦。知高唐齊地。神女忠規。乃作山祠。銘陳先楚。開國主山氏巫之義。雲雨朝暮。謬解克正焉。夔守巫長。爲刻石新廟。再過尋訪。始得青石洞舊祠所在。十二連峯。果異羣嶸。又賦詩一篇。以告津途。今此眺闕。彌睹瑰璋。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三峽萬山皆成雲氣。固非一邱一壑。流連賞心者矣。巫山所在。距縣治遠。游宦過者。莫知尋訪。旣至阻絕。又悲風波。自古詩詞。徒誇高險。靈山隱迹。不亦宜乎。余楚人也。國君疑熊。親爲文師。先正屈原。自夔遷湘。今湘蜀舟行之路。江湖阻深。若非靈異。遺言闕義。俱在楚詞。津途四宿。頗又彌習。冥搜仙契。事豈偶然。夫帝女主山。大邦之望。今古瞻禮。不異崇隆。旣不聞濱詞示譴。豈遂示靈於一頌。然山川出雲。實通志氣。惟申及甫。且荷降神。眇焉一廬。詎忘稟潤。輒述所經。見兼制其山名天岫峯。以待游覽者改舊峯之名云。

## 秋醒詞序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寐以休。裹衿無溫。憚焉而無。方醒之際。意謂初夜。傾聽已久。乃絕聲聞。攬衣出房。星漢照我。北斗搖搖。庭院垂光。芳桂一株。自然勝露。秋竹數莖。依其向月。青扉半開。知薄寒之已入。蠶牆如練。映苦地以逾陰。象牀低彩鳳之帷。金釭續盤龍之燄。羅幃輕颺。而已驚蟲宿。瑣窗無聽。而坐開蟲語。滿湛之露。隔鷺瓦而猶涼。浙浙之風。送雞聲而俱遠。遼落一身。旁皇三歎。豈象罔三求之後。將鈞天七日之終。憮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鏡非辭照。真性在不照之間。川無舍流。靜因有不流之體。然則厖照足以疲鏡。長流足以損川。推移之時。微乎其難測也。且齊有穿石之水。吳有風磨之銅。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墜而穎禿。積漸之勢也。筍。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參天。遲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爲促。而不知積損之已久。或以耄期爲壽。而不悟伏我之無多。是猶夏蟲之疑冰。冬鷗之忌雪矣。一年已來。偶有斯覺。未覺之頃。相習爲安。况同景異情。覺而仍夢。庸得不卽。機自警。依影冥心者哉。於斯時也。從靜得感。從感生空。意御列風之是非。突軒雲而升降。接廬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無。猶陳思之登魚山。

茂陵之歎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閨人已覺。一庭之內。琴籟漸生。似華胥之頓還。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閑房者。若人之擾天。棲空山者。必靜而慕動。神仙縱可以學至。儻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機焉。居塵途而談元寔。在金門而希隱遯。懸車之願徒設。拂衣之效無聞。與夫北山軒眉。終南捷仕。牛糞論禪代之事。武陵知漢晉之邊。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隱。將隱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許由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勞慮。信有爲之如六。悟還真之用九。蓋夢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激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賦其意。命曰秋醒詞。澆筆冰盃。叩聲霜磬。飛螢入戶。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聞秋吟而不去。人間風月之賞。別有會心。道場人天之音。切於常聽也。

### 代豐春秋例表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其治民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大哉聖人之作乎。五經皆以致治。春秋獨以撥亂。故三王沒而仲尼窮。五經變而春秋作。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唯其辭而已。是以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水土以續禹功。於是有內外之詞。天時以奉明威。於是有時月日之科。進退褒貶。生死亡亡。專在三科治之。自游夏不能贊一詞。至子路顏淵困於麋角。莫知微言所傳。竹帛之所自來。故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司馬子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禮義之宗也。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則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也。禮者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詞則孔子有焉矣。一子一奪。不出一字。一美一惡。不嫌同詞。非夫聰明睿知。從心而不踰矩者。其孰能當之而不亂乎。且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春秋不事而

人事治王道備。自後傳者觀。覲不決。守文失據。顧此遺彼。亡而爲有。有而爲亡。故昔聞之何休。猶若有疑而鮮通。乃大括諸例。總爲斯表。誦其所聞。俾君子自習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學者不可不審也。三王之治天下也。皆先道而後禮。有簡而文也。淡而不厭也。如此則可以放乎四海矣。

## 八代文粹序

昔良史總略羣書。本於六藝。豈獨折衷於聖典。蓋亦推究其淵原。書契之興肇于義畫。文聲之比成於詩樂。同天則尙書春秋治人。則威儀經曲。文之盛也。斯人之所以參天地乎。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體。音有楚夏。則方有古今。孔子贊易曰。修辭。聘記論詞曰。足達。又曰。辭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不修者不足以達。達而巳者。又修之不誠也。玄聖既沒。文不在人。散之羣賢。乃成一代。是以古之文則聖聖同揆。後之人則世世殊風。自漢迄今。體惟三變。三體始末。改玉必殊。建武非文景之風。鬱末異衍初之格。何以漢久而後變。梁禪而已。殊將非朝野之統同。有類鄉都之響。應乎越雋。至夔巫。百舍而同於蜀語。宜章隔樂昌。一領而動資譯象。文之判代。亦猶是矣。夫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是以陳周既合。政術彌乖。文飾者皆尙其虛浮。馳騁者奮其私智。故知文隨德異。甯獨聲與政通。欲驗流風。尤資總集。但蕭樓略選。僅存梗概。梅紀旁搜。未區門目。自餘搃摭。莫識津涯。蔽所稀聞。昧於衆楚。中興先後。經術方昌。不煩木鐸。克傳天口。余以寸莖之質。驂斯九州。傳訪通人。周咨同志。嘗願勒成一部。庶以羽翼六經。近入華陽。甫加鈔撮。既求珠於溟渤。實歎材於鄧林。富順簡君及吾陳子廣甄。往籍精論。流別類分。仍夫蕭選正副。略仿李鈔。要以截斷衆流。歸之淳疋。使詞無鄙倍。學有本根。高陳皇古之訐謔。下亦稗官之談中。俾夫橫議不犯清塵。庶作者有達義之能。學者識立誠之效。猶恐論乖丹素。目炫玄黃。或習僉荒。不分疋鄭。將謂文已末矣。何古之爲。輒爲述其本由。使必應於經義。方今九流已判。四海來同。揭日月以昭今。入宮牆而見美。共學適道。既洗於昏朦。

博文約禮。詎窮於鑽仰也。

### 穀梁申義序

記曰。屬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莊生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辨。自魯哀以來。微言絕矣。五家爲師。三傳遂昌。先漢以公羊爲正。副以穀梁。參以左氏。自晉至今。左傳盛矣。鄭康成名世大儒。其釋記文。尙誤以左傳爲春秋。况杜預之徒乎。言穀梁者。唯糜范傳於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頌學宮。范爲先師。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爲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夫傳述聖言。不能無瑕。然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經授義。義同君親。入室操戈。昔人所傷。說傳疑傳。後生何述。徒令蔑師法。侮聖言。因緣抵隙。六經皆僞。自趙宋及前明。流禍烈矣。余推測經文。本傳公羊。泛覽二傳。各得其趣。左氏專於史。離經別行。其體卽司馬本紀之準也。聞駁意殊。不關春秋。其有得失。比之遷固。乃三史之學。非六經之誼。已別條辨。著於當篇。至於穀梁。依經樹義。其有離合。難審其由。後人見公穀之異同。疑二傳之所受。樂左氏之事實。曲春秋以從之。故有赴告其書。陋同朝報。日月無意。隨其刀筆。或又悉廢三傳。妄作褒譏。亂其詞。亂其事。而春秋亡矣。今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輒以淺學更申穀梁。務推其立說之原。期于不亂而止。諸例增減。舊注已詳。茲但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以穀梁儒者之論。可爲世筴。故以授大女使。它日傳之。余同治八年秋七月乙未序。

### 衡陽縣志序

昔在漢世。承周文治。郡國圖籍。畢上太史。于是改國史之例。爲郡縣之書。科條粲然。各有記述。政事則列在計簿。山川則爲圖經。士女傳贊之文。風俗歲時之編。其傳在今。荆楚爲備。衡陽當離明正方。居峇桂之交。百里之內。建二大郡。三縣。一國先賢。寶書彪炳乎前載已。趙宋之季。地志鏤與。總合諸條。勒爲一書。逮於明代。始著令典。縣各有志。

府省統之。上于戶部。藏于殿閣。于時列城紛然有作。而衡陽以倚郭之縣。託尊於府。三百年中。不別撰集。其著錄于四庫者。有楊佩伍讓之書。爰暨大儒。及今名家。記述本州。多有舛差。作匡繆篇小說稗記。漢京所珍。子建天材。口說千言。諸桂陽方外神怪清譚之資。不可闕也。作小說篇。通都廿七卷。四十三萬二千一百字。爲敘志第十五。

## 尚書大傳序

尚書大傳舊爲冊一篇。見錄於漢藝文志。鄭君注之。乃次爲八十三篇。至宋史志著錄在官。盧見曾言元時猶存。至明而亡。孫之騷鈔撮爲四卷。殘闕殊甚。然四庫本不能不借資焉。乾隆之時。儒學大盛。先師遺書。冥討窮搜。而四卷古本。訖不可得見。曾刊本云。得之吳中。諱所從來。不知原本刊也。鈔也。盧文紹又以孫本所有者爲補遺。而自作續補遺及攷異。陳壽祺又兼采孔廣森本爲三卷。自爲詳覈。而妄謂暢訓爲略說。言多專輒。闔運自廿五歲治尚書。越十有五年。旅京師。所箋卅八篇始成。多申伏以易鄭時。越刻陳本。大傳未出。唯於德州漕渠旁店。買得盧本。歸涂多暇。改其譌誤。補鄭注之闕略。自七月甲子。至於壬申。寫百一十八紙。分爲四篇。越十有五年。居成都。取家本對陳本。重加審定。仍爲七卷。付局刊之。大傳之文。多人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爲經。兼該六藝。非唯書故。沛南之學。本不衰微。此書存亡。如驥一毛。然就其斷章。尋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故絕而復明。隱而若顯。鄭注周密。爾雅平平。今具錄存。大體備矣。至其八十三之數。就今推之。蓋傳經廿九篇。各有暢訓。共五十八也。說序一篇。今有九告等目是也。五行傳王祀一篇。六事五位六沴也。四時一篇。禁一篇。又當有天文卜筮符瑞春秋災異各一篇。合前六十六也。其說禮者。昏禮后妃禮。養老學祭郊桑造士田狩太子當各爲一篇。說古事記聖言爲略說一篇。八十三可知者。七十有七。殆可謂無闕矣乎。但吳中本實由鈔撮陳本。譏之而無以易之。今悉以先出爲主。間采陳補。除其重複。有當注者。直下己意。其所蓋闕。以娛君子。同治十年仲秋之月甲午。隅中敍之。光緒十有一年。距冬至卅

五日夜半重記。

### 蕉雲山館詩文集序

蕉雲山館詩文。桂陽陳侍郎之所作也。初無集本。其甥夏叔軒就所見錄存之。索觀者衆。因刻於瀘州。而以版歸衡。侍郎雅不自侈於文。故閻運得交四十年。偶一見之屏幅。及他人譜集間。未嘗有稿本也。既聞有此刻。又遲久不以相示。亟徵之乃得焉。大抵應人之請。而因事發義。其自處謙約。而勸人諄篤。純乎德之言也。然無一語講學論道。直述本旨。而無枝蔓。于諸葛忠武曹武王爲近。視所爲鞏。悅羔雁者。盈絕矣。文詞簡古。亦非宋明以來支吾諄篤之習。乃其意恆以爲少見通人。未能成作者。一卷之中。再三歎惜。又何其重學好文之本於衷也。閻運見當世文學貴人衆矣。唯曾文正恆自恨其學之不足。此外非誇於文。卽薄之以爲不足爲者。今觀侍郎之文之言。誠有味乎修詞居業者乎。使侍郎得一日用力如曾文正。其取徑當更在文正之上。此則天性之各有近也。文正欲從韓文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葛曹以入東漢。順而易。就今而觀文正。可以駭斬文人。侍郎猶未逮也。若推文正之意。其欲然與侍郎同。斯其所以爲能文乎。語曰。有德者必有言。言功也。非言效也。如曰德劭則言高。則是自古聖人。皆可以爲文人。學人。而何貴呼義文孔子。若夫無德之言。則終不可飾矣。雖然。不知者不足論。如侍郎與文正。不出身爲國。而獨以文傳。又何以爲文人增重哉。然則侍郎之所自歎惜。又其文之所由儕於作者也。光緒十七年八月白露後三日。

### 樊增祥

### 西溪泛舟記

十月既望。樊子與客自廣雅書院歸。徑采虹橋。循溪而南。適有小航。帆楫新淨。角巾共載。柔櫓乍鳴。於時林日已歛。晚潮方至。逆流東去。遲重若牛。願以徐行。益愜幽賞。是谿也。近帶西村。遠襟南岸。水皆縹碧。滑若琉璃。卽古所稱



荔支灣也。背山臨流。時有聚落。環植花木。多生香草。榕楠接葉。蕉荔成陰。風起長寒。日中猶暝。幽溪蓄翠。深逾百重之雲。片葉深紅。靚於十五之女。蕭閑看竹。宛轉逢鷗。嘉客與偕。清談逾肆。秋鱸不餽。自成笠澤之遊。林鳥忽驚。有甚虎溪之笑。入麻源之三谷。過南園之五橋。樂草交乎蓬窻。垂楊拂其帆席。爰自虹橋達於珠江。美蔭清流。可五六里。竹籬映水。寒菜平畦。珠兒總角。已習畫船。越女門楣。每臨烟浦。蓋隱秀之致深。而車騎之塵遠矣。方舟入江。風帆轉健。綺羅煙水。遠帶輕霞。金碧樓臺。俯臨明鏡。樓鴉點點。柳翠深黃。官馬蕭蕭。沙瑤雪淨。連檣若篠。比屋成鄰。層城樓閣。若龍蜃之嘘雲。遠浦琛航。雜蠻獠而互市。言經沙面。遂薄海珠。故將祠新。古臺碑圯。仙雲四合。起瑤島於中間。璧月雙暉。與金波爲上下。瞻言花嶼。何異蓬山。廣州十庶。丰昌物華。舊麗珠簾。齊下。但聞琵琶之聲。絳河一曲。悉是胭脂之水。鮎衙櫛比。畫舫連環。月脇橫穿。風心屢蕩。百縑以外。始買春宵。十里之間。惟聞芳麝。曉鐘欹枕。未是遲眠。斜日梳鬟。猶爲早起。甃甃貼地。翡翠爲屏。茶隴香雲。酒槽春雨。畫橈金檝。落別浦之驚鴻。紅袖雕欄。盼過樓之秋雁。亦足極選佛之娛。續遊仙之夢焉。花市已遙。蘭舟遂曠。香皋路暗。水閣燈明。回睇江天。但餘煙霧。良遊無述。俊賞將渝。眷此江山。寫以金粉。

### 蚌湖探梅記

發安州之明日。日始薄春。次於蚌湖。凍雲釀雪。孤村上烟。湖天晝陰。寒樹盡禿。起步江岸。蕭慘可誤。於時烟笛散野。如聞暗香。流水抱村。時見修竹。循溪百步。微馨襲人。空村踏葉。獨有樵歸。曲徑封苔。更無鶴迹。鷓鴣孤往。涉歷遂深。回視艘艤。盡泊村尾。隔屋遠睇。翠檣露巔。蓋去泊所已二里許矣。循路左轉。見一廢寺。斷牆圍雪。野塘照春。殿後叢樹可十餘本。山門已頽。榜曰嶽廟。白日嚮夕。陰森怖人。棄鉢眠井。半浸寒泉。風廊走葉。雜以破瓦。殿閣以上。不敢逼視。枯僧不飯。猶勤鐘魚。泥鬼剝膚。僅具牙眼。仄徑旁出。周乎殿後。寒鴉墮地。荒榛翳人。中有老梅一株。孑然獨立。

蚪龍其姿。冰雪與偶。橫枝之上。齊歎霜花。半身以下。純染苔色。撫樹循覽。怒焉動容。夫孤山巢居。羅浮烟夢。並延勝賞。扇此巖磬。苟幽討之未經。卽芳潔其何慕。託生不偶。興賞遂孤。嗟乎。美人不來。空谷自媚。獨鶴長往。青琴孰張。雖在樵牧之侶。且以永嘆。而况爲羈旅之士也乎。登舟命筆。略誌其概。以誌來者。

### 倪公子所藏山水畫記

萊山公子蓄綾畫一幅。不知何人所作。觀其首尾茂密。氣韻生動。雖未窮秋駕。或有當春坊。其初起也。灑墨成林。按藍作水。千尋絕壁。直上參天。百道懸泉。下臨無地。垂虹中互。濃翠周環。層波疊雪。鳴玉如聞。臥柳當風。飄絲無定。俯弄流水。上有幽人。蓋已極溟滓之游。濠梁之趣焉。中間草樹蒙密。轉益蒼翠。青林菴藹。半是楓香。白雲往來。時墮松子。蚪龍互拂。虎豹交蹲。莓苔如積。盡絕塵蹤。巖壑無名。自然深美。極眺樹頂。乃見飛樓。隱映成奇。東西相望。仙雲不落。常傍珠簾。飛雨欲來。先通文礎。憑欄有客。隔岸無山。天宇空明。直視千里。平林點葉。纖若牛毛。遠塔浮江。瘦於馬筆。扁舟容與。泛乎中流。異筮澤之三高。類臨皋之二客。是則明明秋水。寄香草以無因。歷歷青峯。望湘人而不見。蓋又極蕭穆之觀。夷曠之致矣。公子懸之縹帳。副以蘭縑。置明月於懷中。納青霞於臥內。庶幾名香迷迭。鬱爲海嶽之雲。曉鏡芙蓉。照見方壺之樣。

### 蘿溪老屋圖記

余家宜昌東郭門內。出郭二里許。爲綠蘿溪。宜之山水多奇險峭仄。此獨平遠幽曠。有隱秀之致。先曾王父母遺匾常厝於此。五六歲時。清明上塚。輒一至焉。及辛酉歲還宜昌。與先劄齋兄讀書里門。弄翰之暇。時出游眺。每至溪上。流連忘歸。先兄愛其幽勝。取綠蘿字以顏所居。隱然有卜築之志。蓋其林屋蕭閒。水泉甘美。過溪一覽。悉是漁莊。環流而居。半多茶戶。桑柘錯植。荇藻交橫。春桃破萼。紅滿一村。暑荷弄風。香聞數里。右襟蕭寺。北帶垂虹。明漪若鏡。

偶見紅魚芳草平隄。最肥烏犍。居人和樂。風景清妍。山童倚笛。能唱竹枝。溪女臨流。自矜斜領。誠輞川之勝居。麻源之奇秀也。溪山無改。人事不恆。十餘年來。飢驅遠出。鴿原宿草。怒焉自傷。過也不才。斜川未卜。頃居京師。奉丈勉鋤。貽我畫紙。水木明瑟。有似故山。因名之曰羅溪老屋圖。記先兄之志也。異日者。卯橋置宅。以名其詩。下溪求田。以供吾飲。樹芝菊爲疆界。寫鷓鴣於券書。請以斯圖爲之左契。

### ■花茵盃記

黃君再同。息迹曇柯。棲心淨妙。三禪齊會。十力並深。於蓮池之東。闢精舍焉。廣徑數弓。深無尋丈。剗苔半畝。縛茆一椽。盈尺之礎。絕肖彌勒。一輒之際。以置韋馱。入戶聞香。開簾見佛。金塗之身。細於莖草。粉墨之像。湧現蓮花。經卷東西。鑪煙朝暮。龍象寫影。都傍楊枝。鸚鵡不言。惟看貝葉。斯真繡佛爲龕。散花疑雨者矣。於是清梵夕引。金燈曉光。青甃儷乎蒲團。如意耦乎松塵。異書百本。古榻千行。芝花蘭葉之圖。雲母澗泉之餌。香櫛炊藥。白鶴避煙。石牀鼓琴。深竹流響。軍持常滿。半爲甘露之華。不律無間。細寫心經之字。節方秋晚。人愛霜初。佛手堆盤。菊花入幕。同志數子。時來結趺。擁裘代衲。分瓢試茗。琴尊一室。孰非香火之緣。瓶鉢十方。同是打包之客。蘧廬如寄。金地何爲。僕竹林燒笏。同參玉版之禪。江夏訪碑。屢遊頭陀之寺。近攀龍樹。遠憶魚山。聊寄卮詞。無當真際。

### ■秋鐙課詩圖記

圖凡七幅。第一圖爲趙搗叔畫。趙以書畫金石橫睨一世。此圖石壁千尋。得海嶽之橫點。老木數株。恍石田之鐵畫。高峯突兀。岌若危冠。螺枝糾紛。文如篆籀。草堂一畝。秋槩兩人。悲哉宋玉之懷。復乎宣文之室已。第二圖爲徐亞陶畫。高梧兩樹。阿閣非遙。瓦屋三椽。檀橋放在。花箭森於蘭盜。紙材取自蕉天。香蘇被徑。想清士之門庭。黃月當樓。照舊家之籬幕。用墨清遠。使人意消。第三圖爲繆佑丞畫。秋山平遠。夜氣蕭寥。茅屋疏窗。鐵燈曲柄。平臨煙浦。深入

翠微。連峯忽斷。悉是白雲。三徑無他。盡生寒樹。微紅點葉。淺赭染嵐。百慮靜於山中。萬籟清於月夜。是母是子。佔畢其間。宜乎心遠地偏。學成名立矣。第四圖為李愛伯師畫。師謂相夫昴子。方當盛年。擇鄰賃春。近在城市。不當揣摩。冰摩。圖繪荒寒。誠哉是言。超乎衆妙。故其為圖。華屋丹青。廣廷虛敞。紅裳雲髻。望若列仙。荷衣總角。隱然雙碧。碧桐新洗。月娟娟而欲流。粉筠乍舒。雲个个而皆綠。蘭芳宜膳。菊秀可餐。葉葉緋霞。廣文七德之樹。垂垂金粟。燕山五桂之枝。認珠樹之芳新。異膽丸之辛苦。詩心畫理。蓋兩得之。自餘三圖。並少士氣。不在王後之列。無勞鄙下之譏。至於失馬重得。去珠復還。自記已詳。可勿觀縷。其春暉之報。霜露之悲。又具於愛伯師之圖說。今但記四圖。俾後來有考焉。

東溪草堂詞選自敘

敍曰。陽湖張臯文先生。錄唐宋人詞一百十六首。曰詞選。其外孫董毅續之。復得百二十二首。先生之言曰。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墜。今第錄此編。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欲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可謂嚴矣。第自李唐。初為斯製。於是西蜀南唐。君臣競作。逮乎兩宋。日益美備。譬猶天機之錦。尺度而難窮。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濫。限以方幅。遺美滋多。今張氏不薄蘇辛。而係夢窗於黃柳之次。論其甄藻。豈可謂平。又醴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錄。不過數闕。梅谿玉田。僅嘗一樹。顧於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論其去取。豈可謂公。夫程之者甚苛。而收之也似濫。此固不能無議於後之人矣。董君才識。抑又不逮。綜其所錄。玉田為多。其他名人。猶為漏萬。余始自弱齡。殫心詞苑。竊以作者雖繇。其同類而殊出者。要可指而數也。有唐一代。金荃最高。張氏之言。是則然矣。五季之世。二季為工。後主思深。理約。致兼風雅。匪唯一朝之雋。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已。浣花之篇。正中陽春之錄。因寄所託。歸於忠愛。抑其亞也。北宋之世。蔚若興雲。南渡以後。夏聲益大。綜其得失。可若而言。盛宋名臣。多嫺斯製。閉為綺語。未是

專家。小山有作。始空羣驥。伊川正色。且移情於謝橘。洛浦幽思。將並名於團扇。豈非同叔之鳳毛。而穎昌之麟角乎。子野歌詞。亞於小晏。晁无咎稱其高韻。耆卿所無。越哉言已。少游俊朗。世罕其儔。婉約多風。譚緩入律。慢令雙美。靡得而間。方回樂府。見稱宛邱。妖麗之云。殆猶未稱。論其圓吭徐嘯。明姿淡泞。意周乎調。情餘於辭。固亦三影之燿。篋淮海之鼓吹也。宣和之世。爰有美成。集樂府之大成。爲詞林之韶濩。撫絃動徵。吹律含商。至於北里知名。禁廷傾耳。不其盛歟。高孝以來。詞流蓋夥。翳惟白石。實長齊盟。於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於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於後。此五君者。譬諸渥注美駟。荆野明瑤。詞學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沒。邦卿昵於韓氏。清議所羞。要其纂組麗密。宮羽繪斐。不以人廢。斯之謂歟。君特以醲粹之姿。發瑤環之想。萬花共采。五鯖合巒。七寶樓臺之喻。殆樂笑翁之過言乎。碧山感物之詠。上薄騷經。玉田託興之辭。義均宋賦。擬諸石帚。具體而微。其他盧申之高賓。王蔣勝欲。周公謹之屬。亦能各引一端。同聲相應。洵長城外爲偏師。廊廡中之高弟矣。綜而論之。聲音感人。回腸蕩氣。以李重光爲君。演繹和暢。麗而有則。以周美成爲極。清勁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堯章爲最。至於長短皆宜。高下應節。亦終無過於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夔絕一世。稼軒嗣響。號曰蘇辛。第縱筆一往。無復紆曲之致。要眇之音。其勝者珠劍同光。而失者泥沙並下。等諸變徵。殆匪正聲。柳七黃九。並負盛名。然樂章九卷。瑜不掩瑕。關河殘照之吟。楊柳曉風之什。數闋以外。半爲鄭聲。導元人之末流。入桑中之鄙語。準諸宣聖。放之爲宜。山谷鄙俗。又甚耆卿。竹垞矜嚴。紅友極詆。斯真鄙下。無當褒譏。又若完顏之朝吳郎。樂府有名天下。今其詞品。僅可下中。此殆女真無人。坐使慈父稱霸耳。遺山詩學北宋。放翁惟詞亦同。均非極詣。元代作者。見擯宛鄰。然如蛻巖之清綺。蛾術之明密。則亦未易至也。今茲所錄。一歸雅正。其有合者。勿問時代。咸著於篇。其不合者。雖有高世之名。未嘗附和。意在補苑鄰之闕遺。作詞林之南董。無俾箠之響。糅乎正始之音。其已見詞選者。不錄。錄其未收者。自唐及元。凡一百四十二家。都四百二十九首。間加註。密勒丹黃。小舫巾車。不離懷袖。花朝雨夜。每伴香燈。匪曰災梨。聊同嗜棗。出而問世。其猶俟諸。戊寅五月初九日。恩施

樊增祥。

### 荆州城西曉行詩敘

郡治去江凡五里許。以事至郡者。率入西郭。余薄莫。艤舟。辨色卽起。見夫宿雨新霽。遠山如沐。江甸沙紋。略已就燥。興辭舟子。屏去巾輿。角巾翩然。命履孤往。始緣曲岸。漸涉寒淤。淺草棲霜。垂枝泣露。青鞋屢蹶。素鞵已縑。曉楓點點。齊下寒柯。風蒲策策。自鳴塘水。一鰓魚市。再履驛橋。糝粲呼餅。出繳猶溫。茆店鬻茶。候湯未沸。近郭三里。路皆砥平。彌望白沙。盡栽官柳。皺鱗合抱。湧翠爲幢。於時寒旭出林。朱光在水。泉脈冬襖。土膏晨潤。氤氳作霧。滃鬱成雲。沙堤左右。悉是房縣。高柳半身。都遮匹練。田疇盡白。衣袖皆盈。因念近美。撻雲古傷行露。敢因奇景。聊寫短章。事異坡仙。體遵謝客。云爾。

### 秋江菱榜晚霞圖敘

一雙蘭漿。橫塘月上之時。十里荷花。別浦風香之候。舟迴青翰。沿素波以寫心。檻落紅衣。俯明鏡而宜笑。則有霞川遺逸。鑑曲幽棲。喚朝雲爲美人。擬晚花於靜女。且收星艇。夕狎煙鳧。採菱於蓮子湖。西繫榜於鴛鴦浦口。七花共蒂。一葉凌波。承露粉於盤中。約秋絲於鏡裏。紅周四角。甜到中心。信蘼薈之可蓬。豈芙蓉之能怨。時則霞綉抹晚煙。笛橫秋念。奴之眼。纈剛開。定子之頰。潮初上。波心紅處。蘼孤驚於長天。山額黃時。發雙蛾於晚鏡。帆檣錦眩。樓閣金明。於以拾翠中洲。褰芳近沚。挹仙人之飛屐。弄神女之明珠。香草在懷。情波不竭。獨念良遊易沫。秋色方佳。用託蘭纈。重煩花管。寄愁心於芳沚。憶否瀟湘。尋聖解於桃花。旁連根葉。公嘗爲沈郎。芷秋作沅湘。秋思圖。又有桃花聖解。齋樂府。方舟可接。願從涉江之游。山木有心。勿爲擁楫之咏。

### 澹香齋詩敘

鈔本澹香齋詩。爲王楷堂先生遺稿。魯君澤生得之。長安舊家。紙墨精好。蓋寫定而未刻者也。古今體詩五百首。爲二卷。詠史詩二百二十三首爲一卷。一字題詩百首爲一卷。試帖詩一百二十一首爲一卷。都九百四十四首。釐爲五卷。籤題皆先生自書。詠史詩則手加圈識。蓋尤所得意者。平生精力。盡於是矣。古詩修飾整潔。而氣骨少弱。然如牧馬。謠納糧。嘆諸詩。則香山之新樂府也。太平倉諸詩。抉發姦弊。搜求掌故。杜陵詩史。又何加焉。近體兼有白陸。宗向極正。特其詩本從帖體入手。正似書家多寫黃庭樂毅論。復變而爲顛旭草書。雖極恣肆之能。不離嚴媚之格。其試帖傳誦海內。冠冕七家。駸駸與穀人爭席。一字題詩。猶帖體也。獨詠史之作。雕組麗密。斷制謹嚴。格正氣適。殆篇篇佳也。先生自序。謂成於丁丑之冬。蓋少陵老去之作。同作者又爲鮑覺生先生勸敵。長城各不相下。鉤奇競麗。遂爲平生絕作。魯君思爲傳刻。而緇於貲。余謂先生試律業已通行。古近體詩。非其至者。蓋先以詠史一編付梓。使海內先覩爲快乎。先生有伯道之戚。所恃以不祧者。獨此一縷心血。誠能壽諸棗梨。吾知九幽之靈。歌泣隨之矣。

### 草窗詩敘

崇陽傅蕙友同年。出其哲兄久成先生遺稿二卷。曰草窗詩存。屬爲勘定。第一卷皆古體。第二卷僅五律廿七首。蓋校梓未成者也。吾鄉道光以來。號能詩者。莫如監利王比部。與同縣蔡黃樓。天門劉孝長。鍾祥張覺山。號楚四家。又與襄九尊郭南村諸人。號監利十子。其漆室吟百柱堂集。風行雷動。震暴一時。流派延沿。競高聲采。五言必宗肅選。律體爭慕杜陵。今制府張孝達師曩視楚學。設經義治事學舍。樂育人材。奇偉亮博之士。雲興鱗躍。同治以來。楚材稱盛。江山文藻。相爲映發。以余所知。未易更僕。今觀久成所作。冲夷古澹。一掃信陽北地積習。而亦不墮公安竟陵滑易纖仄一派。其源出於陶韋。而宋之柯山具茨。國朝之華間陋軒。攝芳漱液。遺筌忘象。蓋庶幾得味外味焉。余旣反復吟玩。嘆挹其詞。而又訝其不競時名。不逐聲氣。及蕙友出示其尊甫鐵篆年文崇質堂。三復卒業。然後知家

學相承。鳳毛有自。而又嘆瓌寶善藏。潛光不曜。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沈酣古籍。屏謝浮名。其胸次高。故其氣骨峻。其傳習正。故其詞致醇。吾屬馳逐詩林二十餘年。自以爲盡交海內之士。而不意山林深蔚之地。鄉鄙耳目之前。有如此才。不獲一接言論。而僅得於蠹蠹叢殘。豕魚淮別之際。流連吟望。而不能已。正恐空山寒谷。藏名避世。若草窗之詩者。尙復不少也。此集嗣崇質堂而出。當與監利分鑣並馳。擬之有明。監利如李何之有廢興。崇陽則徐高之無絕響矣。光緒十六年太歲庚寅除夕前二日。恩施樊增祥敘於都門寓廬。

### 三月三日樊園修禊序

旅滬之第三年。歲在癸丑三月三日。超然吟社諸公。仿蘭亭修禊故事。集於樊園。自永和九年至今。歷二十七癸丑矣。止庵相公。夙戒庖廚。命歡儔侶。芳晨既屆。嘉賓徐來。相公分題試客。卽事成章。繼軌曲江之游。式遵麗人之韻。乙庵則謂事同王謝。故當詩仿蘭亭。爰約同人。各賦五七言古詩二首。一人兩詩。亦蘭亭例也。臨河之敘。以屬不才。竊謂今日之會。與蘭亭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勝之者一。東晉人物。標映江左。羣幅白練。動墨成花。塵柄玉光。與手同素。今也衣皆鶴氅。帽盡高簷。致兼風雅。堪人龍眠之圖。地遠塵囂。有似烏衣之巷。而况風流宰相。方駕東山。提學父子。追轡羲獻。此一同也。蘭亭園中。殊形異態。隔竹而安筆硯。據茵而整衣冠。俯翫游鵝。仰承墮鵲。臨流捲書。掃石題詩。執筆欲下。華茂袒衣。流杯既盈。后綿酌酎。並見圖記。今也線裝在手。錦贖隨身。寫經則道德五千。小說亦虞初九百。開籬放燕。臨水觀魚。高齋擊鉢。則墨灑羅箋。小徑穿花。則粉沾巾幘。斯文雅近。南朝此酒何殊。曲水。此二同也。逸少敘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雖復秋景入春。見遺於蕭選。而時晴爲快。最宜於禊游。今也宿雨新霽。春陰甚薄。松露滴衣。而微潤。柳風吹面。而不寒。西亭舉酒。非典午之夕陽。東墅圍棋。得謝家之風氣。而况榦枝迭嬪。先後同符。旣文章氣誼之相孚。更年月日時之無異。此三同也。夫以韶華百五。天下所同。巖壑萬千。山陰所獨。蘭亭登高望遠。



全收禹穴之山川。俯唱遙吟。盡有鑑湖之風月。樊園千弓拓地。萬木成林。檉柏新淨而有餘。澗壑蒼深則不足。吳淞之江一半。有水而無山。碧桃之壽三千。多花而少竹。右軍不如我在。金粉之樓臺。我不如右軍在。青綠之山水。此一異也。蘭亭之會。四十二人。超社聯吟。纔得十二。而伯嚴在南。濤園在北。今日之集。近比西泠之才子。遠同北郭之詩人。著十芹之論。寫繭紙而難盈。題十竹之齋。望茂林而興歎。以言乎結納。何今嚴而昔寬。以言乎性情。似彼通而我介。此二異也。永和癸丑。年號昭然。首題第九之春。式著紀元之義。今也伊耆揖讓。周召共和。義熙甲子紀年。僅出私家。德祐詩歌撰集。祇憑遺老。湔裙銀河之水。天上何年。采蘭楚澤之濱。人間幾世。意者斷自前朝。宣統之初。不落炎漢。文景以後乎。此三異也。往者王謝之游。屬當平世。雖復五胡雲擾。甯妨二老風流。其時王敦蘇峻。世難已夷。鏡水稽山。春光可戀。故安石非甚矯情。羲之卒當樂死。今者九夷卜宅。三島結鄰。雖鼓吹之音。無憾於藍田。而聲唳之驚。有甚於澗水。安上門外。尙挂流民之圖。太史書中。將添刺客之傳。是何景象。聊此祓除。此四異也。夫王謝尙矣。輿公次之。自餘諸子。大半無聞。曳白一十六人。殺青三十七首。四言同於茱萸。五字異於河梁。扣木得音。嚼蠟寡味。超社同人。最多尊宿。相國英絕領袖。爲今晉公。乙菴體包漢唐。義兼經子。藝風抗聲於白傅。散原振采於西江。瑯琊弟兄。慙遺一個。延陵父子。奕葉重光。京兆翰林。標八閩之儁。中丞給諫。翹三楚之英。僕雖無似。而豎義常豐。述情必顯。竊附諸公之末。微有一日之長。以今方昔。自謂過之。此一勝也。昔人以蘭亭序方金谷。右軍大喜。過望今之所作。戰詩必勝山陰。製序必輸逸少。蓋愛好貪多。去古益遠。謹列敘時人。錄其所述。具如蘭亭之例。嗟乎。不自菲薄。期無愧於古人。有感斯文。是所望於來者。

## 林紆

### 送楊昀谷入蜀詩序

近代名人文選 林紆

紆十年居京師。於當世名卿大夫。未嘗干謁。進而不敢有希。退而無益吾道。則甯閉戶。習吾所前者。用以自適。吾適自高。歎桐至京師。始由歎桐識趙堯生。堯生亢直。以敢言震於朝。列尋。又從堯生識楊昉。昉谷所居。書高於屋。以秋官坐曹五年。曾一出居灤陽。歸就大理任判鞠事。見余恆抑不樂。嗚呼。昉谷仁也。方今國敝民困。不得食。淪而爲盜。其駢戮於市者。多不見教而誅。幸而得情。又往往用以自熹。昉谷心固傷之。不以爲可矣。今以太守蒞蜀。蜀民之困甯有異於天下之困。吾恐昉谷之不樂。將不異於其居曹也。且今日之郡。將已殺於漢時之有權。連帥監司。臨制其上。而罪人定讞。又屬之縣官。弗直之獄。巧入曲證。以實其讞。郡中審其弗直。而斥之。累斥仍不得直。則連帥監司。又方以郡中爲多事也。嗚呼。昉谷雖仁。顧能與此汶汶者爭民命於呼吸之間。以成吾仁乎。是又郡之不易爲。仍吾居曹時之謾謊耳。然余觀古今循吏之治郡。恆於萬難中。竟其必遂之志。昉谷之居曹也。清介寡營。清則無冀於分外之獲。介則葆其不墮之節。蜀帥果知人而善民。昉谷之來。得郡必矣。庚戌六月十三日。陳石遺及余觴昉谷于小秀野草堂。同輩多以詩贈行。余爲之序。

### 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前二十餘年。吾見桐城姚叔節於稠人中。有王貢南者。指而稱曰。是惜抱先生從孫也。時叔節英然方領解。余不得紹。無以自進於叔節。又十五年。始見范伯子於江南。伯子婿於姚氏。因得問叔節學問甚詳。蓋能世石甫先生之家學。而遙接心源於惜抱者也。又五年。馬通伯至京師。以古文噪於公卿間。見余述其師吳棼甫文章行誼。不容口。余以通伯籍桐城。則又問叔節。乃不知通伯又婿於姚氏者也。嗚呼。姚氏不惟擅其文章。兄弟克締紹其家學。乃其親戚亦皆以文章名天下。何其盛也。近與叔節共事大學。鬚髯偉然。年垂五十矣。念伯子既以毀卒。棼甫先生與余聚京師累月。旋亦物故。晚交得通伯。以上書論時政不合。匆匆亦遇亂歸桐城。計可以論文者。獨有一叔節。而叔

節亦行且歸。然則講古學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復不得常集而究論之。意斯文絕續之交。亦有數存乎。方前清道咸間。曾梅諸老。以古文鼓吹於吳楚。一時朝士。亦彬彬競學濂亭。贊甫實爲之後勁。諸老中贊甫又最後死。嘗語余自憾其老。恐桐城光燄。自是而熒。時吾未識通伯。固謂叔節必能力繼其盛。今通伯方讀書浮山。叔節歸而與之提倡古學。果得一二傳人。則叔節雖不與吾居。精神膏日處吾左右。余又何別之惜耶。

### 力孝子萬里尋親圖記

辛亥正月一日。力君鈞具衣冠奉其祖銘于先生萬里尋親事略。告其友林紓曰。吾曾祖碧川公。客東昌。積年無耗。吾祖銘于公挾十餘金。取道山陰。絕大江。由淮安渡河而上。自夏徂秋。風高沙寒。襦袴不完。卒達山左。而碧川公已由直隸河南湖廣江西一路趣閩矣。資盡病且死。日哭於舊故某公之門。某公大感動。資遣以歸。左海陳公采其事入郡志矣。鈞獨未有家傳。請子圖而記之。以示吾後之人。紓嘗覽古今孝行之君子。非好爲艱難殊特之行。以震炫乎匹夫匹婦也。義無可逃。則哭泣思慕。窮極艱險。必欲赴之。吾度其心。非不知山之巖水之湍。瘴癘冰雪。盜賊蛇虎之足以殺人也。夫夷猶巧避。故險其狀。形已之必不可至者。世俗之所謂智者也。而孝行之君子。或赴義以殺其身。世竟無稱。容亦有之。然則君子之於義。固先決於稱不稱之間耶。觀先生以十餘金赴萬里。野食而廟宿。是時知有親。實未知有道死之戚。乃委頓萬狀。幸遂所志。復有賢子孫求圖其事。以示乎後之人。此又世俗智者夷猶巧避所必不能至者也。嗚呼。自世俗智者之多。先生之事。愈可傳矣。同里後學林紓記。

### 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蹶踣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

時。齋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陞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遂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風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僻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甯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 陳猴傳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備。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潮中。赭寇入浙。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遷。猴裹布尋犬趣太守。猴登城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諱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縊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蹀躞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略傍縣。家人必不免。乃遽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尙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敍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憐耶。

### 孟孝子傳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馬溝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敍孝子事甚悉。余

感其事且泣。因爲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舖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割。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爲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盤向空擲而卧之。盤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割脅。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紮其創。熟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盤將復如墓。爲嫂所覺。止之不可。嫂乃入而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割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割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爲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紆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 羅孝子事略

羅孝子名義進。字孚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寒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若裳者。案置一盂。糲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美饌作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榜壁。紀進膳晷刻。不差黍黍。父所常御。燒魚鱸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饜者。父食稍減。孝子退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啓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啓其障。孝子日載珍膳。卽館哺父。夜復卽床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買遷。受直儲微貲。父將爲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

獲。僅庇其孳。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勿廢祀。我甯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縲。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更卽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旣設案。庭心搏額籲天。遲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痛。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幾。猶卽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日。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恆於父前作嬌昵。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爲尙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 善楊孝子誅仇事

楊孝子滂。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孝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左右俊。乃不復論抵。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躡捷善鬪。累嘗不得近。乃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遽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杓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焚香。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倖被酒。逡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雨滑逕。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上。孝子呼曰。衆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衆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堪仇。主客皆仆。衆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復。神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序

吾先哲有言。聖人人倫之至也。林紆曰。人倫之至。歸聖人。安得言一聖人外無人倫。宋儒嚴中外畛域。幾秘惜倫理爲儒者之私產。其貌爲儒者。則曰歐人多無父。恆不孝於其親。輾轉而訛。幾以歐洲爲不父之國。間有不率子弟。稍行其自由於父母教誨之下。冒言學自西人。乃益證實其事。於是吾國父兄。始疾首痛心於西學。謂吾子弟甯不

學不可令其不子。五倫者吾中國獨秉之懿好。不與萬國共也。則學西學者宜皆屏諸名教外矣。嗚呼。何所見之不廣耶。彼國果無父母。何久不聞有商臣元凶劬之事。吾國果自束於名教。何以春秋之書弑者踵接。須知孝子與叛子。實雜生於世界。不能右中而左外也。今西學流布中國。不復周遍。正以吾國父兄斥其人爲無父。並以其學爲不孝之學。故勸閔子弟。有終身不近西學。甯鑽求於故紙者。顛勸閔子弟。爲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學。西學又烏能昌。余非西學人也。甚憫宗國之蹙。猶念小說一道。尙足感人。及旣得此書。乃大欣悅。謂足以告吾國之父兄矣。書言孝子復仇。百死無懼。其志可哀。其事可傳。其行尤可用爲子弟之鑒。蓋人莫不冒利而怖死。孝子已擁資累鉅萬。則盡棄弗恤。再厄於水。兩厄於刀。瘟疫拷掠。靡所不嘗。勢皆可死。而堅持母仇。必復之志。又幸皆不死。仇卒以復。此又顏習齋之所不及矣。事迹繁重。吾序不能備舉。今但問世之君子。吾身重耶。吾親重耶。吾甯忘仇而享素封正耶。因復仇而棄其資產正耶。則將曰親重報仇正。然則有是二者。足爲名教中人。可無怫於倫理矣。則將曰然。然則此事出之西人。西人爲有父矣。西人不盡不孝矣。西學可以爲學矣。嗚呼。封一隅之見。以沾沾者。概五洲萬國。則曰論者之言也。雖然。吾譯是書。吾意甯止在是哉。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復母仇。則必知矢忠以報國恥。若云天下孝子之母。皆當遇不幸之事。吾望其斤斤於復仇。以增廣國史孝義之傳。爲吾國光。則吾書不旣償乎。蓋願世士闔雪國恥。一如孝子湯麥司之國報親仇者。則吾中國人爲有志矣。

### 鬼山狼俠傳序

畏廬曰。余前譯孝子火山報仇錄。自以爲社會至有益也。若是書奇譎不倫。大弗類於今日之社會。譯之又似無益。不知世界中事。重輕恆相資爲用。極柔無濟也。然善用之。則足以藥剛。過剛取禍也。然善用之。又足以振柔。此書多虐賊事。然盜俠氣概。吾民苟用以禦外侮。則於社會又未嘗無益。且足以印證古今之風俗。宋孟珙蒙韃備錄曰。

凡占吉凶。每用羊胛骨。而是書中言神巫占卜。則亦用牛角也。文惟簡。虜廷事實曰。富貴之家。人有亡者。取其腸胃。實以熱鹽。而是書言醢尸亦用鹽也。其尤奇者。蘇嚙殺人之烈。乃一一如蜀碧之記張獻忠。查革自戕其子。則與漢書孝成趙皇后傳中所記。又無異也。余最服班孟堅記趙昭儀。以綠絳方底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凡兩戮兒。一寫絳絳方底。一寫綠囊。書曲折幽悶爲好手。裨官百幕不能一及。今此書寫摩波存兒事。情事亦至曲折。余間以漢書法寫之。雖不及孟堅之高簡勁折。而吾力亦用是罷矣。凡以上所言。均非是書精神所在。是書精神。在狼狽洛巴革。洛巴革者。終始獨立。不因人以苟生者也。大凡野蠻之國。不具奴性。卽具賊性。具奴性者。大酋一斥以死。則頓首俯伏。哀鳴如牛狗。旣不得生。始匍匐就刑。至於凌踏蹴踐。慘無人理。亦甘受之。此奴性然也。至於賊性。則無論勢力不敵。亦必起角。百死無餒。千敗無怯。必復其自由而後已。雖賦性至厲。然用以振作積弱之社會。頗足鼓動其死氣。故西人說部。舍言情外。探險及尙武兩門。有會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馴於法。足以兆亂。然橫刀盤馬。氣概凜烈。讀之未有不動色者。吾國水滸之流傳至今。不能漫滅。亦於尙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須知人心忍辱之事。極與恆性相戾。蘇味道婁師德。中國至下之奴才也。火氣全泯。稿然如死人。無論矣。若恆人者。明知力不能抗無道。然遇能抗無道之人。未嘗不大喜。特畏死之心勝。故不敢出身與較。其敗類之人。則茹柔吐剛。往往侵蝕稗脆。以自鳴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壓良善者。是矣。脫令梟俠之士。學識交臻。知順逆。明強弱。人人以國恥爭。不以私憤爭。甯謂具賊性者之無用耶。若夫安於奴。習於奴。慳慳若無氣者。吾其何取。於是則謂是書之仍有益於今日之社會可也。

### ■英人詩人險邊燕語序

歐人之傾我國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泥古駭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溺。漸卽頽運。而我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醜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惟新之從。余謂從之誠是也。顧必謂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於中國者。則亦譽



人增其義。毀人益其惡耳。英文家之哈葛得。詩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國英特之士耶。顧吾嘗譯哈氏之書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見。莎士之詩。直抗吾國之杜甫。乃立義遺詞。往往託象於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則宜焚棄禁絕。不令淆世知識。然證以吾之所聞。彼中名輩。孰莎士之詩者。家絃戶誦。而又不已。則付之梨園。用爲院本。士女聯襖而聽。款款感涕。竟無一斤爲思想之舊。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罇彝。古綠斑駁。且復累重。此至不適於用者也。而名閥望冑。毋吝千金。必欲得而陳之。亦以羅綺芻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備足而無所顧戀。於是追躡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比東坡所謂久壓膏粱。反思螺蛤者也。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政教既美。宜澤文以章。文章徒美。無益於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務。瞻國利兵。外侮不來。始以餘閒用文章家娛悅其心目。雖哈氏莎士思想之舊。神怪之託。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爲病也。余老矣。旣無哈莎之通涉。特喜譯哈莎之書。摯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長沙張尙書旣領譯事於京師。余與魏君適廁譯席。魏君口述。余則敍致爲文章。計二年以來。予二人所分譯者。得三四種。拿破崙本紀爲最鉅本。秋初可以畢業矣。夜中餘閒。魏君偶舉莎士比筆記一二則。余就燈起草。積二十日書成。其文均莎詩之記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爲政者也。而不廢莎氏之詩。余今譯莎詩紀事。或不爲吾國新學家之所屏乎。莎詩紀事。傳本至夥。互校頗有同異。且有去取。此本所收。僅二十則。余一一製爲新名。以標其目。

## 汪兆銘

### 獄中贈小隱序

人心之有哀樂。猶飲食之有甘苦也。人孰不茹甘而吐苦。乃有終其身蒙重哀而不恤者。豈其性與人殊歟。由其心有所不安也。勾踐之困於吳。歸而臥薪嘗膽。以自刻苦。彼豈有所強而然哉。其心固以爲如是而後安爾。今夫聞歎笑之聲。而驟然以怡者。人之情也。若乃聞於有喪者之側。則將詫爲不祥。勾踐斥膏粱文繡之奉。而不御。其意不

猶是歟。牢獄之地。天下之至慘也。以視臥薪嘗膽。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薄於性情者居之。有泯然以生。泯然以死已耳。其深於性情者。則往往侘傺失志。至於憔悴以死者相屬也。其進焉者。又或養晦而遁於老。或冥悟而遁於佛。此雖有以自適。然英傑之氣。鬱然不可復振矣。惟夫有不忍人之心者。因己之顛連困苦。推而度之。知吾同胞之顛連困苦。且什百倍於我也。環堵之中。四海疾痛呼籲之聲。與夫憔悴可憐之色。紛然集於耳目。將焦然不自安於心。雖苟活猶以爲愧。遑困苦之足恤乎。且將以爲惟困苦而後與此悲懷相稱也。然則惟此焦然不自安之心。足以保其至剛之氣。澹泊之操。久久而無所變。蓋古今未有不剛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又未有不澹泊而能剛者。而悲憫之懷。則又澹泊之本也。余友蕭子。深於性情之人也。以冤繫獄。且數年矣。余故仿古人贈序之意。書此以相勗。且以蘄蕭子之勗我也。

### 邱樊倡和集序

士生而欲強立不回。以行其志。則死與繫獄。其報酬也。死之爲用。能使人自覺其責任之已盡。雖所志未遂。於心有所不懌。而無所不安。繫獄之爲用。能使人省然愛其責任之未盡。然是不能也。非不爲也。則於心亦無所不安。是故自吾志而言之。則欲生而自由。以非如是。則不得行其志也。自吾身而言之。則所志苟不遂。毋甯死與繫獄之爲愈。以非如是。則於心終不得安也。夫惟反之於心。而無不安。叩之於志。而有未遂。則懷一日未盡之責。以自振其一日未死之身而已矣。繼此以往。其將泯泯以即於死乎。未可知也。其不然乎。未可知也。我將爲其可知者。而以不可知者任之自然。此余所常以自勗。而又以之勗小隱者也。小隱生平議論行事。不與吾黨同。而其有志於天下國家。則無不同。一旦身負奇冤。以投於圜圉。爲人生所不能堪。而小隱夷然讀書窮理。好學不倦。是蓋反之於心而泰然者耶。是蓋知其責任之未盡。而爲是矻矻者耶。由此觀而不舍。他日出而行其志。吾安知其所造之極也。邇者小

隱以與余倡和諧詩。都爲一集。而命序於余。因以此言弁之。蓋詩以言志。斯卽吾二人之志也。辛亥仲夏汪兆銘序。

邱樊倡和集跋

余生平不能爲文辭。但時讀古人之作。以自娛而已。數年以來。稍稍學爲文。亦第言所欲言。於文之義法。茫乎未有聞也。而於詩卒未敢一試爲之。入獄以來。與小隱遇。小隱工詩。時時以所作示余。余因是亦效爲之。然一如曩者之爲文。言所欲言。固未知詩之義法爲何如也。小隱以與余倡和諸作。合爲一編。余初以爲無取。蓋余詩既不足存。卽小隱之詩。吾見其進而日上。其必不止於是也。然小隱之意。良不在詩。蓋以識夫吾二人相與砥礪於幽憂困阨之中。所以涵泳其心靈。使動靜語默之間。無失其常度者。他日展而讀之。穆然如見當日患難相共之情。斯亦齊桓不忘在莒之意也。余旣應小隱之囑而爲之序。且跋其纂輯之旨於後。辛亥仲夏汪兆銘跋。

### 處女黎君墓誌

君姓黎氏。諱佩蘭。廣東高要縣人。父夢如。母氏榻。君爲人禮而有容。婉而正。廉而知大體。靜而好爲深沉之思。工刺繡紡織。通文翰。待人接物。愷悌有恩惠。而尤篤於所親。有姊三人。旣嫁。先後卒。君念親老。願終身不字。以遂孝思。數以爲請。親鑒其誠。許之。由是壹其心志。以事父母。家庭內愉愉如也。與諸兄弟。怡怡如也。嫂氏梁。早卒。生子二。長勇錫。次勇翔。行幼。君辛勤撫育。以至於成人。有如慈母。歲乙未。母病篤。君刲股和藥以進。家人無知。居喪哀毀甚。聞其作讜語曰。刲股可以已疾。偶然耳。一日以操作揚其婉。痲痕宛然。始知讜語之有由也。母旣歿。家政悉君操之。君體質羸弱。而能任勞瘁。居恆憂深慮遠。規畫詳至。雖瑣屑纖細。必躬親之。而持之以公。出之以正。家中長幼以逮戚獲。咸敬悅無間言。君以家之榮瘁。爲己之憂愉。動靜語默。無或釋。蓋其精神有所專注。而體氣亦由是益耀矣。人莫不有所愛。或愛其親。或愛其鄉。或愛其國家。或愛其世界。顧不獨愛之範圍有廣狹已也。其性質亦有純駁。愛之

純者。無自私之心。而亦出於情之自然。故愛之純者。雖狹而真。其駁者。雖博而偽。若君之愛其親。推而愛其兄弟。又而愛其兄弟之子。更推而愛其家之無大小長幼。精而勤。堅而摯。死而後已。可謂純於愛者矣。君之父母。以君矢不嫁。予千金爲奩資。君不私之。悉以資其家。親戚之貧乏者。以時周恤。始終不息。勇錫既長。留學於日本。久而未歸。君念之甚。既而聞其往來南洋羣島間。及歸國。復見其奔走無定時。汲汲如有所謀。始微知其從事於革命。益爲之憂。然哀其志。未嘗沮之也。蓋君嘗因錫勇而知革命黨人之心。故雖愛之甚。以爲沮之毋甯助之。其識別有如此者。由此益知愛之純者。無廣狹之分。因所遇而發。愛其所親。與愛家愛國愛世界。其實一也。兆銘與勇錫交深如手足。獲知君生平。嘗因勇錫得一見君。兆銘投獄。君恆念之。及兆銘生還。欲再見君。而君則已歿矣。君卒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其兄啓瑞。弟佩詩。步營。祔葬君於親塋。以遂其志焉。

## 中國學報發刊辭

維共和改步之第一年。同人既發起學報於金陵。未成立而南北統一。繼復唐續於北京。同人喜斯報之竟獲成立。而古學將復興也。迺屬兆銘爲之辭曰。嗟乎。學術之興替。夫豈不以時哉。昔者希臘肇興。勃氏秉國。以民政導先路。文學美術。鬱騰一時。梭格拉底柏拉圖希羅多德。猶利普得之倫。講學授徒。衣被百代。自東羅馬滅亡後。典籍散佚。碩果無存。而亞刺伯人。猶稍稍以國語譯希臘文書。古學因微塵存一線。十字軍興。收奪圖書。罔羅放失。而斯氏中古學派。鬱爲大宗。號曰古學復興時代。稱極盛焉。而額里什意大利。卒得光復舊物。學術發揚之功。實隱操中樞。彼怯盧羅甸之學。爲術不宏。得其時而修明之。尙能食其賜也。若此矧以數千年古國。而學術淵宏。什伯之者。邪。嗟乎。吾讀歐史。至中古黑暗之際。而不禁慨嘆。吾國學術之厄數也。蓋有東西之感焉。自倉史肇興。六書迺著。發言據志。著述斯繁。皇古以前。書闕有間。周公制周禮。孔子作春秋。明禮樂。雖稱總匯。獨未臻極盛。周召共和以後。君權

稍殺。迄戰國之際。莊周韓非孫臏墨翟楊朱鄧析惠施公孫龍列禦寇之徒。各本師說。授徒著書。攻擊辯難。爭鳴當世。人握靈蛇之珠。家抱崑山之玉。學術鼎盛。無逾此時。及嬴氏亂紀。君權大張。焚書坑儒。摧殘不遺餘力。而中國學術一大厄矣。炎漢代興。挾書之律。至孝惠而始除。其間數十年之摧殘抑制。與歐西中世宗教之束縛封建之剝橫無稍殊異。迨司馬子長作史記。掇拾舊聞。當時除史官職守暨破壞不完。經傳外所采者。不過世本。國策左氏國語楚漢春秋。禹本紀數書。寥寥可數。則當時嬴秦所摧滅者。略可觀矣。自是以還。專制代作。帖括之束縛。功令之酷嚴。罔益加密焉。而學術之陵夷。思想之窒隘。歷晉隋唐宋元明諸代。無稍異軌。前清中葉。似稍稍振起矣。然按實以求。要不出義理考據辭章之屬。雖爲國學一小部分。究難與周末諸子爭衡。鄭漁仲氏所謂祿利之路然也。夫希臘學術。自羅馬覆亡。至十一紀之初。中更千年而復興。吾國學術。自周秦以至今日。中更四千餘年而如故也。制瘡久其發瘡宏。然則取中國舊有之學術。發輝而光大之。斯科氏之偉業。不在今日哉。吾國學術。發軔於倉史。軒轅集成於文周孔孟。磅礴於周秦諸子。由周秦至今日。雖幾經帝政之大厄。在朝之學。雖未大行。而在野之學。究未廢絕。山巖屋壁之中。甕牖繩樞之士。固嘗有好學信古。抱殘守缺。遠追倉史軒轅之絕學。近揖申韓莊墨之緒言。在漢則如伏勝田何梁丘賀申公高堂生鄭玄之於經學。在兩晉南北朝則如司馬彪華嶠袁宏孫盛王隱張勃習鑿齒之於史學。其時西域印度。學亦頗大行。則又如曇柯迦羅鳩摩羅什惠遠之於內典。在唐則如李杜高岑韋柳王孟韓白之於詩詞。在宋則胡瑗葉適陳傅良陳亮陸九淵之於理學。而鄧牧之箸君道吏道二篇。闡子輿氏民貴微言。於君權最張之世。尤可寶貴。明社既屋。淪爲左衽。其時士大夫抱亡國之痛。而闡明絕學。尤不乏人。時則有如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黃梨洲李二曲唐鑄萬閻百詩劉繼莊梅文鼎之儔。堅苦卓絕。各自成家。或闡政治之原理。或明社會之情僞。或辨民族之精神。或晰注疏之歧誤。而繼莊劉氏之於音韻。文鼎梅氏之於算數。尤推絕學。清世一代學術。舉莫能出其範圍。至若藝事美術。自軒轅制作後。粲然大備。而精巧之思。新奇之制。如磁石火藥。候風地動儀。大章車。

木牛流馬報時鐘活字字之屬。代有所聞。惟上之人既無以盡提倡保存之責。下之人則視爲無足重輕。及身之後。淹沒不傳。卽遺書亦不易得。所謂史家廣其事。儒家守其典。亦徒空言而已。曷嘗有禳世相傳守而勿失。而光大之者哉。且自西學東來。舊學益緦。承學之士。束經傳而不觀。人傳胥盧之書。家肄大秦之字。弁髦六經。土苴羣籍。老師宿儒。屏營裹足而不前。國學之替。可謂極矣。使無獨立特行之士。相與號召。海內豪傑。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舉中國舊有之聲名文物。發輝而光大之。則更閱數稔。必令瓦鼎康匏。沈淪於沙泥糞土之中。視若無睹。是吾國光華燦爛之古學。不亡於君權大張之世。而亡於民政肇興之時。不更重可哀耶。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今之謂矣。同人不揣固陋。用敢罔羅放失。摭述舊聞。月刊學報一冊。布之海內。區區此心。竊副斯旨。嗟乎。希臘之學術亡矣。亞刺伯人得而存之。中國之學術亡矣。而在野好學信古之士。得而存之物。極必反。鬱久必發。禮失求諸野。吾國古學復興之世。或在斯時乎。吾聞歐美學者。方謂二禩之世。當以研究東洋二古學爲急。所謂二古學者。一印度學。一中國學也。近則更有東洋博學會之設。以蒐求吾國典籍。吾國學者。苟從此急起直追。乘歐美學術思想之潮流。棄向日帖括聲韻之細微。取歷來學術文藝美術之大者而研求之。與歐美學者相周旋。當必能融貫會通。鬱爲國光。其功豈在抱守殘缺而已。然則同人區區學報之刊布。烏可已耶。刊既成。迺書之弁簡端。且爲承學之士勗焉。

## 蔡元培

### 新字典序

人類所以軼出於他動物者。由其有應變無窮之語言。語言之所以能應變而無窮者。由其有文章以爲之記載。所以互相通曉而無誤。則字典之功也。吾國諸書。以易爲最古。說者謂卽古代之字典。其後卜筮家用之以判人事。

之吉凶。繫辭者本之以籀。哲理之終始。又如說文解字。亦一字典耳。而清世漢學家。至據以爲微言大義之淵藪。非皆以其包羅衆有。直濼單微故歟。方今圖書浩博。識職分功。科學釋名。類有專籍。我國作者。且別出辭書於字典之外。則字典之範圍狹其往者。然要其影響於語言思想者。固未嘗不重且大也。近世我國所有用者。有康熙字典。卽同文之鄰國。亦仍用之。其書行世已二百餘年。未加增改。不特科學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卽市井通用者。亦間或不具。其釋義。則直錄古代字書。而不必適周乎世用。訴合乎學理。且往昔文字之用。每喜沿襲成語。而正名百物。初不求其甚解。故全書不附一圖。是皆其缺點之最大者。商務印書館諸君。有鑑於此。爰有新字典之編輯。五年而成。書適爲中華民國成立之歲。於是重加訂正。以求適用於民國。如歷史年代。率以民國紀年前若干年爲標。紀其標紀一例也。吾雖未暇卒讀其全書。然以所翻閱之數卷。核之於吾前舉康熙字典諸缺點。既皆矯正。而於民國成立之始。得此適用之新字典。其於民國之語言及思想。不無革新之影響。此則吾所敢斷言者也。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四日蔡元培序。

## 陳衍

### 朱芷青哀辭并序

嗚呼。吾芷青之賢。知芷青者無異詞也。吾長芷青且三十年。而哭芷青。吾別芷青才二十餘日。而哭芷青。吾之悲何如也。芷青於吾將別。詣吾較數。吾之別於芷青較難。隱然若知其不相見也者。而吾曾不爲芷青少留。此吾所以尤悲也。丁未三月。吾承乏京師。大學經學講席。經學非校中正課。諸生科學繁。攻之者蓋寡。吾五月考校。吾第芷青卷居於次。梁仲毅喜。二子好學有得。招同來集。知皆能詩。甚相與。詩每若悄然以憂者。八月吾喪妻。自是悲傷無俚。二子或時至談藝。既畢業。芷青入學部爲官。仲毅出關客瀋陽。詩益婉摯。芷青則幽悄如故。戊申吾兼就譯學館講

席得黃生秋岳曾生次公。皆從吾言詩。次公又工詞。秋岳工駢體文史論。皆善。芷青計吾居京師數年。數子者文酒之樂。無旬月無之。其後蘇堪至。益以陶谷拔東諸人。會合尤甚。芷青姿性醜粹。喜積書。有錢則日游海王村書肆。吾嘗標舉其鄉先生。蘊石齋悅親樓之集。及黔中鄭莫二先生集。肆不易得。芷青必求得之。知吾未有邵亭集。別購以餉。芷青喜獨遊。不則必偕仲毅。嘗天雪。發菴邀吾與堯生陶谷登江亭。遇芷青獨立雪影。良久乃去。堯生卽神往之。芷青博覽羣籍。治小學尤劬。而爲詩絕不驅使書卷。又罕爲古體長篇。吾常不嫌於心。以爲芷青雖喪母喪幼女。善病。然年富有官祿及教授所入。足養老父。不當終已言愁。嘗以語林唯剛與秋岳。因采其詩入詩話。欲其多爲古體詩。發舒才思。前月吾將出都。朋好相屬飲餞。芷青仲毅秋岳多在。清明日。吾約三子城西看花。遂上江亭。三子假僧僚退筆濡吮。各賦七言律送行。芷青仍有悲呻語。吾和詩戒勿然。因言吾初登此亭。至今三十一年矣。仲毅年方三十。芷青少一歲。秋岳又少七歲。當時皆未入世。我焉得不老。敢知後此尙其此集乎。然諸子來日正長。吾道賴張。正無窮也。覺是日樂甚。就道之晨。芷青來送吾曰。山谷有言。百書不如一面。吾不謂然。一面甯不樂。過去則音塵不留。寓書固不得面。然留存舊札。翻閱之。過去皆見在也。吾輩當勤緘札。芷青至以爲然。而奪之者。遂並此而剗絕之矣。嗚呼酷哉。強爲詞以哀之曰。芷青有父。垂白於高堂。芷青有婦。斬然而縗裳。方挈幼女。留滯於故鄉。束髮擗標般。闔於壞牆。此早逝者所賸恨。已極人世之悲傷。而斯人之竟天。尤百身以莫償。其質縝密而純淪。其行婦好而易良。其容慤儉而修輔。其神禪神而端祥。詳孳乳之書。八異乎蹏迹。獨逸之文。無非而旁行。副墨之子。羣牢而荒唐。之子之學。旁燭而亡疆。矧道喪而文敝。夷交侵而時亡。方孟晉以迨羣參。魁鬼而翺翔。迺純終之傾聞。已弭彪而鏗鏘。痛吾道之失恃。摧百夫之防。禦呼祝予而沾袍。愷吾言其假假。癸丑四月。陳衍揮淚書。

### 贈桐城姚叔節序



桐城人以能文章名於時。殆二百年而未有絕文章遂若爲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湖南北。能爲文章與桐城相彷彿者。時時間作。於是。有桐城文派之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蓄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謂謹嚴有守者之所謂歟。余識馬君通伯。因識姚君叔節。叔節爲石甫先生孫。通伯妻弟二君。皆刊有文集一巨冊。時賢評識爛然。若張廉卿吳擘甫陳伯嚴之倫。皆律以桐城義法。而罔有反若溢。一時自許爲文人者。往往以能識摯父通伯諸君子。得一言許與。執爲能文之券。而通伯昔歲告歸。既請余贈言。叔節亦以宿諾在彼。今年重至京師。斤斤責償。豈余言之足爲桐城人重歟。吾聞桐城有浮山巖壑。玲瓏秀美。視海上羅浮二山。且遠過之。文字與山川相發越。蜀峨眉西江匡廬彭蠡。宋六家之文炳焉。吾中國多山水。雄秀之鄉。而文化日就瘠薄。圖野。則其去凋喪也。豈遠乎。此余送叔節所爲惓然以憂者也。

##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自頂至足。有石而無土。其毛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莫不有泉。小者滴瀝。大者迸瀉。各湊赴於諸峯之間。以爲澗。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泰山之所獨也者。有極天之天門。有廣丈餘。轟七千餘級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至泰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上。夾持於兩峯之巔。峯若仰鑽。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豎。立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縣流。舊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所隔。而稍曲折。所謂十八里盤。將盡處也。仰止歎絕。宜若無道以至之矣。自是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見。凡數隱見。至中天門。登山之路。蓋半。望南天門之近遠。小大無以甚異。於初見天門時也。於是。又數隱見。傲來峯。峯視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兩旁之峯。壁

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術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徙而無他歧。自天門下至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小縣流數疊者。匯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若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轉居磴道之東。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是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峪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天門以下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其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若干歲。兀頂猿臂。鶴翅鶴啄。行列子立。側出。倒掛於懸崖絕壁。危峯之隙。初無寸土。人跡所不能到。莫知種子之所自出。全山石紋斷裂。億縫兆罅。形多正方長方。其圓者千之一二。銳若峭者百之一二。百丈千丈者。萬之一二焉。風霜之所剝蝕。雨露之所穿齧。礧崩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溢。故能水泉噴溥。潤澤巖岫。挺生萬榦。苔草濃緝。與蒼黑犖确之石相間。日將西入。乃入南天門。其上乃別有世界。無泉若木。恠石突兀負戴。積成數丘。以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見焉。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泰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眇徂徠。遠矚新甫。梁甫汶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亘衣帶。縱流數道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北不可見。其西者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爲薄雲。日大略如車輪。不能明見全體。其異於航海所覩者。將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天門。未至山之陰有後石塢。松尤奇。傲來峯下有龍潭。瀑布尤壯。然非茲山之所獨。余亦未至也。

## 送馬君通伯南歸序

余爲學部主事之四年。桐城馬君通伯亦用學部大臣。辟官主事。語相悅。讀其所爲抱潤軒文集。洒然盎然。見時局艱危。陳書萬首。請長官代奏。至深痛而不傷階直。不易爲也。猶格不上。其冬。朝廷將大改官制。一一合於日本。以坐致富強。重以度支大困。計無所出。惟出於汰人員減俸祿。諸部院長官謀比其曹考試而去留之。今月二日。通信乃至。余寓廬。言將暫歸。色若甚惜別。旣而曰。相知良未久。然見君意許在朋友之數。京師知交若某某。辱於吾有贈言。視君知吾未能或之先。君獨未有贈言。異日思君若有憾也。余曰。君將不來耶。願少須立。相將俱去。歸於不辱吾身而已。余家世貧賤。少時天下大亂。初定。亦嘗習科舉求祿仕矣。甲午國事遂棘。戊戌庚子而愈棘。有微官遂以不爲。忽忽十年老矣。丙午七月。學部大臣以文書調。其明年三月將來。吾婦甚阻余。余曰。京師友朋文酒之樂。已不如昔時。然以余所居。若武昌。若長沙。若上海。所遊若杭州江甯南昌安慶。皆東南繁富都會。至往往面其賢者。而是邦大夫多能飾文采。盛賓從。益以舟車便利。遊客奔轅。方諸京師。則猶貧富多寡之不相若也。今各部院有考試之說。吾與通伯。非自求仕來者。若謬謂其能以禮招之。又以爲未必能以禮處之。有振衣而去耳。然其事未察。吾二人相率別去。相望數千里外。於吾心亦有所不樂否耶。君鄉多賢者。吾里中舊遊。蓋零落略盡。其存者方宦遊京師四方。江山寥廓之中。園林祠廟屋宇邱墓。陂塘叢薄。陳迹隱隱可味。畏寂者避之。吾方欲從而求之。意有所得也。然不遂從而求之者。以爲不辱吾身者。可以少留。而非其事會。未可以求而必得者。友朋文酒之樂也。故重可念也。通伯甚然吾言。余恐其三思而終遠引也。遂書之以爲別。庚戌十二月三日。

## 康有爲

### 答廖季平書

季平仁兄先生。大劫飛灰。人間何世。醫院臥病。凄苦寂寥。故人之書。忽來天上。循誦三四。如見神采。軒輿鼓舞。頓

爾忘憂。參商東西。無由合併。願言懷思。我勞如何。昔聞執事說經鏗鏗。見忤當道。其與僕書。三焚不略同耶。道大不容。與君正堪共笑耳。僕昔以端居暇日。偶讀史記。至河間獻王傳。乃不稱古文諸書。竊疑而怪之。以太史公之博聞。自謂網羅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若有古文之大典。豈有史公而不知。乃徧考史記全書。竟無古文諸經。間著古文二字。行文不類。則誤由劉歆之竄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爲僞。卽信今文之爲真。於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於是孔子之道。四通六關焉。惟執事信今考古。足爲證人助我。張目道路。阻修無由。講析又寡。得大作。無自發明。遙想著書等身。定宏斯道。方今大教式微。正賴耆舊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執事而誰歸。臥病困苦無由。一一吐盡肝膈。且待後日。今謹上中庸註禮運註各一卷。惟乞是正。端啓敬問。與居。不盡懷懷。

## 延香老屋詩自序

詩者言之有節文者耶。凡人情志鬱於中。境遇交於外。境遇之交壓也。瓌異則情志之鬱積也。深厚情者陰也。境者陽也。情幽幽而相襲。境轉轉而相發。陰陽愈交迫。則逾變化而旁薄。又有禮俗文例以節奏之。故積極而發。瀉若江河。舒若行雲。奔如捲潮。怒如驚雷。咽若溜灘。折如引泉。飛如驟雨。其或因境而移情。樂喜不同。哀怒異時。則又玉磬鏗鏗。和筦鏘鏘。鐵笛裂裂。琴絲悒悒。皆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夫有元氣則蒸而爲熱。輒而成響。磨而生光。合沓變化。而成山川。躍裂而爲火山。流金匯聚。而爲大海。迴波塊軋。有芒大塊文章。豈故爲之哉。亦不得已也。故志深厚而氣雄直者。莽天地而獨立。妙萬物而爲之。悱惻其情。明白其靈。正則其形。玲瓏其聲。芬芳烈馨。纒華遠清。中和永平。澹泊而不厭。亭立而不矜。迤灑而淵渟。月明而山行。石破而天驚。時或風雨怒號。金鐵飛鳴。山水妙麗。天日晶晴。或萬馬戰酣。旌旗飛縈。或廣殿排仗。冕旒嚴凝。或巖藤落葉。面壁老僧。或萬花放曉。士女春盈。或深山大河。巨海積

沙。崇峯攢天。洪波疊嶺。飛雪蔽地。海湖極目。烟岫攸鬱。蜿蜒漫空。乾端坤倪。神怪暴發。人經物理。龍象蹴踏。斯其為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者耶。吾輩好諷詩。而學在攬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雕肝嘔肺。以為詩人。然性好游。嗜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為學。則餘事為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為詠歌。莫拔仰塞磊落之懷。日行連抃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遭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鬻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佚彌多。門人梁啓超請收拾叢殘。發願手寫。搜篋與之。尚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咏歎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歇事。小雅國風之所不棄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世者。其亦無罪耶。

## 袁督師遺集序

賜白起杜郵之劍。開淮陰鐘室之囚。斛律涼風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則古今人莫不垂涕澀然傷心。此不過人。士刻忌寡恩。于國之存亡無關焉。若吾學袁督師之喪于遼間也。天下震動。鬼神號泣。明社遂屋。餘禍烈烈。波蕩至今。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夥。而惻惻于人心。震惕于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繫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鐘室涼風金牌之悽感也耶。吾十二歲。侍先祖連州公于連州學署。讀明史。袁督師傳。至其緯繡邊事。登長城。察形勢。奏對思宗。計以五年破敵而壯之。為之低徊。思慕其為人。連州公遂語曰。是清室太宗畏其才。造間而去夫者也。嗟之。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延命至今。或無革命之禍。以毒烈吾中國也。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稜。古今寡比。其遺文雖寥落。而奮揚蹈厲。鶴立虹布。猶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焉。吾少登長城。懷公之雄風。公為吾鄉人。今門人張滄海刻其遺集。問序於予。嗟夫。國非才不立。而

才非明不用。人主有國者。莫不求才以自爲。然有才則擯不用之。或用之而不盡其才。不竟其志。或才愈大志愈奇。人主亦復置心腹以倚畀之。而內移於權奸女謁。外疑於敵國邊藩。卒以自壞長城。人既云亡。而邦國殄瘁。橫覽古今。若同一揆。豈不哀哉。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王明並受其福。若王之不明。於余心有惻惻然。古今又豈惟袁督師耶。

## 馮煦

### 東坡樂府序

詞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秦柳。曰姜張。以人言也。若東坡之於北宋。稼軒之於南宋。並獨樹一幟。不域於世。亦與他家絕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蘇辛者也。顧二君專刻。世不恆有。坡詞尤鮮善本。古微前輩。詞家之南董也。酷嗜坡詞。迺取世所傳毛王二刻。訂僞補闕。以年爲經。而緯以詞。既定本。屬煦一言簡端。煦嗜坡詞。與前輩同。綜其旨要。厥有四難。詞尙要眇。不貴質實。顯者約之使隱。直者揉之使曲。一或不善。鉤轉格磔。比於禽言。撲朔迷離。或儕兔迹。而東坡獨往獨來。一空羈勒。如列子御風。以遊無窮。如藐姑射神人。吸風飲露。而超乎六合之表。其難一也。詞有二派。曰剛與柔。毗剛者。斥溫厚爲妖冶。毗柔者。目縱軼爲粗獷。而東坡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纏綿芳悱。樹秦柳之前旂。空靈動盪。導姜張之大轍。惟其所之。皆爲絕詣。其難二也。文不苟作。寄託寓焉。所謂文外有事在也。於詞亦然。然世非懷襄。而效靈均九歌之奏。時非天寶。而擬杜陵八哀之篇。無病而呻。識者恫之。而東坡夙負時望。橫遭讒口。連蹇卅年。飄蕭萬里。酒邊花下。其忠愛之誠。幽隱之憂。旁礴鬱積於方寸間者。時一流露。若有意。若無意。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讀者。莫不喟然思。迺然會。而得其不得已之故。非無病而呻者比。其難三也。夫側豔之作。止以導淫。恣繆之辭。或將損性。拘墟小儒。懸爲徽網。而東坡涉樂必笑。言哀已歎。暗香水殿。時軫舊國之思。缺月疏桐。空弔幽人之

影皆屬寓言。無慚大雅其難四也。噫。東坡往矣。前輩早登鶴禁。晚棲虎阜。沈冥自放。聊乞玉局之祠。峭直不阿。幾蹈烏臺之案。其於東坡。若合符契。今樂府一刻。殆亦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乎。若夫校訂之審。箋注之精。則前輩發其凡矣。此不具書。時在庚戌夏五月。

## 易順鼎

### 湘絃詞自序

碧湘九曲。空靈之境也。朱絃三歎。疏越之音也。帝子欲降。微聞落葉。靈均不來。誰拾芳草。然而芙蓉水仙之廟。雨唱猶留。薛荔山鬼之詞。烟靄靡歇。管擊汰江介。舉華木末。寺樓坐久。湖天碧藍。巖樹斷處。神鐙青綠。白蘋花老。鯉魚拜風。黃陵人去。鷓鴣啼月。孤篷寂寥。聽風聽水之思。九歌縹緲。迎神送神之曲。又或三閩秋士。遠遊製冠。九疑雲君。相思命駕。女媧意苦。誰家擣砧。洞庭天遠。昔年張樂。雲夢八九。攬之於空。關煙騷廿五。釋之於杳。冥空青搖愁。冷翠夏響。飄飄乎遺世而獨立。冷冷然山高而水深。能移我情。其在是已。僕以恨入。生茲福地。臣里東家。宋王之所居處。君山北渚。湘靈之所往來。漁臥秦桃。樵炊楚竹。蓋將於是鄉終老焉。雖其間桂隱不常。萍跡罕定。泔江留滯。雄溪羈旅。烏篷細雨。何處歸舟。紅葉小橋。有人吹笛。江楓之淚。每漬乎青衫。山木之謠。難忘乎翠被。既乃駕飛龍兮北征。歌闌。壺而西適。黃河遠上。津吏敲鼓。紫臺徑去。蕃兒鳴角。而故鄉煙水之氣。入人最深。兒時釣遊之地。探懷宛在。三十六灣。二十五絃。未嘗一日離諸襟袂也。因錄三四年間倚聲六十餘首。都爲一卷。題以湘絃。昔人謂柳耆卿曉風殘月。宜授譜於紅牙。蘇公大江東去。宜傳聲於鐵絳。若僕今日者。短亭箏篷。空灘襍被。素屏六曲。烏啼江館之霜。冷雁一繩。人臥榕樓之雨。吳根越角。逋蕩生涯。東舫西船。迷離水調。重以一絃一柱。虛度華年。某山某水。獨尋墜夢。美人落月。騎青鳳而已遙。故交散雪。盟白鷗而將冷。沙明水碧。抱瑟獨彈。曲終人杳。刺船竟去。撫斯卷也。其亦有青峯江

上之思乎。

## 潘飛聲

### 越臺秋望賦

噫噫乎。金虎殺節。朱鷺戍秋。登越臺以一望。杳炎海之悠悠。森寒馭於日脚。悲落木於城頭。念關河之歲暮。悼烽火於窮陬。對此西風殘角。古堞危樓。莫不溯滄波而欲絕。感戎馬以增愁。若夫萬瓦欲流。烟郭如畫。帆影無極。江聲忽邁。遵銅柱以爲期。指金澗而問界。睇澤國之露零。聽土囊之秋噫。攬佳日以翱翔。席嵐翠而成疥。何乃頻催白雁。數劫紅羊。天慘慘而送雨。雲漠漠而含霜。風日淒緊。山川悲涼。帳攜尊於九日。愁捐玦於重洋。登高落帽。望遠沾裳。況復祆氛上河。蠻煙沈海。斷港蕭瑟。戈船逶迤。觸貪狼之兩角。掉飢蛟之一尾。初捲浪於龍堂。近吹腥於海市。黃鸞之橋臥虹。魚珠之山對壘。咽哀笳而未斷。釣孤月而忽起。則登斯臺也。將有裂眦越裳。嚼齒五嶺。倚劍甌閩。揮旗參井。戮黥鯢以封觀。洗劫灰於俄頃。正天地之義氣。壯山河於服領。豈必撫空谷之搖落。弔滄洲之頑獷也哉。於是僕本恨人。遙懷曷已。漆室同憂。危欄獨倚。方欲挽銀漢於高秋。請長纓於南紀。腸斷黃花。魂銷白水。下歌舞之岡頭。溯兼葭於萬里。

### 二帝子祠碣

蓋聞銅人擁笏。鼻天子莫薦馨香。玉匣葬魂。盤瓠氏誰降血食。荒渺難稽乎皇古。赫耀莫照乎斯今。乃功在一隅。風雅甫振。澤及千祀。鼎鐘是崇。此居近舜臺。繼儀鳳而響。遠地非禹廟。較微魚而深歎也。二帝子者。黃帝少子。系隆朱邸。位次青宮。雲紀失載其官。天潢謹修其牒。或時有監國之號。或置親藩。上世無太子之名。亦尊帝胄。蓋帝二十子。得姓一十四人。元躡昌意。母育嫫祖之昭。顯頊高辛。孫繼軒皇之統。帝子則以有熊側出。照亞黃離。少典庶支。



出殊蒼震。敢僭維城之助。未膺裂土之封。辭桂殿以入吳。義非采藥。別蘭宮而去國。跡類餐薇。於是珠海騰鸞。瓊臺叱馭。五羊開路。蛟霧倏清。九旗搖風。鯨波亦息。空賜親賢之第。誰屬思子之宮。溯自賦定揚州。夏后肇分禹甸。山開筆路。熊羆乃有楚疆。帝子則龍駕早臨。肅神威於嶺嶠。鳳車遠策。辟魍魎於海邦。考義叔之宅南郊。猶其後也。若高陽之至交趾。豈能先之。今夫得人而王者。仁者之量也。因地而霸者。智者之略也。粵處夷奧區。山海利藪。控扼五嶺襟喉。三門大長據之。而制秦。降王撫茲。而時漢。一日虎踞。百年鳴張。帝子則玉裕英姿。金聲華望。乘黃屋而自大。保金湯而自強。非出意外之求。亦屬分中之事。而乃靈窟養素。仙岩息鷲。梁昭明祇解著書。王子晉未聞拜爵。求之今哲。罕覩其匹。謂非高尚足以忘九五。仁讓足以光四海哉。況乎渾敦初開。精華尙孕。雖朱囊造書。而儋耳莫知。轉注。史皇翔字。而珠厓未解諧聲。帝子則以天縱之英明。特開荒甸之文運。諷赤文而朗暢。誦綠字以淋漓。長嘯爲鸞鳳之音。高歌發金石之響。論者謂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豈其然乎。迄今風滿靈旗。雲生虛壁。龍樓雞戟。尙歆鶴禁之儀。玉吹金鏡。共奏鸞笙之曲。盛蘭肴以姬蠶。奠桂醑以堯尊。神之格思。憑依在德。祭且徵福。享於克誠。闡揚聖道。播青汗以無窮。愧非雄詞。勒翠珉於不朽。銘曰。

天生帝子。冠冕南服。藏靈龍潛。韜耀鳳伏。位卑巢民。臣邁力牧。山霞媚人。峽雲眠谷。九舜作則。十堯建極。惟神之靈。聰明正南。難兄難弟。是輔是翼。蕩蕩無名。穆穆其德。粵自伯益。入獸並居。粵自神禹。九州爲魚。越無后稷。誰墾田。越無無帝子。安知讀書。帝子之形。烟霞秀爽。帝子之心。冰月聰明。蘭珮蕩裳。虎符鶴髦。杳杳淒音。金石逸響。明珠爲。鼻。白玉爲殿。良工鑄像。肥脂設奠。光合陰陽。威動雷電。至聖至神。無怠無倦。民食其德。爲之建祠。民懷其惠。爲之立碑。二禺懋鬱。萬古之奇。帝子明神。萬古之師。

## 馬拉語類序

南洋中國之門戶也。其間萬島表列。野番雜處。西漢時始通貢獻。唐以後市舶麇聚粵東。明初詔鄭和等徧歷各島諸番。嗚嗚內響。如呂宋婆羅州噶羅巴蘇門答臘等處。效其球者數十族。卽蘇祿三島。其力能拒西人。清雍正間。遣使入閩。貢方物。求內附。蓋各島慕義。抒誠。無不欲朝宗中國焉。自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東來。占據各島。營立埔頭。貿易百貨。修船備糧。爲歐羅之逆旅。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於此。蓋門戶一失。未有不害及堂奧者。故嘗謂中國欲固守邊圉。經略西洋。則必先經略南洋。驅逐鯨鯢。封溟渤之鎖鑰。近時已有兵船往來。量測海道。異日且將有派游歷。以察其扼塞險要。人情風土。如黃懋材之作西轎日記者。然而游歷非諳習彼土言語不能。按各島自爲部落。其種統名巫來由。其語則通用馬拉。閩廣流寓數十萬人。無不習此。而惜無譯書。馮君遂知。曾游南洋。獨取其語。逐類分門。譯以廣音。使游者挾卷而行。無須舌人從事也。記余前秋由歐洲東歸。泊新嘉坡登岸。僱車訪胡氏仲車。夫操馬拉音。嗚嗚莫可辨。任其需索。而益歎游者可不通語乎。此書刻成。將見不脛而走也。

### 朝鮮尹溪石書草訣歌序

世之書家。能楷能行者有人。而能草者絕尠。古有大草小草。散草飛草之別。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以篆隸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卽今之草書也。昔人云。楷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凡人用足。惟走最難。又云。匆匆不暇作草。然則草書之不易可見哉。世人謂不能楷者。必不能草。余謂不能草者。亦不能真行。王家父子。蘭亭黃庭洛神保母。楷書遒媚勁健極矣。而潭帖閣帖所刻飛草。尤卓絕千古。顏魯公麻姑壇小楷。出神入化。壓倒二王。其先與懷素同學草於鄒兵曹米元章西園雅集記。楷書渾厚。自詭腕有羲之鬼潛。確類書載其臨摹智永千文。過數百本。蓋草書備具起伏垂縮之法。烏有不知運腕。不知用筆。而能講求結體哉。吾故曰不能草者。亦不能真行。證之古人。信鄙言之謬合也。朝鮮尹君溪石。工作草。往年在滬。人有草聖之稱。邇來游嶺南。求書者忿至。多索其寫草訣歌。以歌

中所論。皆古人運筆之祕。人得尹君書。卽由此以會草訣焉。是不失學書之津梁矣。余嘗睹錢梅溪所刻集帖。中載朝鮮書家數輩。類皆大草。極展拓之能。深訝草草衣鉢。遠傳東土。然攷之南史云。蕭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闕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又書斷載高麗國王愛歐陽詢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外域。是則吾國書法。流傳東土。而其國人之於草獨工。有由來矣。今尹君以人之索書草訣者。日盈其門。池水皆墨。爲鏤板以行之。屬序於余。余維尹君遭家國之喪亂。避地南來。借售書以隱其身世。較之晉室擾攘胡塵。何啻右軍寓蘭亭之感。顧念藩服。我武維揚。更祝尹君持此筆而書中興頌也。乃爲此序。亦以見文字之蹈厲吾志耳。

## 菽園贅談序

後世載籍。汗牛充棟。卷帙浩繁。經史注疏考證之書。閱者每有河伯望洋之歎。雜記一家。卽今之說部也。唐以前專重詞章。宋以後多言考據。上揭經史之要義。下搜子集之精英。有博綜劬學之人。出前人是者。申明之。誤者辨析之。疑義者證出之。不可見者采集之。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譬之前人作室。後人樂居。前人製器。後人樂用。所謂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無怪誦讀之士。日手一編。每每於經史全帙。專精探討。攢眉畏難。而小說雜著諸書。則喜於流覽也。吾閩菽園邱孝廉。盛年嗜古。厲志著書。所爲贅談十四卷。標題三百六十又六。凡二十餘萬言。其中引證子史百家。及名理有得者。或發明前人所言。折以己見。詞章考據。融會貫通。與唐之西陽雜俎。宋之鐵圍叢談。本朝之茶餘客話。柳南隨筆。最近是。殆爲閱者事半功倍。提要導源。所樂於流覽者歟。迄今實學方興。轉移風化。我輩以發賸振聵爲己任。孝廉是書。於格致諸門。及近人談時務之中。鑒肯者。亦采錄

無遺。張南皮尙書云。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期於致用。學務博古。用在通今。是又茶餘客話。柳南隨筆之所無也。丁酉五月。孝廉航海來港。一見訂交。出篋中書示余。中多采余所著。杜陵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曷勝愉快耶。屬爲撰序。萬不敢以不文辭。憶余少日讀書。會事劄記。泊風塵奔走。忽忽將老。迄未成編。今見孝廉實深慚慙。益當自勉也。

### 烟語詞後序

居棣生先生爲吾鄉高士。性情淡逸。學問深邃。然平生頗切用世之志。東官張廉訪敬修。以禮羅致。粵西營中。今讀軍中諸詞。激昂慷慨。如見先生運籌帷幄時也。先生書畫。久爲世珍。詩詞全稿。則人罕得見。余少時從楊丈永衍齋中。讀先生今夕盦詩。高深渾遠。洪北江所謂造句造意者。心醉久之。顧草稿殘雜。尙未編次。其煙語詞一卷。舊有刊本。自經兵燹。板亦散佚。無存。順德邱兵部誥桐。獨任重刻之費。先舉詞集付梓。人並以其詩委余編定。以俟續刻。余忻慕先生。而深喜先生身後之遇知己也。謹於詞後敘述如此。

### 粵東詞鈔三編序

飛聲少時。稍學爲詩。於詞則未解聲律也。嘗讀先大父鐙影詞。擬作數首。攜謁陳朗山先生。先生以爲可學。授以成容若郭頻伽兩家詞。由此漸窺唐宋門徑。心焉樂之。間與友朋唱酬。或見近人所作。攝其一唱三歎。怡魂澤顏者。錄爲一編。曾挾之渡重洋。讀與山雲海月聽。壬辰之秋。同里楊椒坪丈。有粵東詞鈔二編之選。先君子梧桐庭院詞。并采入焉。發闌幽。良可感歎。然尙有數家未備者。因出篋中舊錄諸家詞。重加選輯。爲粵東詞鈔三編。以附二編之後。惟吾粵詞人。或已佚殘。編或遠處異地。必有蒐羅不及者。他日當爲補入。務期無缺。至於作者時代。編次後先。則不能復泥耳。

### 楊某叟桃溪例集第四圖序

吾鄉在珠江之南狀若方壺而萬松山聳其中許丁卯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者也。河曲而西水松夾岸十餘里。松盡得村曰瑤溪。溪又多桃。花時紅霞照天。與松翠盪爲雲彩。上下異色。最稱煙波勝賞。有長者楊叟椒坪隱其上。人過所居。添茅屋。惟聞朋從吟嘯聲。叟以花朝前二日生。歲遇此日。必攜兒孫招故舊。一艇載酒。溯澗花際。工畫者繪桃溪例集圖。羣相賦詩爲壽。蓋已數數矣。癸未之秋。余與南海蕭伯瑤訪叟。飲酒看花。談笑甚相得。嘗出跡前圖索題。圖中芒屨竹杖。丰采灑然。爲居梅生袁顏卿兩先生。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慨。叟曰。余後作圖。必圖二君以繼居袁。余與伯瑤笑諾之。然心知叟之以居袁推吾兩人也。今歲叟年七十一。大集名士爲第四圖。而伯瑤從丙戌夏客潮州未歸。余亦去秋遠遊海外。因貽書告叟。謂圖時須添一白袷少年。攜一卷海外詩。誦於叟側。使閱者必曰。是爲潘蘭史。而數日得叟書。則以圖序委余。且云伯瑤來書。又謂圖時當畫一酒徒。負大瓢。跣而望者。卽爲鮑江賓客。噫。相隔數萬里。何心氣之相通歟。人生會遇。恆出意外。若離合先後之間。更奇不可測。余世家龍溪。與叟只隔一水。伯瑤寓鰲洲。且十餘年。竟不獲識。叟於早歲與從居袁之游。既合矣。又僅四五年。而東西分手。徒使遠客羈孤。回憶故園。裙屐之盛。文酒之樂。如在天上。其故不能不委之於天。然以今日之遠違。想他時之重聚。必更有非人意料所不及者。余當與伯瑤各舉一觴。爲叟盡醉。曰。願叟由耄耋以至期頤。皆吾兩人爲叟序也。

## 邱園八詠序

以園林合衆人翰墨爲一書。自顧仲瑛玉山名勝集始。以名勝編爲八景。自李營邱瀟湘八景圖始。順德邱仲遲駕部家居龍山。於其宅之南。闢爲邱園。有堂樹花竹之勝。亭占煙水。既具泉石樓之高。可望驪岡金峯。幽邃迤邐。亦卽其勝處。編爲八景。率以地名爲綱。迨如玉山所稱白雲海絳雪亭諸勝。夫營邱八景圖。世不得見。而八景則人心摹手追。若神游於其間者。則以有米元章爲之詩耳。豪貴費萬金。以築名園。雖極樓臺之侈麗。花木之繁縟。若

無文字以雕飾之。則亦不傳。洛陽諸名園。閱千數百年。廢地與瓦礫同盡。使不得李格非一記。誰復有搜尋於荒煙蔓草。流連而不忍去者。駕部今之玉山主人也。好賓客而重文字。忻慕仲瑛之遺風。因以園景召客各賦八詠。彙爲大卷。將刊板行世。而屬余序焉。駕部來五羊。屢過訪河南村舍中。啜茗論詩。話邱園山水。歌小山叢桂之篇。而余牽於事。顧未得一往覽其勝。茲序之作。蓋不敢縷述園景。恐爲猿鶴嗤余夢語。至於壺觴之盛。文字之權。已感我而情往。黃菊開時。蒼葭無際。當一載酒爲龍山訪戴之行也。

### 草色聯吟序

詠物之作。大家不廢。以其原於比興之旨。然必負瑰偉之才。窮幼眇之思。鉤章棘句。物迎鏤解。乃能動人清聽。楊丈椒坪。避世士也。家有臺池園囿。雜蒔草木。經營忘疲。恆兀兀手一編。坐吟草際。凡蟲魚花竹風雲鳥獸之屬。摹寫狀態。雕鏤要妙。故於詠物諸體爲最工。近復賦草色七律若干首。及應而和者。又若干人。聯爲大卷。寄徵余和。并委題首。余俄驅海外。與丈別已三年。故鄉之思。不觸而動。因卽斯題。以寓羈懷。顧見丈詩。意趣層出。所謂人皆翹翹。我獨有餘。而諸和作。氣象從容。如見資從。壺觴唱酬之樂。余詩則悽激寒瘦。又雜以塵囂俚窳之言。雖才有不同。而身世之抑塞。性情之優悒。亦可見矣。讀此卷。不禁愴然自慨也。

### 高翀

### 希社小啓

文社之中來舊矣。而莫盛於明季。東林諸賢之仆。而繼起也。張西銘立復社。陳臥子立幾社。幾復云者。蓋懼正學之將絕。而變其興復也。時則南北響應。建社如林。賢士大夫。聯鑣接軫。雖講學卒無裨於事。然其文章氣節。固卓卓傳矣。今者昊天不弔。厄我斯文。神州大地。將及陸沈之禍。中原文獻。亦同板蕩之憂。而或者猶以黜孔教爲奇功。廢

國學爲快事。嗚呼。吾道若亡。人心孰挽。埋遺經於古壁。雖尙未際其時。肩道統於尼山。要當共矢厥志。支一木而大廈或可幸存。援天下而匹夫亦嘗負責。此同人所以有希社之創也。希之云者。風雅久衰。聲氣難廣。仰魯殿之僅遺。嘆秋星之可數。則於此有寥落之感焉。蓋危之之詞也。窮極則通。激而彌奮。得孤詣之同昭。庶羣迷之早返。則於此有期望之思焉。又幸之之詞也。是希也者。亦猶有幾復之遺意焉。粵惟壬子之秋。七月望日。社乃成立。其盟書則據復社之原文。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社友僉曰。諾。爰疏其緣起。布告遠近各同志。滄海橫流之日。非正本何以清源。國家多難之秋。必修文乃能偃武。先民之典型足式。古聖之教澤難忘。吾知山深林密。或有隱德之士。雲端木末。豈無懷美之人。招松桂以競賞。聆笙磬而求和。幸結霞契。毋閔玉音。謹啓。

### 羣芳義塚誌

昔嘗登虎阜。見有亭翼然。穹碑峙焉。捫蘿辭讀之。則古真孃墓也。恍然於志乘所載。蓋指此。其題詠散見各家集者夥頤。而長慶尤著。然皆莫考其代年。遺芳墜韻。湮而弗彰者。著已久。大氏真孃一名倡。殂謝後。葬名山。歷千百年。迄於今。雖墓田荒蕪。封植非故。然猶有人唏噓憑弔於其間。斯亦幸已。滬上名倡所萃。大隄挾瑟者。稟殊色。懷絕藝。乘時得志。居則廣廈。閑房。璇題菌閣。出則輕轆。朱輪。疏轂飛軸。被炫服。稅簿粧。役健奴。從妙婢。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者。以爲神也。至其窮驩娛。狎雋少。妖麗媚蟲。動心驚魄。極之非雲。非雨。非朝。非莫。知樂也。無涯而已。又安知生也有涯哉。及蛾眉有蕉萃之色。蟬鬢多蕭騷之致。閩門之馬不來。繫帛之鴈頻絕。天末有懷。秋扇已棄。身外無物。故箱猶存。蓋冉冉莫矣。然退房爲老。晚節亦佳。攜眷則仙。餘生可託。未若遘厲一夕。歇芳九淵之烈也。若迺越漢失神。幽憂成瘵。華非夜而湛困。玉不春而橫陳。藥烟篆青。閒闕籬之鸚鵡。釘篋映碧。較懸壁之琵琶。淒寥閨寂。概如

斯已。迺至時迫。彌留。運丁天闕。冲音秀髮。溘然霜露。姘容瑋態。儵爾颺塵。蛻茲眇眇之身。藏以區區之木。嗚呼。靈筵不設。旅櫬誰屬。望鄉里以云遙。問親知其安在。故死者人所同有。可痛者死無所歸。况未朽之香骨。已彫之豔軀乎。然更二三十春秋以來。或厝或化。甚至暴郊垆。委溝壑。同歸于盡。而無可稽者。蓋幾千百人。嗚呼。招魂何處。隕涕誰家。宜見者摧腸。而聞者益腕也。於是名倡某氏者。慨然集同志。募鉅資。置地一區于某原。屬某君題碑。爲羣芳義塚。並屬予撰誌。予維芝蕙焚歎。固佳士所傷。爵幣埋揜。非美人之責。自古鍾情。宜在吾輩。而某氏蹟略。蝶鶴悲深。狐兔滿珠碎壁。瘞此纍纍。閻戶滅燈。營茲鬱鬱。既成沙塼。斯闕壤塗。列枌檟以數行。環松楸於一匝。可比漢家金椀。開嶺嶠之素馨。幾疑隋苑玉鈞。耿雷塘之瞬火。從此鴛鴦小隊。共妥香邱。胡蝶驚魂。無虞楚鬼。泉下客至。奚煩買山之錢。意中人來。可載澆墓之酒。其義蓋可風矣。夫真孀一名倡。葬後千百年。人過之猶啼歎。憑弔于其間。况此諸名倡。葬之所。風流昭映。當世士夫。題詠者已數百十家。後之人訪其碑而讀之。當益摩挲不忍去也。故誌之。亦以彰某氏等之義舉爾。

## 馬敘倫

### 送杜傑風之汕頭嶺東報社序

汕頭潮州。一海港也。潮州海古多鱷魚患。士爲瘡痍之叢。距雒都且萬餘里。唐宋間貶官多謫嶺東南以爲極。適者懷惴恐。則以爲自此或不復睹雒都中區之盛。而長與夷厲爲隣。故以韓愈之信道自竺。其適潮也。懷楚如不勝。而其女因沒於道。於乎。潮州其死人之區哉。則豈非以壅塞遠離於中區。文化未大達。不知去害興利。遂令瘡痍滋而鱷魚鳧。雖然。今之潮州。固唐宋間之潮州也。而今何如矣。瘡痍泯。鱷患却。室家腐。工商茂。學校報章。以造其文化者。遞興而遞進。雒都中區。望反瞭乎其後。於乎。今之潮州。士固不異夫昔之潮州也。而竟何如矣。任人者昌。任天者



滅。豈不賈哉。於乎。杜子子行耳。今之潮州。異夫唐宋間。矧以子之輕其軀。欲爲斯民有益。固素然也。子之所之。又造文化。而正以利斯民者。則雖仍如唐宋間。子且不能辭。况果有異夫唐宋間耶。吾於子之行也。祝子之康。祝子之爲斯民康。吾更何所求耶。

## 嚴復

### 英文漢語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心聲發於天籟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爲之律令。使必循之以爲合也。顧發於自然矣。而使本之於心而合。入之於耳而通。將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則并其律令謂之出於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氣之律令也。馮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學者。體之於思慮。明羣理者。驗之於人倫。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爲循守文譜者。特爲此於語言文字間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爲一切語言文字之所公。有專國者焉。爲一種之民所獨用。而是二者。皆察於成跡。集其所會通以爲之譜。夫非若議禮典刑者。有所制作。頌垂則一而已。莊周曰。生於齊者。不能不齊言。生於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兒之學語。耳熟口從。習然而已。安有所謂法者哉。故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十稔以還。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師。又罕能解其惑。而擊其意。癸卯南昌熊子。訪不佞於京師。殷然誣諉。意謂必纂是編。乃有以答海內學者之憤悱。竊念吾國比者方求西學。夫求西學。而不由其文字語言。則終費時而無效。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爲設譬。顏曰英文漢語。庶幾有以解學者之惑。而擊其意歟。未可知也。雖然。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者也。誠欲精通英文。則在博學多通。熟之而已。使徒執是編。以爲已足。是無異鈔食單。而以爲果腹。誦書譜而遂廢臨池。斯無望已。

## 孟德斯鳩列傳

孟德斯鳩。法國南部幾奄郡人也。姓斯恭達。名察理世。爲右族家。承兩邑之封。凡二百餘年。曰布米德。曰孟德斯鳩。世卽以其一封。稱之曰孟德斯鳩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當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當是時。法戰勝攻取。聲明文物冠諸歐。然值政教學術。樂新厭古。人心物論。窮極將變。於是時論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義有墨伽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鳩。則導福祿特爾盧梭輩先路者也。家於西土。僅中貲。以善治生。未嘗窘乏。地望勢力。高不足以長驕。卑常足以自厲。然約情束欲。安命觀化。幼而好學。至老弗衰。常語人曰。吾讀書可用。獨忿釋捐。雖值拂逆。得開卷時許。如迴溫泉。以銷冰雪。扇清風。而解熱煩也。其姿之近道如此。年二十五。入博爾都郡議院。爲議員。法僭制諸郡議院。法家所聚。民有訟獄。則公亭之。先是其季父入貲爲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髮。衣黑衣。時以爲寵。逾二載。而季父捐館舍。遺令以其位傳。猶子孟德斯鳩。倖優政簡。時事國論。多所與聞。然而非其好也。視事十稔。年幾四九。又以其位讓人。退歸林墅。蓋自茲以往。至於沒齒。都三十年。舍探討著述之事。無以勞其神慮。而舍歷史政治。又無以爲其探討著述。若孟德斯鳩者。殆天生以爲思想學問者歟。其著書甚蚤。年方廿齡。有神學論。又嘗考羅馬宗教所與治術關係者。然不甚求知於人世。亦不知重也。年三十二。成波斯文錄。借彼土之文辭。諷本邦之政策。移情刻目。通國爲譴。而教會深銜之。方其能博爾都議院主席也。適巴黎國學有博士闕待補。孟德斯鳩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謂其長曰。波斯文錄於國教多微辭。今國學顧容納其作者。王將謂何。其長懼而不敢。孟德斯鳩乃以書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計惟出奔他國。庶幾棲息餘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諸同種者。猶冀遇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罷攻。而孟德斯鳩補博士已。而遊奧之維也納。更匈牙利。盡交其賢豪。躡嶺度威。匿思入羅馬。謁教王。教王禮遇有加。不以文錄爲意。北旋登瑞士諸山。溯來因之水。北出荷蘭。渡海抵大不列顛。居倫敦者且二稔。於英之法度尤

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謂自繇矣。入其格致王會。被舉爲會員。最後乃歸法。徜徉布來德巴黎間。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羅馬衰盛原因論。論者稱其裁勘精究。斷論切當。於古得未嘗有者。顧所發憤。乃在法意一書。當此時。屬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論特其嚆矢而已。精銳綆脩。窮晝夜矻矻。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於世。遐搜遠引。鉤深闕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經緯百爲。始終條理。於五洲禮俗政教。莫不審其前因。指其後果。既脫稿。先以示同時名碩海羅懷紉。海羅懷紉歎曰。作者宇宙大名。從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國遂翻。一載間。板重者二十二次。風聲所樹。暨可知矣。福祿特爾嘗稱曰。人類身勞失之久矣。得此而後光復。拿破崙於兵間攜書八種自隨。而法意爲之一復。爲其國史張法典。勒成專編。近世法家。仰爲絕作。而法意則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於家。方其彌留也。以宗教有懺悔之禮。神甫輩以孟生平於其法多所誹毀。頗欲聞其臨終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鳩。若知帝力之大乎。對曰。唯其爲大也。如吾力之爲微。

譯史氏曰。吾讀法意。見孟德斯鳩粗分政制大抵爲三。曰民主。曰君主。曰專制。其說蓋原於雅理斯多德。吾士縉紳之士。以爲異聞。慮判古不欲道。雖然。司馬遷夏本紀言伊尹從湯。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劉向別錄。言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是何別異之衆耶。向稱博極羣書。其言不宜無本。而三制九主。若顯然可比附者。然則孟之說非創聞也。特古有之。而後失其傳云爾。

###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

丙午長夏。方君苞南。魏君蕃實。重刊陽明集要三種成。諉復爲之序。自念如復不肖。何足以序陽明之書。故雖勉應之。未有以報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爲言。且曰。非得序無以出書。辭不獲。則曰。嗟乎。陽明之書。不待序也。夫陽明之學。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爲其功夫之節目。其言既詳盡矣。又因緣際會。以功業顯。終明之世。

至於昭代。常爲學者宗師。近世異學爭鳴。一知半解之士。方懷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謂吾國之積弱。以洛閩學術爲之因。獨陽明之學。簡徑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謂日本維新。數鉅公。皆以王學爲向導。則於是相與假爾加崇拜焉。然則陽明之學。世固考之詳而信之篤矣。何假不肖更爲之序其書也哉。雖然。吾於是書。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隨衆人爲議論者。可爲天下正告也。蓋吾國所謂學。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遺也。夫言詞文字者。古人之言詞文字也。乃專以是爲學。故極其弊。爲支離。爲逐末。既拘於虛。而束於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不必準。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返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而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本者。教人也。惟善爲學者。不然學於言詞文字。以收前人之所已得者矣。乃學於自然。自然何。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於向者言詞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羣相爲養生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後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歟。顧使王子生於燧人氏之前。將炰燔烹飪之宜。未必求諸其一心而遂得。王子當謂吾心卽理。而天下無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於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於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蓋用孟子萬物皆備之說。而過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礙。而硨訇作焉。求其聲於水與石者。皆無當也。觀於二者之衝擊。而聲之所以然得矣。故論理者。以對待而後形者也。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於吾心。當此之時。心且不可見。安得所謂理者哉。是則所竊願爲陽明諍友者矣。雖然。王子悲天憫人之意。所見於答聶某之第一書者。真不佞所低徊流連。翕然無間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當今日之世變乎。魏君待吾言亟。則拉雜率臆。書以郵之。侯官嚴復敬序。

## 涵芬樓古今文鈔序

有訊於復者曰。方今世變大異。舊學淺微。家肆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選。新詞怪義。柴口耳而濫簡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儒。窮精敵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爲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爲物。有爲時所寶貴。嚮斬而不克至者矣。安有爲天下所背馳僻趨。尙克有存者乎。先生識之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復蹴然應之曰。奚爲其然也。客之爲是憂也。其亦昧於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係其精氣。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爲存也。乃人之不能爲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時爲亡古文辭者。無亦以向之時爲存古文辭者乎。果如是云。則又大謬。夫帖括講章。向之家晤啣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蓋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存乎術。鵠者何以得之爲至娛。而無暇外慕。是爲己者也。相欣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塗。以求求得則輒棄。是爲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爲帖括。爲院體書。浸假而爲漢人學。爲詩歌。爲韓歐蘇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聲稱罔利祿也。一。凡皆吾所謂術。而非所謂鵠者。苟術而非鵠。適皆亡吾學。功令之變。幾十年矣。而海內學子之所驚趨。亦曰以是新術於吾之舊鵠。最便。其於客之前所稱舍以弋聲稱罔利祿。又無愛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爲吾古文辭之所係以存亡也。不亦甚遠甚遠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已。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爲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爲人冥然獨往。而不關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會辭。卓若自立。雖無所得。乃以爲至得者歟。夫萬生極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無謂繼斯以往而遂絕是者徒也。則奚爲其如客之前言也哉。邇者邑子吳先生。方上下數千年。所網羅舊文。僅萬首。爲之釐體別目。成藝苑鉅觀。以餉天下之治古文辭。而不必專以爲術者。夫先生深於文者也。客欲徵吾言乎。則請以是編之風行而卜之。

## 鄧實

謝皋羽晞髮集後序

余往讀謝皋羽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未嘗不深悲其爲人。顧以未得讀全集爲憾。戊戌鄉居。讀梨洲先生文集。見所爲徐楚公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又以未得讀楚公書爲憾。乙巳之春。余在海上。無錫徐君槃。贈予以平湖陸大業刊晞髮集一冊。云得之滑縣暴氏。凡詩八卷。文二卷。審之則僅正集。而缺其遺集。求之年餘不可得。丙午秋。聞杭嘉惠堂藏書最富。貽書求之。則陸刊遺集。欣然見寄。於是二冊相合。迺成完璧。而徐楚公所爲皋羽年譜遊錄注。亦於嘉惠堂鈔得之。遂以附於集後。黃梨洲西臺慟哭記注。丁謙甫皋羽墓錄。及明刊本序祝本序并附焉。於是而晞髮全集。雖不能復明初二十八卷之舊。而亦可謂完善矣。蒐輯既竟。以付國學保存會刊行之。因陸本舊刻精美。遂用石影印。以存吾國美術之粹。爲之敍曰。文之在天地間。至於千百年之久。而猶使人讀之而歌而泣。而悲啼。而欲起舞者。必其文之感人爲至深。入人爲至切者也。是故有治世之文焉。有亂世之文焉。有興國之文焉。有亡國之文焉。而治世興國之文。終不及亂世亡國之文之足以傳之久遠。令人流連喟歎。憑弔欷噓。而不已者。則以其境則然也。自古以來。在殷有箕子過故墟而欲泣。乃作麥秀之歌。在楚有屈原憂愁出思。而作離騷。在晉有陶潛疾劉裕之篡。作飲酒詩。無絃琴以寄意。在唐有杜甫傷契丹吐蕃之亂。述北征諸將詩以告哀。後之人讀其詩。論其世。而知其人。未有不爲之歎息感動者。謝皋羽生於宋季。目擊虜禍之烈。以布衣參文山軍。輾轉流落。卒無救於亡國。文山既死。而皋羽亦放廢自隱。然故國之威。時時不忘。隻身行遁。遇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談勝國事。輒悲鳴不勝。所爲詩文。多痕辭隱語。人莫能識。而大抵皆傷心之作。嗚呼。若皋羽者。其所遇之境。愈可悲。而其文辭亦愈苦矣。此子所以讀皋羽文而不能毋動也。黃梨洲先生晚年忽愛皋羽之文。全樹山謂其所處之境。則同而然。然則子之愛皋羽文。去梨洲二百餘年。猶是梨洲之志也。夫皋羽謂阮步兵死。空山無

哭聲且千年。今去臯羽之死。又將千年矣。而空山之無哭聲如故也。雖然。當神州陸沉。宗社邱墟之際。吾知恢復中原之壯圖。必非可以一哭了者。然而哭且無之。不亦重可哀也哉。丙午八月。順德鄧實序。

### ■黃梨洲行朝錄後序

黃梨洲行朝錄一書。余得之吳江陳去病。去病云。得之舊藏書家。原刻之姓氏年月均不載。審其紙墨。已極黯敝。則爲百年前刊本無疑。但不知編訂校刊於何人之手。意其時文網尙密。故有所諱歟。顧吾讀全祖望所爲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謂梨洲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塞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與此編之目次。頗有出入。此編多隆武紀年。魯紀年。永歷紀年三紀。而獨缺海外慟哭一紀。至其所分之卷。亦不合。豈梨洲初輯明史案。概然有國史之志。而先就其海東一隅。殘山賸水所目見耳聞者。撰爲諸紀。既乃名之曰行朝錄歟。然余考全氏集。有行朝錄跋。載其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則知當時久有其書也。此本於諸紀外。復附入江右紀變。張元著先生事略。鄭成功傳三篇。乃後人重輯之本。故自第一卷至第四卷。皆爲梨洲所手定之筆。可信無疑。而第五第六卷。則或爲梨洲所採錄。而未加修訂者。或則後人妄自竄入者。未可知也。今以無別本可校。姑仍之。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自秦以後。有天下者。何蹢然其不一姓也。然而若秦若漢。若隋若唐。其改姓易步。無不亡也。忽焉。而獨宋與明之亡。則河山半壁。義旗相望。喪君有君。綿綿延延。久而後亡者。其何故歟。夫前之亡於同族。則雖盜賊強藩。女主奸臣之互相篡奪。猶是吾少典之後。炎黃之子孫也。興乎亡乎。秦乎漢乎。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宋明之亡。則亡於外族。以外族而主宰中夏。則冠裳倒置。人與口伍。故一二孤臣義士。遺民逸老。甯喪身隕魄。支撐已殘之局。留正朔一線於海水之中。雖至勢窮力盡。大事已去。而終無灰心變志者。則以口夏之大防爲不可越也。明白南

都之陷。已不可爲。而南田賈江之師。起於越中。梨洲率其子弟數百人。從軍江上。江上已潰。乃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山寨復散。乃乞師於日本。跡其轉徙波濤。慟哭海外。卽公自序所謂其魂魄不肯盡爲冷風野馬者。豈非知保種愛類之性。有以固結而不解歟。夫使王之仁從公之策。沉舟決戰。由賴山直趨浙西。擾崇明以分江上之勢。則天下之事。未可料也。乃公言不用。而至使其執筆吮墨。從黍離麥秀。後作爲亡國之史。則公之心亦大可哀矣。讀公錄。至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有不淚隨筆下者乎。余蒐輯明季信史。刊爲國粹叢書第三集。適獲公著。直筆昭垂。則翹然國史之作也。詩曰。觀國之光。是錄以歲寒松柏。壯故國山河之色。得不謂之國光也哉。丙午六月。順德後學鄧實序。

### 草莽私乘跋

是冊爲王弇州家藏。蒙叟得之於江上。李如一以成桑海續錄。則是冊足備桑海遺聞可知。考弇州集有此書跋語云。係陶宗儀手鈔。所紀忠孝節義之文。凡二十篇。而內有許有壬文丞相傳序。襲開文丞相傳。陸君實傳。輯陸君實挽詩序。尤爲天地至文。無愧國光者。黃蕘圃有詩題其後曰。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捲卷淚淒然。則可謂知作者之微意矣。今人常謂中國有君史。無民史。有朝史。無野史。此冊雖微。亦民史野史類也。丙午八月。依杭嘉惠堂舊鈔本校刊。既竟。書此數語。順德鄧實識於鷄鳴風雨樓。

### 投筆集跋

蒙叟投筆集一書。世未有刊本。則以當時文網甚密。而此書微吟深諷。易觸忌諱。故祕而未刊。然江南藏書家。多有寫本。東南人士之留心文獻。不忘故國者。恆以一得見其書爲快。故傳鈔殆遍。傳鈔既多。則魯魚亥豕。觸目皆是。



此本爲陽湖鄒夢併所藏。傳是老人嘗借鈔。校勘一過。後歸儀徵劉氏。劉氏亦重校一過。乃其譌誤之處。仍不能盡免。其原缺者。則以後人有所諱而刪之。今苦無別本可補。仍從其缺。其誤者亦不能以意爲是。正祇仍其原文刊之。錢氏以中朝大老。身事二姓。前爲黨魁。後逃禪悅。其心跡有未可白於天下者。世人多以反覆譏之宜矣。然當其繫心宗國。不忘欲返。乃託之吟詠。以抒其憤激。猶可謂慘怛而思反本者。以詩論沉鬱悲涼。哀麗欲絕。亦不愧草堂之作也。今附錄餘杭章氏口書別錄一則於後。讀其詩者。可以哀其志矣。鷄鳴子跋。

### 蹈海錄跋

蹈海錄一冊。鈔之杭嘉惠堂。爲京口丁元吉編次。記陸秀夫海上死難事跡。采宋史本傳龔開所作傳。及諸家題詠。並秀夫遺文二篇。附桑海遺錄序。元吉鎮江人。書成於成化間。有橫河龔氏玉玲瓏閣收藏圖書。玉玲瓏閣者。仁和龔翔麟藏書處也。字天石。號蘅圃。題云丙戌二月九日閱是書。鈔自嘉禾曹秋岳先生家。當爲康熙三十五年。龔圃手筆。余讀宋史本傳。載秀夫在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陷。光薦歸。竟失其書。遂令吊古之士。無從詳二帝海上事。而丞相之支持危局。蒿猷碩畫。亦并與書而俱亡。不亦惜哉。此錄雖微。然丞相孤忠大節。藉傳一二。以爲宋亡實錄觀可也。昔王夢熊謂史以才思清麗。一代文人罕及。推丞相則其著作必有寄名山以不朽者。而卒不聞傳其遺書於宋亡之後。豈非一時士君子不肯少置手眼於閒冷之地。令後世有所誦法哉。今考錄中所載。丞相遺文。亦僅二篇而已。抑何少也。乙巳秋。余友去病遊焦山藏書樓。鈔得丞相遺文七篇。以遺余。余因以附於錄後。而題鶴林寺詩一首并附焉。嗚呼。厓山三忠。張太傅以武人無文字傳。後而陸丞相以儒者能文章。其所留遺者。乃亦僅此數紙。零篇廢墨。且必俟易世而始晚出。則是當時士君子。不知愛節義收拾文獻之過也。然猶幸留此數紙。以令後之愛國者得以讀之。歎噓而欲泣。而正氣之傳。一線未絕。後必

有興者。吾且暮俟之。丙午十月。後學鄧實記。

### 孤臣泣血錄跋

是書自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卽位止。載汴京失守。二帝播遷之事。篇首題太學生丁特起著。四庫提要謂特起不應自題太學生。且錄中所書。亦有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云云。意爲譌託。然余考錄前有特起一序。徐商老已採入三朝北盟會編。固明明可以覆按。則是錄固特起所作無疑。至其題曰太學生者。則後之刊者所加耳。明吳思曾刻是錄。固載汪且復評語。此本則萬歷丙午。玉峯王在公序刊。今據以重刊云。其中述國破君亡之慘。金人勒索子女玉帛無厭之求。日夜敲迫人民。幾無生理。復執二帝以爲質而去。著者目擊悲歎。借筆直書。詢當時之實錄也。南昌彭元瑞謂所載爭立異姓事。專歸秦檜。而不及馬伸。未爲直筆。若范瓊則悖逆暴亂。越數年方伏誅。以菲願收高伯振爲高義。其紀徐揆上書亦不詳。至李忠愍初名若冰。出使時。欽宗惡其與弱兵同音。改之。乃以若水爲其兄。且指以爲他人之誤。亦失核云云。當興廢之頃。疑以傳疑。不毋小失。後之人讀之。勿執一可耳。丙午冬十月。順德鄧實識于鷄鳴風雨樓。

### 南渡錄跋

是書皆記徽欽二帝北狩之事。曰南燼紀開錄。上下曰竊憤錄。曰竊憤續錄。後附阿訃替傳。而名之曰南渡錄者。蓋宋遺民張氏自虜中南渡攜來者也。其所紀二帝被虜。中途見虐之苦。羈囚之辱。慘酷幾無人理。而王公帝族。后妃公主。流離塞外。盡爲人奴隸婢妾。日受捶辱。亡國之慘。真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讀者。是錄俗本誤謬頗多。惟傳是樓本。與絳雲樓本近雅。近據以刊行者。則惠定宇所藏傳是樓鈔本也。考舊本或題無名氏撰。或題辛棄疾撰。後人皆謂其僞托。然意亦必靖康間有心者之所爲。欲以傳帝后實跡。以爲有國者鑒戒。以見戎狄之禍。其極至斯。爲可

痛也。其辭曰：萬一江南可復，腥羶可除，而欲求帝后實跡，當以我前所錄進之。著者之心，不可知哉。嗚呼！使無此錄，則雪地冰天，末路帝王，可悲可憫之慘劇，誰知之者？予讀此錄，予悲夫南渡之君臣，方偷安旦夕，爲小朝廷之歌舞，而幾忘塞外有伶仃孤苦之父子也。是可哀矣。丙午十月鄧實跋。

### 伯牙琴跋

伯牙琴集。家牧心先生自序集後云：詩文六十餘篇，乾隆時修四庫館書，僅得文二十四篇。其詩已佚。歙縣鮑廷博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近杭州丁氏復據武陵耆舊集，得文二首，爲續補。一曰陶山遊記，一曰自陶山遊雲門，蓋卽鮑氏所惜，其已成廣陵散之遊山志，帙而復存，良非偶然。然亦已殘缺不完矣。蓋自元迄明，滄桑屢變，後人區區修補，收拾叢殘，終不能復原手集六十餘篇之舊。則夫著書之難，著書而能傳，傳而勿缺之尤難。此先生所繇以伯牙琴名其集，而不能不有望于三千年後之楊子雲也。抑予尤感者，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爲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於先生君道吏道二篇。先生生梨洲之前數百年，其所發明君臣之原理，已若是其深切而昭著，而世無道之者，故君主專制之禍，至元明而益烈。迄梨洲起，大聲疾呼，猶後至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行於天下。然則先生是集，今日之得復見於世，豈不以其時哉。丁未九月，廣州鄧實識於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 張文烈公遺詩跋

乙巳春，予與同志倡國學保存會於滬上，東莞家漢光先生以張文烈公遺詩手鈔本見寄，令刊之國粹叢書中。余讀公家傳，知公著有鐵園文稿、芷園詩、軍中稿等。久欲求得公文集合刊，遲之久未得。今先刊此，計一百六十三首。蓋合芷園詩軍中稿合鈔者，而軍中稿僅得八十二首。證以王船山公傳所云百餘首者，已不全。吾粵三忠，陳忠

愍公有巖野集。陳文忠公有練要秋痕。惟公詩文多散帙。今讀公遺詩。慷慨悲憤。其忠愛故國。念念不忘。而攘外之思。時溢於言表。嘗集文山詩曰。素王不作春秋廢。獨抱春秋莫我知。公之意深矣。公殉節後。其弟家珍曾為梓行其軍中稿。今刊本亦不存。家珍字璩子。家居折節讀書。好賓客。所為詩歌蘭竹。皆抗爽有致。未三十而卒。云。卷首公像。為家溥先生所贈。并記於此。丁未九月。後學鄧實謹識。

### ■葉天寥年譜別記跋

丙午冬。吳江陸鷗安以予有國粹叢書之刊寄予。以其邑故明遺民葉氏天寥所著。自撰年譜。年譜別記湖隱外史。甲行日注四種。屬為刊行。四種皆天寥後人錦棊所手錄。字極端秀。考天寥先生著述甚富。嘗手集其妻宛君女。純純小鸞之詩及雜劇。與夫哀輓傷悼之什。刊為午夢堂集十種。以行世。而甲行日注。亦刊入荆駝逸史中。固已家有其書矣。惟先生自撰年譜。年譜別記。及湖隱外史三書。未經刊印。遺稿輾轉流傳。幾將磨滅。至今而始顯。豈不可寶哉。年譜中先生以憔悴幽傷之思。自述其瑣尾流離之況。所載園亭花木。文酒倡和。門庭瑣故。皆不勝盛衰興廢之感。亡國詩人。傷心麥秀。蓋莫不有深意存乎其間。至其觸景寓愁。移情仙佛。渺茫之事。則固有託而逃。讀者略迹而原心可也。予友吳江陳子巢南。為先生邑人。好蒐羅明季遺聞。其所撰歌泣集五石脂。多有採摭先生遺軼事者。擇錄于後。合之府志。潘力田傳。朱愚庵詩。為附錄一卷。并摹先生像於卷首。而湖隱外史。將以次續刊焉。丁未十月。順德鄧實識於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 ■留都見聞錄跋

余昔讀范當世秋浦雙忠錄敘。知夏謙父曾刊吳先生次尾東林本末。留都見聞錄二種。倉卒求之未得。丙午秋。豐順丁君叔雅。過滬造余。余久聞丁氏家藏孤本頗夥。時叔雅將南歸。余請其蒐擇家藏珍本數種。假余刊行。是年

冬叔雅還京師。道出滬上。果攜數帙遺余。視之內一帙爲留都見聞錄鈔本。得之大喜。未附桐城蕭敬甫手跋一紙。敬甫老輩。精鑒別。前寓上海製造局。時余居製造局南之高昌鄉。嘗挹其丰采。今得收拾其遺翰。致可感也。原跋爲附刊錄後。次尾先生生平著述。皆有闕國。是不下十數種。殉國後。遺書散帙。卽此留都見聞錄一種。亦其五世孫銘道得之。于海枯石爛之餘。摺諸蟲鼠之吻。于此以見當鼎革之交。兵火羹沸。而殘編斷簡之保存爲不易矣。及天下一定。而書獄又起。凡一代之興。必舉勝國之典章紀載。悉畀之一燼而後快。而其所更代者。出於他族尤甚。讀此錄銘道跋。苟非于其書名撰人及標目處。皆缺空其行。則是錄之銷滅于烟煤烈焰中已久矣。然則是帙雖殘缺。其得幸存於今日。豈偶然哉。丁未十月。順德後學鄧實謹識。

### 黃石齋手寫詩卷跋

此黃漳浦自寫和趙景之登岱歌。及除夕寄景之詩四章。真蹟舊藏合肥張氏。丁未五月。合肥董君興業。假之張氏。郵寄國學保存會。用石影印。按二詩漳浦全集均未載。讀詩中語。慷慨悲憤。多指斥新朝者。豈當時以其有觸忌諱而刪之歟。觀公自述曰。空山哀吟。幸無隣人。動其驚歎。則其意深矣。夫公當戊寅講官出都登岱時。清兵已入塞。東事日亟。朝政昏亂。公目睹心傷。登高發憤。已不勝其感喟。及隔歲除夕。得景之詩。頓觸舊懷。拈毫潑墨。遂淋漓暢發。不覺其辭之激也。此卷一氣揮灑。淚與墨俱。二百年後閱之。猶奔奔有生氣。想見下筆之頃。若有神物。護之精靈不泯。故其詩雖埋沒於一時。而真蹟猶耿耿在人間。歷時既久。紙墨完好。豈非以吾民崇尚節烈者至。而愛公以愛國者深。爲不能忘也。丁未十月。後學鄧實識於雞鳴風雨樓。

## 姚文棟

### 游薩克遜日記序

佳山水之在歐羅巴者。瑞士一也。意大利二也。英吉利之蘇格蘭三也。日耳曼之薩克遜四也。予嘗假道意大利。瑞士自南而北。四千餘里。車行萬山之中。其速若飛。時值隆冬。水澗山枯。無所睹也。居日耳曼三年。去薩克遜咫尺耳。而牽於公事。未嘗一往游焉。蓋雨雪征夫。風塵俗吏。其不得與山水爲緣亦宜矣。潘君蘭史。耽於詩而好游。來主百林書院講席。暇日與其門人輩游薩克遜。窮其勝。歸而以圖及其所爲詩貽予。予几席間若有層巒疊嶂。自空飛來者。而蘭史之詩。亦若得江山之助。過於其舊所作矣。予故樂爲序之。

## 希社叢編序

社以希名。高子名之也。或曰。社中多詩文大家。昔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希字不載說文。曷爲以是名。予迺解之曰。希字來歷。在說文未作以前。嘗見於爾雅釋詁矣。且說文特無希篆耳。許君胸中。與其腕下。固時時有一希字流露也。何以言之。日部晞字。邑部鄰字。人部侏字。禾部稀字。艸部菥字。糸部縹字。鳥部鸛字。欠部欵字之屬。注皆曰。希聲。凡十數見。而其形又可因偏旁得之。是雖奪譌。亦不得竟云無希篆矣。夫孔孟儒者所宗。百世之師。老聃與仲尼同時。道家之所從出。而其書皆有希字。書之古者。莫堯舜若。而二典已有希字。此其去許君之世。近者七八百年。遠者千載以上。希字之來歷。夙乎尙已。假令杜韓復起。必不以爲非。而子願輕詆之乎。大氏唐虞三代。以至春秋戰國。皆訓希爲罕。自漢以後。乃有訓爲求。爲慕。爲冀。望者。如盧植傳。趙壹傳。吳良傳。諸注。可以爲證。高子命名之始。社未成立。自言兼此二義。蓋其意欲溯既往。策將來。而尤悲夫見在也。今夫天生四民。惟士最尊。士所以尊。在乎救時而已。天下之變亟矣。數千年來。所未嘗有。其始慮其亡國。今則慮其種滅教絕。而士生斯世。往往肥遯自甘。銷聲匿迹。令人有鳳毛麟角之慨。誰歟。奮袂雲興。揮戈返日者。毋怪乎經已廢。而又將廢字也。蒙泉碩果。儻猶留一線發生之機。非斯社之賴而奚賴哉。予入社已及一年。見夫社友自遠而至。竊幸吾道之不孤矣。瓊瑤投報。社稿日積。或詩

以言志。有杜陵每飯之思。或因文見道。有韓子起衰之望。見深見淺。雖所詣不同。而能維持於絕續之交。要不得謂與時無補也。茲者同人謀刊叢編。徵弁言於予。予寓居槎上。未得見全稿。亦未諳此編體例何若。第嘗側名發起。不可以不文辭。因憶鄭康成注周禮希冕曰。希讀爲蒔。其虞夏書逸注亦云爾。故近儒陽湖孫氏。金壇段氏。或以希爲蒔字省文。或疑希者古文蒔。考許君蒔字原注曰。蒔。蒔省。蓋蒔取叢生之義。蒔象刺文。以况織縷之密。蒔蔽二字。從蒔。藻火粉米。粉一作蒔。亦從蒔。此皆書禮兩注所云。希以爲縷者。文采之彰施。彬彬然可想見也。然則叢編之刻。其亦有合於以希名社之本旨也夫。是爲敍。歲在昭陽赤奮若高月之望。上海姚文棟譔。

## 吳曾祺

### 涵芬樓古今文鈔跋

余年未弱冠。卽好爲古文辭。愚不自揆。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縱讀之。每遇意之所喜。卽錄而置之篋衍中。歲月既久。哀然巨帙矣。暇日無事。則出而觀之。儼若數千年間。通人碩士聚之一室。相與上下其議論。以謂生人之極。儘無以易此。或尤之曰。子之爲此。豈真爲學文之道宜爾。抑等諸耳目玩好之娛而已。余應之曰。固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孔孟之教人。其法可謂至矣盡矣。而其要必自博始。夫豈不知廣收而無功。不如嗇取而自得。繁徵而寡當。不如端守而易工。然卒不以是教人者。勢不可也。夫人必身歷乎五嶽之高。四瀆之廣。與夫宮闕之壯麗。都邑之繁盛。然後退處乎一邱一壑之間。偶然談笑之頃。出其所見。其言論風概。固自不同。至於田夫野老。目不越畦畛之間。足不離戶牖之內。其喬野鄙儂之氣。殆不可一日而立乎士夫之側。固其中之無有故也。惟夫治古文亦然。上下數千年。其派別之流衍。風氣之變易。靡不瞭然於心。然後深思而得之。以求乎吾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戒其違。其責效也易矣。若夫挾數卷之書。守盈尺之紙。因陋就簡。實護甚至。雖欲旁通曲證。其道無由。而猶

號於人曰。吾精也。吾約也。此爲迂謬之尤者耳。又烏睹所謂精且約矣乎。余旣本此意而爲是書。又慮其所收旣廣。其勢且漫而無紀也。乃精仿桐城姚氏之法。分爲十三類。使各以類相從。又以姚氏之書。綱則具矣。而目未備。乃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類。至數十類。孰乎此者。則所見易明。所爲易成。此可決之理也。始余從事於此。苦於家貧。無所得書。日久遷延。旋作旋已。數年以來。寓居滬上。擇園園之左。有涵芬樓。爲度藏古今圖籍之所。舊笈秘文。儲留尙富。余旣驚蹇無用於世。日以文史自娛。興之所至。恣意漁獵。而是書因得以次第告成。因名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從其實也。然余之意。固以是爲未足。方求多而未已。而以卜之後來者。抑將有俟焉。乃若泛濫不專之咎。以蹈於明哲所護。固余之所不避也。書旣成。因推明所以爲書之旨。以弁於簡端。

## 孫雄

### 重九登高詩序

重九登高之事。由來古矣。道元釋水。紀龍沙之士風。桓景避災。從長房之神術。霞冠秋日。宋公上戲馬之臺。麟鳴寒林。傅亮賦凌霄之館。有其舉之。寧敢廢歟。余以辛卯秋仲。返旆白門。臥病兼旬。重以霖雨。體倦足繭。終日閉戶。昏霧如泣。障十步而在前。舊雨不來。結百憂而難訴。重九前一夕。割然開朗。野庭之商羊息舞。重淵之黑蜾罔躍。明月皎皎。來照我牀。涼颼肅肅。能祛我病。爰招盍簪之朋。言循佩符之俗。北郭晨氣。爽而若迎。西山晴翠。潤而欲滴。素心三四。訂石交於夙年。白藏二七。厲金商於林表。時則僕俊若鶻。賓閒於鷗。探幽拂水之巖。選勝破山之寺。罔不揜裳。褰袂。升巔陟級。仰蔭嘉木。俯藉芳卉。崇嶺羸以崔嵬。幽谷峻以豁豁。埽層陰之噫籟。眺絕澗之巉竦。踞石而坐。危崖適當其前。入室而憩。老衲常隨其後。風篁若嘯。鬱鬱干雲。霜楓疑醞。叢叢發嶺。紫蝶對舞。霽色斂乎半空。丹泉迸流。雲乳飛乎天半。裙屐畢萃。壺觴斯陳。折菊華以當壽。取松枝而作塵。彈棋間設。繼以拇戰。諧謔雜起。廣之狂歌。八跪



二琴。擘蟹而懷吏部。粉糝稜飢。題糕而晒劉郎。樂哉斯遊。我生所罕。既而聆離鷓之悽響。感晚蟀之悲鳴。孤衷激昂。百象寒緊。眇天末以遙睇。疚寸心其增切。梧楸零脆。宛謝華年。松柏勁心。誰方高節。林泉人物。弔魏晉之衣冠。樽酒風流。齊彭殤之歲月。右軍修禊。同此雅懷。靈運賦詩。欲辭朝列。相與痛此生之猶寄。愁來日之大難。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林暉漸移。興盡而返。同遊諸子。咸爲歌詩以紀其概。余亦得詩八首。觸物興感。聊同杜老之吟秋。投筆有懷。敢慕子安之作序。是日游者。丁秉衡。胡謙仲。曾孟樸等。凡七人。

### ■ 費氏子哀辭

費氏子阿文。生七歲而夭。西蠡太史。哭之甚悲。三秀之芝方茁。恆幹遽凋。小山之桂將榮。秋霜倏隕。眉目如畫。折此童烏。涕歎含酸。寄諸墨客。癸巳孟春。余客京師。太史以壙誌見示。三復十讀。哀情懷咄。僕本恨人。兩失愛子。追懷逝者。不能已已。劉豚荀鳳。雖靈蠢之有判。虹角駒齒。同倅喪之無端。舊感新惋。一時俱發。爰綴詞以哀之。詞曰。

晝忽忽兮若昏。夜漫漫兮不明。悼吳穹之賦命兮。何偏陂而不平。或賢慧兮短折。或愚闇兮長生。短折兮非凶。長生兮非吉。彼達人兮大觀。齊彭殤兮如一。幻百年兮浮雲。忽終古兮白日。鬻童子兮齋之。畫像兮欲坐臥。而與親書。苞純疑髯蘇兮化身拜。抱一卷而肩篋兮。若駭雞之可珍。常惴惴而恐索兮。畏虎頭之主人。在鬢鬣兮。蜚美宜一日兮千里。詎龍駒兮足多。或鳳雛兮可擬。矧孝弟其由天賦兮。愧粲粲之文士。晨入塾而隨行兮。宵溫衾而靜俟。時婉婉而聽從兮。若溫溫之處子。慚余遠遊而廢養兮。對聖童而作死。西蠡所作壙志云。丙戌之冬。蘇文忠生日。天大雪寒甚。或道松江來。餉以鷓乃冒雪市酒。就顧先生文彬假公書。乞居常州。奏狀祭黃穎州文歸。而設祀。懸畫象於齋。方是時。兒生三歲矣。婢拘之來。含笑躍。攀拜乞爲圖。所畫象嬉戲生臥。必與俱。又求觀兩卷。抱持去。扃枕篋。中日必一出觀之。示以宋元以來雜人物花鳥。雖甚愛以易。蘇不可也。常惴惴恐索歸。思積錢買之。又云。兒眉目如畫。溫

厚宛順余與其母命之未嘗違也。冬月隨母寢必先就枕臥以身溫席未嘗改也。隨兄入塾凡飲食誦諷惟兄是視未嘗離也。倏十月兮隕籜。正萬竅兮號風。龍嘯兮膝下。珠碎兮掌中。月流天兮露灑空。返青闕兮遊丹宮。摧靈心兮挫慧衷。淚有盡兮悲無窮。嗟常人之眷眷兮。雖小別其猶戀。况中殤之至愛兮。乃千秋而不見。改笑兮成泣。變樂兮爲傷。悼一往而弗還兮。裂生者之肝腸。斯人倫之至戚兮。哀天道之靡常。歸棺兮一邱。構亭兮千秋。觸余懷之耿耿兮。淚縱橫以交流。葉既落而長離兮。水已傾而難收。咎庸醫其奚益兮。徒累忿而增憂。吁嗟乎。鴻名兮易朽。前因兮誰受。渺萬古兮瞬息。小八荒兮局瞬。請以八千歲爲春秋兮。胡弗付修短於子虛烏有。

###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乙集自序

余所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先以鋼筆版陸續印行。每二冊爲一編。業已成有二十編矣。惟鋼印本係隨手拈取。不加抉擇。且魯魚亥豕。紛紜雜糅。閱者憾焉。爰於督理大學諸生校課之餘。將前數編合爲甲乙二集。付諸梓人。甲集已於去歲冬季刊成。乙集至今秋僅刊十之七八。迺自八月以後。各省新軍變。革命軍起。燎原之燄。揚滔天之浸。彌巨。行省僅存直豫。致君競效唐虞。人倫奇變。古所未有。成均干羽之彥。與厥肆劓劓之民。亦均風流雲散。浙中周郎中嵩堯。謂都門之內。上自王公。下逮負販。靡不驚心喪魄。寢饋無時。洵爲實錄。余坐困危城。已三閱月。自思鷄奇曹郎。本無職守。不敢附食焉。不避其難之義。而覩彼達官貴人。咸懼危邦而遁樂國。私心竊以爲非。矧平生別無長物。惟此經史子集數萬卷。均由三十年節縮脩脯所購。久其晨夕。不忍棄去。幾欲以身殉之。又念詩史乙集之成。僅虧一篑。因已就刊者編次爲書。其未刊各稿。俟大局稍定。卽行續錄。分別排入丙丁各集。此時倉卒未能及也。嗚呼。誦詩知政。季札所言。迹熄詩亡。子輿寄慨。世之盛也。上廣喜起明良之什。下進優游泮渙之章。及其衰也。朝堂寂。弦誦之聲。袍澤背好仇之義。烹魚在釜。鳴鳥不聞。滯彼舟流。莫知所屆。秋風容易。杜陵之茅屋同傾。來日大難。垓下

之楚歌四起。而余於茲時。猶摩復積帙。校訂殘編。殆類酣歌漏舟之恐。幾忘餓死填壑之困。既自傷。又自塗笑也。惟是甲乙兩集。雖草草告成。實未能愜心貴當。既殊漁洋感舊之惜。又遜迦陵醫術之精。欲附元氏中州之編。敢儕東澗列朝之集。世變方亟。叢稿尙多。續雕之期。未知何日。恐河清之莫俟。黑白難分。望鄉國兮迢遙。風塵方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又烏知夫涕之何從也。

## 王毓祥

### 中國學報敘言

辛亥之冬。國體改建。全國鬯譽。輻輳金陵。傷國學之佳僚。思鼓吹以休明。於是中國學報之發起。劉君揆一。倡之尤力。適毓祥偕梁君鎮中。仗劍遊甯。同人遂以社事見委。而以劉君異爲赴湘代表。司聯絡之役。承海內同志。殷殷垂注。投稿寄書。日焉三至。不出浹旬。而南北陬澁。幾無人不知。有中國學報將出現于天壤間也。已而政府北徙。劉君揆一。以大同會事駐燕。劉君異。以招股事滯湘。梁君鎮中。養疴南中。閱三月而始起。毓祥又以茲事體大。思欲溝合古今。經緯中外。規畫較大。一蹴難成。海內碩儒。方深以爲慮。而劉君揆一。再接再厲。繼行都門。海內文宗。翕然響應。遂偕南中同志。將社地徙燕。合衷共進。不出月餘。而殺青之期見告矣。於以知正學之不終窮。而合力之易以集事也。成周以降。道不在朝。而在野。學不在官。而在師。一番鼎之革後。必有一二老師宿儒。矯時世之趨。尙而獨守其是。在當時視爲抱殘守缺之經生。至後世遂推爲繼往開來之碩果。漢之伏董。宋之邵陳。明末之黃王。其著者也。今茲之作。其重規與毓祥風塵碌碌。沙蚌散佚。曷足以談國學。惟念黑絲不絕。吾道當昌。經天之輝。未容稍晦。故貿然以縛雞之技。爲呼邪之倡。今日者。躬躬者宿。一堂稽居。雅頌絃歌。鑄然虎觀。國學之慶。抑亦毓祥私衷之幸也。江河源於濫觴。拓都積以么匿。事理之推移。其作始簡者。其將畢固鉅乎。抑天相聖學。冥冥中有若或使之者乎。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懽欣鼓舞之情。蓋有不可以言狀者矣。

## 鄭文焯

### 西園連唱集敘

悲哉。淮南子云。先唱者窮之路也。豈窮於天。匪窮於人耶。抑造物以聲音之道。空積忽微。協靈樂祖倡蘇之契冥。相因欲揚之故。沉之耶。夫詞之爲文。哀以清。排然中之麗。以溫。謾然風之宏。以深。幽幽懿懿。芳其情。又必寄之以荃。幸。蕩之以修靈。而后變之以雅怨。反之以騷魂。四上競氣。灑練紆吟。神其詣者。林歎而谷應。鶴歎而猿瘖。是故善夫詞。古今以爲譎異不祥之音。而况爲羣隊之孳孳。曩吾之挈社吳城也。作者七人。前和後送。唱于同聲。當夫城西一町。詩國芳陳。竹均晨引。蘭思夕盈。感江南之逸曲。佩湘湄之離芬。起了而詠。泊庚而竣。奄忽歲世。電謝露薺。哀窈窕於所遺。落賓名於人羣。衰來盛往。瑤華莫承。律尺折而寸斷。魂十盪而九升。觸目增絃。恨恨霑襟。其後死者。率悽苦相望。江湖浮尊。若有異物。以相摧陵。嗟嗟謂天將窮其人歟。胡嚮以詞之惜惜。將詞之未窮於天歟。胡尅其人之塵塵。倘所謂昌其聲。不昌其身者。畸於古而叢於今歟。詭矣哉。大和則風飄。小和則風冷。吾園附一瀨。而詞華萬春。一歌一哭。消息晦明。逸孤神以深往。擔前修之易淪。然則是集也。宜吾莫然。噫。泊然呻吟。旁皇四周。仙仙乎無歸。容容兮無經。搏附永搖之不足。招招焉。日三坐狂醒。而豈徒分癩牙之片羽。割鳳韶之一萸也哉。爰春卷中人。緯其迹而旌以文。

## 李瑞清

### 玉梅花庵賣書引

瑞清幼習訓詁。鑽研六書。考覽鼎彝。喜其瑰璋。遂習大篆。隨筆詰屈。未能婉通長學。西漢碑碣。差解平直。年廿六始得今隸。博綜六朝。既乏師承。但憑意擬。筆性沈腿。心與手忤。每臨一碑。步趨恐失。極枯於規矩。縛紮於氈墨。指爪摧折。忘其罷勞。歲在甲辰。看雲黃山。觀瀾滄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每自歎也。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忘其醜拙。競相請乞。學慚逸少。而有老嫗竹扇之求。名異子雲。而有百濟維舟之巧。工愧官奴。爲有少年紗縠之奢。巧孫智永。而有戶限囊鐵之勞。縑絹充九。帛素衍篋。余性復疎懶。筋驚肉緩。官書填委。終日視事。堆案稽滯。動延歲月。偶然作書。每失先後。率爾落筆。時有巧拙。而人往往以先後爲厚薄。以巧拙量愛憎。因藝術之細事。啓邱山之疵。爰果何爲耶。且書者舒也。安事迫切。而索書者急於索債。每春佳日。野老牧童。猶得眺望逍遙。移情賞心。而余獨拘繫一室之中。並足鱗植。狀如斷崖。衿襖皆皁。唇齒濡墨。腕脫研穿。不得栖豪。猶不得債。人生如白駒過隙耳。何自苦如此。與其與怨。不如息身。豈若博稽乎六藝。尋究乎百氏。余友歐陽君重。慷慨丈夫也。嘗云爲人莫學書。學書誠無益。拙無損於己。善徒爲人役。余嘗歎服以爲至言。自歐美互市。航軌東合。頃歲以來。商戰益烈。運籌用策。不出市廛。誠足羞也。昔范蠡智士。治生於陶。子貢大賢。鬻財齊魯。心竊慕之。語云。長襖善舞。多財善賈。余拙於爲宦。歲俸所入。僅足自活。鬪智爭時。誠非所能。賈書力作。儻亦未業。比之灑削馬醫。或毋慚焉。猶賢乎掘冢博戲云爾。

李祥

### 題詩箋注序

崑山顧亭林先生。揖讓百代。卓立儒軌。其詩沈鬱澹雅。副貳史乘。近世流傳之本。間附注語。據錢塘袁氏所言。卽亭林自注也。叔師太冲。已肇此例。微之義山。亦多引古。當時西河輕肆。詆謾誰知。賢者命翰。必有祖述。然先生特略

舉其凡。含意未申。率待尋涉。卅年以來。罕聞擁篲。山陽徐先生嘉。篤善顧詩。首胤茅絕。刺劔羣籍。箸爲長編。甄策宛委之遺。廣士昆明之規。羅縷條達。綜其要會。事在左證。語極支蔓。應據百一。摭諸家以定尊。阮公咏懷。守蓋闕以俟。哲若明季稗史。國初舊聞。比附牽合。咸具首尾。尙論揚摧。宛得心曲。歲閱一周。注積廿卷。可謂亭林之功臣。淮海之英傑。已私論注此詩者。厥事不易。時值代謝。書更禁燬。舞干銜木。至隱瘦辭。采薇散桑。相和楚調。或致載籍。褫奪名字。翳如。自非博訪通人。廣求微藏。守已專輒。尙能畢業。今茲薈萃權衡。體兼鈔撰。李善每據圖經。元之備錄碑狀。蒐輯之富。裁汰之精。足使北研再起。抗手同心。(烏程施國祁元遺山詩注引金源別史文集略備)一价人潛愧。鑿空皮傳。(靳氏吳詩集覽每多附會)雖有康瓠不審。僕鑿闕釋。既攬宏綱。無累虧景。昔曝書朱集精華王錄。注者皆鄉里之後生。或徒彥之胄子。故宜攜李文老。近餉叢談。紅豆門庭。遠接先輩。此則寤寐音塵。鑽研傳記。結芳蘭以崇佩。被以光風。膏油素以隨計。證之汗簡。孤擁鳴琴。獨嘯長阜。特較數君。孰爲難易。必有賞心。能一歎耳。詳欣睹盛烈。出其商略。屬命點勘。偶拾漏義。飾膏益黛。何預淑姿。執盈御冲。降挹小善。豈意一承寵光。遽規元晏。將非溫雪逆旅。交越恆端。沈侯坐隅。契通宿旨。遂令務觀杜口。漸詒鳳巢。周續奉手。奮拔馬隊。適彰宏美云爾。如詳淺言。固無關妙道也。

## 姚永概

### 高氏兩世家傳

吾友高仲葵。其先世合肥人。大父國興。以賈來桐城。娶王氏。生一子寶成。年十四而孤。王泣撫之曰。汝今爲無父之兒矣。甯備於人以活乎。抑欲成門戶也。寶成對曰。人貴自立。不願仰食於人。母子晝夜勤作。家日以起。先是國興兩姪。延成玉成。留合肥者來相依。王撫之如子。爲娶婦。延成無子而卒。玉成生二子。曰德元德魁。以德元嗣。延成王

思界以田。德元意少之。盡竊其田。廬契約以逃。時粵賊踞桐城。德元使人謂王曰。若不三分取一與我。我將獻之。僞官寶成請於母。謂是雖吾母子辛苦所得。然身在何憂。無產乎。聽之。王好施與。嘗夜行見遺金。守而還之。寶成性方正。曾拒鄰女私奔。撫孤甥成立。授之以田。鄉里頗愛敬之。而寶成再娶於魏。亦能承姑及夫志。多盛德。前娶盧。遺一女。側室夏遺一子。子嘗病。調護無間。晝夜。女自夫家歸。見之大感。曰。母如是。視弟。弟與我不視。母如所生。是殆非人。德元既以挾得資旋死。其母鄭子無所依。魏仍奉之歸。一忘前怪。德魁癩痲疾亦死。有子甫七月。將鬻之矣。魏聞之。曰。吾家門戶單弱。奚忍聽之。亦引之歸。撫育成立。其行事率類此。尤愛重。積善人。攜仲葵移居仲勉家。見仲勉所爲。則大喜。命其子以仲勉爲師。故仲葵終身事仲勉如嚴兄。而師事柏堂先生。友倫叔常季通伯及余兄弟。懇懇乎質行君子。不敢背母訓也。今仲葵老矣。終母葬已數年矣。時時泣思。詳述兩世事實。授永概使記之。因撮舉大端著於編。獨是永概少失母。先君子免喪亦已數年。教訓在耳。行已多負。視仲葵之舉。足不忘其先。負媿曷既。讀其敘兩世事略。發汗沾衣也。

## 宋育仁

### ■上長沙張公牋

自遼風雨。渺若河山。安知日月。自有弦望。感念夙昔。如何可言。伏維文政日輝。德音遐邇。聚觀香案。宜住此邦。未棄珠崖。相與講德。爲頌甚休。伏受明知。猥從特舉。事旋報罷。乃奉行知。毋金玉爾音。有丹青明信。愧彈冠於先達。感結綬於生平。念滄海之橫流。忽明良之不遇。敬聞應詔。劾躬請從吏議。時川督亦承內寄。傳旨令交卸赴京。山圮鐘鳴。珠傷月蝕。海上孤琴。滄波無極。山陽哀笛。寒冰淒然。此間日來。幽憂相接。昔承論荐。承事商務。何圖未信。見疑謠詠。先集到川。曾肅一箋。奉達左右。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不敢告勞。黽勉從事。前年十月。就重慶開設商務局。釐定章

程以昭商旅。創興滄報。以當勸諭。轉移省城。爲蜀學報。意在激勸士林。維持政本。官吏懼其發覆。頗參毀譽。外人諱其議教。相與仇嫉。然時方望治。國能自主。懼者轉而嚮風。忌者無從置問。士商喁喁。如水越壑。跟之不寐。悅以忘勞。欲因農務墾荒。青徼遂開西南。因聯藏衛。以擯英俄。朝局蒼黃。同舟楚越。又成畫餅。受代還京。忌者從而排擠。益以責言。此間日中茫茫交集。堂欲魯川則無梁。誠獨何心。尙謀宦達。惟念致事。而退歸農耕石隱。既有論荐。使才命召。遂於今年二月。請遵前旨赴京。膏秣蕭然。徘徊中路。望斗京華。落帆鶴渚。回音前塵。恍如隔世。承明自遠。乘槎非望。思改官就外。聊充吏隱。以俟河清。伏冀爲國珍怡。與道消息。引思皇於當路。濟淵水之無津。昏夜飯牛。實聞齊國。風雨鳴鷄。益思君子。送軀難越。請達以心。

## 再上長沙張公牋

恨別何如。撫膺成痛。羣飛海水。神州陸沈。自甲午襲倭之謀不用。而國勢已傾。早知今日。而不料其近在目前也。始則王子召戎。奸臣戒胄。本項莊之舞劍。效侯景之逼臺。敵從外來。而兵皆內向。巷戰於輦轂。環攻於使館。不出九門一步。僅殺洋兵數十人。未幾而朝市爲墟。衣冠掃地。生民塗炭。敵兵逼近。而外城無備。整暇以入。國人莫知。乘輿倉皇出走。官民奔散。逃兵四掠。野旅無烟。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莫知所往。其罪固不可勝言。外人覬人心之向背。以權國勢之重輕。而朝士不以國恤爲憂。各以自私爲計。悲夫。苦無人焉。而郢真可哀矣。先避亂民亂兵之變。因避西山不返。及聞城破傳言。大駕獨留。乃問關徒步詣闕。及至。始知宮門久閉不啓。未知存亡。走詣朝士大夫。僅有存者。請集羣僚叩宮門奏事。以探虛實。不可。請芟舍奔赴行在。邀請回鑾。不可。請聯章公劾權奸。誤國罪狀。亂民申正國典。以諭外人。不可。於是探宮禁。請回鑾。討賊臣。誅亂民。一聽客所爲。而外人乃顯見我國無是非政刑。漸次出安民之示。設地面之官。彰管轄之權。而舉城爲虜矣。夫國都已淪異域。士夫辱在泥塗。而可以勿死勿去者。謀乘輿



之返耳。段干瀋魏。展季救魯。將有心焉。明德不興。言無所用。芒鞋詣闕。與黃冠歸里。各有一途。亦復何心。請從此去。乃託於商。南行渡海。獎翼王室。屬望羣公。被髮海隅。待於境上。聊爲市隱。以俟河清。我公物望新崇。如得進用。樞廷願以乘禮。正名爲念。特此爲贈。捐捐如何。

## 趙芾

### 嚴智惺先生事略

君諱智惺。字約敏。姓嚴氏。先世係出浙之富春。前清之初。有業甌於津者。因徙家居焉。君父好施與。贍貧振乏。惟恐不給。里人所稱爲香蓀先生者也。季父範蓀先生。以興學尊顯於世。揚休聞於天下。君雖生長右族乎。然服用樸而約。寒賤之士。所不及也。性仁厚。接人和婉。未嘗爲崖岸斬絕之行。而意有未可。生平不妄徇人。幼承家學。不屑屑治章句。獨嗜嗜嚙人術。潛思冥素。昕夕弗輟。業乃大精。泊清光緒季年。範蓀公既銳意興學。君與津士之才者。翼贊其間。時胡先生玉蓀。翹建直隸第一師範學校。將進天津河間之士。而大淑之。嘉君學誼。延以惠迪諸生。君迺出微積。幾何之術。以餉學子。每侵晨起。則徒步入齋。而壁立。平時語訥。若不能出諸口者。及是乃殊開朗。反覆講論。每遇疑義。連其深滿之思。揆度奇偶。剖晰毫芒。法立而的。破理顯而趣昭。學子則咸大慶慰。以爲得良師。當世北士言算術者。蓋翕然宗之云。君尋復與張伯苓君。重設第一私立中學於津之南郊。門之成材者益夥。君與同事相維相勸。時君已經紀家政。校中所誅。晷刻繁密。乃逾他教師。而途中輿馬之需。所取爲獨廉。尤未嘗以艱苦自陳。求謝。久而他校慕之。轉相則倣。而津郡之學界。乃逾光顯矣。逮清季年。義師起湖湘。天下咸洶洶然。所在學校。師徒無復恆度。傲者至賤家室。冒鋒鏑。死軍事。狡黠之徒。乘之以起。號爲義烈。於國事有所盡。實則自詭於得失。冀糜其大欲。儒者莫知所從適。輒思竄他業。以自逸。校事乃大壞。君獨從容理校事。徐謂生徒曰。並世各國學子。在校中無與政治者。

權損寶貴之時。而無益於國事。幸諸君勿妄效。致亂定分。敗學紀。而謹啾滋可憎也。故私立第一中學校。獨諷誦如平日。先是君家本裕於資。至君父以好施故。致損其產秦半。而季父範孫公。爲吏特廉。視學貴州時。廚傳而外。未嘗一煩郡邑吏。解組之日。已囊橐蕭然矣。及里居日。又大出私財。以佐校事之急。迄長學部。苞苴尤靡。敢入其門者。京邸朝夕所需。亦取給津之私產。君拮据而應。或至稱貸以益。厥後範孫公謝政歸獨居。自念服官與學久。致敵其產。生事已棘。不欲久以貧困累君。乃慨然欲析產。自取其三之一。而以二予君。君不忍獨饒。而坐視諸從昆。季無晨夕滄灘之資。請均其析。範孫公初持之堅。君介於父執林墨青先生。涕泣固陳。得請乃已。語出至誠。聞者或至涕下。民國紀元。君南游入浙中。尋至富春。愛其山水。邈然有終焉之志。以太夫人高於年。乃亟還。今春與同里諸君。組織共和黨分部於津水。事甫就緒矣。而君驟疾。初如微餌醫藥。寢增劇。疾亟時。徐語諸昆仲曰。某以不謹。嬰巨疾。致貽太夫人憂。異日家人宜慎服食。卽有疾。宜自振厲。冀得愈。勿妄餌中西方劑。或竟促脩齡也。疾遂不起。以民國二年五月某日。卒於津之寓里。春秋甫三十有一。君卒未朞月。里人之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人也。某氏之子若弟。質樸且魯。經先生訓迪之幸。學修行懿。以相與有成。今且光佚前人矣。又有言者曰。已矣夫。無與爲善者矣。曩昔里中校風有未良者。其學子聞君之高義。咸憚而不敢恣。今無復然矣。津人悼念之篤。蓋至今勿衰。嗚呼。以君之明敏純篤。使稍永其年。施其所蓄。涵濡日久。俾曩舍之士。有所矜式。而昭融昌大之氣。蔚成學風。其有益於民國者。固甚鉅。乃天奪之速。曾不得中人之壽。既惜當世之寡和。復虞後此之難繼。宜津之人。每念及君。輒相與追思。泫然而不知流涕之何從也。君子二。長曰仁曾。季曰仁統。尙幼。均純慤有父風。殆能世君之業者。君生平嘉言善行衆矣。然或隱而未彰。茲特揭其尤昭著卓卓人耳目間者而爲之傳。俾貽夫世之修民國史者焉。

論曰。自近世士大夫汲汲然厚自封殖。沒於利而不棄仁讓者鮮矣。故敬宗收族之風。斬焉不絕者如縷。及一再傳之後。子弟復習爲收禮度。踰常軌。以恣其無等之欲。本滴而末益不醇。誠自然之勢也。矯激者或敢爲奇異之行。

代取聲譽以耀於天下。似不可企及也者。及一旦臨小利害。輒變易其情操。名浮於實。斯君子恥焉矣。約敏名家子。溫溫然語若不能出諸口。而處家庭骨肉之間。又惟以調護爲務。其生平制行。固無絕殊者。然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斯世。久而不渝。則天下之至難。又孰踰是哉。

## 鄒 跋

### 希社記

法王衍十八獄。祇重慈悲。老子傳五千言。歸真道德。大抵聖君治國。先懷脩齊。志士盟心。最嚴放縱。未聞用夷變夏。揖獵狃於宮牆。振贖發聾。陋唐虞爲荒野。而可以納軌物。副文明。收已去之人心。轉未來之世劫者也。乃者尊王局換。革命聲雄。垂裳直接乎炎黃。樹幟橫交乎漢赤。四郊蟄起。英豪聯襁而來。五族旗張。中外括囊以處。表共和之氣象。成上治之邦家。憲法肆昭。民權斯振。猗歟盛已。特是荆公佐宋。新制紛更。管仲霸齊。治功太急。苟使服膺古訓。曲體人心。以戴仁抱義之真。進涵夏甄般之雅。知民生水火。皆聖賢創建之功。學界詩書。是世道維持之具。將呼仲尼爲老子。稱太上以通家。亦何至氣燄張天。屈禰衡於下隸。文章掃地。呼楊修爲小兒哉。無如異教雖昌。宗風不競。信苻堅之霸略。起賈誼於英年。心在安劉。或議霍光爲不學。功能復漢。終嫌樊噲之無文。笑儒童菩薩之迂。坑焚禍亟。忌龍威丈人之異。禁錮山深。遂乃糟粕王言。弁髦國粹。棄六經如敝屣。輕四傑爲庸儒。揚雄心厭秦風。鼓弄美新。意旨趙武身披胡服。離奇變相衣冠。况左思才是通才。而鄉曲譏爲僮父。雖馬植真非華產。而朝廷褒作忠臣。以致尹士潛譏。仲由慍見。天上之大文將喪。昌平之墜緒難支。有不訪片石於韓陵。心傷驢犬。望羣星於北斗。目斷妃豨也乎。高子太癡。以茂苑之清才。負儒林之雅望。晚年好道。大局工愁。杞國憂天。浪作孫登之嘯。長揚賣賦。誰憐司馬之貧。見夫言子南歸。羣趨主極。陳相北學。漸倍師承。於是遙揖同儕。廣徵遺者。嗣弦歌於闕里。障砥柱於中流。願瀛

浴之儒宗。持堅正軌。爲東南之學子。指定南針。弢等以衰朽之餘生。丁升沈之幻劫。諸天擁戴。難攀太乙之龍。百歲蹉跎。莫控琴高之鯉。且復朱雲強項。阮藉埋頭。因降回鶻之城。共附田橫之島。非務同臭。但炯良知。此希社之所由立也。然而縉塵冠冕。局換滄桑。肝膽犧牲。氣吞貔虎。當朱碧參差之界。登青紅塗抹之場。各宜雅量兩三。真心抱一。懷鉛握槧。推盧植爲經師。璞玉渾金。重山濤之學格。聖人之徒七十。亦步亦趨。君子之甲六千。同心同德。勝敗祇爭乎優劣。方寸難寬。邪正勿失之毫釐。淵源自湧。彼夫漢賢致錮。宋黨鈎羣。東林開名宿之壇。天祐聚清流之彥。都是支撐騷雅。扶翼綱常。羅有用之人才。挽將頹之士氣。馬班秉筆。生養寓於虔劉。湯武揮戈。征伐仁乎教育。務使民安化雨。天歛愁雲。效神武不殺之功。遵溫肅並行之律。況今日生當叔季。境厄危疑。尤宜綜志五洲。抗心百世。爐錘道義。仗嵇康鍛鍊之精。裁割猥狂。成尼父中行之正。則斯社之立。非僅表揚風月。陶鑄雲山。攪臭味於詞場。標聲華於海甸已也。由是車笠新盟。敦槃老宿。關到陶潛之徑。乞將賀監之湖。喜邨管之忘情。企崔劉而低首。清襟相對。風流飄折角之山。佳句同商。月旦拜掀擗之杖。又有謝玄壯歲。愛國彌真。徐廣遐齡。讀經勿輟。願書放翁於團扇。共契鷗盟。爭窺白傅於屏風。長延鶴夢。馴駒戀棧。倦鳥還巢。不充流俗之狂奴。皆是書城之寶器。潞國耆英之會。五老重開。公眞率之歡。千秋一觀。此則感郢中之創始。引善靡涯。居洛下而追隨。慰情聊勝者矣。嗟乎。中原多故。外族稱強。呼溫天則文字無靈。斫地則風雲變色。殘山賸水。誰描馬遠圖中。病鶴窮鸞。尙寄伯通廡下。吾輩精神希古。懷抱傷今。尙友不貴濫交。讀書未忘結習。萃清尊而共酌。定是良緣。擁破硯以枯吟。非同偏嗜。所望功探肆雅。禮守稱先。借李杜之鴻篇。扶孔顏之象教。日月不私所照。山川當遍闡幽光。雷霆偶發其聲。天地自齊伸正氣。

## 唐詠裳

### 希社序

詠裳不肖。學勿諧於世。而德不足以事其親。固其身。重光大淵獻。九月至十月六日中。乃使吾父母先後以憂驚饑劬棄養。終天之恨。孰令致之。未嘗不呼天搶地。竊自痛且責也。其明年道出春申。與太癡高子聞聲相思。垂二十年。先訪諸其齋。其執業猶猶如。繼訪諸其家。其門以內雍雍如。與語大悅。蓋其所學又淵淵如也。與疑年兄事之時。方出其抗希前哲之抱閔衰世。立希社。告詠裳曰。同社諸君子。盡老成且樸學。子其署行義年。詠裳曰。唯。會別去而兩月。書告詠裳曰。社成。子其屬文以章之。詠裳不敏。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勿敢辭。孟子嚴庶民君子之辨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老子杜奔競以遠禍害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孔子舉伯夷叔齊爲丁易世改代者之士者。法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烏乎。彼夷齊者。豈非老子所謂我者貴。而孟子所謂君子者乎。抑彼夷齊之所謂惡者。焉知非卽黃農虞夏忽焉已沒之秋。而時之去此幾希。爲孟子所必斥。不貴知希。爲老子所痛傲者邪。朱子釋怨是用希之旨曰。此清者之量。知言哉。知言哉。夫夷齊開千古清流之宗。乃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居至易叢怨之地。而西山一歌外。不了置念。此量果孰可及也。太史公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朱子則謂充夷齊之心。曾不以清者自表。曰。我知希怨而已矣。乃益恍然。廉頑立懦。彼頑若懦。交希怨於夷齊。能廉且立。速化乃爾。故曰。量也。不然。微蕨未空。禍機立引。何者。夷齊所處之世。一人禽幾希之介。其不得不善其量以自葆。知希之貴者理也。惟孔子亦然。削迹伐檀。迷陽卻曲。不爲己甚。處之泰然。語有之。僂車之上。無伯夷。覆車之下。無仲尼。我弟佗其冠冲驪。其辭者。得勿深長思乎。後世爲古日遠。希夷齊希怨之量者。蓋僅二三人。郭泰超然於顧廚俊及之倫。未嘗有危言激論。陶潛無論魏晉。慨想黃虞。悠然自命。爲懷葛民。顧炎武抱家庭之戚。不負所學。奔走以存文獻。他無匹夫之責。而時之世道人心。隱相維繫於三君子者。實未希也。是誠希古之儒。觥觥其量。俯仰青史。遐哉邈已。

## 南洋羣島大伯公廟考

南洋羣島。皆有大伯公廟。其神卽首至其地之冒險家。或率國人與土人戰而奪其地之英雄。在外國則立銅象爲紀念。吾國人則尊之爲神。無紀載可考。不佞案大伯公卽吾吳大伯也。太史公曰。太伯奔荆蠻。斷髮文身。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宋忠曰。句吳大伯所始居地名。夫此始居之地。其必非他日周章所居之吳可知。蓋大伯旣與弟仲雍讓國遠遁。必不遷延於中國聲靈所及之海內。他書又有采藥衡湘之說。當時第知其由周而荆而蠻以去。故曰奔荆蠻。又迄不知所始居地。及其海外立國之所。而第據他日周章陳述祖烈之句吳。故曰自號句吳。以不佞度之。大伯之所謂句吳。殆必今南洋羣島之一埠。其所從之千餘家。卽大伯所率之國人。固不必與當時南洋羣島土人戰而奪其地。卽其斷髮文身。銳志蹈海。大伯誠爲首至南洋羣島之冒險英雄。當日不知幾經跋涉。幾費探覓。以與民休息。建句吳之國。化野蠻。去蛇龍。此必非一朝一夕之能致。去祖國日遠。勞勞締造。闢居留地。爲荆蠻人手創幸福。曰義曰歸曰立。蓋自首至迄立國。大伯已心力交瘁矣。無子而卒。仲雍繼立。故於始居地爲大伯立廟曰大伯公。而南洋羣島之土人。感新君之化。熏被教澤。彌不能忘。則立銅象爲紀念。所率之國人。緬思先君。而分嚴天澤。又散處各埠。勢不得就仲雍所建之大伯廟。以祀大伯。則當時國令。又必聽民間私立大伯廟可知。故南洋羣島。類多大伯公廟。至仲雍三世以後。殖民更繁。中國又值殷周之際。上下漸思祖國。必逐漸由始居地移國近內。是時武王已革命告成。求大伯仲雍後。而周章之吳。已非句吳故地。又鑿鑿可知也。其外國所立之銅象。及島中各廟之偶象。未知作何裝束。夫其衣冠。又必大伯始居是地時所特製以文。斷髮文身。爲其一代之制度文物。又可惜書缺有間。付諸懸揣耳。今亞齊埠巨商梁贊君。創議將亞齊之大伯公廟。改爲孔子廟。以除神權。以興教育。意固甚盛。不佞則謂大伯當殷商時代。舉世未知海通。而毅然挈其民以航海創國於南洋羣島。是島之文明。夫固爲大伯所提倡。廟食至今。島之父老婦孺。崇拜信仰。流澤孔長。必奪其廟貌以祀孔子。慮孔子之不歆。夫子表大伯爲至德。且有君臣之大經。必不願起而代之。是宜別建孔子廟以置學校。而於南洋羣島中央之大伯公

廟。勒文以表神之爲吾吳大伯。今華僑知明德之被。與至德之垂。兩當萬世。不宜如前此之迷信神權。等諸淫祀也。則大伯之靈妥。而孔子之教亦行矣。敢附葛藟之列。以質有道焉。

## 鄭 沅

### 原天

莊子有言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斯言也。由今觀之。亦尋常之論耳。而在當日。則非命世之豪傑。不能爲此言也。故空虛之中。凡物以外。皆可謂之天。夫空虛何足以爲天。必有物以表之。將表之以風雷雲雨乎。則今日東西學者。所謂地文是也。表之以日月星辰乎。則吾所履之地。亦與日月星辰同處於太虛之中。仍不足以謂之天也。然吾國言天。且數千年。苟詳究之。亦自有其旨趣之可尋焉。

生民之初。榛榛然。狃狃然。無宮室布帛樹藝之利之可言。無爪牙羽毛鱗介之賦以自衛。而日與禽獸龍蛇相角。其爲全性命計也。至難。漢志所謂不能羣。則不勝物也。聚無數日以勝物爲心之人。久之而人類之孳生也。漸繇而物之供其養者。亦漸絀。漸絀則仍不足以資其生。勢將殘及於同類。小則爭奪。大則刦殺。長此不變。而人類亦息矣。明者知其不可長也。既爲多謀其養生之方。不能不引其仁愛之心。仰觀在上。其變動不居者。蚩蚩者不能測其所以然也。于是推本於天。謂人事萬端。皆有監臨者爲之主宰。如是則吉。反是則凶。人道亦賴以維持焉。此最初言天第一義也。

古之應運爲帝王者。固其仁心仁聞。浹洽於人。要亦有過人之才智。足以提挈收攬一世。凡有血氣。皆有爭心。鈞是圓顛方趾也。孰甘居人下者。軒轅之興。與炎帝戰阪泉。與蚩尤戰涿鹿。知當時得天下。亦非盡在德不在力也。而又自命爲天之所生。其生時必有非常神異。是天之所命。非人之所爲。殷周之述其祖也。曰玄鳥生商。曰履帝武敏。

歆。觀歷代史書開國之紀。大率踵其故智爲之。其事至不足道。而一時之人心。亦藉以稍戢其異志焉。此言天之又一義也。

昔者嘗怪董仲舒劉向之倫。皆西漢巨儒。而治經喜言災異。大背聖人之意。既而思之。亦有故焉。三代以後。君德既衰。而君權益重。生殺予奪。莫敢予違。所謂龍有逆鱗。所謂雷霆萬鈞。誰肯撓其怒者。獨恃此災異之現於天者。相與儆懼而勸導之。故一朝之亡也。其日蝕星變之多。至不可勝書。非其時之獨異。目擊其昏濁以底於亡。多爲之說以深惕之也。由前之說。則爲君上者。稱天以治其下。由今之說。則爲臣下者。藉天以戒其上。然其恣睢暴戾之習。因此以改圖者。百不得一焉。其黠者不過笑爲儒生迂闊。其驕且昏者。反以遷怒于人。如漢世以天變策免三公。至有賜死者。真千古之奇冤也。二千年來。惟宋儒所云天卽理也一語。甚有見地。但苦其時無確然之科學。終不足以勝流俗。至爲可惜。是知學說不原於真理。雖或利於一時。而害且及於百世。徒使民性習於畏懦。諂瀆兼一切學術支離廢墜。無一進化之可言耳。

史册所紀最謬者。無若晉書天文志。如所言天裂數丈。三日並出。日夜出高三丈。中台星拆。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之類。皆理之所必無。溫公不察。而相承書之。世之人既懵然於步天之學。遂有造作訛言。以惑視聽者。如崇禎末年。欽天監奏帝星下移。按帝星爲北辰五座之一。亙古未嘗有變。其時西人湯若望等尙在京師。不容不知。亦相率而爲此欺謾焉。近光緒三十三年。癸惑入南斗。六月逆行。七月留順。禮親王奏以爲天變大可畏。時孝欽皇后召問陸尙書。外間有知天文占驗者否。陸謝以不知。而京師士夫亦驚相告語。夫其所以逆行而留順者。由地球軌道漸移。因人視而生諸變耳。烏有難測之理哉。

天算爲專門之學。日演日精。大抵最後者勝。日月薄蝕之故。盡人而知之。自地球繞日之理明。而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之說破。白金水爲內行星。土木火爲外行星之理明。而五星合日衝日所以不同之故。又渙然冰釋。若夫彗



字之異。則自昔天算家亦未能知其故者。往時製定。盡頗疑其亦有一定軌道。彼不知推步。特以理想度之。亦可謂有識者。自西人出。乃能預算彗星當見之月日。至近者相距亦七十餘年。有其軌爲拋物綫。與八行星所行橢圓大殊。於是太空之中。乃絕無一神秘可疑之事矣。

自鄭康成有祭感生帝之說。所謂靈威仰亦燦怒者。後儒多譏之。予誠不解康成博綜羣言。何以爲此不經之語。蓋東漢時讖諱大盛。非是且不見容於世。賈逵大儒亦猶不免。此范蔚宗之所以悲也。據祭法有虞氏郊禴。夏后氏郊緜。殷人郊契。周人郊稷。然則其所謂郊者。重在配天之人。於天無與也。如孟子云。變置社稷。社稷如何變置。蓋變置其所配之人。如農與句龍之流。於社稷亦無與也。幸生禮同之世。世及之禮已廢。而猶曰郊天。郊天將祀此空虛之天乎。古所無也。各國所無也。將如古之制。以人爲配乎。數年一任之民主。不知其將以何配也。嗟乎。斯義也。當世遘人。有未不知者也。孰使余爲此嘵嘵不已者。是則非余之罪也。

或曰。如子所言。天不必論矣。然則諸祀皆可廢乎。曰。是何言。古今祀事。可以天神地示人鬼三者。包舉而無餘。天神地示。不足論於科學昌明之日矣。若夫人鬼。則記所云有功德於民者。何可輕視也。惟淫祀。縣輿。楚人鬼而越人。黷。必當思所以釐正之。如狄梁公毀吳楚淫祠千七百餘所。惟存夏禹吳太伯季札吳員四祠。此可爲萬世法也。至於民間宗祠合族之祭。則聽其自致愛敬。政府毋得過問焉。

### 復湘中友人書

辱來書。所以誘掖而獎勸之者甚厚。至荷至荷。別將念載。時於南中人來。略稔起居。今反復書詞。知筋力猶昔。良用欣羨。報事賴同志倡導有人。非僕棉力所能遽任。登載文字。各標姓名。非僕所爲。不敢負責也。中國之有孔子。猶天地之有日月江河。但有光明。決無廢墜。狂獺之言。何必與較。惟足下謂孔子恂恂於禮義之中。孟子則放言高論。

頗失尼山家法。僕竊以爲過矣。孟子一生私淑孔子者也。誅獨夫紂一語。自是古今公理。實無毫髮之可議。獨不思孔子亦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乎。春秋弑君三十六。其稱國以弑者。謂當與國人共棄之。如晉弑其君州蒲。莒弑其君庶其之類。此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僕去年曾聞某君云。今實行孟子之道。孔子將不適於世用。僕彼時付之不管。足下今日。則又尊孔而抑孟。與某君之言。殆兩失之。陰盛陽衰之說。足下書詞憤懣。以致意旨不甚明晰。如謂湘中女學風氣大壞。則僕已十餘年未歸故里。非所目擊。不敢妄論。如謂男女平等。則僕於此竊有怨詞焉。上古之時。人與物爭。此族與彼族爭。非蕃殖種類。不足以制勝。非廣置妾媵。又安望其蕃殖。故三代以來。有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之制。其時之相與爲頌詞者。必曰多男子。或曰子孫千億。斯干之詩。生男與寢牀。生女則寢地。男尊女卑。有由來矣。越王勾踐之欲沼吳也。令曰。女十五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焉。陳氏欲奪齊國。至令其姬妾出入無禁。冀廣生育而彊宗族。頗與上世之人。用意相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細玩其文。似引古語。此不過借以證舜之不告而娶不可泥看)今吾中土之人之數。將占全地球三分之一。不患寡而患弱。雖多奚益。而財窮食匱。尤甚於昔時。養而不教。餬口無所。人滿爲患。徒爲世界增浩劫耳。故僕以爲一夫一妻之制。未可厚非也。以義理考據。詞章經紀。配四科。亦沿姚惜抱曾求闕之舊說。僕素不主此言。子貢曾子。皆開一貫之道。聖門安得有此破碎之學。陳蔡一章。特就諸弟子所長者舉之。原文初無四科二字。學堂不讀經。非廢經。子弟謀生爲急。蓋不欲以高遠之程課。奪其日力。且須知從前讀經。爲考試不能挾書計。非真能讀經。無所用其慨歎也。道遠無由面敘。略因所教。奉答。詞多不檢。惟亮察不宣。

## 王文瀾

### 全謝山文鈔序

謝山先生鮑培亭集三十八卷。同里史竹房所刊。蓋得之杭董浦先生云。是當日手定本。其外編五十卷。則其門人董少鈍所校錄。而先生易簣時所付與者也。似與年譜百二十卷之說不合。第董氏自云粘連補綴。彙爲七十卷。嗣後略有刪節。重釐爲五十卷。則益以詩集十卷。經史問答十卷。此數已不甚懸殊。儀徵阮氏稱先生之學。如百尺樓台。實從平地築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洵不誣也。先生少時。曾見貴於萬九沙先生。以劉原父目之。應大科入京。嘗時桐城方靈泉。臨川李穆堂。方爲名流所推重。亦折行輩與交。歎爲深寧東發以後一人。卒以持正守方。不隨時風。乘勢爲轉移。致遭時相之忌。左遷而後。拂袖南歸。家居養親。著述終身。廣修粉榆。掌故兼及桑海。遺聞集中。故多闡揚義烈之作。披誦一過。猶想見勝朝諸老。揮魯陽之戈。奮螳臂之拒。呼天泣血。誓死不贖。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焉。嗟乎。靈修云。逸高邱無女。歐習漸染。緯纆爲雄。莘莘學子。從風而靡。得先生之文。一矯正之。於以挽綱常於既墜。存節義於無窮。表章往古。鍼砭來今。庶幾其有瘳乎。茲集所選。本斯宗旨。謹就原書。重加校勘。刪存十之五六。以類相附。都爲十六卷。自分溝壑。謬操去取。得罪先哲。不淺。要與世道人心。不無裨補。而振厲學風。沾溉文界。猶其餘事云爾。

## 張鈞衡

### 咸安橋記

距南潯西北十里許。近荻塘北塘間有河焉。南北橫貫。沿河而居者。村落以十數。河之北口有橋。曰河泥。載在邑乘。由來舊矣。宣統初橋圯。村父老謀新之。奔走勸募。歎終弗集。會村人有傭於余家者。問爲先室徐夫人道其事。夫入慨然曰。甚矣人之不知務也。夫橋所以便交通。非若塔寺庵觀之建。實其興廢無爲於人事者比也。今僧尼募化。人輒百方以應其求。而於關係重要之橋梁。則任其傾圯。莫之或顧。崇虛而昧實。甚矣其不知務也。爰請於予。將罄

儲蓄。斥簪珥以營之。予聽其言。亟贊成焉。翌日。召村之首事者至。詢所需。則以千二百金對。夫人告之曰。若嗣今無屑屑佗慕。橋工雖鉅。予獨任之可也。皆大喜而去。於是鳩工伐石。經之營之。址仍其舊。而工堅於初。平石三嶺。高亦視昔有加。經始於宣統二年八月。翌年十月工竣。乃橋成而夫人已前卒。村人感歎。謂斯橋微夫人之力。無繇成。擬易以夫人之名。以示勿諼。余固辭。遂定今名。即所稱威安橋也。夫先王之政。徒枉輿梁。歲有常經。爲上者既設官以專理之。故其民亦皆能急公好義。趨事赴功。不勞督勸。自王迹息而人心日即於苟且。以爲事關公衆。無庸一人爲之汲汲焉。遂相率觀望。而不知人與己卒交蒙其害。人誠公其心以處世。歲斷其無謂之費。而費之於此。將見靡川不梁。尙何徒涉之爲病哉。予旣幸斯橋之成。又傷夫世之廢而不舉。有類斯橋之初。無人焉肯力任其難者。蓋不知凡幾也。然則余於夫人之逝。能弗彌致其悲悼也乎。爰記之以諗世之談公益者。

## 袁昌和

### 與友人論淮揚水道書

邇聞某公擬將邵伯壩開通下河。直達白駒。洩鬪龍港。疏通海口。行淺水輪通東洋。但求傳說之不確耳。事若果然。竊有疑義。敢爲高明陳之。淮水下注。康熙年間。興修六閘。迤邐而南。及揚州計共十壩。盛漲則齊開。抽洩入江。以殺其勢。以外東由孔家涵入下河。北灌高郵湖。啓車邏等壩入下河。水勢迂轉分布。以緩其行。田禾有時尙搶收不及。茲適直捷下行。併十二途而歸於一。河身開寬。能有幾許。能容此洪波巨浸。保不橫流乎。解之者曰。二面築隄。當可無妨。愚正慮水勢之快。流川壅而潰也。高郵五壩以東。范隄以西。土質鬆濫。又不能爲通長石工。新培之。能當此大川之衝刷乎。必如此。則高郵一縣湖田可治。與泰東鹽阜一帶。恐有時爲澤國矣。興之受惠尤劇。泰東次之。鹽阜又次之。以五邑鉅而走險。僥倖嘗試於萬一。高郵獨享其利益。爲彼計則得矣。如此五境田廬何。如此五境人民

何然爲國家徵課計。亦得不償失也。况隄岸崩潰。高郵并不得保全。此僅就范隄之西而言其大概可慮之情形耳。若爲堤東計。了小草七里三場。當與泰東之衝。故前人從茲舊場。接連設閘。利宜洩也。其用意與揚州十壩略同。循是而北。水勢先分。故劉莊白駒兩閘。得以慶安瀾。順勢利導。若由邵伯至興化。濬一河。由興化達白駒。又僅濬五條沙河之一。洩水障水。只靠兩圩。不測而崩。泛濫橫流。過了草。了草閘內。河身淤墊。不與劉莊白駒場河同深。去路不暢。勢必奔騰而北。北場淹沒。有偏重之患。爲下河計。爲場境計。何如循舊撥導。濬之餘款。廣測七州縣。狹河身。逐段起土。亦可節次累岸。多挑各場。窺河。因利乘便。不致灌浸一二處。淮北徐海。再爲添設去路。亦由突徙新之一法。尤可慮者。京漢津浦兩鐵路。黃河橋梁二百數十柱。遏塞河流。不暢達。刷沙不講求。年深月久。若轉折而南。復其故道。淮受黃逼。渾合流轉下游。烏得不寬籌出路。豫爲之備。規遠務者。不計近功。淮河身底。應下游各地土面。不知高多幾十百丈。與其上游儘力濬之。泛漲莫能容。何如廣治下游之較爲有益乎。再各場海口一帶。如前明末季。倭害匪淺。今但有海賊而無倭害者。以攔門沙爲之障也。水輪若由裏暢行。我能往寇亦能來。如何防禦。若不早圖。後將噬臍。惟執事深慮而熟籌之。

## 蔣維喬

### 李鳳林傳

夫自古獨行君子。多出於貧賤。下逮負販走卒。亦往往有積其奇節。現行。著於當時。傳於後業者。而膏粱之子。無聞焉。豈不以膏粱之子。嗜欲深而天機淺。反不若負販走卒。涉世滋薄。利祿無所於羨。紛華無所於役。獨得葆其天眞。有時激於公義。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歟。若山東武七。以一乞丐而積資興學。教化及於三州縣。吾嘗記行其事。以爲世法矣。及今而又得李鳳林者。其生長之邦與武同。其執賤役與武同。而其行事。尤與武絕類。故復爲文以傳。

之。鳳林山東濟南人。父母早亡。家貧。依其伯母楊氏以居。執挽車業以自給。性至孝。事其伯母猶母也。每出挽車。必懷甘旨歸以奉伯母。伯母亦愛之。鳳林以少孤失學。目不識丁。獨營營焉以興學爲務。蓄節縮衣食。儲其餘資。購書籍筆墨。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後又購贈草帽紙扇等物。以獎勵堂中學生之勤勉者。顧自視猶欲然。竊以爲未足也。宣統二年夏。乃獨以其力役所得之資。創設宣講所。所中一切器物茶水惟備。顧講師難其人。乃自跪請於沈君公臣。張君玉生等五人。要以按日之。三六九日。更番莅所宣講。繼之以泣。沈張等感其誠諾之。既又於濟南府學前。獨力創設簡字學堂。卽以每日挽車所得者。充常年經費。堂中凡書籍器物罔勿備。則欲其經久勿替。稟於有司立案。有司大獎譽之。鳳林伯母楊氏。晝夜紡績。或以針黹爲人傭作。十數年來。積其餘資。本欲爲鳳林授室。今見鳳林所爲。則慮其力役所得。無以爲繼也。乃傾其所積。以助鳳林購校具。有餘則悉交當地紳耆爲之管理。以補堂中經費之不足。亦具稟有司立案。歷城縣張令見其稟。歎曰。吾爲邑宰。以視鳳林。殆有愧焉。楊氏一寡婦耳。而能若是。吾視之益滋愧焉。因各獎以匾額。鳳林曰。見義勇爲。楊氏曰。急公好義。蓋嘉其一門尙義也。嗟夫。鳳林之業。其細已甚。至於楊氏。則年老嫠婦。更爲世之所不及。而其卓卓有所樹立如此。倘所謂不役於紛華利祿。葆其天眞。而能爲人所不能爲者乎。匹夫匹婦。堅苦卓絕。積其獨行。往往足以變易一世之風俗。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聞鳳林母子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 ■ 蔡子民事略

先生名元培。字鶴卿。浙之紹興山陰人。子民其號也。爲人誠實懇摯。無一毫虛飾。自其幼時。沉潛好讀書。學於其叔口三先生。叔館於里中徐氏。徐氏富藏書。先生因得徧觀其所藏。學乃大進。爲文奇古博雅。聲名藉盛。己丑舉於鄉。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顧天性恬淡。不屑屑於仕進。不常居北京。戊戌政變後。先生知清廷之不足爲。

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棄官歸里。主持教育。以啓發民智。既而來海上。主南洋公學特班講席。特班生類皆優於國學。得先生之陶冶。益曉然於革命大義。時適漢口唐才常事敗之後。清政府鉗制集會結社甚厲。先生於壬寅夏秋之交。與海上同志謀立一會。遠避時忌。乃定名為中國教育會。默輸民族主義。衆議教育之根本在女學。乃先創立愛國女學校。時十月二十四日也。其年南洋公學學生。因教員非禮壓制。全體大譁。先生持正論。右學生。與當事者力爭。爭之不獲。學生皆罷學。先生亦自請解職。退學生百餘人。謀自建學社。舉代表赴教育會求贊助。會中允助以經費。更由會員任教科。癸卯之春。社乃成立。名曰愛國學社。先生於是爲男女兩校校長。自校長以下至教員。皆躬親義務。別以譯著自給。先生更兼教育會會長。以鼓吹革命爲己任。時開會演說。而以蘇報爲機關。影響所及。風靡全國。先是俄人自拳匪亂後。隱據東三省。至是尙不撤兵。國人忿激。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謀敵俄人。先生率會員學生。亦創義勇隊於海上。以應之。而會員章炳麟著駁康有爲書。鄒容著革命軍。皆刊印小冊。不脛而走。端方在鄂偵知之。密告清廷。清廷嚴諭江督魏光燾。責其形同驛曠。使逮捕先生。與章炳麟。吳敬恆。黃中央。鄒容等六人。將置之法。魏乃照會各國領事逮捕。各領事持人道主義。勿之許。清廷復嚴責魏。魏懼。乃用南洋法律官担文計。使上海道代表江督爲原告。控先生等於會審公廨。各國領事允之。外患方亟。而是時愛國學社學生團體。忽與教育會衝突。內訌又作。而捕者適至。學生紛紛避匿。吳敬恆。黃中央等。或避西洋。或至日本。先生則往青島。而章炳麟。鄒容。則就逮。獄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學社遂解散。惟女校由會員維持得存。未幾。先生復由青島返。會俄人佔據東三省之謀益顯。先生組織對俄同志會。創俄事警聞日報。以警告國人。日俄戰爭既起。則改俄事警聞曰警鐘。改對俄同志會爲秘密結社。名光復會。今所謂光復派者是也。甲辰夏。先生復主持愛國女學校校務。乙巳往北京。主譯學館講席。先生自青島歸時。恆每月入獄。存問章鄒二人。鄒容死於獄。先生又密集同志。爲營葬於華潭。立碣於上曰鄒君之墓。丁未。先生往德意志留學。蓋向者在青島及北京時。已預習德語。至德後。逾年卽入大學。

修美學。仍以譯著自給。自先生之游學於德。於今五載矣。會民國事起。乃匆匆返國。既返。則往來於甯滬浙之間。參與大事。臨時政府成立。遂任今職。余於壬寅之秋。赴中國教育會。始與先生相見。癸卯春。率妻子至海上。置妻於女學。置子於男學。而助君理校務。亦以譯著自給。君之辦女學也。不規規乎普通科目。而意在製造虛無黨。而又夙抱社會主義。顯不輕以語人。蓋壬癸之間。知革命主義者尙鮮。至社會主義。則未經人道。偶有一二留學生道及之。類皆不矜細行。爲世詬病。先生嘗語余曰。夫惟於交際之間。一介不苟者。夫然後可以言共產。夫惟於男女之間。一毫不苟者。夫然後可以破夫婦之界限。社會主義。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平居。休休然終日無疾言遽色。余性褊急。憤世嫉俗。自與先生朝夕相處。而氣質爲之一變。然先生之處世。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故謀事往往多失敗。又嘗告余曰。吾人適於治學。不適於辦事。我不負人。人或負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先生絕無耳目四肢之嗜好。至德國後。卽持素食。不事家人生產。恆盡力社會事業。而忘其家。并忘其身。時至貧乏。不克自存。戚友知之。或貸以金。則稱量其所需而受。不肯苟取也。嗟乎。自壬癸以來。十年之間。世事之變遷。於今爲烈。革命之豪傑。旣遭挫折。中途改節者。吾見亦多矣。余性愚拙。又多疾病。遂不樂與世之豪傑相周旋。而惟志先生之志。扶持其手植之愛國女學校於勿替。亦云隘矣。然十年之間。志先生之志。未敢稍變其節。則又未嘗不輕釋自信也。夫世界幻象也。吾人之形骸。幻象中之一物也。而常有至大至善之物。隨有生以俱來。所謂真我是也。惟能修養精神。以見真我者。斯能無人我相。故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事。無我無功無名。斯能實踐社會主義。若而人者。其於世之自命豪傑。汲汲焉攘竊功名。以自快一日之私者。何如哉。夫能無我無功無名。而實踐社會主義者。微先生又誰與歸。

## 黃質

### 敘印譜



余嘗瀏覽班史。至楚元王傳贊。稱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唐顏師古注。孫況卽荀卿。顧亭林言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轉耳。是爲確證。旣而余得孫況印。鼻鈕銅質。土花斑駁。翠澤猶新。而文字秀勁。頗類李斯小篆。因悟秦政封禪諸碣。若瑯琊臺泰山石刻。其體制皆無以異。爲之狂喜。擬以寶荀名樓。師龔定庵寶燕樓意也。夫定庵論印。於官私二者。有欲其史不史之殊。自來藏印之夥。無如汪詡庵。余族聚居新安之潭上。去詡庵飛鴻堂故址僅六七十里。往來江淮間。舟行必經其地。至則裴回瞻望。未嘗不懷想其遺風。詢所藏印。則歸西溪汪氏已久矣。泊客遊歸里門。與西溪汪宅衡宇相望。又獲交其賢士大夫。始稍得窺其所存印譜。不數年間。又得其印譜中所有之印。蓋庚申兵亂。新安罹劫最毒。印故散失。事平而家人或收其餘耳。然存亡得半。尙以千計。近年宇內藏印諸家所及見者。如仁和許邁孫桐城馬莪園湘中吳芷生諸君。得詡庵藏印。皆數百鈕。余生最晚。而得印存之印亦較尠。詡庵印譜。流傳近世者。人人目爲瓌寶。東瀛士女。尤豔稱之。余蒐輯有年。自忘黠陋。擇其精者。曾訂成帙。近來海上友人之索觀余所得印者。益多。惟是古文籀篆。風雨磨滅。傳世寢稀。而鈔印之文。朱白纍纍。新發土中。方日出而不可窮詰。則通儒之名字。爵官之封號。其未紀載於史臣。與譜錄於先哲者。不勝枚舉。繆篆雖微。荀繇是以湖文字之源。而探經傳之隨。周秦兩漢之學術。且靳大明於天下。而豈徒瑀蟲小技。夸耀今古哉。至今弔春申之往蹟。感荀卿之不遇。悲其被讒放廢。終老蘭陵。而僅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攫其弟子李斯於相秦之日。斯不能用。而卒無補於秦之亡。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士君子不幸而丁危亂。欲拯斯民之荼毒。益令人載稽往籍。景慕前賢於不真也。余集古人官私鈔印。因述其得印之顛末。而著於篇。新安黃質。

## 荀廬畫談序

董香光著畫禪室隨筆。詳言畫旨。歸其要於用筆用墨。學者宗之。垂三百年。至秦絀業作桐陰論畫。推崇董氏。褒然首舉。擯斥北宗。輟而非錄。豈弗思翁畫訣所稱。一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之說。爲之入主出奴哉。顧畫禪衣盃。如卞花龕沈子居。皆能渾厚濃古。不墮宋元矩矱。而識者猶以華亭習尙薄之。白奪山人閤爾梅。以勝國孤忠。矢懷高潔。評隲古今。謂黃子久畫法本之董北苑。而逾險過之。不似而似。乃爲其所獨造。後惟沈石田最爲入室。董思白酷臨北苑。而骨薄姿纖。似而不似。優孟衣冠矣。洵乎其知言也。婁東王遜之刻意摹擬。思翁未能脫其窠臼。王清暉雖取法唐宋。已開乾嘉畫手鬆懈之漸。劉李馬夏。無復過問之者。王新城蠶尾集言。畫者多習南宗。少北派。因喜其靈秀。而憚其雄悍。宋商邱論畫尤賞心於北宗之二公者。去思翁未遠。多見古今名蹟。又富於收藏。故其所言如此。昔鄧完白工書。肆力北碑。一洗前人南帖柔靡之習。包慎伯吳讓之揚波助瀾。學風所扇。家漢魏而戶齊梁。虞歐而下。皆以爲不足觀。而獨畫學一途。積弊相沿。去古愈遠。近羅庚子之厄。大內舊藏。流入異域。碧眼紫髯人。共知鑲墨之可寶。猶不靳兼金白璧之價。蒐求於劫灰故紙之餘。曠代瓌寶。恆集都市。目論之士。若無甚軒輊於其間。神畢美術。終以不振。非學者之恥乎。余不自揣。因據所見。筆之簡端。持論踏駁。不無與世乖忤。然尋源沂流。當亦不囿於時者之所許也。於是乎書。

### 古璽印銘 并序

余病時難。薄世味。暇輯璽印。以古自娛。緝之歲月。所獲可仟伯計。汰其繁。歲手拓成裘。迺爲銘曰。

犧繩物穆。嬗易書鏤。俗化凋文。佐符用蠶。璽印之作。以檢姦萌。權詐竊發。烈於秦嬴。扶蘇殞身。子嬰組頸。亡國不祥。莽稱符命。改文新戟。賜章單于。椎破以斧。召戎有餘。如漢趣銷。如項刑弊。羣雄鳩闕。所重神器。亦有侯尉。佩紫懷黃。鼎貴高門。人譏爛羊。入貨鬻官。苞苴納賄。影組新朝。夸榮郡邸。對茲纍纍。物且蒙羞。我安草布。抑又何求。中心忉

但斯文將墜。佞盧梵書。派衍殊類。不朽之業。史冊爛然。姓氏錢私。百不一傳。伏犬外嚮。愉謹左顧。倘造寢遽。而思螿古。今也神泉。洪水橫流。狙詐長亂。陸沉之憂。文遐獵碣。諾重饒鼎。吉金不渝。唯印示信。

### ■濱虹草堂集古璽印譜序

昔者子雲擬易。不爲瑣蟲。楮生善琴。又工煨竈。厭忻之故。人事殊焉。余自勝衣就傳。閱乎九流。游屐嘯儔。壯而萬里。舟還漸水。信宿緜上。過汪初庵。飛鴻堂。見各種印譜。低徊久之。風徽未沫。雪泥已消。鼎鼎百年。航航大集。詢其所存。古印散佚盡矣。乃復江淮作客。歲得一歸。退耕繕渠。陶延十稔。力之能致。緣尙不慳。竊自喜耳。性與俗迕。來於海濱。時有古權。萃此吳會。三千珠履。願懷春申之風。十六金符。如讀延陵之碣。侯門晝冷。神物夜飛。入市肆以驚人。典征衣而易我。則孫卿所佩。秦斯之篆。尤足珍也。矧夫三倉出璽。百琲量珠。樓垠寶燕。姬姜之寵斯專。匣啓螭螭。清闕之珍可數。而是冊者。綴腋狐白。豈翫千金。耀手猩紅。將哀十卷。亦以史籀遺篆。有歷刼而不磨。屈到嗜芰。藉相餉於同好云爾。

### ■貞社啓

古者知人論世。是曰尙友。遇物能名。謂爲大夫。尼父識稷廟之銘。少君辨柏襄之器。蘇周迄漢。此風同之。典午清談。玄機斯暢。宜和好事。譜錄良多。鑒家以錮祕稱奇。拘儒以玩好詬病。二者交讖。吾無取焉。方今桑海屢變。杞天是憂。倉皇烽燧。自歷刼銷燬以來。絡繹輪蹄。或重譯轉輸而去。蕭鄴侯之收圖籍。鹿已亡秦。吾壽王之說珍祥。鼎還祚漢。無如舊聞寥落。古物飄消。咸陽傑構。隨赤燄以俱飛。中郎賜書。非黃金所可贖。抱殘守闕。不恭難哉。惟是汎觀寰宇。遐想皇初。書畫同源。象形於籀古。金石不朽。閱變乎星霜。嘗牢補於亡羊。效按圖而索驥。則凡祕爲鴻寶。敗之蠶粉。其有存者。皆足尙也。然而索居寡合。闕乎空山。聞聲相思。共此明月。襟懷素可。愜慮紅消。爰就滬濱。還覓斗室。名

曰貞社召集勝儔。褻履偕來。殺核不設。所冀用廣同志。無墜古懽。雖煙雲爲達觀。靡風雨之淪節。是亦足以放光祖國。景仰前修者矣。走等呢古心憲。嗶鳴友聲。船移載畫。不隔乎兼葭。門有停車。常依於茂樹。庶幾六一居士。好而有方之倫。八千爲春。壽此不刊之作。苔岑共託。運軸弗緩。無靳德音。斯爲惶引。

## 王鐘麒

### 周孺人誄

維歲在丙午九月十有四日。吾友上海朱君少屏德配周孺人以疾卒。越日朱君持狀來訃。乞文於余。余不敢辭。謹按孺人姓周氏。名文倚。字湘雲。世居上海。爲上海人。至文先生之女公子也。瑤光孕章。蘭質貞粹。晞髮學繡。習淇泉之傴儻。聞蟲弄機。工蔡國之纂組。年十有九。嬪於德門。簧翻聯聲。緇施作儷。夕然脂而伴讀。晨汲井以牽絲。盤龍鏡啓。笑注雙波。朱鳥窗開。詩成十索。任奠鋼鞮。俎之職。治乾。饗饋食之簿。敦牟佐饒。上怡乎尊章。免蕪飭廚。下孚乎儷服。朗節咸仰。柔儀弗渝。且夫回文織錦。曾傳寄外之詩。問卜拔釵。欲化望夫之石。大抵蛩驅之儷影。懼爲鴻燕之分飛。孺人則以爲丈夫生有家室。自合壯游。男兒志在四方。何甘雌伏。高柔愛玩之篤。王寬夢想之勞。終因兒女之情。致短風雲之氣。蓋少屏結構未久。孺人卽勸之留學東洋。一切家政。躬自料理。門戶情愔。治內以攝外。鹽米井井。送往以事居。猶以餘閒。負笈肄業。顧杼宵臥。諷詩夙興。素手織絹。時而繭生。柔腸結環。頻見轂轉。况復念客天末。懷人河干。盼魚書而不來。撫鴛瑟而久廢。勞懷旣多。美疾由孽。孺人恐少屏妨學。不以告也。寄書道健。恐生行遠之愁。忍淚持家。不作登臺之望。少屏始得銳意向學。淡懷內愛。迨乎今春。返自東海。與諸志士組織健行公學。東塾西塾。撫蘇湖之規。正齋備齋。模鹿洞之制。基礎甫立。度支不充。搜倉則金穴皆空。啓囊而銀杯欲化。於時孺人已靈虧陽宅。骨瘦香桃。見少屏之熱心教育也。仍以無疾告。並搜篋得金條脫數事。村質庫。得千餘金。爲健行經費。蓋至是而

健行始克成立。雖略統之姊。出私粟以贍鄰。鄭表之妻。脫簪珥以濟急。詎足方斯洪誼。擬此清衷。昊天不辰。華質曼萎。促靈妃之駕。枕冷紅蕤。登女媧之邱。斂飛白鳳。摧蘭悅苒。返魂無聚窟之香。罷翠收華。蘇幹趁瑤田之草。愁撐魚目。侶拆鷓枝。卒時年僅二十有三。悲哉。溯夫奠雁之始。迄於別鶴之初。年未三旬。歸纔四載。而少屏又求學異域。歲僅一歸。暨重返乎故居。後奔走於教育。秉燭以出。戴星而還。文季對飲之歡。德曜相從之樂。纔數月耳。少屏神傷奉倩。慟切黃門。宵露零而枕稜單。殘月下而空房冷。披其羅幕。則華館之匣猶新。檢其雕匳。則都膚之痕宛在。塵封遺掛。泣杜宇於三更。光暗漆燈。懸影堂之一幃。天乎莫問。怨矣如何。鍾馗黍屬。石交。飮聆坤直。爰爲摘粉搓脂之句。以寫胸膈眉繭之情。招魂有詞。懷香無夢。所望玉簫再世。春回弔風之山。唐女重來。日煖啼鵲之石。誄曰。

霜欺澤蘭。雪脆湘竹。臨華效芳。當影謝馥。嗟茲淑姬。行邵年促。性芬蘊荃。德款佩玉。二十而嫁。祗祗僅僅。三星允協。四德僉同。熬廣謹焚。蒸萋視鑿。璫珮華屏。桂組約從。君子于役。於心無懟。君子興學。出資以衛。事微必親。病篤仍諱。方幸蘭徵。俄驚玉碎。忉利大荒。震靈藥缺。命也不猶。瑤田路絕。月冷洛濱。旌返霓闕。嫫媧哀啣。姑媯涕屑。嗚呼哀哉。荃枯兮蕙泣。玉冷兮煙寒。秋河明兮寶瑟絕。新月肺兮修眉殘。哀蟬泣兮錦衾冷。黃蛾撲兮冬釭闌。嗚呼哀哉。份君子。茹痛制成。呱呱弱息。無母何恃。步虛房以象聲兮。過影堂而撒涕。儻之子其臨兮。掩珠櫛其彷彿。長蛾慙其既嘔兮。又下欲前而仍避。痛並翼之未久兮。遽見背而卽世。嗚呼哀哉。風吹灶兮鳳去樓。瑤範斂兮瑤華收。冬青死兮絳花落。金枕埋兮羅袂愁。痛寸木之永隔兮。闕綵雲於荒邱。嗚呼哀哉。

## 秋瑾女史哀詞

昔天水掛符。有南宋清流之禁。朱明淪馭。興東林名士之誅。然雖禍起乎黨人。從未株連於閨閣。若乃娥娥紅粉。遭赤舌之燒城。曼曼明粧。飲青鋒而入地。未成鐵案。遽掩玉棺。以視賢媛負屈。天霏六月之霜。孝女銜哀。郡有三年。

之早此其慘酷抑又難言。固從古所必無。亦於今而僅見。說雄女史者。浙之山陰人也。雙環告夢。四教嫻詩。孕柔祗之淑靈。稟世胃之純德。西川小妹。夙負經綸。東海名姝。早嫻禮教。軍歌譜就。七絃奏鳳尾之琴。劍術吟成。百幅寫烏絲之紙。時則運丁元二。星燦旄頭。女史乃義不帝秦。志圖存趙。梅五娘堅貞自矢。董八娜智勇兼全。書分七體。隨在題詩。座演萬花。同聽說法。恨雌風之不競。俯仰由人。望異域以來遊。殷勤求學。方謂軍呼娘子。誓攜手以同行。虹是美人。看冲天而一起。鏃飛楊柳。迎譙國之麾幢。劍蹙鴛鴦。識平陽之旌葆。是則織織素手。獨揮返日之戈。燦燦紅妝。永立擎天之柱。兒女吐風雲之氣。瑟琴和擊鼓之聲。而乃貝錦潛昌。豺牙密厲。天狼鑿地。國狗噬人。旣成市虎之疑。遂觸猥獠之怒。如雲鬢髮。戴楚國之南冠。似玉身軀。飲瀛刑於北寺。庭前砧砧。生殊荀女之尸。殿上楹檠。死漬趙姬之血。敢一身之是卹。運厄紅羊。縱九死其愛辭。哀銜精衛。震電之藥。難蘇沉寃之魂。聚窟之香。莫回旣折之幹。向使女史守無才是德之言。懷不出中門之戒。華勝以宜其飾。媵媵以善其容。盤龍鏡啓。笑注雙波。朱鳥窗開。詩成十索。亦旣隨時爲俛仰。何致隕命於非刑。而女史必不屑爲之者。蓋雖死不死。禍福之無常。求仁得仁。聖賢所同慨。勁草之質。攫回懸而始彰。幽蘭之芳。燿烈焰而方茂。當此衆响漂山。羣宵吠日。梯突者儻爵而懷綬。正義者選醜而遭烹。旣爲嫠婦之報周。必致漆室之殉魯。嗚呼。霜鋒飛而玉隕。白刃鑿而香消。生無翟茆之加。歿有桐棺之殮。莫須有三字。韓斬王所以心傷。何爲反一言。周絳侯因其齒冷。紅埋千樹。山阿有人。鵲哭三更。人間何世。冰霜萬劫。常開薄命之花。香土一坏。卽是埋憂之地。且夫曹娥隕涕。名峙湘江。岳女浮尸。聲流浙水。而此則丹雲永護。空存瘞玉之區。香魄無歸。并鮮生命之字。代苦惱衆生而受戮。俠劍沈埋。痛振與女界之無期。靈旗慘淡。某與女史。旣未識面。亦異知名。只因好惡之公。因有述哀之作。賦仲御之小海。慷慨傷情。歌宋玉之大招。旁皇致祭。名兮不朽。與蘇菲亞以同傳。魂猶有知。借瑪麗儂而來享。凄然援筆。謹與詞曰。

緬元造之舛迕兮。視我辰之所當。陶甓密移。莎沕莫測兮。抨鸞叱而殫翔。恫夫坤輿之上。墜下黷兮。疇則掃夫糝。

糠。天帝下視。列缺震怒兮。璇姬織女。迭以旁皇。接萬靈以走問車兮。實斯人之降祥。天姥之山。有天書下降兮。曰。聖秋瑾初度於杭。根蘭萼爲首飾兮。雙六藝作佩璫。恥並世盡巾幗兮。鵲謠詠朕之淡粧。金鬆團胸而紅綃抹額兮。求劍術於扶桑。直北辰之方醉兮。馨芴芒而莫彰。誓爲夸娥之負山兮。涕明珠以浪浪。咄衆女之服艾盈腰兮。構譏謂蘭以不芳。繫踏伯之倚靡。譏譏以興大獄兮。羞不知其何故。竭撥蕘之萃葶苗達兮。蕭疏蔓以延附。媚鸞鷲其相嫉兮。恨留夷揭車之當路。鷓鴣夥其鳴輓兮。覲禍隙而與樹。伊豈不能媼媼略藐。以終身於脂粉之場兮。不忍改乎此度。槩惻惻好此靈修兮。視頂踵猶塵埃。奮輕軀以就刃兮。遲女媧之召我。惟識字乃多憂患兮。羞於君其見之。吊鳳之山。白楊哀號兮。吹爲香魂所憑依。娟娟此豸。而猶殞命於非刑兮。忽乎同胞之焉歸。欲哭君罪而苦無可哭兮。思朝王母而告哀。予伴豐隆御車兮。被蒙霧而敏扉。九閭門者不爲予通兮。紛撇涕其漣漣。玉女投壺而帝醉兮。紛呼叫而天后又不知。人生斯世尺波電謝兮。若白駒之逝空。占扇嬈於千秋兮。夫何黠乎龐鴻。關數千年未有之局兮。天殆欲君爲女界之鐘。泥犂異日得見光明兮。斯則聖秋瑾流血之功。設使爲奴爲隸長此終古兮。聖秋瑾其心恫彼干將。莫邪信缺折兮。終愈彼曹輪李。志自保以庸庸。重白日豔豔兮。天茫茫。後有猛虎兮。前貪狼。搖唇鼓舌兮。伺吾旁。君以身殉國兮。君何傷。奠桂醑兮。陳椒漿。魂歸來兮。鑑湖鄉。仙之人兮。左右襄。明璫翠羽兮。雲錦裳。曰。朕生兮。遭迭暹。願諸姊妹兮。長毋相忘。光祖國兮。黃胄康。千萬年兮。唐哉皇。

## 周寶

### 夢餘詩草序

夫明璫玉佩。不盡喻夫君臣。香草美人。能上嗣於風雅。芬芳悲惻。斯最優乎。合肥汪子嘯叔。示舊作夢餘詩草一卷。觀其抽青妃白。刻翠鏤紅。盪氣回腸。停辛佇苦。江郎恨重。河滿聲悽。顏比玉而煙沈。淚如珠而雨墜。編鴛鴦之隊。

豈惠情多。歌鷓鴣之辭。唯虞春短。曉風殘月。腸斷詞人。暮雨朝雲。夢醒神女。蓋不愧金縷之哀曲。玉溪之替人已。且夫嘯叔以蟾窟之仙班。作戎行之武士。刀光耀雪。劍氣摩霄。魯陽公落日麾戈。祖士雅渡江擊楫。慷慨投筆。班超猶是華年。宛轉成篇。杜牧乃吟薄倖。得毋曰縱橫掃盪。霍去病何以家爲。哀樂糾纏。王伯輿終緣情死耶。然而謝傅山中。絲竹陶寫。文山席上。聲伎豪華。英雄不諱酒色之名。男兒詎短風雲之氣。况乎揚州一覺。久付虛無。越客千絲。終歸解脫。泥中墜絮。三生參盡情禪。風際浮萍。十載俱成夢境。後有君子。哀而矜之可耳。嗟夫禍患瀾翻。性情日薄。蒿萊刺目。蕭艾盈腰。實與嘯叔舊詔清流。思移澆俗。則歌關雎而哀窈窕。覽雙蛾而怨靈修。藉澹蘭沉芷之辭。據山榛隰荅之慨。亦其所也。豈徒然哉。重以蒙龍無主。呼馬有人。路鬼相擲。山靈勝謗。江湖奔走。嗟萍梗之漂搖。風月清佳。聞竹枝而悵惘。幸而靈犀避水。雛燕依人。雙宿雙飛。傾城傾國。狂生落魄。博青眼於佳人。我輩鍾情。許紅顏爲知己。又復彩雲飛散。逝水荒唐。綠葉成陰。青曇多幻。則杜鵑啼徹。淒涼錦瑟之吟。靈鶴飛來。惆悵銀河之渡。誰能遣此我。見猶憐。實生本恨人。昔逢倩女。金難作屋。玉易成煙。化蝶情癡。離鸞恨永。仙鳥乏返魂之樂。秋風無續命之花。已矣。枯梧北生。卷蘆不死。禪心寂滅。綺習消除。憂患餘生。從此不談風月。頭顱無恙。與君重整河山。是爲序。

### 聞女小傳

女聞姓。南山陽車橋鄉人也。家貧幼失恃。光緒甲辰之歲。女生十有八年矣。先是六合鄭商居車久。頗與車人相習。一日。向女父道執柯意。父利其多金許之。女疑父鬻己。泣而言曰。父以兒字貧家。兒之分。兒何敢怨。若夫低首下心。爭妍獻媚。爲人家妾。彼雖富厚。於我何加焉。兒誓死不從。父辨其無。以庚帖聘物相示。女終不釋。父乃令婿就娶。一切親迎。合昏悉如儀。居數日。婿攜女南歸。女戚然若不勝其憂者。乃未三月。而女以死聞矣。蓋鄭之鄉人有某翁者。年五十餘無子。嘗丐鄭爲置如夫人。鄭因以女之容德。翁之財帛。互相夸耀。以要其成。且慮萬一之不成也。復百



出奸詐於其間。至不惜以人之名節。爲一己攫取金錢之地。聞女之父。利令志昏。初未暇審其誠僞。卽某翁亦第謂量珠買妾已耳。而豈知其他哉。女旣墮計。旦夕飲泣。引帶作雉經。不得死。又越月。服阿片膏而死。死之前數日。乞鄰人作書寄舅氏。舅裴某。前任某邑令者也。嗚呼。世之大奸慝。傾陷人之身家性命。以博一己之榮利者。罪且千百倍於鄭商矣。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吾又何誅焉。獨聞女砥礪氣節。扶植綱常。慷慨頓挫。百死不悔。非特巾幗所宜取法已也。乃爲之傳。

贊曰。名節事最大。顧非士大夫責哉。然而習俗澆漓。天性壅塞。一切阿鄙逢迎。朝秦暮楚之行。士大夫且踵爲之。而不知羞。而不謂一二悲憤激烈。舍生就義者。乃出於簞門蓬戶之中。荆釵布裙之女。亦奇矣哉。嗚呼。吾嘗謂一代風俗。往往敗於薦紳。而存於草野。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抑又悲夫。古今可泣可歌之事。以貧賤而弗傳者。不可勝道。世之采風者。其亦少留意焉。

## 巖山游記

辛亥三月念五日。楚蘭湘侯人菊無盡選之墊和。偕游金陵巖山十二洞。樂甚。無盡歸而以文紀之曰。巖山一名幕府山。晉人曾開幕府於此。今居人呼以老虎山。幕蓋府之音訛耳。是游也。于黎明出校。經雞籠山西側。策蹇出神策門。折而東。八里許。至馬家橋。小憩於茶肆。復策蹇行。約十里。抵觀音門。出門步行。不一里。至燕子磯。磯上有亭。亭中有碑。鐫乾隆七言絕一。無盡與人菊墊和立磯頭。俯瞰江流。懷然若身之將墜。而遠眺黃天蕩。在煙靄中。風帆往來。泛泛如鷺。回思曩昔。南北用兵之日。所特以爲龍蟠虎踞者。今旣渺然不可復得。而他人之兵艦。乃游弋於我腹心之地。而莫或阻焉。嗚呼。誰爲爲之。而至於此哉。亭上坐片時。拂衣行。約百武。達巖山。山石上鐫乾隆五言律一。七言絕一。巖下有乞兒。方據一死豕而宰之。因誦朱門酒肉臭。道有餓死骨。句。亦復感慨係之。循山根西行。首至永濟

寺。寺構於懸崖下。仰視崖上。鐫有懸崖撒手四字。覺岸二字。又有碑。鐫七言絕一。亦乾隆作也。復西行數十武。有寺。仍名永濟。住持者爲黃冠。寺有仙人洞。吾人由洞入。踰頑石上。題名而下。復西行。過仙源洞。至上臺洞。寺門反扇。不得入。山石上鐫壽字。頗飛舞。湘侯持筆摹其狀。無盡因題名焉。復行里許。至二臺洞。洞不深而黯甚。無盡與塾和鐙入探之。寺有黃冠一。魯人出茗果供客。觀其狀。蓋貧甚。坐次爲言山有巨蛇。且盜刼之徒。時出爲居民患。噫。荒山窮谷之中。固宜其有是爾。復西行。至三臺洞。寺之正殿無棟梁。卽因懸崖爲之。崖上有泉孔。泉涓涓下注。若疏雨然。下以池承之。于池之橋上。仰視崖石。裂處如斗大。露日光焉。此亦一奇景也。由殿左入洞口。每樓梯一重。有樓一楹。共樓梯數重。約二百餘級。達山腰。蓋巖山諸洞。其幽深奧妙。當以是爲第一矣。坐片時。啜茗少許。樓西行。過玉筍洞。至達摩洞。有寺踞山巔。選之以腹飢足倦。不願登。乃至道旁農家小憩。購雞卵三十枚。烹而食之。食罷復西行。三里許。至吼子洞。寺院荒穢。無雅趣。無盡題名而退。計巖山山觀音門起。至是止。凡十里。所謂十二洞者。吾人僅探得入。其朝陽洞。硃砂洞。鰲魚洞。蝙蝠洞。未及游也。自巖山盡處復西行。稍稍南折。經保國寶月等寺。約四里許。日已向暮。得達虎踞關。至是而峻宇雕梁。哀絲豪竹。耳目爲一變矣。嗟夫。吾人今日足之所經。目之所接。一一皆如在畫圖中。而山巔水涯。所遇耕者樵者漁者。罔不幕天席地。脩脩然與世相忘。無盡意陶元亮所述之武陵源。亦不過若是焉耳。回顧藐躬。日役役於文字章句之末。功名利祿之途。而猶自命爲超出塵俗者。其能對魚鳥而無愧赧否耶。嗟夫。士君子自度無經天緯地之才。便當於山林深邃處。搆一畝之宮。偕兩三素心人。優游嘯傲。長此歿世已耳。安能復以啼顏笑狀。齷齪向人。同游諸公。當不以余言爲怪誕也。然而天心沈醉。鶉首賜秦。如此江山。岌岌焉將入他人之手。吾恐絕人逃世之侶。且有求爲巢許沮溺而不可得者。嗚呼。

棠隱女士小傳

女士名曉。後嗜禪學。易爲小乘。生平愛秋海棠。若命。嘗引以自況。因字秋激。號棠影。別號棠隱。無盡之鄉人也。無盡垂髫時。與女士同宅居。女士時來相嬉戲。無盡稍長。就外傳讀。晚歸。先慈督率嚴。往往挑鎗持針。衛坐身旁。寒冬風雪。漏三下不休也。女士幼失恃。豔無盡之有母。嘗語無盡曰。天倫之樂。人所共有。何造化小兒。獨斬於余。余之生。歿存亡。悉聽諸自然而已。言竟。炫然欲涕。女士性聰慧。先慈教之讀。匝月之間。識三千餘字。嗜唐宋人小詩。並歷代稗官野史。每過目。輒能成誦。乙巳。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子來議婚。某固讀書種子。然久抱不起之痼疾。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許之。女士素不耽飲。至此遂以酒自遣。酒酣。輒背人仰天長喟曰。星命之說。爲有識者所深闢。然如余之所遇。又將何說以解之。是年秋九月。歸某氏。明年春。某氏子遽以疾歿。無盡時客江南。聞之。太息曰。棠隱必不復生矣。先是女士有書來。因循久不報。至丁未夏。無盡仍留滯秣陵。不復歸。乃以書致女士。其所以慰藉而開譬之者。良至。而不謂女士之死。已先余書旬餘矣。嗟夫。人生朝露。能不傷哉。女士性至孝。思慕亡母。枕上淚常溼。父某多嗜欲。女士時時婉言規諫。卒莫能悟。家本豐財。於女士十齡時。已墮落無餘。炊爨浣濯。女士悉自任之。稍暇。從事詩書。及西方之言。其專心壹志。爲士林所不能及。嘗曰。我國女子。墮於地獄數千年矣。余將乘飛船。控駿馬。遍攬寰球。上之名山巨川。與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以一洗我女界之恥。嗚呼。其志可謂壯已。旣適某氏。事舅姑及所天。惟謹。然緘默特甚。曩昔之豪爽。不可復覩矣。至所天死。乃哀毀不欲生。丁未五月十八日。嘔血死。春秋二十有一。無子女。女士平日處困窮。無難色。任勞怨無愠容。議論極敏捷。而有至理。雖老成人。罔能易也。書法仿東坡。腴尤過之。詩文。爛於著述。然偶有篇什。騷情哀思。又非俗士之所能道。于歸後。遂絕筆。嗟夫。豐彼嗇此。豈冥漠中果有定例歟。女士死後。無盡旣哭之以詩。復綴其事略而爲之傳。

贊曰。古今來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其潦倒半生。齋志以殞者。蓋亦指不勝屈矣。然譬德幽光。久而必發。身後微名。猶可恃以不朽。獨惜女士生長閨闈之中。追陪巾幗之列。足跡不出百里。年齡不過二十。春秋。女士固不冀人知。人

亦無能知女士者。嗟夫。使女士而竟無一人知也。則其豪情俠骨。與夫片技微長。亦任其終古委蓬蒿。葬砂礫已耳。自來山脈海濶間。已不知埋沒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幾許。矧茲區區弱女子。又何足深惜耶。然舉世無能知女士而實猶及知之。則表彰闡揚之責。愈不容辭矣。乃言之無文。復不能盡女士生平之萬一。嗟夫。嗟夫。女士有靈。實焉能告無罪哉。實焉能告無罪哉。

## 白門悲秋集敘

繫古帝王之都。大抵曰關中。曰雒陽。曰燕。而白門亦其一也。城頭頑石。慣閱夫興亡。江上頽陽。易淪其光采。春風綠野。耕梁苑之釵鈿。夜雨青燐。閃吳宮之花草。千官邱隴。颯颯松楸。六代樓臺。離離禾黍。迷樓辱井。瓦礫場空。廢寢荒陵。樵蘇禁弛。臺城柳悴。如聞索蜜之聲。玄武荷枯。易醒文禽之夢。過烏衣而訪舊。棲燕無歸。嘒紅粉之成灰。羣鷺何處。蓋銅駝飲泣。久霾荒煙。野蔓之場。而遼鶴歸魂。無復醉月迷花之境矣。况乎僕本恨人。時非盛世。人情燕雀。國政蝸蟻。豺狼當道。而信人。豕蛇薦食。上於國。悠悠衆口。冒楚客之蛾眉。憤憤天心。賜秦王以鶴首。昔人殷墟。暨泣。湘水。淇身。夔府。流離。取石鯨而詠歎。長安。憑弔。摩銅狄以歎歔。援古方今。其致一也。重以金風。隕菊。玉露。凋楓。四夷交侵。百年多難。江山虎踞。形勝都非。風雨雞鳴。心傷不已。西臺寥落。悽悽朱鳥之歌。北固荒寒。慘慘紅羊之劫。插茱萸。而作佩。攬物懷人。歌蘭蕙。以招魂。登高能賦。則杜陵。牢落。用吟秋。興之篇。阮籍猖狂。詎免悲歌之氣。撫時心感。亦其宜矣。庚戌。九日。順德。蔡君哲。夫。合肥。汪君嘯叔。金山。高君吹萬。天梅。平庵。何君亞希。姚君鳳石。阜甯。左君漢。毓。暨宗。兄。人。菊。輩。次第。遊。白。門。相。與。綢。繆。家。國。商。榷。古。今。周。覽。山。川。流。連。光。景。幽。憂。所。集。吟。咏。遂。多。實。因。彙。而。錄。之。得。如。干。首。均。淒。聲。哀。豔。之。詞。足。以。上。繼。宋。玉。九。辨。者。也。故。以。悲。秋。名。焉。嗟。夫。悵。南。都。之。已。矣。蹈。東。海。其。何。人。生。也。不。辰。死。猶。需。日。秋。風。多。厲。勞。者。自。歌。拓。故。國。之。殘。碑。晤。佳。人。於。空。谷。山。林。臯。壤。哀。樂。無。端。城。郭。人。民。盛。衰。若。夢。略。工。感。慨。自。可。

名家。偶爾呻吟。誰其病我。客來子野。清歌爲喚奈何。世鮮鍾期。空山無嫌獨賞。勞勞歌哭。頗類蛩吟。落落交游。聊存鴻爪。知我罪我。我其奚辭焉。陽月朔日山陽周實序。

## 陳 蛻

### ■ 歎逝賦

雲冥冥兮風沈沈。帳空帷之眠斯人。笑言不可接。聲歎何時聞。嗟並生之異所。恨相見之屢左。一簾蔚而如故。忽相忘於爾我。視無言而心相親。願結襟而交紳。蓄拳拳以待後。愧卒卒之無因。燈紅憶話。墨淡代磨。隔肺腑而莫訴。畏簡書而臨波。見難兮別易。生短兮死長。唱驪歌於醉後。望雲樹而淒涼。勸瓊瑤之易碎。欲號呼而無聲。震椅桐之半幹。疑所傳之非真。悲哉逝者已矣。今生胡不我待而先我行。伊時局之楨幹。河汾戾之不成。步庭階而擬影。盼懸旌而疑心。聞落葉而延步。響空枝而停音。懷鞍馬於舊部。撫絃軫於中庭。歌曰。流水不復西。疾風捲塵去。復見水與塵。一步一新故。淚汎瀾而無時乾兮。命毫素而寄詠歎。

### ■ 蛻僧餘稿自序

庚戌之夏。天降疹厲。一肢之病。等於荀瑩之瘍。百日之擥。幾於郤克之跛。瀕十死而不死。誰爲乞和。緩於秦。分無生而偏生。時竟有越人在楚。左家妹質珥營醫。忘無家之怨恫。熹負羈盤。殞饋食。憐末路之英雄。藉衆維持。二豎焉。澤於世何補。一老慙道。願積習難忘。有餘年則有餘稿。况世情久淡。在蛻庵終爲蛻僧。雖食肉東坡。捫腹不背荀蕪。而墨者夷子。放踵未改衣冠。花豬竹颯。雜蒲團禪杖之間。賈島孟郊。銷湖海風雲之氣。續滄波聽雨夢樓。續雨諸集。後得母更形衰颯。或者轉遜冲和。曰蛻僧餘稿。自映雪軒初稿後爲第七集矣。

## ■半野一黍序

吾友林君聖藩。年十六以前。清同治癸酉舉於鄉。越十年。乃赴會試。於國學靡所不究。既以庚寅中部試。復遲至甲午補殿。於臺灣新嘉坡周歷詳審。蓋其志在用世濟時。不亟亟於一身顯達也。予識君於上海。在十年前。則君以卽用令河南被議南歸矣。君以所著半野叢稿見。眎縱橫排纂之筆。精密邃摯之思。淵懿樸茂之胎息。時賢中不多。遽就文觀之。已知實中發外。可以由言稔行。况更攬袖結裾。歷更寒暑。自信知君。非同膚淺。別來六載。予猶存此患難餘生。重來海上。而君已先一年奄化矣。嗟乎。事之可悲。孰甚於此。從其公子。更索叢稿讀之。一讀一愴然。知君亦益以深。其集中如普天丁輪義。及治叨書。皆若預見今日內政外交之所宜急。而當時則決知不能實行。姑存此說。以待來者耳。茲先擇其中宜爲今所借鑒。選抄若干首。每首附以鄙說。并敘君生平鑒略。弁之於前。名以半野一黍。至予對於君之私誼。若以浚配之責。冀無負我故人。則叢集中可傳之作。不止十倍於此也。姑待諸後。倘見寸鱗片羽者。有同好共擊之雅。尤所望焉。君子翥屏旅滬時。復字波客云。中華民國紀元四月日。蛻庵序。

## ■覆陸君秋伯索石章序言書

劉將軍座上一敘人事。牽掣未及奉候。然妙才雋旨。別來耿耿未忘也。采庾持手書至。披展再三。倦眼爲之一醒。足下不棄老朽。提許出於至誠。並以所刊濟濟齋印存一帙。見惠屬爲之題序。蛻庵何人。克當此重。記數十年來所見篆刻。佳者非一。而以仁和趙氏爲最。蛻庵暗於此道。所以敢爲評隲者。以古人以刀爲筆。本非游藝。後來好古須得遺意。捉刀握石。當如毫素。若視同追琢。黍塗銖積。譬臨池者落筆以後。從而增長加厚。縱極圓滿。已無生意。試觀鐘鼎。摸拓佳本。有此見象否。今不圖攜叔先生以外。復遇足下。使蛻庵如見兔起鶻落之勢。而忘其雕蟲刻鵠之難。斯亦異矣。且四十八石。除名號氏籍八章外。餘皆自道心得。足下之志趣學行。與夫遭際閱驗。一一可見。非世之偶。

有契賞漫爲而間出者比也。夫商湯銘盤。周武銘孟。圖史未具之時。名理哲想。非此莫著。古人爲此。猶吾輩日手一編。故春秋楚子問鼎。非謂器物系國命也。遷洛卜世。天下大定。綜集緒言。刊之九鼎。蛻庵度之。如今日之視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問也。帝王治道所備。楚有囊括天下之志。故問道以先之。尙三代遺風耳。蕭何收天下圖籍而不逮。張良得黃石公書。以此知立言之重矣。足下以言見道。以石代言。慨百城坐擁之無裨於身世。就博返約。心藏心寫。則鑄以印。是必先我見及。豈猶嗤論古忘歸哉。蛻庵素不能文。於印章一道。更未考證。紆所見解。還寶足下。足下以爲得之。即可用爲序言。以爲未盡。請論示之。當更有以報命。日昨曾作澹齋印章贊一首。此不過書諸贈冊之端。未足備足下采擇也。另牋錄呈。藉博一粲。時屆朱明。峭寒不減。旅居珍重。以禦天行。不盡欲言。惟道術是祝。

### 澹齋石章贊

滇石大理。素質碧花。君性同賦。潔而能華。體備萬有。藝名一家。文身足志。攻堅去瑕。其廉藏鏗。其正規邪。粼粼四八。鴻印平沙。鈞銀畫鐵。界玉研砂。如題碑碣。如磨峯崖。龍跳虎臥。雨橫風斜。迴文織錦。雙線盤紗。頸交圓月。淚界流霞。雄奇收攝。文采交加。噫嘻陸生。藝明於誠。有英雄氣。有兒女情。吾寶其印。吾愛其人。笑揚雄之不爲。鄙達巷之成名。請爲質言。以誌知音。如陸君者。可以石傳。而其石亦以君而長存。

### 知己說

古人有言。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蔽園述太一之言曰。知己一爲多。噫。古今人思力。愈推逾進。卽此可見。然二者言知己之難。未言何以難也。夫知己者。知所長。并知所短。知其臧。并知其否。短而可略。否而可念。鮑之於管。知己也。短而不必略。否而不必念。諸葛之於李馬。亦知己也。有長臧與短否等。從棄瑕。世共目爲知己者。無片長一臧。深斥痛詆其短否。世不論斥詆之當不當。必曰此已蔽矣。究何異哉。桓宣武曰。不能流芳百世。便當遺臭萬年。彼其意求有

可知己耳。目爲梟雄。非心知也。且夫人有可知。豈易言哉。行爲見解。同者億萬。知我者億萬人之知己也。同者千百。知我者千百人之知己也。得一知己。尙易。獨爲一人之知己。豈不更難耶。得一知己在人。獨爲我一人之知己。豈不在我耶。夫至我有可以與人獨知之處。然後可望獨我之知己。世動曰知己知己。何操約而望奢耶。宜尼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豈非於莫吾知也之歎。目笑已久也。三人所言皆非。與人獨知之。見解雖一生未竟所用。不可謂已得知己。然聞者信之。不似曾氏異撰。雖夫子與之。後人終尙莫解也。至於世無一知。而實世無不知。行安乎心。不知不慍。心周乎世。卽人卽己。則又非知己之說。所可刻求按稽也。其惟夫子門下諸賢。泊漢宋儒子。有望洋而歎已耳。

### 哀朝鮮賦

海東有國兮。古稱朝鮮。周封箕子兮。渺乎其先。秦皇併六合兮。商祀未殄。漢武置郡縣兮。環其西偏。玄菟樂浪迄乎句驪兮。東西遼水之邊。一脈所存兮。三千年。幾絕秦漢之交兮。終以全胡。古國之不弔兮。忽地隸而君遷。稽方輿而浩歎兮。懾乎齊楚之間。待玉帛於兩境兮。慨古制之久湮。憑天演以凌弱兮。執牛耳而奚田。倘東西壹於平和兮。必滌瑕而攻堅。懾強俄之蠶食兮。幸明治之策先。勸此族之不振兮。遂琉臺之同編。吾衡情而權論兮。宜伐君而弔民。入青蓋於洛陽兮。何歸命之足憐。翳其民何辜兮。當壹視而勿偏。懲天竺之奴籍兮。慨安南之牛鞭。一墮落而下况兮。責改進於何年。政則同而民異兮。長二戴於一天。淚浪浪而東望兮。忽由後而念前。波沖繩之遙隸兮。又何罪而何愆。况臺灣之割昇兮。更牽率而顛連。懿共和之祖國兮。併巴賓於米利堅。慨時世之萬同兮。有力者其誰。不前優勝有辭兮。劣敗何言。冀真人之四出兮。胥優劣而相團。去雕題之習積兮。進智種於石田。縱衆寡之異族兮。庶各有其英賢。漸民質於相等兮。何種類之不平。底一世於大同兮。何政教之有偏。吁其遠兮。墟無煙。泛一葉於東。西海兮。何邊。彼待化之民族兮。方腹眩。生死未卜兮。况訴顛連。顛彼蒼者曰。天運大氣而轉旋。需其時以潛化。毋我後而



人先。嗟伊初之文治兮。繼武德於版泉。屬舜禹以天祿兮。歷殷周而勿諉。係我生於此土兮。實大造之驕民。苟芸生之不盛兮。或片壤之孤縣。就民德以挈論兮。吾何望異於朝鮮。省大陸爲十八兮。縣州躡乎千。雖塊土之相比兮。需人力以互連。譬森林之千章兮。會無異乎孤根。輸石過而擔斧兮。陶糴致於堂廉。彼猗難之無知兮。人何爲而效旃。紛搏沙之難合兮。其道何先。人自爲治兮。家自爲安。比學俗以爲基兮。去狙詐與矜狷。懼以律宜壹兮。導以理宜寬。薰宿莽以杜若兮。自薰蕕兮無愆。胥灌木而梗楠兮。何枝梧之有焉。橫覽前史兮。願力誰堅。登魯壁之絲竹兮。乞靈簡編。行之自政兮。非以教傳。造竺景之西來兮。又糅雜而不專。民無教奚以國兮。吾東望而慄然。

### 殘宵梵誦卷跋

今夫水流花謝。嗟綺語之難刪。卽至矢盡拳張。豈豪吟之隨輟。氣短不短。情長更長。桓子野輒喚奈何。曹孟德解憂何以。故曰詩以言志。能教聞者銷魂。况蛻庵七尺。淪蜃海十年。管甯但坐繩床。張融更無船屋。雖瀟湘吾土。誰識癩殘。論建安才人。最憐公幹。彼少陵垂老。猶有浣花舊居。豈潯陽謫居。長此天涯淪落。然則詩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矣。嗟乎。庾蘭成平生蕭瑟。賦江南以言哀。張平子望遠咨嗟。贈瓊瑤而莫致。世之攬者。當有知音。我所思兮。豈惟並世。綴之短跋。以稔後來。

### 沈昌直

#### 書王僕

僕王姓無名。分湖濱絳田人也。性耿介。嘗爲人舁柩。偶歛側。壓其身。傷及腰。其家感甚。具資使之治。僕皇然不安。却之曰。吾自不慎耳。甯以是累人哉。卒不受。歸典衣物求醫藥。久始少瘥。後腰間時作病。不以爲苦也。其姊家殷實。數招之不往。曰。吾儕小人。食力自苦。分也。仰墜於人爲何哉。去爲傭保於外。嘗從人渡江至鹽城。泛海經天津。入

京師都中人習猥巧。僕忠誠樸摯。一率其常。人相聚笑之。以爲怪物。歲辛亥。來蘆墟。學校中凡諸勞重。以一身任之。諸人憫其勞。酬之豐。却不獲。卽分與他僕使之平。勸其少息。而唯唯。旋勞動如故。一若非是。卽身有不安者。諸僕惡其獨以勤著也。嫉之甚。時擲揄罵。僕亦自以賦性孤特。與人落落不相合。屢求去。或欲厚其俸留之。僕笑不答。去之日。猶在校西梅園斬惡樹。大暑烈日中。汗浹背。荆棘傷手。血斑斑作點。不顧也。

沈子曰。直道之難行久矣。僕尙斷斷守此。其不容於人也。宜哉。晚近人心日下。求一稍近古道者。良不易覯。不得之士大夫。而得之僕隸下人。其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歟。以是知田夫野老傭販牧豎之間。不雕不琢。獨具至性者。當尙有人。而惜余未得遍見之也。世每以職之貴賤。第人高下。庸詎知貴者未必高。而賤者未必下乎。若此僕者。僕其身耳。以余之迂拙。猶自謂遠不逮之。嗚呼。是可傳已。

### 寒燈課子圖記

嗚呼。此吾母課不肖兄弟讀書之圖也。余家本極清貧。先父績學不耀。以窮愁死。歿後。家徒壁立。先母痛不欲生。覓死者屢。旣念兩孤在抱。付託無人。爲烈婦易。爲節婦難。遂捐去死念。而一意撫孤。不肖兄弟之得讀書也。主之者先父。而成之者先母。先是先父病中。念家門之日就零落。惟斯文未喪。尙可延先業於一綫。殷殷然以兩孤失學爲憂。先母遂一秉夫志。節衣縮食。爲子入學。每夜分歸。一燈人靜。母執針黹坐於中。不肖兄弟分列其旁。伊唔聲與刀尺聲相和。蓋十餘年如一日也。先父歿時。兄昌眉年十三。不肖祇三齡耳。閱十一年而兄遊庠。又閱四年而不肖亦入學。先母乃痛哭再拜曰。未亡人得見先夫於地下矣。蓋母於是日之晚卽病。時不肖兄弟猶在省。倉皇東歸。閱三日而母長逝矣。嗚呼痛哉。夫教子成名。原無限境。如不肖兄弟。當日殊不足道。而吾母遽挾以報先人。何其亟歟。母亦兩兒骨相清寒。得章甫縫掖。終老布衣。已爲幸事。其他人世之榮。非所夢想。知子莫若母。老人早見之也。審故不

少待耶。嗚呼。此殊非先母餽子之素意也。母常曰。讀書者非爲科名也。教品力學。先世之清白家風。能因以不墜足矣。猶憶留彌時。猶諄諄然以毋辱先人爲囑。然則吾母之一瞑不顧者。固別有所在矣。蓋嘗思之。當先父長逝之後。門祚衰微。無先母爲之茹苦含辛。手持門戶。而口講文史。則無恆產者無恆心。不肖等零丁孤苦之狀。將益底於何極也。今雖偃蹇窮途。跋胡蹙尾。然粗解詩書。稍嫻義理。先父之澤。賴以不斬於萬一者。誰之功也。可不知所自耶。載展舊圖。當日篝燈相對之情況。歷歷在目。而吾母竟安在哉。此不肖等所以呼天泣血。飲恨無窮者也。

### 北浜風景圖記

昔人謂輞川南北垞。不過一小聚落。他書不經見。自染裴王墨瀋。便成不朽。嗚呼。地之得傳與否。豈非有幸不幸哉。予家本蘆墟。先父晚年厭市居之喧。乃相鎮偏之北浜居焉。時予僅三齡。今廿六年矣。其地去分湖僅數十武。風帆出沒。煙水淪漣。湖中風景。若專爲此浜設者。屋之西有袁氏墓。高出常阜。陟其巔。見湖景尤廣。其下有池。水清而深。輕魚百餘頭。時游戲於藻荇間。旁臥小橋。可踞而釣也。每風日之晨。烟月之夕。移步其間。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思。余幼時無他好。惟喜流連風景。一邱一壑。無日不戀戀於此記。一日者春雨初晴。門外柳作鵝黃色。林鳥爭鳴。予心樂甚。早起曳新製履。獨自出門。彳亍小步。至分湖濱。數其武。默識之意殊得。而岸旁泥尚溼。履塗塗附不之覺。歸爲先母責。慈嬉之態。至今猶歷歷在目也。顧自十二歲從兄遠學。而風景如故。予蹤無數月留矣。今者三十。侵尋倦游未返。憶家鄉釣遊之所。某邱某水。夢寐繫之。爰命畫工。圖其風景。夫豈敢步武裴王。妄冀不朽哉。攜之客中。聊爲臥游之具。故鄉之思。或亦人情所同有者乎。惟是烟蘿久待。猿鶴笑人。十載飢驅。歸老未知何日。昔顏伽先生作魏塘移家圖。吳獨遊。題之曰。只把畫圖誇。似我圖中人。反在天涯。有觀子圖而以此爲說乎。則予無詞以對矣。

### 靈芬館遺址記

予髮未燥時。卽耳頰伽先生名。謬爲鄉里後進。不得一拜先生之故廬。觀其所謂靈芬館者。而憑弔之。慨然想慕其爲人。輒爲之悵然不能自已。今年夏。予見長公。始爲予言。郭氏舊宅。實在至心橋。左而靈芬館。則在宅後。今已夷爲曠地。俗名郭家場者是也。顏垣敗壁中。猶存匾額一字。跡剝落。審視之。彷彿賞雨茅屋四字。其爲先生故居無疑也。予益爲之惘然生感。此地實予幼時遊戲角逐之處。習焉不察。爲可愧也。按先生本貧士。著書才多。買山錢少。嘗屬友人畫神廬圖。其中爲亭爲閣爲軒爲寮者。十有四處。然皆託於虛而神遊焉。非真有此境也。惟此靈芬館。實爲集賓朋。講文史。嘯歌觴詠之地。春秋佳日。名流俊侶。停車問事。載酒尋盟者。殆無虛日。顧客遊半世。既家居之日無多。旋復移家魏塘。曠焉弗居。昔日草玄之地。庭花自落。帶草空青。至今而并片瓦無存。遺跡如掃。天之憎文人極矣。不重可歎也夫。雖然。人世間固無定境焉。有者未必有。而不有者未必不有。畫堂甲第。上聳雲霄。非昔日之豪家乎。當其盛也。聲華煊赫。疇爲其匹。乃時移勢去。未幾而向之所有者。悉已蕩爲荒煙蔓草矣。而况儒者半畝之宮。環堵之室。如靈芬館者。尤易毀敗也乎。顧既不有矣。則亦已矣。乃一經名人所居。其地遂與之千古。郭氏之遺跡杳然。而靈芬二字。則千載而愈芳。有無之說。又豈有定論哉。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畫爲神廬也夫。

## 錢祖憲

### 潘節士觀復草堂剩稿序

昔鄭所南先生。以大宋遺民。身親厓山之痛。感憤無聊。著心史萬餘言。重墮鐵函。鋼蔽深泉。當是時。先生之意。不過欲留此忠孝文章。繫繫足以奠地維終古耳。初何嘗計及於流布人間哉。迨夫胡運告終。中原有主。否泰剝復之機。行將週而復始。於是先生之書。終發露於楮井之中。嗚呼。造物者之於忠孝文章。何若是其愛之篤。而護之周也。吾邑潘節士力田。以班馬之才。拘夷齊之節。自遭國變。杜門著書。思欲存一代之典章。留遺風於末世。上自國史。下

至邑乘。莫不有所纂錄。其作述之旨。類皆垂諸事實。以明大義。初不徒如鄭氏之作。託篇什以寫其黍離麥秀之感而已也。澤溪難作。鴻文鉅製。灰飛烟滅。國史考異。松陵文集諸書。一時抄掠無餘。所以摧折而鋼禁之者。其力且十倍於鐵函。迄今二百餘年。長離片羽。無有存者。蓋至此而幾疑造物者之於忠孝文章。愛之有不甚篤。護之有不甚周也。今歲夏。家兄仲雷忽得此編於舊家。展覽之餘。感慨係之矣。昔孔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盛也。其在於王迹將熄未熄之交乎。彼其時賢人君子。睠然於君父人倫之際。淒楚蘊結。不能自己。而寄之於詩。此箕子之所以傍徨於朝歌。靈均之所以興哀於郢都也。節士之史。春秋之旨也。顧已不可見矣。然其詩類皆愴懷宗國。繫心文獻。則亦史詩之儔也。昔鄭氏之書。其發露在三四百年之後。其時天地清朗。河山無恙。士大夫之讀其詩者。不過發思古之深情。弔既往之陳迹而已。今則滄海橫流。風雨如晦。讀節士之詩。感慨疇昔。俯仰身世。有不捐然以痛。奮然以興者乎。

## 陳去病

### 垂虹亭長傳

垂虹亭長者。吳松陵笠澤間人也。年少好事。任俠慷慨。有策馬中原。上嵩高。登秦岱。觀日出入。浮於黃河。探源積石之志。或更踰塞出盧龍。度大漠。尋匈奴龍庭。躡騰狼居胥山。驥首以問北溟。而後快。願志弗獲。遂棲棲吳越間。年未四十。髮星星白。且病瘍廢一足焉。乃歸隱吳門。居古金昌亭下。要離梁鴻墓傍。以爲與節俠隣。死無憾矣。生平交滿天下。俱無少當意。而獨與故人子柳棄疾善。每郵籤往還。以論所學。問一晤對。輒昕宵難寐。或歌或泣。人莫測其所耿耿也。嘗謂吾生已矣。曾烏足惜。斯文未喪。俾吾得十數智慧兒女。環侍絳帳。左尊鼻。右筆札。俟吾偃蹇其間。吟哦酣適。而後更起迭進。互請所學。吾乃欠伸顧盼。詔席使前。徐徐與之上九天。下九淵。橫目哆口。盱盱睢睢。務竭幽

隱。以適其意而去。而吾且墨瀟淋漓。酒痕狼藉。陶然玉山頽矣。此余心所甚慰也。然而烏可得哉。又謂家貧親老。有馮劉之憾。不克臨眺湖山。嘲弄風月。淺斟低唱。如石帶道人故事。以爲平生大戚。而酒殘燈灺。悲憤中來。聽壁上弓砮然與刀鞘擊響。輒瞿然徘徊起舞。淚簾敝下承睫。掩襟袖若雨霰焉。嗚呼。可以觀其人矣。

異史氏曰。予聞之。亭長好讀書。度通其旨而止。旋易以他。亦略如是不屑屑窺深奧焉。然是非得失。類能道之。尤嗜文章。於詩歌。記。迄碑銘論著。咸有述作。而未暇工也。故其名不顯藝苑間。而江湖誅蕩侘傺無聊之倫。顧獨時時想慕。稱道其爲人。噫。呼。亭長殆古邱民之窮而在下者歟。抑古有所謂傷心人者。亭長其庶幾一遇之歟。然而亭長無述焉。悲夫。

### 周湘雲女史誄并敘

周女史湘雲者。名文雋。上海人。同邑朱葆康婦也。少女愛。待人以誠。無疾言遽色。年十二喪母。哀慕如成人。十九嬾於朱。相得也。居常感念婦德之淪墮。與母教之不昌。以爲時局傾毀。人材銷耗。端繇於此。慨焉欲提其綱而重振之。遂篤志勵學。肄業於務本女塾。冀以身作則。知日本教育之重保姆術也。謂足輔母教所不逮。思東渡以習其規。未行而疾作。當是時。朱君方浮海作壯游。意氣至激昂。若鸞興雲上。不可稍抑遏。女史雖獨居愁澆乎。然心體夫子游學之盛懷。雅不欲以微末亂其衷。故疾日增。而郵筒往來。迄不以告。且仍負笈冒霜雪。犯風雨。日夕行數里。就學不稍輟。會朱君以事歸。見之大驚。亟訪良醫治之。卒無效。死時丙午九月十四日也。年二十有三。君益悲之。爲草行狀。乞詩文張大之。嗚呼。是可感已。君吾友也。其人慕義若渴。負壯懷。常倜然有游新大陸志。其自日本而歸。乎宗國也。蓋抱至不獲已之衷。故毅然感奮。與同志高天梅等。興創健行公學。於邑西門。斬自振其國學。願以凡百草創繁費孔多。君日拮据。攝當至廢寢饋。女史獨出金珥。值數百緡。予之。泰然無吝色。由是校以成立。生徒彬彬。不一歲而

譽滿天下。說者謂諸子任事之勇。而豈知女史固有以陰相之也。嗚呼。不可重哉。余少承慈訓。長作鮮民。痛母儀之難追。嗟坤範之無繼。爰爲哀而誄之。其詞曰。

繫惟淑媛。德音孔彰。鍾秀淞水。作嬪紫陽。蒿日闔範。盡乎心傷。篤志勵行。蕙馥蘭芳。劬瘁逾節。疾瘥薦殃。振振夫子。南國之英。壯游海國。鳳舉龍驤。懼輟其業。匿不以詳。着屐就學。蒙犯風霜。晨出暮返。依然故常。颺風忽吹。海波飛揚。游子嗟悲。歸乎故鄉。負慚蓬首。疚心樂羊。庶幾有詞。涕笑韓房。如何入室。見此羸光。膏沐失彩。故劍韜芒。別非蕉萃。見異姬姜。和緩束手。瘵藜終凶。吁其悲哉。神州失紀。大道淪亡。求野弗獲。多士傍徨。夫子英卓。仗義慨慷。手闢橫舍。秀髦觥觥。俠者女史。英爽無雙。傾簪相欵。斂劍焜煌。裘葛載敝。薰琴更張。瞻茲大廈。憶彼慈祥。校則由是。而人竟亡。嗚呼悲哉。走與夫子。同術同方。欽聞徽蠟。哀此相莊。濡翰有作。誄短心長。庶幾昭格。以奠椒漿。嗚呼哀哉。

## ■ 軒亭弔秋俠文

戊申春仲。予在東中。寒雨連夕。積陰成晦。海風大來。嘯號如虎。閉門獨坐。憂思滿懷。既聘望會稽之山。若在冥冥。不一露蒼翠。而鑑湖淤塞非故。亦尋求無蹟。竊慨方茲日永。而爛漫不發。秋氣襲人。豈非天地山川亦有時而惻但歎。不然非常之變。醞釀於下。久而不伸。乃致此耶。因步東市。過古軒亭口。或告予曰。是卽鑑湖女俠絕命處也。感念往烈。不覺徘徊。未能遽去。乃爲詞以弔之曰。

翳彼姝之矯矯兮。寧婉孌之奇姿。幼婉婉而淑順兮。聆母教以多儀。既棲遲於瘴海兮。又容與乎江湖。嗟遇人之不淑兮。空流涕於閨房。乃牽車以北赴兮。望燕雲而馳驅。冀所天之一悟兮。當含笑以弄雛。胡樂羊之不我觀兮。空悵悵而擲梭。黃巾條其紛起兮。又禍患之重罹。嗟國恥之不洗滌兮。乃重覩夫穹廡。奚終古之能忍兮。獨東望而脚蹶。卒翩然其長往兮。遂弔節乎閨蓬。每陳詞而慷慨兮。追俠概於咸洪。彼紛紛之隕涕兮。甯不有動乎其中。夫越女

之好劍兮。勾踐以之稱伯。彼越縵之流傳兮。倘原本乎采葛。惟斯人之儻兮。殆熟聞此掌故也。拂干鏃而四顧兮。吾固知其所撫也。胡昊天之不弔兮。獨降喪於斯邦。既橫尸於皖北兮。之集矢於其躬。當石紐之斷折兮。遽鴟血之流紅。嗟斷草之爲讖兮。徒秋雨而秋風。雖冤禽之不瞑兮。夫固求仁而得仁。尙耿耿其何怨兮。矧窆葬之獲麟。左孤山之梅鶴兮。右于岳之高墳。亦英英其鼎峙兮。何蘇小之足云。獨後死之錄錄兮。竊瞻顧而傷神。中原黯其若晦兮。更濟之以妖氛。求倉海而不得兮。徒含恥而帝秦。疇輟耕而歎息兮。終然貽笑於其人。用空山其被髮兮。矢巢南之素心。庶腥穢之不我辱兮。而聊慰聖秋氏之靈。重曰。鬚眉替兮。巾幗起兮。孽苴苴兮。獨芟薙兮。命之衰兮。禍駭集兮。隕厥躬兮。亦君子兮。我之悼兮。愧無地兮。腰一觴兮。孰能已兮。

## 南社集序

蓋聞隆中促膝。猶傳梁父之吟。廡下賃舂。未忘五噫之句。投清流於白馬。詩品終存。極遷謫于哀牢。雄文獨健。自古羈人貶宦。寡婦連臣。才子狂生。遺民逸士。苟其遭逢。輒軻侘僚。窮塗志屈。難伸身存。若歿。莫不寄託豪素。抒寫性情。對香草以含愁。懷佳人其未遠。悽馨哀豔。紛綸蘭之簫。悵惻纏綿。曲盡溫磨之致。入么絃而欲絕。彈不成腔。未終卷而悲來。涕先霑臆。凡若此者。其故何哉。亦謂誼存忠厚。不離江湖魏闕之思。意切憂傷。遂多匪風下泉之什。詞雖嫌其過激。心欲往而仍還。湘水沈吟。比三閭兮自溺。江南愁嘆。等賈傅而煩冤。此不得已者一也。抑或攬髻邱之葛。重慨式微。采首山之薇。將歸曷適。竹石俱碎。悽悽朱鳥之珠。陵闕何依。黯黯冬青之樹。吊故家于喬木。廈屋山邱。尋浩劫于殘灰。銅駝荆棘。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而且乘車戴笠。交重金蘭。異苔同岑。誼託肺腑。攜手作河梁之別。蘇李情殷。聚星應奎斗之芒。荀陳契合。或月明千里。引兩地之相思。或陵笛山陽。恨九京之永逝。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要諸固緣。都成感慨。偶逢好事。遂爾風流。南社之作。得毋類歟。然而語長心重。本非無疾以呻吟。興往情來。畢菀



傷時而涕泣。寥寥車轍。不同幾復當年。落落襟懷。差比河汾諸老。辨足音于空谷。一二蹇然。追逃社於前盟。數人而已。每相逢其慟哭。或獨往而迢遙。時從詹尹卜居。輒向祝宗祈死。黃冠野板。驚看方外之人。踟地踏天。如抱無窮之恨。倘逢忌諱。必疑當代之怪民。幸託清朝。便爾疏狂。以玩世。不祥文字。敢希壬申文選之倫。終古河山。用依次尾國璋之業。大夫君子。倘無罪焉。幼婦外孫。且自賞也。吳江陳去病。

## 柳棄疾

### 雲間趙生傳

庚戌九月二日。雲間趙生。以微疾歿於里第。其友生柳棄疾聞耗而哭。有祝予之歎。憫其行之劬而壽之促也。思傳以永之。傳曰。生名增煒。字伯延。號拜一。余別字之曰巴裔。江南華亭人也。生而敏慧。顧寬柔自克。不槎枿顯圭角。與人交。煦煦藹藹。若不盡其誠者。人以其愛且敬之。又美丰儀。嫻文史。羊車過市。玉山朗朗照顏色。揮毫染翰。自髫年時已驚老長矣。歲丙午。入海上健行公學。始與余同筆硯。健行者東南志士所樹立。思以任俠仗義。號召當世。倡信陵三千。田橫五百之風。繼愛國學社。而有聞於時者也。故莘莘學子。百有餘人。感悲歌慷慨。龍驤虎視。有不可一世之概。而生與金山金兆芬。獨靜婉若好女子。玉樹臨風。芳蘭竟體。終日相對。令人意消。嗚呼叱咤者。當之輒百夫俱廢。顧有所撰述。則又轟雷擊電。駭龍走蛇。未嘗不擊蒼鷹而貫白虹也。余庸是尤重二生。會金生感時疾。幾不可治。別賃廡校外。余亦移居其室。任調護之役。生晝則伏案攻書。夜輒纒被就余宿。當金生病危時。至終夜不能交睫。起視室中。茗椀藥鑊。在在作可憐之色。冷月墜地。淒風入簾。宿鳥驚飛。寒蟲獨咽。則悲從中來。雖不敢放聲一哭。而淚痕固已斑斑漬襟袖矣。已而金生病初愈。強起歸里。不復出。生益廢然。自聊。遂去而遊南都。入江南高等學校。余亦倦遊杜門。踪跡不相往還。及明年丁未。健行星散。而世變麻起。復如波譎雲詭。音問愈疎。戊申歲暮。始一晤生。

於海上。時則湖海故人。猶在羅網。哀時愴舊。百感橫胸。夜漏三下。悽然揮手。幾不復知人間何世。而萬劫千生。余與生相見之緣。亦遂止此矣。悲夫。悲夫。生之歿也。春秋二十有口。配沈女士慕貞子一。纔四齡耳。母夫人早世。獨老父健在。有弟誦夏。賢而多病。寡妻弱子。煢然在疚。固知生之不瞑目也。余又何言以慰生於地下哉。柳棄疾曰。生少好吟咏。年十三。卽斐然成章。在健行時。課假輒以詩詞相質。雖未遽深造作者之室。然三日於菟。氣能吞豹。知終非碌碌者比也。自負笈南都。列心科學。斯事遂廢。推生之心。豈不謂天方喪亂。思成一材。爲世自効。弗肯以無用間有用。蹈昔賢玩物喪怨之譏哉。顧屠龍未就。賦。騰先悲。寧非命耶。昔詩人如李長吉。不幸早歿。而投溷之餘。終傳百世。使生閉戶下幃。五年讀書。縱不敢望長吉。卽老夫終當讓生出一頭地。然生終不欲以彼而易此。斯亦青主所謂埋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爲告後來。勿以篆刻雕蟲之末。掩其揮戈化杖之心可也。

## 鈕鳳生詩敘

滄桑小築遺詩四卷。舜湖鈕希鵬鳳生著。鳳生既歿之六年。其故友陳次青攜以示余。且曰。鳳生負美才。而不永年。所可存者僅此。懼其久而弗彰也。惟吾子鉞之。余既受讀其詩。復循覽次青所爲傳。竟乃作而言曰。舜湖文史之傳。崛起於孟頫。張皇於甫草。此夫人所習知也。自乾嘉中葉。史亦霞以沉博絕麗之才。蜚聲秦楚。掩迹下計。而王旭樓結交賓客。治金石目錄之學。亦時時留心文獻。輯松陵見聞錄。盛湖詩萃。闡幽表潛。厥勳爛焉。楊辛甫任甫。開紅梨之社。同時流輩。若周柳初。金甘叔。以及三張昆季。筠友。薇人。薌史之倫。相與更唱迭和。推襟送抱。復有寓公名宿。參互其間。時爲賓主。彬彬乎極一偶之盛已。沈沃之後。起受衣鉢於桐城。踐徑稍別。而仲澄生。鄭理。卿寅。卿益。以經世自命。遭時喪亂。慷慨悲歌。壽不中身。厥緒未竟。李匏齋。沈蒙。盧施孚。董繼之。流連文酒。復數十年。迨諸老凋喪。風氣漸衰。劍林見果。獨有冬花王翁。晞其微矣。鳳生裙履少年。志於風雅。跡其伏處市廛之間。握算持籌。不妨吟咏。

行事雅類三張。而感時撫事。義存軍國。則又有二鄭之風焉。使天假之年。砥礪學問。安知不能追前修。光里乘。乃鳳姿未耀。鸞翮先鏃。斯其不幸。豈爲一人。粉社梓鄉。實同悲憫。宜乎次青之泣黃墟。而賦鄰笛也。余自移家禪湖。去舜湖不三十里。又幸得備館甥於二鄭先生之後。時時來往其地。而次青亦以禪湖舊族。客授斯邦。論文校藝之餘。出此編相質。感甚惓惓。死友不忘久要。殆爲今世所難能。以視朝徵逐而夕淡忘者。相去遠矣。余雖不文。可無一言以塞其請乎。故書於簡端如此。庚戌九月。分湖舊隱柳棄疾敘。

### 周烈士實丹傳

周烈士實。字實丹。號無盡。別號和勁。原名桂生。官劍靈。淮南山陽人也。生而有志。負儻才。尤耽文史。能詩善飲。故又自號山陽酒徒。云。性不諧俗。時爲鄉里小兒所擲。揄旣來江南。肄業兩江師範學校。遂移家青溪桃葉間。遭時喪亂。感慨淋漓。一發之於詩。所詣益進。歲己酉冬十月朔。余與同邑陳去病。金山高旭。創南社於吳中。四方賢傑。聞聲相思。烈士偕女弟芷生。邑人周偉。夏煥雲。亦惠然肯來。稱社中眉目。復創淮南社。爲梓鼓之應焉。明年秋。同社高燮。高旭。何昭。姚光。蔡有守。結伴遊金陵。烈士傾蓋歎然。登臨憑弔。唱和盈帙。酒痕墨瀋。狼藉旅邸。則有白門悲秋集之刊。烈士自敘。所謂淒馨哀豔之詞。足以上繼宋玉九辨者也。又明年八月。義師起武昌。南朔響應。獨金陵猶爲虜守。烈士不欲居危邦。全家歸淮上。而身自迂道過余於申浦。一宿卽別去。已而蘇常揚鎮。相繼反正。烈士聲大義於故鄉。被舉爲巡邏部長。登壇誓衆。辭氣凜然。虜山陽令姚榮澤者。陰賊持兩端。不利烈士所爲。私率役掩捕之。被執不屈。遇害。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秋九月二十七日。春秋二十有七。夫人王氏。女子子一五齡。男子子一。生未及期。流離奔竄。慘哭靡狀。老父叔軒先生。七十老公。橫遭桎梏。虜令謀鋼之十年。俾杜後患。會淮人有責言者。虜令懼逸去。始得出家本耕讀。迨遭蹂躪。無以爲生。嗚呼慘矣。同殉者邑人阮式。字夢桃。亦淮南社中人。剖腹而死。厥暴

尤烈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家淮上。時與同邑棠隱女士相友善也。棠隱懷才抱奇。而所適非偶。復中道夭折。遂發憤嘔血死。烈士爲立傳表彰。復繪秋棠圖以見意。徵囊中作者題詠殆編。自撰秋海棠絕句。前後無慮數十疊。余觀烈士生平。蓋纏綿悱惻多情人也。一朝見危之授命。慷慨慕義。奮爲鬼雄。賢者不可測。亦足爲我南社光矣。方武昌建義。而烈士友菽卿女士居夏口。烈士心危。心賦詩示余。有英雄已分沙場死。莫遣蛾眉繫我思。句。其冬夜感懷詩又云。傷心亂世頭顱賤。黃祖能臬禰正平。嗚呼。此殆所謂詩讖者非耶。白龍魚服。黃犢平陵。磨盾雄才。遽弱一個。他日義旗北指。當以一杯酒。招烈士之魂而奠之。

## 阮烈士夢桃傳

阮烈士式。字夢桃。號翰軒。別號漢宜。原名書麒。周烈士實丹鄉人也。生而穎悟。長負魁奇磊落之才。不屑以雕蟲小技自鳴。然下筆千言。縱橫辟易。論者輒推爲文壇健將云。肄業江北高等學校。繼游金陵。入甯屬師範學校。文譽益著。過江名士。周阮齊稱。白門儕輩中無其匹也。先後主皖南宣城模範小學。淮南敬恭學校。山陽高等小學講席。任上海香港鳩茲宛平諸報社通信。時南社社友咸甯李瑞椿創克復學報於海上。慕烈士名。亦時以文字相譁諉焉。烈士生平持民族主義甚堅。讀思痛錄諸書。輒唏噓太息。廣州義師既敗。聞耗扼腕痛不欲生。每潺湲流涕曰。我漢族其遂長此終古乎。及聞武昌樹幟。薄海景從。則浮白擊節。作石勒語曰。賴有此耳。素與周君交莫逆。淮南社之創。共執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爲依歸。而虜廷僞吏。與強宗豪族。則疾之若仇。蓋出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云。值袁浦兵潰。鎮揚反正。周君棄學返淮。與烈士共謀保障鄉里。恢復南都。遂有巡邏部之創舉。周君爲長。烈士副之。內靖羣盜。外禦潰兵。時清江鼎沸。而淮上晏然。則烈

士與周君功也。然忌者已瞋目視。攘臂起矣。九月二十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復。萬衆臚歡。獨虜令姚榮澤避匿不至。烈士知其反側。以大義責之。虜令陽唯諾謝過。而密謀所以報烈士者。二十七日。誘執烈士與周君於淮城府學魁星樓下殺之。屠腸決腹。比於徐東浦之殉。皖難嗚呼慘矣。春秋二十有四。遺著啼紅慘綠庵雜識。及翰軒叢話。幸未散佚。藏皮待梓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就逮時。捕者并及其弟錦麒。賴仲兄玉麒力持得脫。厥後虜令欲盡捕周阮父兄。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是烈士兄保麒。玉麒輩。先後避地潤州。奔竄流離。稍稍復仇之舉。虜令遂嚮壁虛造。評烈士之死。玉麒實與聞告密。其陰險如此。嗣鎮軍支隊駐淮。有問烈士與周君死狀者。虜令震駭失措。遽私遁南通焉。會周君父叔軒先生出獄來海上。南社同人始悉殉義顛末。思昭雪其冤。同社茗溪陳其美。經營革命十餘年。發難攻江南製造局。傳檄定江左。遂建牙滬。上同人告以虜令無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無以謝天下。其美以爲然。遂行文南通。大索虜令。既就獄矣。而南通聚紳張管。夙與虜令有聯。且利其贓。私匿不檻申。虜令復四出奔走。至上書大總統孫文。文令下。復不得要領。其美憤急。馳電力爭。意謂吾輩革命本旨。實因亡清政治之不平。今願瞻民國。猶我大夫深負初衷。今日之事。若不得當。義旗回指。首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辭。費非我開。敢告天下云云。文意始悟。覆如其美旨。海濱慷慨之士。讀其美文。至有感激泣下者。或謂胡虜未平。非吾人內訌之秋。不知舊邦新建。首重刑賞。刑賞不明。木實先撥。縱中原廓清。而厲階終梗。不及十年。國其爲沼乎。故今日之爭。實關民國之榮枯。豈僅僅爲一人恩怨地哉。皖人夫己氏。嘗賣文於克復學報社。復主某報事。亦與烈士有聯。烈士死。夫己氏袒虜令。以與清議抗。嗚呼。人心死。公理絕矣。同人念大仇未復。虜令稽誅。無足稍慰烈士與周君在天之靈者。爰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開會追悼。玉麒持烈士狀。乞余一言。義不獲辭。遂排比其事。而繫以議論。俾後之撰民國國史者。有所取裁焉。

## 追悼會祭周阮二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有一日。追悼會同人。敬以熱血滿腔。心香一瓣。致祭於山陽殉義烈士周君實丹阮君夢桃之靈曰。嗚呼。往讀韓退之張睢陽傳。至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未嘗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拔劍起舞。繞室狂走。不能自己也。天下無不死之人類。更無畏死之革命黨。二烈士人也。又革命黨也。生寄死歸。付諸造化。斷頭瀝血。還我自由。死何足奇。慘死又何足恨。所痛者。二烈士不死於光復以前。而死於光復以後。不死於沙場。而死於東市。不死於祈戰死。而死於莫須有。不死於青天白日。而死於漫漫長夜。謂二烈士當死。何以孫中山黎宋卿至今不殺。謂二烈士不當死。則姚榮澤又何以至今生也。嗚呼。祥麟威鳳。遽入網羅。社鼠城狐。誰爲戎首。鈞天沈醉。問上帝其無言。畫地爲牢。對獄吏而誰惜。要之龍性難馴。鸞翮易毀。甯爲玉碎。毋爲瓦全。此二烈士所由死歟。同人等或聯盟社。或共里閭。伏劍當時。已愧田橫之客。斬衣今日。誰爲智伯之臣。疾首痛心。亦固其所。乃有萍踪絮跡。覩面無緣。塞北江南。聞名不識。顧亦素車白馬。迎范式於夢中。斗酒隻雞。祭橋玄於身後。斯又人心之所以垂死而不死。天道之所以將絕而未絕也。嗚呼。秦庭羈客。久賦無衣。建虜亡臣。尙稽顯戮。烈士之目。瞑乎不瞑。况又議知誤國。盪虜無人。北庭小醜。尙嬰僭竊之尊。南都政府。復有遷移之議。降旛一片。行見重出於石頭。鑄錯六州。終已不逢。夫干莫。江左爲二烈士舊遊。他日化鶴歸來。亦有銅駝荆棘。新亭對泣之感乎。嗚呼。滄海橫流。神州陸沈。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猿鶴蟲沙。同歸於盡。吾儕方祈死之不暇。又豈徒爲烈士悲也。嗚呼。哀哉。尙饗。

## 丹徒趙君傳

自五胡亂華。一馬化龍。而京口一隅。蔚爲南朝重鎮。所謂北府酒可飲。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謝。寄奴挺生。內訌既清。戎車遂駕。陳師廣固。慕容就擒。因壘長安。姚泓而縛。於以正猾夏之誅。雪陸沈之恥。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於鏖武功。猗歟休哉。蓋自瑯琊南渡以來。祖逖桓溫所未有也。昔無忌異代。漢高招悵於夷門。端木問仁。尼父

咨嗟於微管。雄風雖逝。芳躅未淹。誦稼軒尋常巷陌之詞。冠帶遺民。有餘慕焉。顧或謂奇奴醉心禪讓之業。倉皇南返。委棄地於赫連。恢復中原之烈。唾手棄之。故毀譽猶半。千載而下。漢厄重罹。土不帝秦。人思覆楚。適有天水王孫。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餘烈。鍾江山之間氣。慨焉欲挽天地而澄清之。櫛風沐雨。有志於救民。黃屋左纛。無心於嬰網。以視寄奴。楚社方夷。宋臺早建。公私之判。愈乎遠矣。顧虜倖方張。義旗屢仆。出師未捷。賈志長埋。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白魚遲躍。黃鳥先歌。甯非義軒之不幸。而華夏之大哀乎。四海雖遙。百世雖遠。悲歌慷慨之士。猶將憑弔前人。慕義無窮。而況義託同盟。身慚後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於燕然。有道之碑。遽徵夫玄壤。江村六月。朔風夜號。鬼雄有靈。庶幾相余。淚濕險巖。魂填冥渤。後有來者。請視斯傳。傳曰。君諱聲。字伯先。姓趙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爲鄉老。有聞於閭里。君生而有志。龍行虎步。瞻視非常。既負奇慧。復擅神力。慕義若渴。疾惡如仇。大港固有虜吏。一日捕市人置獄。其母泣請於君。父遂巡未應。而君已入獄。破械挾囚出矣。時年甫十四。一市皆驚。吏亦無如何也。少負神童之名。九齡應試。邑令欲畀以冠軍。君顧弗肯。循繩墨。作字大小錯出。縱橫溢尺幅。乃已。稍長。成諸生。復舉拔萃科。才名籍甚。會科舉廢。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焉。自滿洲盜中國二百數十年。胤禎弘歷。屢以文字興大獄。士無敢言種族者。民益憤然。忘仇事虜。太平天國坐是敗。談者猶寇洪王帝。愛親勿悟也。孫逸仙建義惠州。響應未衆。踰歲而蘇報倡道於滬濱。昌言夷夏之防。鄒容諸子相繼起。著書立說。民族風潮。始一日遍東南數省。君自肄業陸師時。已隱然自任匡復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氣益發舒。嘗率部下謁明孝陵。猝詢其衆曰。若曹亦識此爲大明太祖高皇帝。寢乎。衆有知有不知。則雜然應。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漢族。功業隆重。無與此倫。至聖安而復亡於虜。閩浙繼陷。滇黔忽諸。地下有靈。弗來享矣。吾曹亡國民。其何以報前皇。衆皆失聲痛哭。復雜然和曰。唯主將令是從。君喜。撫循之益力。語駸聞於虜江督。將中君以危法。顧事無左證。第罷其職。所部兵士。夙歸嚮君。臨別贈言。淚盈盈承睫也。君既不得志於江南。則北走津沽。從皖人吳樾遊。吳之將刺虜西端方也。君實與其謀。多所擊劃。

謀定。吳促君南行。君貽詩告別。吳答以書曰。每誦君詩。不覺心酸淚落。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感人之深也。復謂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蓋以程嬰杵臼之誼相勗云。及副軍誤中。吳以身殉君。益指天割地。誓有所爲。遂入粵。復任新軍標統。會廉州以抗稅樹幟。士人劉恩裕爲之魁。四方志士多歸入其軍。勢稍稍張。虜粵督命君率師禦之。君既抵境。密遣部下通聲氣。顧劉起草澤。無足共事。虜將郭人漳與君同行。又時製其肘。君怒。謀誅之。弗克。知事未可爲。遂馳書告志士使他去。而劉黨亦分道離散。廉事遂定。君設宴廉之南門外海角亭。招諸將校痛飲。酒酣。卽席賦詩。有八百健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蓋君以所志弗就。徒爲虜馳驅。不能無所怏怏也。顧郭人漳已冒其勳。受虜上賞矣。君既旣師旋廣州。虜粵督張人駿。亦器其能。將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江南密電戒張。謂君才堪大用。顧志弗可測。毋養虎貳腋。致自貽患。張獲電。遽削君兵權。使爲陸軍小學監督。未一月。復降督練公所提調。君知無望於內。遂請急歸吳。一省其家。復走香港。謀大舉焉。香港密邇兩粵。又爲虜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腐聚於是。既獲君來。咸大驕怍。君有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虜吏不相中。謀藉其力。以覆廣州。一旦度庾嶺而北。中原可圖也。因屬其事於皖人倪映典。而已爲之謀主。顧事終弗集。映典殉焉。虜吏知謀出於君。懸五萬金購其元。偵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初揚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時。曾隸君麾下。受其陶鑄。及虜會載滯那拉母子。相繼暴斃。熊遂起兵於安慶。事敗走海外。謀刺載濤於哈爾濱。機洩死之。君素未以國士期熊。聞耗歎息曰。昔在金陵。賢豪輻輳。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會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窟。刺攝會載濤。復不得當。且被囚。君益發憤。遂奔走南洋羣島。遍訪其豪傑。備軍實購器械。期年而後有成。將以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潛師襲廣州。推黃克強爲總司令。率同志先期入粵。而君與胡漢民駐港備後勁。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一國之士。相繼來會。論者咸謂中興有日矣。會粵人溫生才新自南洋歸。狙繫虜將軍孚琦。殪之。廣州大震戒嚴。而虜之詞人。有側身吾黨者。復漏師焉。虜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益擁兵自衛。且下令大索黨人。知謀洩。有



議解散爲後圖者。克強持不可。謂網羅已布。散無所之。戰亦亡。不戰亦亡。不如先發事。縱弗成。猶足以謝天下。而激後起也。衆曰諾。三月二十九日。遂攻虜督署。入之。張鳴岐倉皇洞垣。如狗竄遁。義師既失張。而李準兵復大至。乃巷戰。人自爲鬪。無不以一當百。殺傷相當。顧衆寡弗敵。卒敗。北。石經武、宋玉琳、石慶寬、喻倍倫、姚國樑、秦炳、王明、韋雲卿、羅節軍、周華、勞肇明、李芬林、常拔、杜鈺興、黃養臯、李晚、王鶴明、李文楷、馬呂、羅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饒輔廷、李羣、陳文坡、陳文有、嚴雁廷、黎開、龐雄、羅聯、羅裕光、梁緯、徐明、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葵、陳可鈞、陳更新、馮敬、劉元棟、吳適、劉六湖、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虞金鼎、周團生、吳順別、丁細弟、柯刁爲、劉枕玉、陳志、徐晒西、封來冕、阮德山、華金元、林華嵩、周增、林清華、劉爐、陳文、李仲、陳保榮、李自恩、林榮平、張作游、陳作新、吳炎妹、林七妹輩百餘人。先後死之。獨克強等數人得脫。間道走香港。初君與克強約。師期既定。卽親入粵會。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粵渡港。謂機械已漏。事且弗諧。君因留港俟之。而不虞衆之驟發也。既得密電。知有二十九日之舉。卽倉卒就道。舟行晦。日晨始抵廣州。則事已大去。黨人盡死。遂復回港。感憤成疾。廢寢忘饋。醫者謂難生於腸。請割治。君急於離港。弗允。顧病益甚。黨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遷延日久。體弱癱成。亦已無及矣。君初病。神志猶清。旣施割治。翌晨略黑血。遂昏憤。時狂呼曰。黃帝來詔。或曰岳武穆來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九。克強諸人殯之於港。顏其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

柳棄疾曰。得臣猶在。晉憂未艾。伍員不來。楚其旰食。人才之關係於國運。豈不重哉。廣州義師雖敗。識者謂克強有天才得脫。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捲土重來。天下事未可知也。虜廷以君再蹶再起。事敗而名愈張。忌之益甚。復疑其伏處大港。緹騎絡繹。鄉里騷然。豈知君不死於沙場。不死於柴市。而遂奄忽牖下乎。北征葛相。遯痛殞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終不欲漢族中興耶。何奪我伯先之速也。嗚呼痛哉。君嘗爲友人書聯。出句用汲古得修綆。友曰。偶句其盪胸生層雲乎。君曰。吾不作頭巾語。乃大書交情脫寶刀五字。書法奇崛。下鈐一私印。則天水王孫也。時

作小詩。尤饒奇氣。舒捲雲霓。吞吐沔岳。益岳鄂王石翼王之倫。豈亭句小儒所能夢見哉。飲酒可數斗許。醉後有力如虎。其自粵反吳也。僚友爲置祖筵。既醉則漫罵其座人。伸足蹴垣。深入者數寸。力拔之出血。涔涔不顧。既抵泥濱。與余邂逅於酒家。介丹陽林懿均而訂交焉。終席無一語及國事。明日卽別去。然余觀君眉宇間英氣咄咄逼人。雖微林君言。亦知其非當世第二流矣。聞君首途時。遇豪強爲不義者。奮拳毆之。至垂斃。幾扞文網。益想望其爲人。自君走海外。復遭名捕。萍蓬踪跡。不復可親。去歲九月。君客遊檳榔之嶼。始屬蜀友雷昭性輾轉存問。泊余裁書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復以書來。詞曰。別來三載。相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古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少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堵物尙虧一篑。就力所到。已窮。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殆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困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卽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却。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余旣得書。而力未能報。乃賦時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星穹諒。忍死猶堪睹凱旋句。蓋自憐蟻蟲下才。謬廁同盟之末。旣不能如終軍之請纓。復不能如卜式之輸財。內疚神明。外慚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專車之骨。獲免於塗山。羊裘之足。得加於文叔。實非大幸。詎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鶴。旣反袂於黃花。賢者龍蛇。忽招魂於朱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來者難誣。沈書督井。終開大明之天。抉目胥門。會見勾吳之沼。西臺羣羽。尙有餘哀。南國夷吾。詎無佳傳。爰以祈死之范文。勉爲執簡之南史。君眞諸葛大名。垂宇宙之間。我愧尼山絕筆。繼春秋而後。

### 爲趙伯公先遷葬募捐啓

今夫升沈魂魄。以蒿里爲依歸。模範英雄。本吾人之特性。是故陳王首義。漢高置守於芒湯。子房報韓。宋祖流連。

其芳躅。冬青杜宇。千秋義士之墳。斗酒隻雞。一慟故人之墓。豈有游遭多難。暫羈異域之孤魂。已定中原。不反首丘之遺蛻。如我同志。趙公伯先者。不可恫歟。維公天水王孫。丹徒布衣。地擅金焦。固宜鍾靈毓秀。天生豪傑。自爾起羣。絕倫。住寄奴之巷陌。虎步龍行。擅鄧禹之華年。鬪薰雪白。時也九衢無主。神州陸沈。冠帶遺民。百年淪於臣虜。蠻夷大長。奔葉肆其淫威。閩閩繹騷。黎庶塗炭。公乃攘臂崛起。列心經營。奔走風塵。號召奇俠。蓋敞屣黃屋。公原無利天下之心。而荆棘銅駝。虜實有亂諸華之罪也。唯是魯戈雖奮。胡運未窮。風寒易水。翻傷劍客。於藥囊。草長江南。遂解兵權於杯酒。既稅珠江之駕。見妬蛾眉。終浮香海之航。暫修鸞翮。時則同仇兵鯁。心傷羊石之軍聲。國土名成。淚灑蕪城之王氣。南風不競。北虜猶張。公也豫州座上。而脾肉興嗟。隋帝鏡中。頭顱自喜。江東子弟。誓將捲土以重來。南海波濤。便欲乘風而遐舉。於是旌旗百道。定入粵之謀。訓練十年。雪沼吳之恥。將謂投鞭江上。氣懾名王。聚米殿中。目無狡虜矣。何意刁豎漏多魚之師。前驅敗績。王濬失樓船之利。後援踰期。神謀再誤。遂使田橫五百。同殉海。黿頭羽八千。不歸吳會。化三年之碧血。烈士埋冤。護萬古之黃花。鬼雄夜哭。而公亦神傷心死。氣盡淚枯。北堂謾草。詎可忘憂。東海神方。難期續命。嗚咽渡河之語。留守云亡。淒涼五丈之原。出師未捷。是雖天崩地圻。不足喻其震驚。而石爛海枯。未堪銷此長恨者也。時以神臬久穢。非毅魄所心安。王路未夷。欲歸魂而道阻。遂爾一棺旅葬。咽海島之潮音。坏土長埋。弔墓門之宿草。英雄末路。吁其悲矣。今者天步肅清。醜夷奉手。中原父老。再覩冠裳。南國江山。重欣日月。亡秦祀夏。雖天意之有歸。沐雨櫛風。問元勳之誰屬。某等以爲蓋棺論定。豈無水源木本之思。而旅櫬久稽。不少故國舊都之感。用發宏願。誓安英魂。遷窮海之高墳。作長江之砥柱。庶幾南徐北固。風景不殊。風馬雲車。精靈陟降。嗚呼。千金市駿。燕昭王豈遂少嗣音。集腋成裘。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心匪轉石。智等乞醢。我兄弟姊妹諸姑伯叔。幸無尤焉。是爲啓。

## 李凡

近代名人文選 李凡

### 音樂小雜誌序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輒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鵑啼血。疎砧落葉。夜雨雞鳴。聞者爲之不懌。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礮磅訇磕。谷震山鳴。懦夫喪魄。而不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爲。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靡殊。醫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蠱達。瓊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滃水湧。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甯有極歟。乙巳十月。同人議創美術雜誌。音樂錄焉。迺規模稍具。風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勢成。不佞留滯東京。索居寡侶。重食前說。負疚如何。爰以個人綿力。先刊音樂小雜誌。餉我學界。期年二冊。春秋刊行。蠡測莛撞。矢口慙訥。大雅宏達。不棄窳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嗚呼。沈沈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渺。淒涼帝子之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鈞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冥想前塵。輒爲悵惘。旅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時丙午正月三日。

### 高 燮

#### 薛劍公先生集跋

羊城於前明。久稱多學道能文之士。是故理學則陳白沙。湛甘泉。其尤著也。而因以興起者。有龐弼唐。黃雪蓬。文學則黃泰泉。其尤著也。而相從應和者。有梁公實。黎惟敬。歐楨伯。當明之季。則有陳恭尹。鄺湛若。蓋數先生者。余皆

得讀其書誦其詩矣。間嘗於景仰之餘。邈然遐想。意其山川雄厚。風土淵美。必更有奇偉可喜之人。生於其間。爲余之所未得聞者。去年秋。得交廣州蔡子哲夫。廣州昔羊城也。而蔡子知余喜表彰先哲。乃出其手抄邑明遺民薛劍公先生集。詩爲南枝堂稿。文爲蒯緜館草。都數百篇。寄余請爲序。先生名始亨。字剛先。號劍公。郡諸生。明亡後。卽棄儒冠。杜門探蹟。潛心內典。然觀其文。未嘗作放下語。其詩亦抑鬱離奇。若茹大鯁蓄古劍。一輒驚異。因自號劍道人。足以知其雖清藏伏匿。而志固不能以磨折損也。與陳恭尹。鄺湛若。相友善。時時見於詩篇。人亦與爲相類。乃余向所謂當必有其人而未得者也。顧世皆知恭尹。湛若。而無有知先生者。則以先生禪林隱逸。每喜從緇羽者遊。不肯與當世鉅公相交接。而其詩若文。至今未顯故也。謝康樂有言。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於禪者。先生於博學奇才。深造自得。而每側出於禪學之一途。言之似甚有味者。殆真夙具慧業者歟。然余考勝朝之末。通臣處士。往往多託於禪以自晦。則禪也者。固當時逃名抗節之淵藪也。先生之窮內典。侶緇流。其果禪耶。否耶。抑余聞白沙。甘泉。儒之醇乎。醇者也。而白沙之學。宗自然。其大要曰。靜養中出端倪。乃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甘泉之學。生心性合一。其大要曰。隨處體認天理。乃釋氏卽佛卽心之說也。由此觀之。卽禪亦何害於道哉。余知此書出世。之讀者。將必以禪爲先生病。故爲論之如此。且以明道德文章。必求自得。若但誇一二關佛之言。以爲儒之道在是也。則非余之所敢知矣。庚戌六月。雲間後學高燮敘。

### 先聘妻壙銘

先聘妻華亭顧氏。陳黃門侍郎野王之系。世居亭湖。某銜名某長女。歲乙未。先府君爲余聘焉。其嫂何。余舅氏姊。間從親故言。必道其小姑婉順。余聞而竊喜。明年冬。忽以疾來告。越一日而凶閭至。在清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年十八時。先府君棄養未餘歲。孤苦餘生。更遭不幸。痛可知矣。余往視其殯。筭而殮。循俗也。則見其父若兄若嫂。

哭皆失聲。母氏周方病。以傷女故旋歿。余以是信其賢而益悲其年之促。歲戊戌。余既奉其主歸。今忽忽又十餘年。余數子皆已成童。念聘妻之樞。尚在顧氏墓道。雖古制有女未廟見死。則葬於女氏之黨。然此禮今不可行。而世亂日亟。久厝未安。因卜地於秦山之左。將於辛亥年十一月二日。迎其柩以葬。更植梅百樹。以妥其靈。嗟乎。聘妻一弱齡女耳。宜無卓卓可見。與余未有夫婦之素。尤無情好之可言。是以余所能述者止此。可哀也已。銘曰。

梅花如海。擁護佳城。他年見汝。證以茲銘。

### 吳日千先生集序

余往讀杜九高登春社事。本末所稱。幾復兩社翹楚。而終身高隱者。二十餘人。我邑吳日千先生與焉。又謂先生嘗與周宿木計子山等。集西郊諸子爲一會。有雅似堂之刻。既而余參考志乘。知先生又著有顧領集八卷。當湯斌撫吳。聞先生名。將造廬請見。先生作鳳凰說以辭焉。顧皆未得見其文。第心慕之而已。己酉秋。余與同志數人。結寒隱社。論學之餘。更徵集前人遺著之爲世罕見者。謀次第刊行。而姚生石子。於里中汪氏得未刊本。先生集示余。屬爲檢定。余維先生以勝代遺黎。匿迹韜影。家徒四壁。而不改其樂。嘗自述生平。隆冬止御單。裕身墮水者三。遇盜者再。火焚廬者再。若先生所處。可謂至困矣。乃觀其所作留窮詞。若有所甚樂者。此雖出於一時游戲之言乎。然以余觀先生之詩若文。皆漠然淡然。燥矜盡釋。非有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之節。而有得於道之深者。恐未足以語此。是殆處困而亨之君子哉。先生此集。爲其姻婭盛步青所手抄。皆爲顧領集外之著。卽鳳凰說。亦未載焉。而所謂雅似堂者。更不可得。閱既畢。頗病其中多應酬之作。因爲刪其文過半。刪詩十之七。惟詞則僅去三闋耳。吾聞先生論文素嚴。所作往往不肯留稿。任其散失。今以應酬之作入之。必非先生意也。考槃之卒章云。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解之者曰。永矢弗告。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蓋自得之。而自信之。固不必以言語見也。惟先生能知此樂。則先生之

文雖不存一字可也。而吾猶以區區文字度先生。其不爲先生所笑者幾何哉。邑後學高燮序。

### 姚氏遺書志序

古者民間策籍。皆掌於官士。鮮私門撰述。故人無湮沒之書。而書亦無散亡之患。尙已。宋鄭漁仲作通志論。校書之法。謂當因地而求。而近儒章實齋作文史通義。言治書之法。當責州縣學校師儒。著爲錄籍。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願託於官者聽之。意至善也。然非所以語夫今之世。蓋自風會陵夷。懷舊念淺。士不悅學。官遂於邪。而欲賴以別白先哲之簡編。保存一方之文獻。不恭難哉。顧余嘗獨居深念。以爲人能研精覃思。澹諸外慕。以自力於方寸之地者。其不能無冀於著作之傳。可知。藉非有人焉爲之蒐輯。訂條理而拾襲之。以待知者之求。則其人雖竭畢生之精力而斲成者。恐不數十年。而學者且不能舉其名矣。然則人之仰屋著書。苦吟不輟。將何所持以自壯歟。夫官既不足以任掌守。而郡邑通才。又不易得。惟有望諸世家儒族。其珍其先人之清芬。無力者手抄以庋藏。有力者梓行而傳播。故訓自寶。家各爲編。久之必有博雅宏碩者出。割羅一代。貫串古今。提纂衆長。彙成巨帙。嗚呼。豈不盛哉。余蓄恃此論。且數年。會姚生石子有姚氏遺書志之輯。而請序於余。余觀其輯。蓋收集其族前世之遺著。錄其原書序跋。條其混流篇目。俾欲考求者。可以按此而稽。姚生之騰懷祖澤。與其所以編訂之意。可謂勤且摯矣。既喜其與余所持之旨。有合也。而又有進焉。姚氏世爲吾郡望族。當清乾隆初年。聽巖先生輯其一家詩文。至一百卷之多。則其門祚之盛。家集之富。從可概見。今生此輯。所謂百卷之詩文。皆不可得。而距聽巖先生之世。已百五十年。其中著述之存者。豈僅此詩集數種已也。吾意殘膏賸馥。潛德幽光。必更有與冷露寒煙而俱泯者。生既有志於此。宜再博訪宗族。旁搜蠹簡。倘有特殊之作。遺佚之篇。尤當爲之表彰。刊行以垂久遠。是亦不世之業也。生其勉乎哉。辛亥秋高燮序。

## 國學商兌會小啓

在昔秦政焚燒六經。尚存孔壁。漢武罷黜百家。猶在人間。故有入泉出天之精誠。卽爲古聖先民所呵護。學之不講。古義奚知。辨有未精。大道斯隱。自匡劉以大儒而附僞。莽絕不來君子之誅。吳許以道學而仕胡元。反得享太牢之奉。蓋人心之盡死。皆由學術之不明矣。夫國而無學。國將立亡。學鮮真知。學又奚益。况凡今之人。不尙有舊視典籍。如苴土。淪填索於草萊。戶肆蟹行之文。家習象胥之籍。倚席而講。匪博士之才。抱經以行。喪宿儒之業。見披髮而祭野。辛有所以興悲。作胡語以罵人。表聖因而致痛。爰立斯會。冀挽頽波。非敢強人以從同。聊繫絕學於一綫。空山落窶。精義以闡發而益深。斗室沈吟。玄諦因推敲而愈顯。孤證妙解。必使切理而鑿心。觸類旁通。亦不逞奇而眩異。邦人諸友。凡百君子。如有樂乎此者。敢望貽我佩玖。同歌邱中有麻。與子偕行。共采中原之菽。高雙吹萬。謹啓。

姚光

## 金山衛佚史自序

金山衛雖薨爾一隅。其地濱海。明代倭人。道海侵我。金山一帶。數被寇亂。朝廷乃設衛防之。故至今稱衛城云。城置十八指揮使。乙酉清兵南下。衛城以重兵扼南北。亦浦東錢塘灣間一重鎮也。守堅攻久。故其破也。屠殺加烈。志士仁人。貞夫烈婦。爲保種排外而死者不勝數。血順流達於張堰（衛城至張堰二十四里）兵退而城內夷爲平地。至於今游其地者。見夫室家零落。里巷蕭條。麥秀禾油之感。猶不能自已也。受禍之烈。亦可知矣。及後遺民佚老。倦懷宗族。天南海上一線之望。猶未絕。消息時或可通。而江湖侘傺無聊之士。往往至。止今時閱二百餘年。更多散佚不可考。余悲夫後世之草草知之也。思有所述作。而非敢苟焉已也。爰考諸正史邑志。私乘。更徵諸鄉里故老之傳聞。乃得著錄如干傳。然而微矣。間嘗於風雨中夜。挑燈錄之。不禁唏噓而欲泣也。嗟乎。此雖衛城一隅之情形。然



可概見。當時亡國之慘。而我先民崇尚氣節之盛矣。存之以詔來茲。於以表往昔之典型。厲季世之頹俗。當亦君子之所樂聞乎。辛亥立秋節。佚史氏姚光自序。

## 姚氏遺書志序

我姚受姓虞舜。舜爲黃帝七世孫。罔炎黃之嫡裔也。其後代有聞人。載在史冊。彰彰可考。然悠矣遠矣。世系難徵。我所不能祖也。其詳於譜牒者。自二十一世祖鹽官秀一公（南山）始。宋朝南渡。衣冠相從萬家。而秀一公亦自汴徙浙。家於廣陳。厥後族蕃。分徙四方。而著籍松江者尤衆。自明以來。世以德業文章顯。怡善公隱居尙志。潛德勿曜。於古帝王將相儒者之略。無所不窺。嘗以立志教子孫。其曾孫仲含公（士慎）翺翔九卿。卓著聲實。疎諫開礦。推勘魏閔。與人主爭是非。能勵風節。矯然不羣。所遺奏議若干卷。剴切條暢。有神治道。其弟慈明公有籌邊定遠之志。未能大展其才。以明經爲湖廣新甯縣。召民墾荒七千餘畝。遂成沃土。每以四知自勵。至於文學。則默守一經。登高而賦。擁戶而吟者。代有其人。自人清朝。而聽巖公（宏緒）輯姚氏一家詩文。至百卷之多。輯松風餘韻錄。有明先德。亦幾及二十人。說者謂雲間之姚。幾等江左諸王。人人有集。又若宋代之三劉家集。明代之長洲文氏五家詩。誠儒林之佳話。文苑之美談矣。陳夏二公倡幾社。我姚氏之從游入社者。不乏其人。及後隱居空山。逃於禪林者。亦極多焉。是又世家喬木之能蔚爲國光者也。近者宗族式微。遺編散佚。并書目幾不可考。余小子失學日落。不克光祖宗之玄鑑。振將墜之家聲。家居多感。心竊恫焉。嘗思網羅遺書。以保存鴻業。夙夜兢兢。不遑或暇。先人著述。有一編之未獲者。則夢寐系之。區區此志。未敢有渝。自謂可對揚我祖考之休命矣。久之得若干種。懼其久而又亡也。乃擬有所編述。仿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例。錄其原書序跋。條其源流篇目。識而存之。題曰姚氏遺書志。於以據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小子不才。何敢讓矣。陸士衡有言。詠世德之峻烈。頌先人之清芬。亦此志之意也。則禮

失求野。亦可藉以存我族之文獻矣。

### 寒隱社叢書序

士固樂於有所爲。隱果何爲哉。亦曰不得已云耳。惟其不得已。故身既隱而復有社。既有社而又有叢書之刊焉。顧亭林有言。讀書不如鈔書。余謂鈔書尤不如刊書。夫書以載道。讀其書。得其道於心。止於一人。鈔其書。述其道於紙。可以傳之數人。至若刊而佈之。則其行彌廣。而其傳彌久。此鈔書之不如刊書也。士生於世。心有所不得已。則發而爲文。文王之周易。孔子之春秋。屈原之離騷。左氏之國語。馬遷之史記。皆是也。然時丁叔季。言之而觸忌諱。其不得已爲尤大矣。故隱也者。其身雖若無意於世。而其心則愈苦者也。舅氏吹萬先生。創爲寒隱社。久之。得同志若干人。回思所以表彰先哲。發潛闡幽。遂有刊寒隱社叢書之舉。歸熙甫有言。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此志也。固不欲喻諸當時也。庚戌仲春。金山姚光謹序。

### 寒隱社叢書後序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於定哀之間。多微辭。豈好爲隱哉。時近則然耳。余生不辰。當神州板蕩之年。抱種族沈淪之痛。與吹萬舅氏。結爲寒隱社。將謂長作遺民。以歿世矣。然如鯁在喉。欲有所言。以申大義於天下。而言之觸忌諱。則無能傳世而行遠。幽人之喜新。又不若篤古之深也。乃校刊明季遺書。而表彰之。使人心涵濡乎風教。而不忘其典型。以爲提倡光復之一助。所謂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耳。寒隱社叢書之刊。亦猶孔子之意也。今者日月再中。河山還我。耿耿此心。一朝而釋。幸何如之。惟慨自建虜猾夏。垂三百年。玄暉胤禎。弘歷諸代。大興文字之獄。殘酷之政。從古未有。故節士遺民之著作。盡遭禁毀。存者僅什一於千百耳。漢德復昌。先民苦志。豈可埋沒。網羅放失。吾輩之責也。聽自珍曰。滅人之國者。必先絕其史。虜酋之焚燒典冊。實卽此意。然則欲鞏固一國之基者。亦

嘗從考信文獻始矣。中華民國元年六月三日。姚光再敘。

## 吳日千先生傳

吳先生名騏。字日千。號鎧龍。別號九峯。遺黎世居華亭之西望湖涇。其地今當歸金山故邑。志作我邑人。幼穎敏。過目成誦。陳繼儒等以神童目之。弱冠補華亭學弟子員。嘗以詩文質於夏瑗公。陳大樽。何懋人。諸先生。咸器重焉。妻徐氏。家嘗中落。夫婦孝謹。曲體親意。父中芝。公性嚴毅。爲之色喜。乙酉八月。郡城破。父遇兵。傷左臂。創甚。先生悲痛。至廢寢食。遂棄諸生。杜門奉侍。後連遭大故。哀毀嘔血。廬墓細林山。又爲兄舉襄教養弟。約己以濟戚族。蓋先生純孝友愛。其天性也。與王光承兄弟。以名節相砥礪。家徒四壁。取舍不苟。留客一飯。卽與妻啜粥。一日以補之光。承稱其堅苦自守。三旬九食。五月披裘。侮之不怒。周之不受。古稱石隱。其庶幾乎於學靡所不窺。凡六經子史百家。以至天下輿圖險阻。民戶饒瘠。兵甲強弱。無不洞悉。制義古文詞曲詩賦。信筆立成。始欲以科第榮親。明亡。屏跡泖港上。絕意仕進。焚去少時制義。間作詩文。嘗悲憤不自勝。輒亦棄去。光承稱其詩。謂悲憂慷慨。百感積中。而詩益工。變者爲雅。雄者爲虎。華者爲鸞。高者爲鶴也。有言及啓禎時事。每泫然久之。隱居自尙。不求人知。卽有識者非所樂也。湯斌撫吳。聞其名。將造廬請見。先生作鳳凰說以辭焉。大吏修江南通志一統志。先後以幣來聘。先生稱疾力辭。舉博學宏詞科。當道欲入薦。計子山力止之。蓋知先生者深也。先生性好闡揚幽美。里中錢金甫與修明史。先生貽之書曰。知執事譔先朝景帝本紀。伏維景帝功在社稷。而當時實錄。取媚英廟。遂於景帝極其訾讟。夫景帝雖藩支。然以高祖視之。此安我宗廟者也。若以景帝比宋太宗。則時勢雖難。易懸殊。然而徐正遠戍於鐵嶺。青宮迥異於德昭。景帝之遠勝於宋太宗明矣。宋儒尙不貶太宗。則景帝豈可輕議乎。仰維濬發幽光。不勝翹企。又先朝鄉先達張慎齋名祚。以待御外轉廣西僉憲。佐韓襄毅轉餉盡瘁。襄毅深倚仗之。襄毅果於殺戮。而慎齋多方營解。全活

甚衆。今縱不得立傳。或於襄毅傳中略附數語。幸爲留意。督師袁崇煥。坐叛逆受極刑。當時不知其說所從來。後讀范文肅行狀。始知崇煥之死。乃文肅之反間也。陳平之勳。已彰於六出。亞父之枉。宜白於九京。相國錢機山先生。以逆案一書。成於其手。奸黨銜之刺骨。坐與崇煥同叛。擬大辟。懷宗云。謂龍錫爲叛。必不其然。遂得減死。懷宗之明。不可沒也。侃侃數百言。識者韙之。其餘文詞亦多表揚潛德之作。凡與人交。誠朴不欺。啓迪後進。不少假借。知交遍海內。最契者十餘人。與計子山髫年交。每相見。促談忘晨夕。或慨然至於泣下。先生頻遭家國之難。困頓一身。境益窮。晚年好佛。了悟心性。與釋玉林介公。鑿公有蓮社之契。以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七十有六。子一早天。以兄子景璿爲後。女子子二。著有願頌集八卷。日千文集。杜鵑樓詞。芝田詞等。

佚史氏曰。予聞先生願頌集。曾刊行焉。願求之不可得。其後於里中汪氏獲讀。其未刊詩文詞賦若干首。則大喜。將爲之校錄梓焉。先生詩詞。寄興幽遠。摘藻麗則纏綿婉變。一往情深。夫忠孝節義。終不出性情之外。以此知先生之蘊於中者深矣。佚史氏又曰。士生不辰。運丁陽九。國事日非。禍亂亟亟。不勝其江湖魏闕之思。及江山易主。荆棘銅駝。則心繫故邦。思存是非於千載。如先生者。非其倫歟。嗚呼。其心彌苦。而其義彌孤矣。

## 龐樹柏

### ■兆并園記

距滬城西北十五里。曰萬航渡。其地浮鷺遠絕。風景清曠。聖約翰大學在焉。校之西有園曰兆并。余以課暇。時遊於此。入逕數折。輕衫不塵。度林半畝。空香無歇。細草敷茵。適於蹴鞠。幽鳥啾響。和彼絃歌。新綠幕天。間露紺宇。古藤礙路。欲蟲經幢。名花千種。四時俱開。高柳十圍。諸水所聚。宅區旣邃。攬景亦奇。藤柳之間。界以小橋。過橋俯聽。溪聲泠然。綠溪溯源。流於離外。乃通淞水。繞若半環。隔水眺望。田塍相錯。雲樹蒼蒼。煙墟歷歷。野色萬頃。恍展畫圖。又當

疎雨初過。斜陽欲下。水氣抱岸。燦如曙霞。竹煙裊風。輕弄暝色。歸帆一片。影落林梢。漁笛三聲。秋來葦際。孤賞自得。遙情斯愜。中原多事。歎買隱而無山。寓蹟不常。姑削牘以爲記。

## 田北湖

### 田興傳

明太祖起布衣。不十五年而成帝業。芒碭之英。濠濮之靈。應運來歸。聚合於草澤。智者決謀。勇者奮力。始終左右。以經營天下。一時懷抱奇特。抑塞於闡世。而無所求試者。皆得抒其不平之氣。盡效志願。相與定大計。平大亂。而告武功之成。拜爵明堂。刻券盟府。十人爲公。二十八人爲侯。諸從龍者。遭逢其盛。無不致身榮顯。姓氏光於史冊。祿邑及於子孫。未有與共愛患。屏絕功名。飄然遠引。不屈於萬乘之主。如田興者也。開國之初。記載草率。畸行高義。非史官所及聞。私門譜錄。又復蕪雜失次。予述茲傳。以表祖德。而高廟之軼事遺詞。足以資野獲焉。

君諱興。無字。山東青州府安邱縣人也。齊王之孫子。守在故邑。本支百世。未嘗他徙。高祖而上。多以材武入仕籍。趙宋之亡。先後陷陣殉節。至二三十人。元主中原。恥食其祿。終元之祚。歷三四傳。一門族姓。無服事北廷者。曾祖祖父皆隱於農。暇則驅車遠賈。往來兩河之間。扶急救難。好行其德。時人以義俠稱之。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君生於大石莊。

君軀幹魁梧。幼而好勇。兒時入塾。所經關羽廟階。石礩二十四級。一日數過。與羣兒超距爲戲。久之。一躍而登。猶以爲未足。復舉周倉像。旁百斤之鐵刀。跳舞升降。泊爲塾師所見。驚告家人。意將戒之。祖父皆曰。是兒生有神力。吾族又武世家。今天下多事。吾輩期望至殷。竊喜孺子可教。不墜祖業於地。方誘掖之。不暇。奚忍沮其志氣哉。先生勿過慮也。自是廢讀。武藝益進。少室僧置會顏神鎮。徵集四方教師。君往較技。無有與敵。時僅十六歲耳。中途逆旅。遇

儒生。談古人事者。忤然動焉。嚮所乘馬。盡購諸史鑑。荷担以歸。朝夕展覽。幾忘寢食。尤喜袁了凡網鑑。出入懷挾。兩袖若不勝屈伸。蓋數十寒暑。未嘗少間也。

君既弱冠。出走四方。貿遷土物。徧於江淮之南北。什一所入。悉以周濟道路之貧困者。或遇不平之事。必出死力以營救。嘗曰。吾一販夫家。無王侯之富。手無尺寸之柄。生平志願。百不一酬。自念既披人皮。卽當稍盡人道。以求此心之所安。苟有危急之狀。冤苦之情。入吾目中。不能爲之救。其難。捍其患。乃吾之所至痛。不啻負災於身也。至正丙戌。阻雪。潁州之老子集。如廁。見太祖殭臥草堆。已兩日不得食。無過問者。掖至旅舍。爲之治湯藥。備衣履。知其孤露。載輿俱行。太祖不耐瑣屑經紀。使附豆船返臨淮。既厚其資。且慰之曰。他日有緩急。願以告我。同伴竊竊訕笑。羣謂此丐形詭狀異。令人嘔逆作惡。天與窮骨。乃至懶不可醫。不旦暮填溝壑者。吾弗信也。

自後汝穎淮澗。數與太祖遇。遂結義爲兄弟。君故長於太祖。太祖事之若同產。太祖曰。吾受子亦多矣。而窮蹙流離如故。四海雖大。吾無容焉。君曰。子固非常人也。吾不足爲子畫生計。大亂將及。何施而不可。丈夫貴得時耳。會方國珍踞台州。張士誠亦以販私。嘯聚於淮南。江淮亡命之徒。爭往依附。太祖欲納草求効。君曰。鼠輩昏於淫利。但負海濱之禍。其人其地。皆不足與屈伸者。古來有事。無論爲帝爲王。爲寇爲虜。必根本於大江以北。黃河以南。已而太祖入濠州。君飲郭子興。亟游揚之。太祖因以見重。卒得假籍兵柄。君又陰求羽翼。先後引進胡大海。常遇春。諸故人。北取滁和。南收姑熟。君所決策爲多。時時語太祖曰。元以苛虐致盜賊。無賴乘間而逞。民陷水火。虎狼復相搏噬。有仁者出。稍稍問其疾苦。保全其生命。使得一見天日。可以唾手得天下。寇不足平也。每聞太祖下名城。輒廁流亡中。潛視軍紀。將士有劫掠爲暴者。必馳書相報。以盡忠告。起兵以來。周旋六歲。所受委託亦至重。顧蹤跡飄忽。未嘗久留行間。太祖知不可強。始終待以客禮。及丙申克金陵後。不復至太祖所。

洪武三年。六合來安間有虎患。朝夕傳警。歷互六月。一時獵人弓手。更番迭進。諸捕虎者。悉爲所傷。詔求壯士甚

急益增所懸賞。卒無應者。君方行賈沂堯。轉運六合紙萬瓦鍋諸貨。歲必再至。慨然曰。我所經行之地。乃有虎當道乎。徒手伺山谷中。旬日而殺七虎。土人感其義。日具牛酒。迭相慰勞。更治舍於六合之曲澗。君故愛其幽僻。流連不欲去。縣官寶金帛來。固辭勿受。問姓名亦不答。則曰。山東男子。生平慣殺虎。非爲應募來者。何與官府事。吏表其狀奏朝廷。太祖笑曰。必吾故人田興者。使素識者蹤跡之。果君也。命宋濂題七坊立石。遍識其地。曰。大明洪武三年九月某日。山東田興打虎處。今六合西鄉五十里外。瓦廟子之打虎窪。石柱當路。巍然存焉。其鄰近之村落。所謂田家牌樓。又西北二十里。所謂田家巷者。皆有遺跡。父老猶能言之。

太祖既聞君在六合。再發詔使。堅不入朝。復遣詹同奉手書渡江。其詞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游之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之喜不可仰。兩次召請。而執意不我肯顧。如何開罪至此。兄長獨無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譜。兄長泐我自爲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爲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德無才。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遠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一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弟兄之情。冀問君臣之禮。至於四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敘弟兄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異脚色。君既得書。野服詣闕。太祖俟之於龍江。歡讌累月。如家人然。稍稍及時事。君曰。天子無戲言。所約我者而忘之乎。太祖因亂以他語。

明年卒於應天。太祖臨其喪，悽然曰：「二十年來，與我共患難而不共安樂者，斯人而已。」爲之置冢於落鼓坡，詔留二子於京營，並授錦衣衛指揮。二子以遺命辭，歸耕曲澗，編在民籍。是爲六合田氏之始。遷祖越五百三十年。二十一世孫北湖敘次爲傳，別附於家乘。

## 鴨蛋島記

吾國東南七省濱臨太平洋，島嶼相屬，零星破碎，散布於支海者，皆吾之疆界邊衛也。其間距陸之遠，至逾千里，恆以荒僻之故，國家視爲甌脫，僅僅漁夫樵戶棲息於上。偶成村落，或避暴風候魚汛以時去來，而寄槎焉。守土之責，官吏弗任，搢紳先生未嘗問津，其形勢不列於版圖，其名稱不詳於志乘。棄島間田，寧可數計。若夫人跡所不到，航行所不通，從古未經開闢，與最新顯露者，益無論矣。

淮水淤口以南，揚子江口以北，於全國海邊爲島嶼獨少之地。地理家所共信也。吾吳承崑崙中幹之陷落，江淮山脈止於蜀崗而平原而下隕，而低入海面，猶有未盡之餘脈，則在江口爲狼山，在淮口爲開山，東那遙遙歧出孤峙於海，蓋遠古之海岸與今江陰以下諸地南北相直（江陰黃山以東之江今土語猶稱爲海）今淮安揚通三州郡之東部，彼時悉沈海底，縱橫各數百里，不復更起爲島嶼，斯亦限於地勢使之然矣。黃河挾萬里之泥沙，層層沖積淤墊成陸，瀉陸以居民，海岸因而東展，及黃河北徙，急瀉直行，始隨北極洋流混合南下，既而登州半島阻之，赤道洋流乘之，激溜西迴，停滯吳岸，於是黃河泥沙仍以此爲歸宿，所發見之新地終無窮期。逮於近世，而雲台山毗連大陸，范公堤崇明沙之漲灘，皆數百里，黃海日枯，東鄙日闕，平原以外，不過淺沙曲渚，浮沈於其間耳。安在有無名之島，與無人之境哉！况鐵板銅沙，宛轉環復，七條之周遭，地盤千里，其水影無定，淺深殊不可測，帆檣出沒，大都繞而東行，未嘗傍岸爲捷徑。江淮繁盛地，有此梗塞之海道，雖土著老漁以海爲家者，亦視爲畏途，莫肯輕於一



試。欲得海邊之真相。誰與証之。

予入雲台。周覽黃海。宿二官殿。暇輒登其主峯。北望齊魯。則羣島蔽之。沂州咫尺。無隙可窺。泊乎引顧南向。則萬里蒼茫。水與天接。開山培塿。東那礁石。餘固未有見也。太陽當天頂之頃。雲淨霧斂。隱約有黑子翳吾目中。辨位審方。當在阜甯鹽城諸境。此中固無島矣。得無海氣乎。雲影乎。抑一幻象乎。顧日對遠鏡。而吾視不爽。吾疑實滋。意非身至其地。無說之辭。曾有事范公堤。乃賃漁舟。繞道浮海。窮搜冥冥。卒乃得之。坡陀隆起。儼然大島。海上神山。固不在虛無縹渺間也。援近世探險之例。毋亦舊邦之新地歟。

島在黃海。不知其爲鹽城界。爲阜甯界。自西登陸。惟阜甯海岸最近。約距二百里弱。姑屬之阜甯云爾。始予泛海舟行。不習之途。且無指名之地。舟人竊竊笑之。往復淺沙。數陷於淖。晝不見人。暮失所宿。舟人屢請改道。幾爲所屈。盲行五日。遇鹽城老漁。而維續問訊焉。彼謂島誠有之。吾於某歲海嘯。漂至其處。部位所在。彷彿記憶。其他則不能詳述也。予得嚮道。復歷兩晝夜。薄霧浴日。有山前橫。可望而不可卽。特未爲風引去耳。棄舟蹣跚。跋涉半响。乃達最西之麓。羣鷺驚飛。黑雲蔽天。叢葦沒頂。杳無蹊徑。予欲鼓勇再進。而老人亟止之。以爲荒山老林。隔絕人境。日月之所不照。毒蛇猛獸之所窟宅。吾數人者。白身赤手。臨此不測。而防衛之器械。食息之供具。未嘗一備。顧可貿然深入。嘗試軀命乎。予聞斯言。瞠目裹足。意氣沮喪。蓋百倍於求島。而無所獲矣。予至不能盡畢采啓。躬率先畜。猶當絕幽擊險。紀錄大荒。對此茫茫。勢將空反。因乞老人助予周相外廓。更窮兩日之力。稍窺島之四面。至於島上何境。水濱不能問也。西王母曰。將子毋死。尙復能來。所以自慰者如是而已。

予於斯島。未可無以名之也。方其初入吾目。青青葱葱。凝白相間。疑似玉石結成者。迫而觀之。則野鴨蛋殼。若邱若陵。填塞崖谷之上。同行伴侶。相視大噱。羣呼之曰鴨蛋海島。予亦以此名之焉。四周山盤。當在百里之外。斷續於沙渚者。蓋如是矣。最高之峯。約出海面四五十丈。灰石層層。或紫黑色。石罅垂露。皆作甘泉。澗底水痕。黃綉縷縷。証

之礦學家。宜有硫鐵諸質。其草則紅茅青葦。烏藤白葛。其木則榆柳槐柞。枏梓檜柏。枝幹拘絞。不見天日。合抱十圍。高聳尋丈。至於異卉珍藥。不可方物。非吾人所能名稱者。隨地皆是。鬱積之氣。雲霧相應。蓋滋長蘊蓄。不知經歷幾千百年也。天生良材。以儲民用。海隅窮邊。無與過問。勢將長此廢棄。爲亘古不開之方。然而殊方異族。方求新地。一旦樹其國徽。拒之晚矣。况乎海州測水。崇明避暑。南北告警。近在門庭。區區小島。雖崑崙中幹之尾。實漢淮諸省之首。以淺沙阻舟楫。故航海者未得窺我邊際。攬其形勝。外人經營山東半島。後將南圖淮。欲得根柢地。而無所藉手。使吾不幸中其言。非惟吳失地利。抑亦上遊之憂歟。夫至危之地。謂之累卵。弊餘不完。累猶無具。吾以鴨蛋名之。豈徒然哉。

以島之外觀言。有木可材。有礦可掘。有淡水可飲。有養鹽漁魚之利。所以資人之生者。寧不甚厚。以形勢言。雖四而環海。八方交通。而曲渚淺沙。守在天險。所以衛人之生者。尤便且利。若夫闢而墾之。域以居民。固爲海上之樂土。而尤江淮間之屏障也。誠得壯夫開道。裹糧前驅。度其土。辨其物。然後召集萬戶。殖吾惰游。縱不能耕。或不得礦。即此斧斤之值。無有量數。予籌之熟矣。頗欲身先勞工。一試其事。顧探險所需。千金莫致。秘之十五。卒不償願。亟表致之。以告我守土之吏。搢紳之夫。使知東吳海疆。尙有此無人之島。庶幾早爲之所。移民而治。不然彌補圖志之缺。聊以固吾圉焉。讀吾記者。勿謂武陵無桃源也。

## 傅專

### 周福貞傳

周氏女福貞。長沙伍德潤妻。節儉有文。遇諸姑姊妹。以禮。德潤夙好客。廚饌靡不豐。卽窘迫無諱言。清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林圭謀起義武昌。德潤與焉。周氏多所贊助。旋德潤被舉爲湖南自立會會長。將以聯絡豪傑士爲聲

獲。值轉運告窮。各處索餉數至。周氏則脫簪珥。盡其積以濟之。事洩。官吏拘捕急。德潤謀與周氏奔申。冀稍避其鋒。徐圖再舉。張衡士徐子清者。故同謀。誘德潤以獻。由滬解鎮甯鄂。酷掠無完膚。既無所得。遂發寄黃州廣濟縣獄。永遠監禁。周氏同逮入獄。楚囚相泣。苦不可支。每念專制立國。民氣不伸。身困沮洳。永無天日。恐印度波蘭之不免也。遂決與德潤仰藥自盡。德潤幾死。而周氏則長沒矣。辛亥十月初七。德潤出獄。遵鄂回湘。時武昌已首義。東南既復。乃述及十二年來夫婦縲絏之苦。聞者歎息。上其始末於都督譚公。祀周氏女烈士祠云。

鮑公曰。民國之稽勳密矣。然生而冀位。無足稱焉。若此女者。貞縛殉國。死有餘施。媿天下士多矣。

### 書陳孝子事

陳孝子本衷。湘陰人。父好博。不治生產。衷年十五。嘗數切諫。念家日落。無以讀。乃晝作而夜之。村館學焉。父知之。弗顧也。母周氏。絕愛異之。越二年。母暴疾死。衷悲痛廢寢食。弗任事。父頻怒撻。強忍而後起。數月。父續娶王氏女。人以女暴沮不聽。既至。薄視衷。衷共子職逾謹。明年。氏生子。益思去衷。已伺衷父出。養毒草爲茶。陳之。父歸。視茶中草屑。詰所由。氏佯察曰。此毒草也。衷奈何欲殺父。父怒痛朴衷。氏受以挺。且曰。徒費力。無爲也。父憤杖之幾斃。賴鄰舍救得免。然衷奉親如初。亦不怨也。未幾父死。產僅足葬。乃備給母弟。又十餘年。母沒。蓄備資。兄弟並授室焉。清光緒十九年。衷卒。年六十七。有子克繼其家。過其墓者。或爲詩以弔之云。

論曰。姑之於婦。後母之於前子。非有生鞠撫育之恩。顧每虐之不少惜。何哉。天下固不常有舜矣。於以歎孝子之行。爲難得也。

### 冬夏脛錄自序

校事畢。攜行篋歸。高臥青山白雲中。溫舊書。理故事。記日所得。又條識友朋所遺詩文雜著。擇其尤雅者。以旬日

之心力。勇書之。一二知己來。略寒暄。便導入書室。見案上覆大冊。則競前翻閱之。亦自伏案旁爲指點。喁喁語歌。聲出金石。此一二知己者。間亦有其詩與文在。則又狂喜大叫道。其事或竟廢書爲絮絮談。倏然哭。倏然笑。以此竟日。若不知人世有他務者。村居之樂。無過於此。寫本既多。因名之曰冬夏勝錄。以隨得隨書。不嫌細碎也。冬夏者。以年暑假時所錄爲多。特舉以爲概也。昔夫子作春秋。書邦國大事。茲所錄者小。卽名之曰冬夏。不亦可乎。庚戌歲嘉平下浣。鈍根識。

## 鄭澤

### 鄭玉堵傳

鄭玉堵。字山韞。長沙人也。幼孤廢讀。以勇力跌踢鄉里。人無敢忤。家財豐饒。奴僮數十人。悉勒爲部伍。立旗幟。訓練。市井無賴爭歸之。所爲橫恣。會村人某疑鄰叟攘其鷲。以質玉堵。玉堵素善某。遽爲召叟至。列仗坐中庭。詰責不服。笞至數百。大恚恨。叟旣釋。擢旗去。將證其諸不法事於官。玉堵驚。馳家奴狙城東北門。要叟獲其旗。自是稍悟。更折節交歡正人。以貲爲江西萬載縣巡檢。萬載有劇盜。保聚山谷間。屢捕不獲。玉堵至。則自請平之。率家奴掩至山寨。羣盜方會食。卒出不意。皆失色。惟盜魁奮欲接戰。未及出。則遇玉堵橫刀來。盜魁叱曰。吾寨主某也。何來投死。玉堵大怒。卽前格墮其刀。擒之出。擲地命左右縛之。復迅入搜餘賊。比至。杯盤狼藉。室空無人。唯庭柱大數抱。中微有聲。玉堵知餘賊氣餒。必匿此冀免。乃悉召家奴入。命尤勇者。梯探柱隙。盜窘甚急。躍刃傷奴腕。奴顛。玉堵以手扶其傷。血頓止。復命曰。上於是盜大驚。以爲神。出拜曰。吾等亡命數十年。未嘗遇勁敵如公者。今唯有束手就縛。唯公生復之。玉堵乃火山寨。執羣賊歸報。以功擢知縣。當盜魁抵戰時。實悍甚。雖就縛。然玉堵亦嘔血數斗。用死致疾。未及任事卒。玉堵清乾隆時人。

鄭澤曰。玉堵爲余疏屬祧祖。聞家長述其事。未嘗不歎爲古任俠之流也。昔英布吳漢李勣諸人。剽竊椎埋。大千世禁。然其後雲蒸龍變。名垂竹帛。功昭旗常。以玉堵之不軌於法。猶未及諸人甚也。使天假之年。其名聲勛烈。詎可量耶。昔周處以鄉曲無賴。一言感動。斬蛟射虎。効死西羌。若玉堵者。庶幾近之矣。

### 爲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啓

夫淥江東逝。尙留紅拂之碑。巴雨宵寒。猶見小喬之墓。嬾芬芳於三楚。綿邱壠於千秋。矧乃恤緯無心。度城有志。憂憤逾夫漆室。義俠同於隱娘。淚留班竹之痕。湘靈永恨。血濺桃花之扇。幽域長淪。則萬衆銘哀。花簪白奈。名山改厝。冢向黃昏。固宗布之常經。亦民邦之急務也。秋女士者。浙水誕靈。湘潭釐降。文工紅藥。字擅仙函。薄蔡女之才華。風詩厲俗。秉秦妃之果毅。革命倡言。巾幗英雄。閨幃俊傑。繼鳩皇而煉石。恥仙子之浴河。繡劍光寒。直嘯虹於霄漢。嫵星夜耿。思分野於神州。浙潮借熱。血俱飛。湘水共愁。心齊咽。而乃蛾眉見嫉。隼吏舞文。皖撫旣斃於錫麟。女士遂因而被逮。煨煉成獄。就義杭州。愁雨秋零。嚴霜夏隕。塵昏海國。叩帝關其迢遙。魂斷江南。怨美人之遲暮。三生孽果。千載奇冤。委瘦骨於窮塵。鬢芳萎於坏土。旣無金盃玉魚之斂。遂淪荒煙蔓草之間。恨虜焰之方張。竟孤塋之權厝。雖徐吳勒壙。思瘞諸西子湖邊。而吏卒仆碑。終返於昭潭故里。此則婁妃有墓。難招江上之魂。秦皇赫山。終毀湘君之廟。縱秋亭秋社。同志紆悲。而秋墓秋祠。英靈莫慰。悵碧桃之村冷。嗟紫蘭之徑荒。夜月殘墟。螻蛄弔影。東風寒食。杜宇啼悲。土花斑斕。將蕪絕以終古。白楊蕭瑟。思表暴其無從。甚非民國之所以昭忠。史歲之所由揚烈者也。茲者沈冤已雪。典禮宜頒。城雖圯於夫人。墓必崇於漂母。江浙賢達。屢電來湘。改葬麓山。藉加優禮。夫陳楊諸烈。旣依衡嶽之雲。而璿卿遺塋。仍寄荒村之內。年湮代遠。培塿將傾。日炙雨淋。芳菲遂沫。凡在君子。疇弗傷悲。爰擬令辰。遷之岳麓。巍然高塚。俾仙境以逍遙。翩彼靈踪。向名區而干僭。然後華蔓天上。增婺女之光輝。芙蓉城中。免黎難之虛渺。

縱佳人兮不見。託山鬼兮相過。蕙帶荷衣。克式瓊華之範。蘭殺玉瑱。咸瞻幼婦之碑。當諸君子所歎從也。是爲啓。

葉 葉

### 建國戰紀序

軍興以來。中原鬆俊。攘戈磨盾。以臨疆場。武漢始焉。固宿終焉。夫壯士不顧一身。摧陷鋒鏑。而學人政客。乃得雍收建制。修潤之功。顯不偉耶。余自軍中來。大江南北之戰。親者半。聞者半。迨冬列陣。中夜鏖兵。血影雪花。山川蕭瑟。極取義成仁之烈。斯竟九州光復之功。爾後史臣蒐討戰史。依據所定。將弗貳於斯編。

### 甯調元

#### 文學林維嶽墓志銘

君姓林氏。諱維嶽。字秋峙。林氏世爲福建著族。商於甯東。展轉入湘。遂家醴陵。考戴熙。州司馬銜。誥封奉直大夫。妣黃宜人。司馬公有考曰文志。文志有考曰常鳳。均地贈儒林郎。常鳳者。始來醴。蓋至君而四世矣。君孕育家休。坐而徇齊。能誦詩書。屬文。年二十八。補府學弟子員。科舉既不足。以得真人才。主其事者。復瑣瑣然。自謂尺量。君習舉子業。屢試不售。冥然進取之途。授徒閩里。藉微自安。或謂少趨合。取青紫如拾芥也。君拊髀雀躍。哇其笑矣。弟昆二人。長芝軒。君以少子。獨得司馬公愛憐。逮析產。則舉瘠磽者。與之。舉不得指。君曰。是奚屑屑也。賢多財。則損其智。愚多財。則益其過。吾父貽我一經。受賜多哉。時輩服其能。讓弟昆割爨。而後同室共居。往來輒整容。送逆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遐焉嘉賓之臨其前。李充推衣遞食。劉璣束帶與語。弗相尙也。當黃太宜人寢疾。君侍藥。鑪寒暑周年。衣不解帶。已而疾竟不起。居喪肌毀骨立。終身皆哀慕之年。顏色猶孺子色。居常課兒曹詩。至蓼

莪章。輒嗚然哭。藪藪淚落。至性感發。其天之所爲之。不可使作之也。體人故健訟。君任團長。實漢三老兼游徼之職。凡七紀事。無宏纖君一言冰雪解矣。始終無縣控案。縣令有請必再而後往。不輕易涉公庭。其嫻謹類此。漢人朱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於民。君放其制。少有通變。出貨糶義倉一。咸感兄。餽同光以還。兵燹水旱迭爲邑禍。素封之家。僅飽餐饜。中人之產。化爲烏有。每逼歲除。北風雨雪。道莘止接。君首議設培塿堂。殫其剩餘。君曰。西伯掩枯骨。諸侯歸心。吾害敢望西伯。然子孫或有。大吾門者。暨夫柝闕破鍵。西貨東溢。俗競奢靡。朴風盪然。君布衣素履。爰甘澹泊。矜尙一時。子婦欲有所以易之。環請弗諾。唯性耽於飲。枕鞠藉糟。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有古高士風。生以清道光己酉八月三日。卒以光緒戊申三月三時。配張安人。嫺於婦道。著桓孟之操。男子子五。霽附生。靄廩貢生。雯附生。肄業湖南優級師範學堂。銑鍾。女子子一。適石林浦張甲。孫九人。孫女一人。將以宣統己酉四月。啓司馬公夫婦之壙而祔葬焉。鄉人士以爲哲人就萎。盛德弗彰。宜爲之銘。銘曰。楚有大鳥。不鳴三年。豐有寶劍。薶之生煙。有隱德士。實祖比干。媒媒晦晦。目擊道存。鶉生於窠。未嘗好田。泮生於奧。未嘗自賢。安時處順。帝解其懸。魂魂其氣。昌我川源。吾銘諸石。敢告蒸元。

## 李天懷

### 尊孔說

國變以來。人心震動。憤時不學之士。至昌言排軀儒術。譏切孔氏。以謂其學說便於君主專制之代。不足復存於共和民主之時。而一二老儒迂生。親學校之廢。經不讀。及丁祭之弛。廢未修。則以爲尼山之道。將墮於地。乃相與號召徒友。私立社會。以尊孔宗聖之說。號於天下。自我觀之前。說爲暴人之妄談。後說亦愚儒之過慮。而孔道之明晦。與聖學之存廢。初不係乎此也。蓋孔子百氏之宗。聖人人倫之至。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其沒

後諸子爭鳴。亦越於今。外教橫溢。而孔子之道。反駸駸日盛。東至日本。西及歐洲。學者莫不誦其遺書。奉爲法式。而莊子所稱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連無乎不在者。故世以宗教家目孔子。則是以佛耶小乘之教。相例聖人。固有所不居。以政治家教育家待孔子。又以管商馬鄭之學相繩。聖人亦不任受。徒狹小吾道之門戶。而以一孔之見。窺測聖賢。世徒見漢代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天下彬彬。多文學之士。而不知兩漢經學之盛。皆利祿之途使然。觀宏化朝之頒行朱注。考試時文。以爲足以廣洙泗之嫡傳。而不知明代文章學術之陋。卽深受科舉制藝之害。而世儒乃或以世主尊禮之有無。學官誦說之存否。爲聖道興廢之標準。何其所見之小也。孔子之道。浹於人心。周於世用。其法燦然。列於六經。六經之理。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世界未毀。乾坤無息。則此理終無泯滅之日。故不待帝王尊師重道之儀式。而後能生存。亦不假俗儒遵奉服習之功能。而後能不敗。故歷史以來。頻享封爵。釋奠太牢。大祀之禮。而孔道不見其增益。卽遭焚書坑儒。發冢壞壁之禍。而聖學不蒙其損傷。十年以前。世之學者。痛異氏之侵入。藉口於聖教之將亡。因倡以孔子爲國教之議。其說非不足以聳動一時之視聽。而振起天下之人心。卒以其所主張。與近世立憲國家。自由信教之精神。大相背馳。故不旋踵而歸於失敗。今之儒者。或見民主之近似。自孔子爲調人。推爲人道救世之主。遷就一時之世局。吾徒見其用心之勞。而無益也。且自革命以後。人人慮強暴之侵陵。於是皆搏結黨援。以圖自保。劣者依附黨會。吸餘羹以自活。黠者又假國教孔道之名義。競標準以自豪。而不知託名愈高。蔽道益甚。當此學絕道散之餘。士大夫真有心世教者。但當閉戶讀書。不當聚徒講學。今乃聚數十輩之朋游。故舊日日與之談儒說孔。社長會員。流品繁多。而究其實際。則舍漢儒之通經學古於不講。而終日習獵名漁利之方。置宋賢躬行實踐之義於不談。而競自求呼朋引類之術。吾見言尊孔者滿天下。而去聖日益遠也。然則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願甯人不言乎。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



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此夷狄禽獸之禍。所以滔天而橫流。而吾儒夢想之太平之業。所以亘古而不可得見也。我尙忍言其所至哉。

## 余壽頤

### 遊蘇州戒幢寺西園記

庚戌孟夏。旬有四日。予弟襄侯來言曰。今日呂祖誕。蘇俗有所謂軋神仙者。試往游之可乎。余思藉以考風問俗。計亦良得。遂由金闔下塘。造呂祖殿。擁擠如雲。無插足地。且多下流社會之人心。殊懊惱。因謂襄曰。我兩人亦擠入此人叢中。似乎不屑也。速去之。因復由金闔大街出城。至馬路某茶樓茗坐。閱報兩紙。復同遊留園。略恣游覽。茗憩數小時。忽藥畚同素勳至。因復同遊西園。西園者一古刹也。現方重建。地廠數十畝。內有五百番佛。莊嚴影相。怪怪奇奇。金光燦目。訝爲奇觀。窈窕女子。翩然下拜。真使佛顏歡喜也。余睨其旁。一一領略之。但見金剛怒目於左右。菩薩低眉於上方。僧徒喃喃。口誦經卷。而日光斜注。亦若甚關意於彼美之蒲團起伏者。余此時。目中之現像。與心中之意象。至爲慟恍。不可以名狀也。乃對同伴者相與目笑而已。不知深於佛學者。其能參此理乎。周視殿廡之內。復繞入僧堂。香花供奉。陳設甚盛。大書曰水陸道場。有某氏女施主。憩坐其間。察其意。極誠敬。若不容外人之來遊者。吾輩信足而至。初不介意。房廊數十楹。危樓大廈。殊可人意。中爲經堂。陳設精雅。神仙福地。諸僧固不凡矣。世有欲脫離人間世。而別求所謂仙佛者。是真愚妄之甚耳。要知人世外無仙佛。能最享人世間幸福者。則雖謂之仙可也。謂之佛可也。非仙非佛。卽仙卽佛。只在苦樂間耳。經堂內懸有高聳公書八尺屏條四幅。竹禪畫石一軸。均奇恣可喜。文人筆墨。乃亦爲佛家點染品。於此知佛本多緣。正不必離世而絕俗。人之所好。我亦好之。人之所樂。我亦樂之。萬千色相。皆爲莊嚴佛地而設者也。巡視旣周。乃出剎門。向右投資而入園。園在剎之西偏。廣大不過十餘畝。不敵

留園之半。而幽秀明媚。爽豁清朗。實爲過之園之中爲池。池廣實過園之半。池之中爲亭。四圍繞以欄。架曲橋而接於池之周。池周綴以臺榭。壘以山石。而掩拂乎林蔭之間。林蔭間闢以徑。而穿乎山石之中。山石中層折而上。登乎山之顛。山顛有亭。嶢然臨乎池之上。池西水閣。依依波光之下。而彷彿有憑檻觀魚者。夕陽斜照。倒影入池。水天一碧。橋亭動盪其間。如彩繪焉。循徑而下。入一廣堂。堂客廣坐。有茗而憩者。繞坐徧誦楹聯佳句。復由曲廊穿徑而出。渡池西尋花徑環池。由園門出步行。至留園乘馬車。至某餐館夜膳。膳畢而返。

## 陳士廉

### 海國圖志釋崑崙崑崙駢義

魏默深氏謂崑崙卽葱嶺。葱嶺之龍池。卽河源之阿耨達池。繁徵博引。巧附武斷。其說辨矣。然以愚考之。葱嶺非崑崙之幹山。阿耨達池。在岡底斯山。不在葱嶺。山海經曰。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其山之廣漠可知。水經注引爾雅釋崑崙曰。山三成爲崑崙邱。其非一山可知。自中國天山以南。若葱嶺。若岡底斯。若喜馬拉雅。綿亘橫嶺。一脈相連。(案郭璞爾雅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水經注引崑崙說云。崑崙崑崙之山三級。今岡底斯高於葱嶺。喜馬拉雅又高於岡底斯。與三重三級之義正合。)統言之。皆可謂之崑崙。分言之。則岡底斯。崑崙之正幹也。其喜馬拉雅。崑崙之主峯也。魏氏力闢底斯之非崑崙。無非欲移崑崙於域中。不知地體木圓。無所謂中。(以崑崙爲地中。儒釋皆同此說。其實夸誕之詞。不足據也。)若以高言之。則藏地據平原之最高。喜馬拉雅又據羣山之最高。豈是葱嶺所能仰跂者。魏氏乃謂岡底斯不及葱嶺。高大十分之一。何其僨歟。

難者曰。葱嶺非崑崙。古所謂河出崑崙之說。曷足徵耶。是不然。爾雅河出崑崙虛。說文虛大邱也。不曰山而曰虛。蓋括大勢言之。非定指一地一山也。自葱嶺以達阿里。亘數千里。而藏地高於海面三千尺至四千尺。爲天下平原。

之最高曠者與大邱之義正合。山海經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案郭璞爾雅注引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以地勢考之當西北爲正作東北者後人傳寫妄改耳諸書又沿山海經之誤故亦多作東北也蓋後人不識崑崙所在又習聞河源出於葱嶺東北遂以臆改之經記綿襞存此孤證豈非幸耶）水經亦言河出崑之東北。厥從其東南流入渤海。（說文厥隅也文選李善注厥山足也渤海謂蒲昌海卽羅布淖爾）曰隅曰陬亦括大勢言之非定指某山也。今葱嶺適當崑崙西北。河水出焉與出隅出陬之義正合。後人挾膠柱之見泥古鮮通。於所謂虛也隅也陬也皆顛倒讀過。未嘗細意釋會。執定河出崑崙四字必強求一山以當之。於是有所指和闐山爲崑崙者。有指金城臨菴之石室爲崑崙者。有指吐蕃之悶摩黎山爲崑崙者。有指朶甘思東北鄙之亦耳麻不莫刺山爲崑崙者。顛倒移換。幾如海市蜃樓。莫可端倪。亦可慨矣。（以和闐山爲崑崙漢人說以臨羌石室爲崑崙見漢書地理志唐人多本是說故括地志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近人畢沅注山海經亦云在今甘肅肅州是又沿唐人之誤也以悶摩黎山爲崑崙唐劉元鼎說吐蕃言崑崙在其國中西南元鼎求之不得遂以悶摩黎當之以亦耳麻不莫刺爲崑崙元都實說其山一名大雪山御製讀宋史河渠志以爲卽禹貢之積石都實謂河源至崑崙已行三十日程繞其三面其謬殆不足辨）

知古說崑崙之非指一山一地而後吾儒崑崙四大水之說有徵。釋氏阿耨達四大水之說亦有徵。儒家之說當以山海經爲主而淮南以下諸說不足信。釋家之說當以長阿含經爲主而玄奘西域記華嚴經音義一切夸誕之說不足信。山海經言河水南流注於無達。卽釋氏所謂斯佗河（卽徒多河卽今之葱嶺南河）從五百河入東北海。今之葱嶺南。河流入羅布淖爾。潛流發爲中國河源者是也。赤水南流注於汜天之水。卽釋氏所謂恆伽河。從五百河入東南海。今之恆河是也。洋水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卽釋氏所謂新頭河。從五百河入西南海。今之印度河是也。黑水西流注於大杆。卽釋氏所謂博叉河。從五百河入西北海。今之雅魯藏布江是也。四大水源流浩淼並足

相抗。舍此實不足以當之。固不必斷斷求合其方位也。或謂博又河當爲縛芻河西北海當爲鹹海然博芻河源流狹小不得云從五百河且鹹海亦非大海也。經言入西北海不過變文與上文對舉所謂隨意舉之不必盡合地理也。山海經言河水南流黑水西流亦誤當云河水北流黑水東流則合矣。

魏張輯博雅釋水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河水出其東北。陬水出其西北。陬水出其東南。陬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赤水卽恆河。河水卽黃河。洋水卽印度河。弱水當爲黑水。卽雅魯藏布江。核其所出之方位。與所入之海。一一皆與今合。自來言崑崙水之原委。無有確於是者矣。

魏氏必以葱嶺當崑崙。必以葱嶺之喀喇淖爾當阿耨達池。於是以前喀什哈爾之水當東注之水。以縛芻河當西注之水。然其說猶可通也。求南注之水而不得。則遠引渺不相涉之兩恆河以當之。求北注之水而不得。則遠引渺不相涉之阿被河以當之。（說見後）強詞求勝。不惜混雜其源流。移縮其方里。噫。其孰從而信之。

河圖始開曰崑崙虛。河水出四維。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卽崑崙山。出六大水。今雖不能實指爲何水。然如黃河如恆河東流之水也。如瀾滄江如潞江如雅魯藏布江南流之水也。如印度河如塞勒特至河如阿母河西流之水也。如和闐河如葉爾羌河北流之水也。諸水雖非同出一山。同出一池。而要皆可謂之出於崑崙。出於阿耨達。故釋氏述阿耨達四面流之水。隨意舉之。不必盡同。亦不必盡合地理也。後人必強合之。不合復以己意釋易之。亦徒滋其紛擾而已。（元奘西域記曰。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西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南出新度河。入西南海。東出疏伽河。入東南海。北出徒多河。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河源。華嚴經音義曰。香山頂上有阿耨達池。四面各流出一河。東面斯陀河。出金剛獅子口。南面恆伽河。出銀象口。西面信度河。出金牛口。北面縛芻河。出琉璃馬口。二說皆互異。）

四域記言。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大雪山卽喜馬拉雅山。香山卽岡底斯山也。今岡底斯南百二十

里有湖曰瑪印穆達賴池。南北百五十里。東西八十里。或百里。高於海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尺。恆河。印度河。塞特勒至河。雅魯藏布江。皆發源於此。殆卽所謂阿耨達池與（藏人呼岡底斯爲阿里大山卽阿耨達之轉音也）○按山海經曰崑崙有淵深三百仞淮南子曰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疑皆指岡底斯池）

魏氏釋中。其最謬者。如岡底斯高於海面二萬七千六百尺。魏氏則謂其高大不及葱嶺十分之一。阿被河遠在數千里外。與崑崙無與。黑水更無涉。魏氏必牽合以當北注之水。又附會淮南子黃水三周復所之說。謂其潛源重發同於星宿海。坤輿說之高鴛所山。卽高加索山。在黑海裏海之間。南氏所列里數。本不足據。魏氏震於其高。遂以爲崑崙不足當之。不知與葱嶺實風馬牛不相及也。恆河與印度河。東西判然。源委各別。魏氏混合爲一。又謂其發源於葱嶺脊上之大龍池。不知何據。葱嶺之龍池有三要。不得謂之阿耨達池。玄奘歸途。溺象之大龍池。係葉爾羌西南八百里之塞勒庫兒。非喀喇淖爾。喀喇淖爾並無西流之水。雷轟海卽鹹海。若裏海更在鹹海之西。魏氏旣知葱嶺以西水皆注鹹海。又謂雷轟海卽裏海何耶。種種紕繆。糾不勝糾。至以大布里爲香山。以素葉川爲納林河。猶其小焉者矣。

## 蔡有守

### ■正直殘碑跋

右正直殘碑。乃亡清嘉慶三年四月。徐方于（宣）柴望之（景堂）趙仲原（敞）於河南豐鎮西門豹祠外訪得之。與子旂劉梁元孫三殘碑同日出土。移置安陽孔廟戟門下。世稱安陽四種是也。安陽縣志稱此殘碑。舊埋乘西門君祠外頽坊下。康熙間建坊毀爲柱石。後柱折而碑猶存。然已鑿鉅孔。毀殘元文至夥。湮淪百餘年。一朝復先顯于世。亦有精靈乎。碑首行正直。是以揚名於州里。前人引詩小明作正直。是與此碑作以復引儀禮鄉射執弓。

各以其偶進。注以猶與也爲證。守謂是以二字當屬下讀。文法顯然。前人引詩證之。亦廢辭耳。洪筠軒（頤煊）云。第二行有部職二字。其人似嘗爲曹椽。第四行終年下似卅字。孔下有年三兩字。似其人終卅口當口年之三月也。諒哉。瞿木夫（中溶）云。第三行衆下當是取。考上當是祖。七行其上當是動。誠然。但云末行二字當是孝信。則非也。王述（昶）釋作女友言三字。守審之此字雖稍殘闕。顧尙有筆迹。可尋當是友字。必非孝字。其辭曰其婿作元守。按說文元字云。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集均丌亦作元。玉篇元古文其字。古老子其亦作元。汗簡基作丌。且古文從其之字亦多作从元。皆足以證是碑守。又考韓勅碑陰。督郵魯其輝。其亦婿作开。與此碑稍異耳。近人康某論書。謂孔彪碑及正直子旂二殘石。與真書至近。又謂書法每苦落筆爲難。峻落逆入。亦言意耳。欲求模範。仍當自漢分中尋之。如正直殘碑之爲字。覈字辭字。真鑿顏龍之祖。可永爲楷則者。頗有見地。守謂此碑最奇者。是莫字之橫畫。竟若反文。未知其如何下筆。惜前人皆未論及耳。此碑出土後一百又五年。癸丑四月晦日。馮師韓以精拓本寄贈。蔡守并記。

### 西漢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專范跋

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專范。近年出直隸宣化府蔚州。地冬代王城。卽漢文就封地。守案通鑑漢九年十月。遣使匈奴結和親時。尙未有號年。故制專者。卽事以紀年也。作於西漢之初。字體猶近秦篆。守定其爲專范者何也。以其一則白文。二則反文。三則左行。具斯三者。爲范無疑。攷鑄金有范。埴爲專。古雖無稱。然守嘗見上海趙氏所藏秦衛氏瓦范。番禺陳氏所藏漢延年益壽瓦范。亦皆左行白文反文。與此相若。造瓦既有范。制專亦當然。今觀衛氏及延年益壽二瓦。皆黑文。極峭拔。而范則白文。極豐肥。蓋范白文之筆畫。兩旁斜下。至底甚窄。故造成之文。必峭拔。而范文相反也。漢專文亦多峭拔者。與此不類。緣此乃范也。及其造成之專文。亦必峭拔矣。

## 徐珂

### 棠韻軒餞趙伯英記

陽榮日短。突夏風尖。擁裘不暄。隱幾如蟄。予懷渺渺。覓花叢之治歡。美人娟娟。款竹間之倩影。維時趙子伯英。將歸杭州。乃假棠韻軒以餞之。望門卻騎。入戶導鶴。雕籠慧鳥。引吭悄呼。畫樑匹禽。媚眼斜睇。屢響梯半。下瓊樓以迎。佩聲屏曲。披繡幕以出。勝常乍道。促坐相假。身輕於燕。翻翻掌上之舞。氣吹若蘭。馥郁口中之香。桃腮暈紅。匪藉酒潤。梅額增白。預知春回。何事楞菡之戲。復爲彈棋之嬉。就幾拈笛。惜其離音。移燈近窗。並以雙影。清昶而繚眺者。肉聲之遏雲。號呼而喚護者。人氣之若霧。斯時之樂。可謂盛矣。夫雙丸之馳。不及百年。千金之值。爭此一刻。况復河梁賦別。尊酒展談。君辭蕙江。余泛苕水。雖搏沙之廉定。豈題襟之遂難。以待來年。亦歸故里。當二三月。招五六人。相與浮畫舸於中流。戀冶鬢之滿澤。衫袖青淺。若染柳汁。裙腰綠深。遙映草色。湖山明媚。助蘇小之娉容。樓閣參差。增白公之詩興。其樂當何如哉。伯英識之矣。又何必悲陽關之聲。雪長亭之淚也。

## 王寵惠

### 中華民國憲法芻議序

著者不與開國事。數月于茲矣。方以此沾沾自喜。乃二三同志。以國會召集在即。憲法急待制定。勸余從事于憲法問題。且曰。民國憲法。全國國民之憲法也。非數百議員所得而私也。是故國會雖有制定之權。而國民皆有研究之責。先哲不云乎。國家興亡。匹夫與有責焉。吾子曷不一盡國民之責哉。余深韙其言。遂不揣固陋。勉成是編。自惟少荒于嬉。學殖零落。邇因國患。淺涕。不事筆硯者。彌年載矣。第以雅契斯在。結習未忘。爰將疇昔所得。彙而錄之。以

備采擇。自知以最短促之時。日研究最重要之問題。其失必多。惟大雅君子有以匡正之。則茲編之作。或亦憲法研究之燭矢歟。

## 林萬里

### 閩縣女士陳英如小傳

林萬里曰。天下之變。何自始乎。始上下競利無恥。不急心家之急。貴富既溢。厘鬼瞰之。慮則專權植黨。以自固。或乃寄孥號檜。效鄭武之所爲。事機危岌。猶晏然坐視。以爲國縱亡滅。吾之富自在也。一旦變起。大抵殖貨愈厚者。受禍益烈。故數以兵亂聞者。必都邑之完富者也。遭焚劫之慘者。必鉅室之多藏者也。嚮之揚揚自得。藉他人以自衛者。至是如嬰兒待哺。絕之且立斃。也。怨讎既多。無濡沫之助。才能又不足以自養。故其凍餓反易於貧民。向使合力以謀公益。縱有革易之事。必無私殺之禍矣。光復後。吾不知國民之私利。猶如曩時否。然其首捕萬金之產。以助興學者。閩縣女士陳英如也。於戲。可以風矣。爰次其事而傳之。曰。女士父達侯。閩縣螺江人。以孝廉起家。歷官至監司。清史循吏有傳。母龐氏早卒。女士與弟依外祖居。年十二。始之德安省其父。性通敏強毅。意度超邁。精小篆文辭。什技稍一經意。靡不能且工者。在德安時。祖母邱得危疾。女醫何治以鍼灸立愈。女士心好之。留學盡其術。因潛摩醫學。盡通婦男內外諸科。長歸葉氏。夫在誠篤行嗜讀。不問他事。女士性嚴整。馭下有法。門內外肅肅秩秩。如廟堂。願心實慈。和貧乏以病謁。必留治。親調藥飲之。至愈乃遣。或又從而周之。富家請治疾。必峻却。謂若力足致多醫。何溷我爲。我豈以醫市者。數請乃往。視已遽歸。封藥遺之。曰。飲此病可愈。卽不信。寧勿服。毋問吾方。或服之果愈。則相與疑怪。毀譽之語。日有所聞。女士漠不爲動。獨行其意。數十年如一日也。嘗閱吾閩女紅勞而寡獲。聞有以機刺繡纂紉者。力省而利優。因設女子機繡局。聚課之不取費。數月成績漸著。余見學生繡劉誠意伯行草。生動如真書。又



見繡女士所書小篆。圓勁秀麗。不遺其神。學生數十人。依若慈母。然以問之。官吏晉紳。則罕有知其事者。嘗欲盡出其所著。倡辦醫學專科學校。後聞萬里議建左海大學。喜曰。吾聞外國大學。醫必居一林君之議若成。則所造就益宏。甯獨醫歟。立取房契券直萬金。授萬里曰。此吾頻年蓄積所餘。翁若富。固不需此。極知區區者。不足供建學費用。然四海之內。安見無貲力志願十倍於我者。起而襄斯舉。則吾志達矣。女士更言曰。吾遇事所當爲。必竭才力以赴。無與讓。卽爲人治疾。亦豈於富獨吝者。夫富人畏死而多疑。醫者黨同而妬真。吾候脈辨症。以法予藥。信而服之。豈有不中病之理。苟得吾方。而使羣醫議之。則必攻擊疑阻。別爲不如法之治。有益其疾而已。甯闕吾方。以息羣議。病象信而服之。或冀其偶而有合也。凡事貴專斷。若徒襲共和之名。鈔不貽道謀之害矣。其識力堅卓多類此。林萬里曰。興學育材。自古重之矣。屋壞而思材。材乏而思植。誠恨晚。然使多方培植。未嘗不可爲將來效也。若視爲緩圖。過此以往。并承乏之材無之。何以免壓覆之辭矣。吾惟此懼。往者有葉澄衷獨建學堂於滬。一時翕然稱之。何踵者之寥寥耶。然澄衷刻苦致富。知學之不可已。而寒士求學之難造。是以福其鄉。則猶有爲爲之也。女士生名族處順境。非有所拂激。際此瘡痍未復。乃欲託所有一師。生以謀興學。曾無幾微顧慮。怖惜於其間。其識量何如哉。使女士身爲男子。與曩昔之士大夫齒。則且唾之矣。

## 張篁溪

### 自題篁溪歸釣第一圖

篁溪爲余童子釣游之地。余幼嗜釣。故村人戲稱之曰篁溪釣徒。因名余曰篁溪。字余曰滄海。家居近水。情爲之移。故童年頗負活潑進取性。比長。從南海先生游。始聞經世義理之學。先生以實學啓迪後進。從游多豪俊之士。學風爲之不變。時余所居之室。襟一方塘。每課暇輒垂釣。養性亦曰游藝云爾。厥後先生以國事奔走海外。余亦負笈

東渡。研求法學。值春秋佳日。偕二三同志。恣游日光箱根諸勝地。每一臨淵。不禁興羨魚之感。以情有所鍾則然也。已酉歸國。滯跡都下。日與慷慨悲歌之士。爲文酒會。籍以消胸中塊壘。每悲身世飄泊。幾若魚游釜中。而不自知用是兢兢不敢自縱。余嗜釣也。卽以釣論。復舉人與魚爲比例。援以自警。人之生於天地間者。亦若魚之游於江湖間也。魚以游泳江湖爲樂。人亦以俯仰天地爲樂。人生於天地而不困於物。則人有操守。魚游於江湖而不罹於網。則魚有至樂。此人與魚當息影以養生機。不可貪得。罹殺身之禍也。不觀夫魚乎。當魚躍於江湖間。其躍而出也。如登龍門。不自以爲得耶。及其掉尾而出也。自鳴得意。又安知夫漁人睨其旁耶。其躍而出也。與夫躍而不能出也。魚之爲魚。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嗟夫。人之知魚之躍而不善。而終不能逃釣與網者。則魚之躍可悲矣。然則人之躍者。何也。舉世皆網。人之聳身一躍。而入於微茫宦海中。鮮不爲宦海波濤所掀動者。蓋亦僅矣。昔之以善躍著者。曾幾何時。以貪餌敗。幾至燒尾不能。躍於政界上。復不能躍於社會。其不爲掀動上。兔死狐悲。幾與魚類躍一也。而能躍與不能躍。與夫躍之善不善。自有術在。未可以操切爲也。世之不善躍者。往往旋躍旋敗。屢世勳名。及其一切富貴利達。凡可以紛吾心者。均餌類耳。貪餌者反爲其餌所釣。雖有躍術。不能自保。則自衛之術立窮。躍而入者。恐不能躍而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之繼起而躍於宦海上者。正未可自恣也。何也。上有人監之。下復有人伺之。進退失據。宦途實爲地獄。雖曰不入地獄。不能救衆生。恐衆生不能救。地獄亦不能出。是大可懼。况退而結網者之大有人在耶。勿使後人復哀後人。吾爲不善躍者危。更爲善躍者危。則勿若不躍者之尙可以隨波逐流。得以游行自在。世情險險。則觸目皆有危機。宇宙雖寬。恐無側身之所。此余所以有歸釣志也。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囿於物。役於心。終日奔競不遑。寢食不安。縱得榮名。甯有幸耶。反不若漁隱爲樂。可以養其性。怡其情。壽其年。優游草野。享林泉清福。此余歸釣之心。於以益決也。余秉性素直。頗以道義自勵。恥隨時世爲轉移。似不宜於仕宦。故欲賦歸去來詞。淡泊明志。屈子曰。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傷心人別有懷抱。余亦云然。秋風愁人。悽愴欲絕。

尊鱸之思。能勿興感。徐公花農。知余有歸志。忽以書抵余曰。燕都爲文人薈萃之區。正賴高賢提倡風雅。未可遽萌歸思。余誦之。余益感之。余因是鄉思萬斛。縈諸五內。益不能自己矣。同志者爲余繪歸釣圖。徧徵海內名流題詠。殆亦有把臂入林之意耶。山巔水涯。忽露臺閣。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爰爲之歌曰。天風浪浪。江水泱泱。一舸鷗夷。五湖徜徉。今我來思。懷歸故鄉。眷念同志。黯然神傷。此余題歸釣圖而抱無窮之感喟也。

## 姚大榮

### ■辯辛丑銷夏記爲黃虎癡代吳荷屋撰

光緒庚子國變。京師塗炭。車駕西狩。朝命王大臣留守。待講余先。備官禁近。據事清簡。且仕且學。迨拳亂起。遂輟披吟。維時故家巨族。珍弄之法書名畫。流落市廛。承平時士夫百覓而未獲一遇者。風塵中時觸於目。因是循流溯源。凡唐宋以來。講求鑒藏之書。靡不羅致研索。而荷屋中丞之辛丑銷夏記。撰於六十年前者。亦備插架焉。其書考證精博。不空談賞鑒。蓋中丞夙與翁阮諸公遊。薰陶濡染。具有淵源。與枵腹高談者迥異。然其書實非中丞自撰。吾鄉鄭子尹先生。跋中丞刻東坡詩囊。揚本云。南海吳荷屋方伯。旬宜長沙時。吾友甯鄉黃虎癡本驥。方教讀某太守署。荷屋偶與談曰。已知吾子所學矣。平生弄藏。乞爲考訂著錄。令顯於世。虎癡諾之。遂攜太守子就教於所居江上之香雪堂。荷屋每三日送書畫十卷與之。考定幾一歲而書成。荷屋挾其稿歸南海。歿後其後人刻之。未究虎癡當時不留副。與余言甚悔之云云。案此事設非虎癡向鄭徵君言之。後世誰知荷屋此書。係虎癡代撰者。特書已寫定授梓。命爲辛丑銷夏記。鄭黃二先生未之知。致虎癡有悔辭耳。考鄭黃定交。在道光丁亥。其末次會悟於黔陽學官。則在道光癸卯之冬。是時荷屋新卒。刊尙未竟。慮稿或散夫。故其語云然。光緒乙巳。湘中士夫感念中丞遺愛。集資重鐫此書。亦未知原稿實創自湘人。竊歎中丞於湘人。因緣不淺。而余與鄭徵君皆黔人。鄭記其言。余證其事。皆表

徵之論。是吾黔人於中丞於湘人。因緣亦不淺矣。蓋中丞曾布政吾黔。故徵君仍以方伯稱之也。證畢遂書於重刊本卷端。且以示中丞猶子介叔理推云。辛亥八月三十六日。

## 黃景

### 與沈太侗書

太侗先生偉鑒。平日仰望同鄉詩人。惟我公而已。今得胡遲圃先生比鄰而居。倡和無虛日。又承沈硯農先生寄題園詩。鼎足成三。而猶以未見我公及硯農爲憾耳。在遠不遺。損書至再。所商詩人祠堂一節。先獲我心。待至遲圃病愈。同到城內宋園。城外黃園怡怡園。周歷審度。惟黃園相宜。附去園圖一紙。乞與同人酌定。弟願捐房租。每年可省法源寺居奇之數百元。惟與遲圃熟商。每歲雇看祠人。祭品讌會等費。必須籌有的款。方可經久。擬請募集千餘金。每年收息四五十兩。爲常年經費。再另籌百金爲開辦費。〔改修祠宇製栗主〕費不虛靡。倘同志各捐百金。或五三十。似亦輕而易舉。不識公能負此責任否。此間能詩者寒酸居多。非在京都人文淵藪。集腋不可。當此時局。樂輸者亦恐不數觀。太邱道廣。有志竟成。馨香祝之。易哭齋顧亞蘧金寶齋晤時致意。賜佳章。速寄爲感。此頌與居萬福。

## 楊樹毅

### 廢省說

民國二來<sup>年</sup>以來。建設事業。毫未着手。大者如憲法。次者如地方官制。皆未制定。今國會不足。法定人數。已無立法之權能。雖然。就地方官制言之。廢省存道。自數年前主張者。已不一其人。近報載內閣定爲大政方針。雖確否未之

能知。顧以此重大之問題。有主張者。亦有反對者。吾人現爲共和國國民。國民政治上之意思。固宜有所表現。故忘其固陋。謹爲斯議。以明其利益。且以引起國人之贊成。而供反對者之參酌。此非吾人應有之責乎。

本議絕對的主張廢省之利益。爲歸納的說明。不爲演繹的說明。議分六項。以便觀覽焉。

一、可期行政之迅速。現制省設民政長。觀察使知事等官。據地方官廳組織令。觀察使知事。均由民政長呈請簡任薦任。則觀察使知事於行政有所呈請。不能直達於中央。而由民政長轉呈。是何故。以官制之統系當如是。故中央之於行政。不能直令觀察使及知事。亦由民政長轉令。是何故。官制之統系當如是。故是則民政長者。徒爲中央與地方之郵便局。承上啓下之一機關耳。於行政何益哉。甯獨無益而已。抑又有損。夫行政非貴迅速乎。民有利也。速爲興之。民有苦也。速爲抓之。天之道。晝夜循環不息。人之道。一日血液流行一週。天無有所息也。血有所滯則痛。瘡省長之爲物。對於中央爲承。對於地方爲起。如爲小省。則其事簡。其於行政也。虛其爲息。如爲大省。則其事繁。其於行政也。則病腫息與腫。皆不足以圖行政之迅速。然則有省則不得不設省長。而省長如此。其效可睹矣。且顧亭林氏有言。治國大官宜少。小官宜多。推其意。國家設官分職。以理民者也。大官非宜於親民。宜親民者。莫宜小官。設官原以理民。顧官大者。反不能理民。然則國家奚必設此大官也耶。夫能廢省。隨而廢省長。縮小行政區劃。置行政長官。直隸於中央。中央之命令。直達於道。縮小行政區劃。現開法制局定名曰州。從古制也。甚善。本文仍用道名者。從習尙之便也。道行於縣。縣之呈請。直上於道。如須請示於中央者。由道直達中央。省周轉之煩。收敏捷之效。從前遲滯之弊。可以除。統一之規。可以至矣。其利一。

二、可行期政之切實。大官不宜多設。前固言之矣。說者謂大官雖不能親理民事。然所以督制小官。所謂監督官廳是也。雖然。所貴乎監督官廳者。在乎熟悉地方之情狀。方足以舉監督之實。若今之省制。大者轄縣百餘。小者亦不下三四十縣。各縣之距省治遠者。二三千甲。近者亦不下二三百里。交通不便。耳目不靈。省長浮寄。孤懸於省會。

之中。知事之賢否。彼未必能洞燭也。知事有所呈請。彼未必能知其宜者而許之。不宜者而駁復之也。甚且宜行者而反被駁斥焉。徒使知事不能盡行政之責。則所謂監督不徒有其名而已乎。將以監督觀察使耶。觀察使者。國家簡任之官。擇聖而任。固政府之天職。何用再加監督。且觀察使原以監督知事。今又以省長監督觀察使。是箝制之法。駢杖之術。非民國所宜取者也。若夫以道爲第一級。道之轄縣也較少。其距各縣也較近。地方之情狀。易以周知。知事之賢否。易以考察。無隔閡不通之隱。收因地制宜之效。則行政之切實可期矣。其利二。

三、發達地方財政。與人民知識。余主張廢省。可以發達地方財政。與人民知識。驟聞吾言者。未有不色然以駭者。雖然。吾有說。反對廢省者之言曰。一省之內。各地肥瘠不同。從前行政經費。及舉辦各項新政。本地之錢糧雜征。不足以供其支出。恆借助於全省之補助。今若分一省爲數區。劃勢若鴻溝。不相聯絡。瘠者永瘠。肥者益肥。要政不能興。人民知識乃永塞矣。此爲反對廢省者最勁之說也。吾則以爲不然。夫今日各省之財政。類無有出入相合者。整理財政。爲當今國務之急。劃分國家稅地方稅。爲整理財政之一策。如今之省制。整理財政。至不易言。何則。各地之糧賦。至不一也。地方稅名目。更至煩也。以最參差不齊之事。而求剔除弊竇。劃分明晰。僅以責成國稅廳長。財政司之一人。雖管商桑孔之智。亦不能逮。故吾國欲整理財政。須以縮小行政區劃爲前提。而後乃有整理之可言。何則。財政之事。至纖至悉。非切實調查。詳細考察。不可。苟欲如是。非分功不能。如以一道爲單位。就一道而整理財政。劃分稅項。此之一省之大。則易爲力。是故據吾之說。必廢省而後有整理財政之可言。與反對者主張存省。以保財力之平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雖然。吾不必爲此極端之論。卽就反對者之言而商榷之。夫亦有說。夫地之瘠也。非由於地瘠。實由於人力不加。人力之不加。一由於交通不便。二由於知識不開。推原其故。則以自處於僻遠之地。稍有知識者。不思發達其桑梓。而羣趨於省會。是故其地之人民。知識愈蔽。財政愈困。一切要政。終不得而推行。其地利又何由而闢乎。夫徒恃全省財政之平均。而得其補助。沾沾焉以爲得計。不亦陋乎。若廢省存道。道自爲一團體。則

一道之人羣思發達本地之新猷。向之所恃以爲補助者。既不可得。則求所以闢本地之財源者。人人致力焉。若農業若工業。若商業。既各視地之宜而爲之計。且一道爲一行政區劃。則爲行政之樞紐。人物薈萃。商賈輻輳。交通日便。文明日啓。地方之財源可闢。人民之知識可開。則瘠地未必終其瘠矣。是故由彼之說存省瘠地將終爲瘠。由吾之說廢省。則瘠地可進於肥。非徒理論然也。人各有愛其鄉里之情。異日見諸實事。然後知吾言之不誣也。（各國地方自治制度卽基於此。是地方自治之成績學者而能言之矣。）其利三。

四可收羅全國之賢材。吾嘗謂士人欲以志學問世。當自知事始。一以知事爲治民之官。康濟斯民。其效至捷。一實地經驗。異日任國家大事。操之有本。前清名公相。以知縣起家者。不可勝數。卽外國大政治家。大統領。考其歷史。亦皆曾任知事。蓋得國人之信仰。政團之推重。皆於此植其基也。乃今之人。視知事爲末吏。卑卑不屑道。此固由於吾國人官吏觀念發達之故。然國家之制度。抑有以使之往者前清。仕途淆雜。吏出多門。捐納開。以銅臭而膺墨綬。保舉濫。以奔競而博銅符。其進也既不重。故上之待之也亦輕。故從前知縣之視督撫。如小民之視天帝。督撫之待知事。若僕御之待牛馬。是時自愛之士。不屑爲末吏。亦固其所知事一職。乃益爲國人所賤視矣。不知國家之成立。以土地爲一要素。國家之於領土設官也。以縣爲首位。合全國之縣。乃成國土之全部。苟知事得人而理。則內政之進步。人民之榮滋。豈可以道里計。其爲幸福甯有涯量。漢宣帝之言曰。與我共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夫共天下之人。朝廷公卿百職事。熊羆介冑之臣甚衆。乃獨謂二千石。豈不乖異。不知全國皆良二千石。朝廷百官。雍容無事。化純俗美。內亂不興。宣帝之言。誠探本之論也。顧民國之知事。其不良更甚於昔日。土棍會匪。亦典郡曹。惡少暴徒。輒膺民社。吏治之壞。日甚一日。賢者乃益超然遠引。羞與爲徒。今之爲政者曰。揚清激濁。爲澄清吏治之本。吾則謂減少階級。尤爲澄清吏治之本。今之吏治。無論賢者薄而不屑仕也。卽漸次廓清。亦未必能得多數賢者。布滿全國何者。所謂賢與材者。未有不重視其身者也。未有不自愛其身者也。今之知事。上有觀察使。又有司長。又有省長。又其

上乃爲中央政府。知事乃最卑之位焉。國中賢士。其不營營以求高位者。固已足重矣。乃欲屈之於最卑之地。則甯閉戶以謝。又况居高位者。其才其學。又未必高於彼也。士之不欲爲知事。雖其自待也過重。亦國家之制使然也。今廢省而以道爲一級。則知事乃爲第二級。對於中央官廳。僅一間耳。夫以前三項之理由。知事既可以切實任事。發展己之才智矣。而其職司又爲高位。則一國之賢材。皆可羅致。俾以知事之任。天下賢士。不勝其用矣。夫天地閉。賢人隱。否亡之兆也。賢者乘時以自奮。豈非國家之慶乎。吾謂廢省則階級少。賢才出者。此之謂也。其利四。

五、確定官廳之責任。行政上之所大忌。莫大於不負責任。非其人不負責任也。國家之制。使之不必負責任。彼則自居於不負責任之地位而已。今之觀察使。卽坐是弊。觀察使之下。有縣知事。知事固宜負責任者。彼有直接處理政務之職權故也。其上又有司省長。觀察使卽有應負責之事。事之大者。又不能專斷。當以聽命於司。或省長。則其所負之責任亦僅耳。如今之制。觀察使殆可不設。所不可廢者。不過查以監督察吏。以輔省長耳。目之所不及耳。夫國家設官。僅以爲考察屬吏之用。不能有自盡之職權。應負之責任。毋乃與設官之意。相去太遠。國家之制如此。則人之不負責任。又何怪焉。今若廢省。縮小行政區劃。設置官長。收省長之職權而代之。有專斷之職權。又收考察屬吏之效。不負責任之官。一變而負責任。且民政長既廢。則各司亦適而廢。於新置行政區劃之行政署內。設各科焉。裁冗設之官。省可減之費。裨益行政。莫大於此矣。其利五。

六、化除畛域之成見。今之省爲一行政區劃。然省之內。又有無窮之省焉。皖分南北。川分東南西北。吾湘則分中。南西三路。各省想必稱是。此種材落觀念。入於人人之心。牢不可破。爲政者本其無我之心。不存區域之見。然行一。輒曰。此有相於某區域也。用一人。則又曰。此私於其鄉。權利至不平均也。此種擬議之詞。最易惹村落人民之感。情。其力至大。其勢至厚。故爲政者。往往因種種原因。不得不遷就以消反對者之口。夫用人行政。不能稱物以施。以至有所遷就。政治前途甯復可問。然今日欲排除此種觀念。殆不可能。此種觀念。純恃教育普及。然非今日所可。



驟及也。無已。其惟廢省乎。蓋縮小行政區劃。已將一區劃爲數省。昔日心理上之界限。今變爲法定之區域。向之因區域問題。而遷就用人行政之患。可以剷除淨盡矣。或曰。如子所言。則是顯分界限。又何化除畛域之有。曰。昔爲無形之界限。故易滋嫌疑。今爲國定之疆境。自可消成見。至用人不分疆界。大總統歷次命令。已申明之矣。又何畛域之可言。太史公曰。其次利導之。廢省以融畛域之見。所謂利導之策也。其利六。

吾既主張廢省矣。雖然。省既廢矣。新置之行政區劃。必依舊日道所轄境。不宜重新分合。是何故。州縣分合隸屬。易紊耳目。且紊亂向來之地方習慣。於人民不宜不便一。新築衙署。經費浩大。非目前財政之力所能及。不便二。夫廢省而用道之轄境。行政上有百利而無一害。茲特著其顯焉者耳。願與國人共商榷之。

